



青年必讀書之一

歷代名人書牘精華

陳陟編  
經緯書局發行

# 序

先民有云。言之不文。行焉不遠。明乎文以載道。非可苟焉而已也。雖其間體裁有別。而組織則同。莫不以義理爲經。詞章爲緯。讀書旣多。斯涉筆成趣。行文有左右逢源之妙。且其氣充沛。其聲亦高下皆宜。琅琅可誦。今人視書牘爲小品文字。其實由名手爲之。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文無二致也。試觀左傳所載呂相絕秦書。及子產寓書勸范宣子輕幣。頗爲後世外交書牘之祖。漢有賜書（例如賜南粵王趙佗書）上書（例如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之殊。讀之樸厚古樸。如飲醇酒。皆無意爲文。而文自至。又如蘇武李陵往來書。反覆數千言。血性至誠。聲淚俱下。他如馬援誡兒子書。班昭爲兄上書。骨肉至戚。其嚴厲與哀楚。皆自衷中流出也。自昭明文選出。列書牘一門。而建安七子文章。雖斷爪殘鴻。亦爲世寶。自劉勰文心雕龍出。六朝隋唐文風日趨工整。徐陵書記。獨擅勝場。如鮑昭大雷岸與妹書之悽豔。王維輞川與裴迪書之天趣。尤足動人。蓋文體駢散不同。而抒情則一。自唐及宋。如韓愈上宰相書。蘇轍上樞密書。其潮湧海吞之文氣。不爲之稍屈。又如明代王守仁答毛憲副書。史可法與

攝政王書。風骨嶙嶙。文如其人。至若遜清碩儒名臣。顧黃論學。曾左談兵。戔戔書札。大有足觀。誰謂後不逮前耶。惟是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與其討生活于浩茫烟波。何如趨捷徑而誕登彼岸。吾友希夷君。幼學之士。有鑒于此。別具偉眼。精爲選擇。自周秦迄明清。採擷名人書牘精華。凡六十餘萬言。都爲一集。聊本取法乎上。僅約乎中之旨。以餉後人云爾。彼狂妄者流。夷薄古人。視爲雕蟲小技。舍正路而弗由。則旣味編者。初衷亦非不敏所敢紹介也。足爲序。

民國二十四年夏五月古越伯翔氏陳國惠識于蘧廬別墅

# 歷代名人書牘精華目次

## 周秦

陳餘：遺章部書	一
范雎：獻秦昭王書	一
鄒子產：告范子輕幣	二
魯仲連：遺燕將書	二
樂毅：報燕惠王書	四
呂相：絕秦	五

## 漢

王生：遺蓋寬饒書	六
孔融：論盛孝章書	六
司馬遷：報任安書	七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一
朱浮：與彭寵書	一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	二
李陵：答蘇武書	四
李固：與黃瓊書	六
枚乘：奏吳王書	六
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七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八

崔駰：與竇憲書	一九
馬援：誠兄子嚴敦書	二〇
馮衍：奏記鄧禹	二〇
楊惲：報孫會宗書	二二
游昭：與淮南厲王書	二三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二四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二六
魏武帝：與王芬書	二六
南粵趙王佗：上漢文帝書	二六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二七

## 三國

阮籍：奏記詣蔣公	二八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八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二九
吳質：答阿東王書	三〇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	三一
曹植：與楊德昭書	三二
曹植：與吳季重書	三四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三四
楊修：答潘侯書	三六

趙至：與嵇茂齋書	三七
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三八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三九
魏文帝：與吳質書	四〇

## 晉

王羲之：與殷浩書	四〇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四一
陸雲：答車茂安書	四二
陶潛：與子嚴等疏	四三
劉琨：答盧諶書	四四
盧諶：贈劉琨書	四四

## 南北朝

王沈孺：與何炯書	四五
沈約：答樂謁書	四七
沈約：報王均書	四七
任昉：與沈約書	四八
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	四八
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四八
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書	四九

江淹：與交友論隱書……………五〇 李舟：與齊相國書……………八九

邱遲：與陳伯之書……………五一 呂溫：代辛將軍與普潤劉尚書……………九〇

吳均：與朱元思書……………五二 李書……………六六 柳宗元：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九一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啓……………五二 李白：與韓荆州書……………六六

徐陵：為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五三 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啓……………六七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啓……………五三 李翱：答皇甫湜書……………六八

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五四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六九

謝眺：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五五 李翱：答王載言書……………七〇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五五 李翱：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七二

劉峻：與宋玉山元思書……………五六 李德裕：與姚諫議郃書……………七四

劉濟：北使還與永豐侯書……………五七 杜牧：投知己書……………七四

唐 杜牧：答莊充書……………七五

于邵：與李尚書書……………五七 杜牧：上李中丞書……………七六

于邵：與楊員外書……………五八 杜牧：與人論諫書……………七七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五八 杜牧：寄許京兆孟容書……………七八

王勃：與契苾將軍書……………六〇 柳宗元：與蕭翰林旉書……………八一

王勃：為人與蜀城父老書……………六〇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八三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六二 柳宗元：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八四

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六二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八四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六三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八六

白居易：與劉蕲州書……………六四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八七

吳保安：與郭仲翔書……………六五 柳宗元：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八八

柳宗元：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八八

盧照鄰：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八八

盧坦：與李渤拾遺書……………一〇九  
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一〇〇  
薛收：上秦王書……………一一〇  
蕭穎士：爲南陽尉六舅上鄆州趙王牋……………一一一

韓愈

五代

韓愈：上宰相書……………一二二  
韓愈：後十九日上宰相書……………一四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一五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一五  
韓愈：與崔羣書……………一六  
韓愈：答陳商書……………一七  
韓愈：答崔立之書……………一八  
韓愈：答竇秀才書……………二〇  
韓愈：答李翱書……………二〇  
韓愈：與孟東野書……………二一  
韓愈：上張僕射書……………二二  
韓愈：與陳給事書……………二三  
韓愈：答劉正夫書……………二三  
韓愈：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四  
韓愈：上襄陽于相公書……………二五  
韓愈：答李秀才書……………二六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二六  
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二七

宋

韓愈：答呂墨山人書……………二二七  
顧雲：代入上路相公啓……………二二八  
權德輿：賀崔相國書……………二二九  
李襲吉：爲晉王貽梁祖書……………二二九  
李愚：勸韓建討賊書……………三一  
徐鉉：復方訥書……………三一  
徐鉉：答林正字書……………三二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三二  
王安石：上田正言書……………三三  
王安石：上侍郎書……………三四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三五  
王安石：與參政王禹玉書……………三六  
王安石：與馬遵判書……………三六  
王安石：與祖擇之書……………三七  
王安石：與王深甫書……………三八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三九  
王安石：回蘇子瞻簡……………四〇  
王安石：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四〇  
王安石：上杜學士書……………四一

王安石：上運使孫司諫書……………四一  
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四三  
王安石：答孫元規大資書……………四四  
王安石：答張幾書……………四四  
王炎：上葛樞密書……………四五  
司馬光：答劉濠書……………四七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四九  
司馬光：與王介甫第二書……………五三  
司馬光：與王介甫第三書……………五四  
司馬光：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五五  
司馬光：答韓秉國書……………五六  
司馬光：答范夢得書……………五八  
朱熹：與留丞相書……………六〇  
呂東萊：與朱侍講……………六一  
呂東萊：與朱侍講……………六一  
呂東萊：與朱侍講……………六一  
呂東萊：與朱侍講……………六一  
呂東萊：與張知縣……………六二  
呂東萊：與虞丞相……………六四  
呂東萊：與虞丞相……………六四  
呂東萊：與虞丞相……………六四  
呂東萊：與虞丞相……………六四  
呂東萊：與虞丞相……………六五  
呂東萊：謝祭酒司業書……………六六  
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六七  
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六八

謝絳	游嵩山寄梅殿承書	序書	九六	蘇軾	答張文潛書	二二〇	
陸游	上執政書	歐陽修	與刁景純學士書	九七	蘇軾	答黃魯直書	二二〇
陸游	上辛給事書	歐陽修	與荆南樂秀才書	九八	蘇軾	答秦太虛書	二二〇
陸游	答劉主簿書	歐陽修	與尹師魯書	九九	蘇軾	答李端叔書	二二一
陸游	答王樵秀才書	歐陽修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〇〇	蘇軾	答李薦書	二二三
張耒	答李推官書	歐陽修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〇一	蘇軾	答舒煥書	二二四
張詠	答王觀察書	歐陽修	與高司諫書	〇二	蘇軾	答陳師仲書	二二五
黃庭堅	上東坡先生書	歐陽修	與曾鞏論氏族書	〇三	蘇軾	與曾子固書	二二六
黃庭堅	答李幾仲	蘇舜卿	答韓持國書	〇四	蘇軾	與蕭朝奉	二二六
曾鞏	上杜相公書	蘇洵	上富相公書	〇六	蘇軾	與周文之	二二六
曾鞏	福州上執政書	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	〇七	蘇軾	與錢濟明	二二七
曾鞏	寄歐陽舍人書	蘇洵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〇九	蘇軾	答佛印禪師	二二七
曾鞏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蘇洵	上韓丞相書	一一	蘇軾	與黃州故人	二二七
曾鞏	與王介甫第一書	蘇洵	上張侍郎第一書	一二	蘇軾	與大覺禪師璉公	二二八
曾鞏	與王介甫第二書	蘇洵	上韓舍人書	一三	蘇軾	與大覺禪師璉公	二二八
曾鞏	與王介甫第三書	蘇洵	答雷太簡書	一三	蘇軾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二二八
曾鞏	福州上執政書	蘇軾	與章子厚書	一四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二二九
蔡襄	答趙內翰書	蘇軾	與李方叔書	一五	蘇軾	答黃庭堅書	二三〇
劉攽	與王介甫書	蘇軾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一七	王若虛	答張仲傑書	二三一
鮑欽止	答李景夏書	蘇軾	上梅直講書	一六	元好問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二三一
穆修	答喬適書	蘇軾	上韓太尉書	一八			
歐陽修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						

金



元好問：答聰上人書……………二二三  
元

吳激：答董中丞書……………二二三  
許衡：答耶律惟重書……………二三五  
虞集：答劉柱隱書……………二三五  
劉因：上宰相書……………二三六  
盧摯：與姚江村先生書……………二三七

明

方孝孺：與蘇先生書……………二三八  
方孝孺：答許廷慎書……………二四〇  
王守仁：答毛憲劄書……………二四一  
王守仁：答友人書……………二四二  
王守仁：答黃宗賢書……………二四二  
王守仁：寄李道夫……………二四三  
王守仁：答甘泉……………二四四  
王守仁：與陸元靜……………二四五  
王守仁：與馬子莘……………二四五  
王守仁：答佟太守求雨……………二四六  
王守仁：與安宣慰……………二四七  
王守仁：與安宣慰……………二四八  
王守仁：與安宣慰……………二四八  
王守仁：與人問神仙……………二四九

王守仁：復童克剛……………二五〇  
王守仁：答方叔賢……………二五一  
王守仁：答方叔賢……………二五二  
王叔英：與方正學書……………二五二  
史可法：復攝政睿親王書……………二五三  
宋濂：答張秀才論詩書……………二五五  
吳炎：復尹洞庭書……………二五八  
吳炎：答陸麗京書……………二五九  
吳炎：與潘力田書……………二六〇  
宗臣：報劉一丈書……………二六一  
徐一夔：與王侍制書……………二六二  
唐順之：答李中溪御史書……………二六四  
唐順之：與周中丞論項守書……………二六六  
唐順之：與陳後岡參議……………二六七  
唐順之：再與茅鹿門知縣書……………二六八  
唐順之：答徐存齋相公書……………二七〇  
唐順之：再與曾石塘總制書……………二七〇  
唐順之：與曹子泰評事書……………二七一  
唐時升：與曾長石編修書……………二七二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二七二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二七四  
張居正：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二七四  
書……………二七五

張居正：答奉常陸五臺書……………二七五

張居正：答憲長周友山書……………二七七  
張居正：答湖廣巡撫朱謙吾辭……………二七七  
建亭……………二七七

歸有光：與宣仲濟書……………二七八  
歸有光：上萬侍郎書……………二七八  
歸有光：山舍示學者書……………二八〇  
歸有光：與陸太常書……………二八〇  
歸有光：與沈敬甫書……………二八一  
歸有光：上趙閣老書……………二八一  
歸有光：上王都御史書……………二八三  
歸有光：答周澱山……………二八五  
歸有光：論禦倭書……………二八六  
歸有光：與沈養吾書……………二八八  
歸有光：上方參政書……………二八九  
歸有光：與王子敬……………二九〇  
歸有光：與殷徐陸三子書……………二九〇  
歸有光：示徐生書……………二九一  
歸有光：寄王太守書……………二九一  
歸有光：與王子敬書……………二九三  
歸有光：與王子敬書……………二九三  
歸有光：上高閣老書……………二九三  
錢謙益：復吳赤溟書……………二九六

清

錢謙益：復吳赤溟書……………二九六

于成龍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二九七	田雯	與顏修來書	三二二	左宗棠	與李少荃	三三八
王士正	與顏脩來書	二九九	毛鴻賓	致陸存齋書	三二三	左宗棠	與居子	三三九
王士正	與顏脩來書	三〇〇	白夢鼎	上某公書	三二四	左宗棠	與王孝鳳	三三九
王士正	與顏脩來書	三〇〇	左宗棠	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三二五	左宗棠	與總理衙門	三四〇
王士正	致汪荅文書	三〇一	左宗棠	與吳子儁太史書	三二五	左宗棠	與寬勳同	三四〇
王錫闡	答潘次耕書	三〇一	左宗棠	上賀蔗農先生書	三二六	左宗棠	與譚文卿	三四一
王昶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三〇三	左宗棠	答胡澗芝書	三二七	左宗棠	與張朗齋	三四二
王昶	與曹來殷書	三〇五	左宗棠	與王子壽書	三二八	左宗棠	與曾沅浦	三四三
王懋竑	與喬念堂生先書	三〇六	左宗棠	與胡澗芝書	三二九	左宗棠	與劉克庵	三四四
王懋竑	與方靈皋書	三〇七	左宗棠	答毛寄雲中丞書	三三〇	左宗棠	與吳桐雲	三四四
王源	復陸紫宸書	三〇八	左宗棠	答楊石泉書	三三一	朱一新	復梁節堪編修書	三四四
王曇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三一〇	左宗棠	與周夫人	三三三	朱一新	復袁爽秋同年書	三四五
王曇	擬蔣大夫說樂毅書	三一〇	左宗棠	與周夫人	三三三	朱一新	復樓芸舉大令書	三四六
王豫	與吳尺鳧書	三一三	左宗棠	與景喬先生	三三三	朱一新	復龔菊田刺史書	三四七
王元文	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三一四	左宗棠	與景喬先生	三三三	朱彝尊	報周青士書	三四七
王錫振	復陳翼子丈書	三一六	左宗棠	與李希奄	三三五	朱彝尊	與李武曾論文書	三四八
方黎如	答謝生書	三一七	左宗棠	與曾滌生	三三五	朱彝尊	報汪荅文戶部書	三四九
方苞	與孫以寧書	三一八	左宗棠	與孝威	三三五	朱軾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三五〇
方苞	與徐貽孫書	三一九	左宗棠	與諸子	三三六	朱琦	與族人書	三五一
方苞	與謝雲野書	三二〇	左宗棠	與劉壽卿	三三七	朱仕琇	答王子壽比部書	三五三
方苞	與某公書	三二一	左宗棠	與孝威	三三七	朱仕琇	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三五四
方苞	與翁止園書	三二二	左宗棠	與孝威	三三七	朱仕琇	答魯絜非書	三五四
			左宗棠	與劉毅齋	三三七	朱仕琇	與林穆菴書	三五五

朱仕琇	答李璣玉書	三五七	邵齊燕	答王芥子同年書	三八二	李振裕	答吳晴巖書	四〇三
朱仕琇	答王光祿西莊書	三五七	邵齊熊	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三八四	李兆洛	答陶雲汀宮保書	四〇四
朱仕琇	答鄧副使悔菴書	三六〇	何熙年	上張香帥武備學堂事宜書	三八五	李兆洛	誠子書	四〇五
全祖望	寄謝副使石林札	三六〇	李鴻章	致朝鮮國王	三八八	李兆洛	與方植之書	四〇六
呂璜	與吳仲倫先生書	三六一	李鴻章	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昞應	三九〇	李因篤	與顏脩來書	四〇七
沈彤	與望溪先生書	三六二	李鴻章	四月十六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三九二	李塏	答馮樞夫書	四〇八
沈彤	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三六三	李鴻章	復何子峨星使書	三九三	李塏	與朱可亭學使書	四一〇
沈德潛	上大宗伯楊公書	三六四	李鴻章	復醇親王論鐵路	三九四	李容	與友人書	四一〇
沈葆楨	與郭意城書	三六五	李鴻章	論日本圖攻台灣書	三九六	李容	與當事論出處書	四一三
宋榮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三六六	李鴻章	諭姪	三九七	李容	與友人問學	四一四
宋濬虛	與劉言潔書	三六七	李鴻章	致瀚章兄	三九八	茅星來	與友人論孟子書	四一四
江忠源	與徐仲紳制軍書	三六八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八	周春	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四一六
汪縉	示程在仁	三七一	李鴻章	致鶴章弟	三九八	周天爵	答懷遠何洽亭書	四一七
汪琬	答王進士書	三七一	李鴻章	致季弟	三九九	周天爵	答湯海秋書	四一七
汪琬	答陳靄公書	三七二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九	吳騫	與秦小峴廉使書	四一八
汪喜荀	上張石洲先生書	三七三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九	吳錫麒	答張水屋書	四一九
汪由敦	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三七五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九	吳士模	與畢莘農書	四二〇
汪由敦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三七六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九	吳士模	與左仲甫書	四二一
汪懋麟	上工部尚書陳公書	三七七	李鴻章	致昭慶弟	三九九	吳士模	與董超然書	四二二
邱維屏	與魏凝叔書	三七九	李鴻章	致鶴章弟	四〇〇	吳定	答任幼直先生書	四二三
邵長蘅	與魏叔子論文書	三八〇	李鴻章	諭文兒	四〇一	吳定	與王賓籠書	四二四
邵齊燕	答周芝山同年書	三八二	李元度	與劉毅齋書	四〇一	吳定	答鮑生桂星書	四二五

吳德旋	復吳耶溪書	四二六	侯方域	與任王谷論文書	四五三	胡林翼	致兩司函	四七七
吳德旋	與沈開亭書	四二七	侯方域	爲司徒公與甯南候書	四五六	胡林翼	致嚴渭春方伯	四七八
吳德旋	與族弟筠暨書	四二八	侯方域	與王氏請藏經書	四五七	胡林翼	復應山縣吳木齋書	四七九
吳敏樹	己未上曾侍郎	四二九	侯方域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四五九	胡林翼	致程晴峯制軍啓	四八〇
吳敏樹	與朱伯韓書	四三一	侯方域	再與賈三兄書	四六一	胡林翼	請通飭修築礮堡啓	四八一
吳敏樹	與李香州書	四三二	侯方域	與陳定生論詩書	四六四	胡林翼	致左季高書	四八三
吳敏樹	與友人論文派書	四三三	俞曲園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	四六六	胡林翼	致左季高書	四八四
吳敏樹	與梅伯言先生書	四三四	俞曲園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四六六	胡林翼	致達源公	四八六
吳汝綸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	四三六	俞曲園	與李少荃前輩	四六六	胡林翼	致保弟楓弟	四八七
吳汝綸	書	四三七	俞曲園	與戴子高	四六七	胡林翼	致儀弟	四八七
吳汝綸	與朱肯甫書	四三八	俞曲園	與沈吉齋	四六八	胡林翼	致儀弟	四八八
吳汝綸	答朱梅崖書	四三八	俞曲園	與黃元同	四六九	胡林翼	致儀弟	四八八
林明倫	再答朱梅崖書	四三八	俞曲園	與袁小午同年	四七〇	胡林翼	致楓弟	四八八
林明倫	再答朱梅崖書	四三八	俞曲園	與汪鍾翁書	四七一	胡林翼	致慈軒叔	四八九
林明倫	覆姚春木	四三九	俞曲園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四七一	胡林翼	致族兄君儒	四九〇
林明倫	覆梁芷亭觀察	四四一	俞曲園	上曾滌生使相	四六九	胡林翼	致保翼弟	四九〇
林明倫	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四四三	俞曲園	與宋牧仲書	四七二	胡林翼	致彥生姪	四九二
林明倫	致吳子序編修書	四四五	計東	再與宋牧仲書	四七三	胡林翼	致叔華姪	四九二
林明倫	致潘芸閣河帥	四四七	計東	與顏脩來書	四七三	胡林翼	致叔華姪	四九二
林明倫	覆鄭夫人禁止吸烟	四四八	計東	與宋牧仲書	四七三	胡林翼	致叔華姪	四九二
林明倫	與弟元掄論禁烟	四四九	施閩章	與顏脩來書	四七三	胡林翼	致叔華姪	四九二
林明倫	訓大兒汝舟	四五二	胡天游	貽侍御史王公書	四七四	洪亮吉	與方葆巖制府書	四九三
林明倫	訓三兒拱樞	四五二	胡林翼	致委員韓南溪	四七四	洪亮吉	與孫季述書	四九四
林明倫	與烏少岩	四五三	胡林翼	致嚴渭春觀察書	四七五	洪亮吉	再與孫季述書	四九五
侯方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	四五三	胡林翼	致嚴渭春觀察書	四七五	洪亮吉	再與孫季述書	四九五

姚瑩：上韓中丞書……………	四九六	陳壽祺：與趙尙書書……………	五二〇	郭嵩燾：致彭宮保書……………	五五〇
姚瑩：復薦青一兄書……………	四九七	陳壽祺：答高雨農舍人書……………	五二二	郭嵩燾：致沈幼丹制軍書……………	五五二
姚瑩：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四九八	陳壽祺：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五二四	郭嵩燾：致李傅相……………	五五四
姚誦：復汪進士輝祖書……………	五〇〇	陳宏謀：寄桐城張相國書……………	五二九	郭嵩燾：致黎蕪齋……………	五五七
姚誦：復張君書……………	五〇〇	陳宏謀：與王次山書……………	五二九	郭嵩燾：致陸存齋書……………	五五八
姚誦：復魯絮非書……………	五〇二	陳宏謀：寄張墨莊書……………	五三二	陶模：寄楊利叔書……………	五五九
姚誦：答魯賓之書……………	五〇三	陳文述：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五三二	陶模：上顧訪溪先生書……………	五六〇
徐文駒：與門下書……………	五〇三	陳用光：上翁學士書……………	五三四	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五六一
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五〇四	陳用光：與劉楚礪邑侯書……………	五三五	馬建忠：瑪賽復友書……………	五六四
徐世溥：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五〇五	陳玉樹：與劉楚礪邑侯書……………	五三五	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	五六七
徐枋：與潘生次耕書……………	五〇七	姜宸英：上某公書……………	五三七	紀曉嵐：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五六八
徐侃：答鐘明府問利弊書……………	五〇九	陸燿：復戴束原書……………	五三八	紀曉嵐：寄族兄次辰論疑獄……………	五六九
徐宗亮：與方子白書……………	五一一	陸燿：與錢選齋論文抄書……………	五三九	紀曉嵐：寄內子論教子……………	五六九
徐子苓：上翁撫軍書……………	五一二	陸燿：與錢選齋論文抄書……………	五三九	紀曉嵐：寄秀嵐弟論漢儒宋儒之學得失相當……………	五七〇
陳廷敬：與汪鈍菴書……………	五一五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五四一	紀曉嵐：訓次兒不定盛氣凌人之學得失相當……………	五七〇
陳廷敬：答友人書……………	五一五	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	五四二	紀曉嵐：寄族弟次良嘉許成人之美……………	五七一
陳廷敬：與汪鈍菴書……………	五一六	陸世儀：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五四三	紀曉嵐：訓諸子誥誡勿恃傲謾勿尙奢華……………	五七二
陳廷敬：與魏無僞書……………	五一六	唐紹組：答友人求序文書……………	五四四	紀曉嵐：寄族姪起凡勸勿爲不道德之事……………	五七二
陳廷敬：與韓佚園書……………	五一七	唐紹組：獻陳澤州相國書……………	五四五	紀曉嵐：寄族姪賒孫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	五七二
陳廷經：與陸存齋書……………	五一八	曹溶：與沈甸華書……………	五四六		
陳壽祺：答朱詠齋侍郎書……………	五一九	秦瀛：答王惕甫書……………	五四七		
		郭嵩燾：復王綸霞書……………	五四八		
		郭嵩燾：復嚴仙舫丈書……………	五四八		
		郭嵩燾：再與易笏山書……………	五四九		

孫在豐：與顏修來書……………五七三

孫研芝：與胡杖仙書……………五七四

孫鼎臣：與姚廉訪論粵事書……………五七四

孫文：上李鴻章書……………五七七

孫文：答朝日新聞記者書……………五八七

孫文：勸告北方將士書……………五九〇

孫文：報告陳炯明叛變致本黨同志書……………五九〇

孫文：致蔣介石手札……………五九七

孫鼎臣：與郭筠仙書……………六〇七

袁枚：答汪大紳書……………六八〇

袁枚：答金震方問律例書……………六〇九

袁枚：答彭尺木進士書……………六一〇

袁枚：與程叢園書……………六一一

袁枚：與朱草衣書……………六一二

袁枚：答何獻葵明府……………六一三

袁枚：與程原衡……………六一三

袁枚：與劉映楹侍講……………六一四

袁枚：與金賢村明府……………六一五

袁枚：與何獻葵明府……………六一五

袁枚：寄山東周燮堂撫軍……………六一六

袁枚：與許青巖方伯……………六一六  
袁枚：再覆似村……………六一七

袁枚：與裴叔度少宰……………六一七

袁枚：與陳刺史虛齋……………六一八

袁枚：與書巢……………六一八

袁枚：答袁清溪……………六二〇

袁枚：寄福建撫軍楊酉峯……………六二一

袁枚：與奇麗川方伯……………六二二

袁枚：與陸朗夫中丞……………六二二

袁枚：覆雲松觀察……………六二三

袁枚：與佛裔上人……………六二三

袁枚：與汪順哉世妹……………六二四

袁世凱：與叔保恆書……………六二五

袁世凱：與叔保恆書……………六二五

袁世凱：與兄世敦世廉書……………六二六

袁世凱：與張佩綸書……………六二七

袁世凱：與于夫人書……………六二八

袁世凱：與張佩綸書……………六二八

袁世凱：與兄世勳書……………六二九

袁世凱：與徐菊人書……………六三〇

袁世凱：與阮斗瞻書……………六三〇

袁世凱：示大兒書……………六三一

袁世凱：覆孫中山書……………六三二  
袁世凱：與弟世彤書……………六三二  
袁世凱：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六三三  
袁世凱：答某君向日本禁止敬

梁機：復劉古愚山長書……………六三六

梁機：上鄂督李傅相書……………六三九

梁機：上鄂督張製軍書……………六四七

章太炎：與劉光漢書……………六五〇

章太炎：與王鶴鳴書……………六五二

章太炎：與孫仲容書……………六五四

章太炎：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六五四

章太炎：與人論國學書……………六六六

許宗彥：寄答陳恭甫同年書……………六六七

許景澄：致朱亮生觀察書……………六六八

許景澄：致陳雪漁廣文前……………六七〇

許葭村：與趙南湖……………六七一

許葭村：復王禮園……………六七一

梅曾亮：與王九峯……………六七二

梅曾亮：覆上方尙書……………六七三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六七三

梅曾亮：答吳子序書……………六七四

彭士望：與魏水叔書……………六七五

彭師度：上嚴灝亭副憲書……………六七六

彭紹升：答羅臺山書……………六七八  
彭玉麐：與郭意城書……………六七九  
彭玉麟：致族弟述治學之才法……………六七九

法：……六八〇  
 彭玉麟：致弟勸勿專事科場之文以誤……六八〇  
 彭玉麟：致弟述學詩法……六八一  
 彭玉麟：致較弟論學書之法……六八一  
 彭玉麟：諭子勸學文……六八二  
 彭玉麟：致弟論修學之方法……六八二  
 彭玉麟：致弟論義理之學與考據之學……六八二  
 彭玉麟：稟叔述不敢苟取……六八三  
 彭玉麟：諭玉孫論貧賤不足羞在立言立行……六八三  
 彭玉麟：致弟述進德修業之可貴……六八四  
 彭玉麟：致弟告以盡力國事……六八四  
 彭玉麟：諭子示剛柔之道……六八五  
 彭玉麟：劍姪論交友……六八五  
 彭玉麟：致弟述無私……六八六  
 彭玉麟：致弟戒勿引用私人……六八六  
 彭玉麟：致弟論官之必須愛民……六八六  
 曾燦：寄友人書……六八六  
 曾燦：上萬年伯書……六八七  
 曾國藩：復賀耦庚中丞書……六八八  
 曾國藩：復彭麗生書……六八九

曾國藩：致劉孟容書……六九〇  
 曾國藩：復吳南屏書……六九二  
 曾國藩：復陳右銘太守書……六九三  
 曾國藩：復湖潤之書……六九五  
 曾國藩：與徐玉山太守……六九五  
 曾國藩：致溫甫六弟告治史學詩學及學書之法……六九六  
 曾國藩：致弟勸爲學須虛心……六九七  
 曾國藩：致弟勸李弟讀書宜有恆……六九七  
 曾國藩：致沅弟告濟人之道……六九八  
 曾國藩：致澄弟勸守八好六惱……六九八  
 曾國藩：致澄沅季三弟述近年之胸懷……六九九  
 曾國藩：致澄弟勸儉……六九九  
 曾國藩：致沅弟勸畏天知命……六九九  
 曾國藩：致沅弟勸看破物情……七〇〇  
 曾國藩：致沅弟勸無端鬱惱……七〇〇  
 曾國藩：致澄沅兩弟勸自寬慰……七〇〇  
 曾國藩：致沅弟述己之忍耐並勸弟……七〇〇  
 曾國藩：致沅弟勸勿自是宜向平實處用功……七〇一

曾國藩：致沅弟述帶勇及戰爭之道……七〇一  
 曾國藩：致沅季兩弟論法律之不可廢……七〇二  
 曾國藩：致沅弟論用兵之道……七〇二  
 曾國藩：致沅季二弟論成功名之不易……七〇二  
 曾紀澤：倫敦致丁兩生中丞……七〇二  
 曾紀澤：巴黎復陳俊臣中丞……七〇四  
 曾紀澤：倫敦復陳俊臣中丞……七〇五  
 曾紀澤：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七〇五  
 曾紀澤：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七〇六  
 曾紀澤：答友人書……七〇七  
 黃宗羲：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詞書……七〇九  
 黃宗羲：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七一〇  
 黃宗羲：再辭張郡侯修志書……七一一  
 張履祥：上陳時事書……七一二  
 張履祥：與曹射侯書……七一四  
 張履祥：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七一六  
 張履祥：上本縣兵事書……七一九  
 張雲章：與陸稼書先生書……七一九  
 張次仲：寄宋文玉書……七二〇

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七二一	張士元：答施北研書	七二二	張星象：上朱石君夫子書	七二三	張星象：與豐海峯書	七二五	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七二六	張海珊：答顧海霞書	七二七	張海珊：與張鱸江書	七二九	張穆：致劉孟瞻書	七三〇	張度：與陸存齋書	七三一	張度：致陸存齋書	七三二	張曜：與黎蕪齋書	七三三	張裕釗：復查翼甫書	七三四	張裕釗：與張煦堂大令書	七三五	張裕釗：與鍾子勤書	七三六	張裕釗：答李佛笙太守書	七三七	張惠言：與左仲甫書	七三八	舒位：與陳孟楷秀才書	七三九	張之洞：致雙親報告督學書	七四〇	張之洞：致雙親報告喪偶書	七四〇	張之洞：覆雙親拒絕定婚書	七四一	張之洞：致兒子訓誡用功書	七四二	惲格：與王安石書	七四三	惲敬：上陳笠軌按察書	七四四	惲敬：上曹麗笙侍郎書	七四六	費蘭墀：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七四八	楊繩武：與友人書	七五一	馮桂芬：曾協揆乞師公啓	七五三	程同文：與戚某書	七五六	萬世隆：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七五七	萬壽祺：答門師	七五八	容親王：與明史可法書	七五九	葉方鵠：與顏修來書	七六〇	劉大櫟：與左君書	七六一	劉大櫟：再與吳閣學書	七六二	劉大櫟：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七六三	劉大櫟：與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七六三	劉大櫟：致劉伯山書	七六八	劉恭冕：復高雨農書	七六九	劉蓉：與曾滌生侍郎書	七七二	趙希璜：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七七二	管同：擬言風俗書	七七三	邵瑤：與崇海秋大令書	七七五	壽富：與八旗諸君子陳設時局啓	七七七	壽富：致高嘯相書	七八一	臧眉錫：與顏脩來書	七八二	潘耒：上某學士書	七八二	盧文弼：與弟文韶書	七八四	盧文弼：與從子掌絲書	七八六	藍鼎元：上張大中丞書	七八七	魯一同：與于司馬書	七九〇	魯一同：復戴孝廉書	七九二	魯一同：與左逸民書	七九三	魯一同：與左逸民第二書	七九五	蔣汾功：救荒投當事者	七九七	錢寶甫：與吳侍郎書	七九九	錢大昕：與及友論師書	八〇〇	錢大昕：與友人論文書	八〇一	錢牧齋：與吳梅村	八〇二	錢牧齋：再與吳梅村書	八〇三	錢牧齋：致盧澹巖	八〇四	錢牧齋：與周工部	八〇四	錢牧齋：再與周工部	八〇四	錢牧齋：簡祝如穹	八〇五	鄭板橋：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八〇五	鄭板橋：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八〇六	鄭板橋：寄墨弟自焦山發	八〇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	八〇七	魏	祥：與皇甫君書	八二二	薛福成：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八四一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答計甫草書	八二三	顧伯琦：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八四五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答南豐李作謀書	八二四	顧伯琦：與姪書	八四六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答楊友石書	八二六	韓夢周：與閻阜寧	八四八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八二七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八四八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答施愚山侍讀書	八二八	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	八四九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與季弟書	八二九	顧炎武：答徐甥公肅書	八五〇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寄兄弟書	八三〇	顧炎武：規友人納妾書	八五一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寄兒子世侃書	八三二	顧炎武：與王山史書	八五二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禧：寄張一衡書	八三三	顧炎武：與三姪書	八五二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震：與方希原書	八三三	顧炎武：與戴耘耕	八五二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熙：復曾滌生論文書	八三五	顧炎武：與李中孚書	八五三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鍾淵映：答李武曾書	八三五	顧曾：答秦侍郎書	八五三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薛福成：上張尚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八三六	羅有高：復彭允初書	八五五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薛福成：上閣尚書書	八三九	羅澤南：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八五七
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	八〇八	魏	薛福成：李上伯相論援救越南	八三九	龔鞏祚：答人求墓銘書	八五九

# 歷代名人書牘精華

周秦

遺章郵書

陳餘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鑕。妻子爲僇乎。

獻秦昭王書

范雎

臣聞明主泄政。有聞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蔡。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 告范子輕幣

鄭子產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憎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 絕秦

呂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孟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願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

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造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漢

### 遺蓋寬饒書

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於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墊。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復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陷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



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釐。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慙勲之餘。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

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罇。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侷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

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僂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勝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靄衣也。身直爲閹閹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非是。乃定書。

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况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蠶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 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

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棄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歎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 爲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膺之恨。抑遏劉瓛。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賁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

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賊之忠。大雅之人。不肯爲此。

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早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勛之而已。

##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韞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

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不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臯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里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



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 與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獨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雷。穿石。殫極之欸。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橐。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葭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葭。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

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難以離宮。積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猶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

彼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颯奪電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鰲。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緇。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梁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開過河西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斥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垌。鴻雀戢翼於汗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駿哉。恐猶未信。斥言必大噓也。洪白。

## 與竇憲書

崔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降。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

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邾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於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纊。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 奏記鄧禹

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願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

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遽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嚼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屬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中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豎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異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後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

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足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

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顧勉旃。毋多談。

## 與淮南厲王書

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



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因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而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蠹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 與王芬書

魏武帝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 上漢文帝書

南粵趙王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

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言。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牛卽子。子牡。毋與牡。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

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

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而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也。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敢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

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而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 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東北藩以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

宅。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盧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羣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也。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兮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楮五十衣中楮三十衣。下楮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 三國

#### 奏記詣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維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古。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臬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鬢。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洩之。若乃崇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

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盡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積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擢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言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猗辭漏渫。雖特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擢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捐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質盪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思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

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聘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援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不敢繁辭。吳質白。

### 爲石苞與孫皓書

孫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凌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轡沙漠。南而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踞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



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墮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帥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視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苞白。

##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遂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薰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逸。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潁有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子。斲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壯笛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晔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驚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

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棲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而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搔。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澆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問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

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親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枿。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願此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敍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 答臨淄侯書

楊修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鷦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弟子箝口。而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鼎鍾。書名竹帛。斯言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瓊瓊。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 與嵇茂齊書

趙至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躋躡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

桂林移植。浪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之性難。土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邁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睨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躡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黜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稽生。永離隔矣。覽鸞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赧然。知復何云。

##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

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衰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一作膚）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嬾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東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霧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邴揮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一作釣）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一作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報。

###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瑄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晉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古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

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鄴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戚。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鄴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至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鍬成雲。下鍬成雨。旣浸旣

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殺。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收穫既畢。嚴霜隕而兼葭萎。林鳥祭而麝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置繞垌。密罔爛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鱧縮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鰠炙鬻。鱖蒸石首。臙鯨鯨。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逕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誓不一陸雲白。

## 與子儼等疏

陶潛

告儼俟份。佚侈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海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讎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歎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

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雜小家貧。每役柴米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答盧諶書

劉琨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輟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騷驥倚鞫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贈劉琨書

盧諶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眇。不免牖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廟謨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岳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以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視絲而後歎歎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邁。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 南北朝

### 與何炯書

王沈孺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引。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

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日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使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殼。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少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縹之上。翩躚鱗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寶。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廂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某薄牆高塗。遙力躡。傾蹶必然。顛旬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稟託。憐其殼觶。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正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

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疾。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菽。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其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懷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飽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食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惟吳鴻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 答樂藹書

沈約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愍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 報王筠書

沈約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懽興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甯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脩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間日。清觀乃申。

### 與沈約書

任 昉

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邁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 昉

記室參軍事。任防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璠璣。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防死罪。死罪。

###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任 昉

防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防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綠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閱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 獄中上建平王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濟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願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歿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冬。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甯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恐婢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墜。偏好冥然。旣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帽。度流沙。殞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

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 與陳伯之書

邱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勦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武。方當繫頸繫。邱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崕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逸。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援則百叫無絕。鸞飛唳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啓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仲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概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觀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益鼎。嘉穀益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

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旣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 爲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

徐陵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甯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成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肖。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回旆。仍向歷陽。所期積累。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除。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啓

梁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開筆。有慙伎瘡。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闌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醕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淇滿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拈撫。但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

樂斐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吳。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鑄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鄒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其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殞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

波之混濘。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鷹。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諷。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邊從短速。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泉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歎喟。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翻似秋蒂。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末場。圃秉筆苑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闢戎旃。從容燕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涕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波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瀉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繡。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溧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飈擊之所。宕滌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鷺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濇。弱艸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窮溢崩聚。坻飛嶺復。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礎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墜落。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颯。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齟齬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

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洛。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僂眉翁肩。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著。或鳴騶洛洛。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萼附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慕兩仲之微迹。襲二疎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卽。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潛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氐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治。樓擬衛律所治。而蠹幙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典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疑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蟆。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 唐

### 與李尙書書

于邵

某頓首。尙書姨夫關下。伏惟秀出天枝。挺生王國。十年分闢。八座居榮。善譽嘉聲。聞於四海。幸甚幸甚。某忝接末姻。早承餘睞。南秦旅寄。特奉周旋。西掖宦遊。叨聯清切。高山景行。何日忘之。去年出守江華。未遑進路。猥當時議。且復拘留。滿室遺孤。立錐無地。朝求暮乞。日往月來。外愧親朋。內慚骨肉。屏居陋巷。不堪其憂。惟此絕

糧。已復旬日。古人併食。今實當之。側聞媵夫入朝。先以貧賤爲意。頌聲載路。誰不歸心。某於池陽之間。獲空閑數頃之地。誓將作勞隴畝。以望秋登。所乏耕牛。僮賃無計。倘或哀此窘迫。許以後圖。解倒懸之憂。廣凋急之路。以德報怨。先哲格言。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輒肆于觸昧。於是非懲。諸常情。豈敢逃責。痼疾暴發。末由造門。謹使家人投刺。不宣。某再拜。

### 與楊員外書

于邵

七官院長足下。愴與子別。難以爲晤。出處默語。蓋非一途。頃自除官。乘流則逝。性有定分。愚不可移。是進已無所干。退亦無所悶。到家喜骨肉之愛。出門全賓友之歡。陶然而不知老之將至。亦何暇役耳目。從智力哉。故知山林之士。入而不返者。宜每逍遙縱觀。從容多暇。近覽古公避狄之地。緬想周文出畋之師。如其仁。如其仁。又其聖也。不遠閩井。頽然舊風。嗟乎。我生不辰。遭值世難。天未悔禍。人猶怨嗟。顧子弟之爲邑。追時政以多故。恭寬信敏惠。力行不必果。長太息之。復何可言。猗那楊生。行道利物。勤於四海。君子之踐。中朝炳然。從容畫計。抑有由也。勉旃良圖。無以自媚。風味遐屬。此情難論。嘗當春臺。梅柳動色。思與攜手。傷如之何。時流好音。尙慰羈旅。幸甚幸甚。太尉告身在匠人魚朝處。望爲收取。遠代傳慶。不欲失墜。慎爾無忽。因家人馳驛。臨紙惘然。于邵頓首。

###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

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腳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鑿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廛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廡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穡黍。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輿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間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雞犬。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櫻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攜酒對飲。尙有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

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嘆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翠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忱。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爲慟。其誰爲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契。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績。共申家國之讐。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典言追昔。良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具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託之下走。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敘功。事屬知己。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待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爲。誰當爲者。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厚賻。不副高聞。謹遣舍弟助往。面取進止。臨書嘔泣。慘惶不次。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糞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層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鱸并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鷄。亦將蹇翻而侮之。及其衡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蹻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鑿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隄勝侶。列子弟於干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杵相和。鳳鏞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渺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淵之氣。北齋開敞。南館虛閒。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燁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俯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門。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願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尙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倘能投心季

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疎。侯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纒成於南畝。秬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躡。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塵懸闕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澗。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儻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山中人王維白。

### 上令狐柏公詩啓

元禎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而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竊。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

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倣。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復相倣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禎。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以來。實懼糞土之牆。庇以大廈。使不摧壞。實爲版築者之娛。輒繕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迥。不爲無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伏候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如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加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闌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



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成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晚燈前。籠烏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去。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

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 與郭仲翔書

吳保安

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傾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愛。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鯨莖。以望招攜。

## 與齊相國書

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幸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屢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

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達。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 代辛將軍與普潤劉尙書書

呂溫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嘗艱險。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鬢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豈料尙書推宏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未覲。萬乘虛襟。旁求將帥之臣。佇請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敷。首及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惟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之造次。貞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願明其心誓。死生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卽冀趨謁。伏維照察。

###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

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昔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所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敢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閭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隙。翺翔多暇。隔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喧喧。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

謠詠。九迴靈府。遙馳雨露之郊。千里神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錦繡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過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卽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沈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黻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尙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游。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薄伎。見知思以庸音。自效。輒忘固陋。敢有和歌。登下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摩增覲。謹啓。

###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屢求罷去。尙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之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

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減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勗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子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某再拜。

### 答獨孤舍人書

李翱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著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顛。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

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 答王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

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邁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擗採其劉。瘠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愓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晒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



曰。有濟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而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

有士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闕。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

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翔再拜。

與姚諫議郃書

李德裕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緘感切。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惟恨垂沒之年。頓作餒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裏。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恕察。謹狀。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

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切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惟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惟審己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與修。喧而譽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卽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餓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己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聞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闔閭。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

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尙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以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 上李中丞書

杜牧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狗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爲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沈困之在己。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爲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於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顯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卽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尙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鬥。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悅。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尙宜旁引曲釋。嚶嚶釋釋。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

疏。錫以幣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章。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琛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元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踐者。惟北抵豳郊。西極泝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蹉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於涇原。歷鳳翔鄜甯。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

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允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饑。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貧公之資寮。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饑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爲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之術。在相公暫爲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耳。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維圖之。

###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垂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失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難。凡事雍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運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瘴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子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顛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

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果樹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其詬。猶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澹。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維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允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 與蕭翰林佖書

歷代名人書牘精華

唐

八一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寒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僕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愴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聞音特異。鳩舌叫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

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鋼。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廩。爲耕。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蠶者。聞人足音。則跽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方。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喜。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士。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共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

貧者之貧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照僕。僕豈敢以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柳宗元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以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

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嘽嘽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艱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果若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滂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道遼足闕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遺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

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閔。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



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門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多。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爲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獷。慘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不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於水。或附於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

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甯。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癯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賤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之冒沒輕儇。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關外。山東之稚駘。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者。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繼之勿遽。宗元白。

### 與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頤。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矧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

史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蠱起。金聲玉耀。誑聾聵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尊朱亂雅。爲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繫幘拊缶。必有所擇。願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一書

柳宗元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戚。

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仄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子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尙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其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垂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踏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

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開剪剪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丁爲剪剪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剪剪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豈可恭其禮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以已耳。比子又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磨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龐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乘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蠶奪人之國。智不能斷死。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

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綑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皆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壺。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答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

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者時少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訓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爲掩匿。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梢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甬。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之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行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愛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



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 弔陳司馬書

張說

正月癸卯。孤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頃伏苦蓋。遠辱慰疏。執對號慟。次於展洩。來使未還。傳君遇禍。盡哀寢外。傷心痛骨。明府兄毓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勇於履危。果於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割錦閩鄉。越嶂舊風。人狃輕剽。振之以淳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由剛折。膏爲明銷。嗚呼。陳君姪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疇昔炎海。契闊周旋。義則友朋。前結兄弟。方期歲暮。韉韉相榮。元髮未華。何圖零落。山濤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意。今返防關。力報恩書。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泗從之。并往千錢。俾陳奠醑。歔歔萬里。哀哉奈何。頓首再拜。

## 與褚先生書

張說

說拜白。薊北餘沍。關西早春。物候所宜。年來共感。惟先生進經玉殿。退食金門。截漢元猷。榮問清暢。甚善。說往陪君子。視學瑤山中。貽官謫。謫居湘浦。賴聖主識其面目。憐其宿心。捨衆口之無稽。容庇身之有地。自授軍鎮。躬當夷狄。出入以馳突爲羣。坐臥以戈劍爲友。翰墨都廢。典籍生塵。時憑夢魂。一見宮闕。每憶朝侶。邈若雲天。愧乏武才。供國麤使。豈望立明主之側。陳先王之道哉。說與先生事願乖矣。曩喜同席。今嗟異鄉。遐路三千。曷其言會。強飭安步。爲國師臣。時流德音。以惠疆場。張說再拜。

## 與吳保安書

郭仲翔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意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審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考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視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

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驢。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語。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無事。

### 與權德輿書

崔造

造白。僕嘗以道喪日久。罕見君子。間者奉陪。得聞循上之方。體仁之度。言發理契。心朗目明。涉道之誠。若乘川而得舟楫。其慰盛也。寤寐自賀。竊思前賢心感之重。義叶之固。或約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里閭。悅之以宴好。俾一日之合。爲累世之歡。裔嗣承流。清風自遠。克成貞素之業。永稱道德之門。卽潁川荀陳。蓋其事也。僕不揆鄙固。景行行之。早年嘗與二三情友約誠。同此世物多故。志爲事奪。存沒有間。通塞殊尙。今中年已及。此心猶阻。永懷愧歎。恍怍如厲。幸以罪廢。貶秩向終。法當放還。歸齒田里。追懼前失。澡勵愚衷。諮諭弟兄。導率妻子。甘與時絕。永安邱樊。息女二人。姿性及義。以靜約爲尙。以琴書爲適。庶可以承君子之好。備有道之室。長女先約。故司徒元子宏農楊宏微。幼女未笄。願繼德嗣。北歸之日。敬俟嘉命。夫人之生。母道之動也。動而能靜。是謂返本。僕婚嫁旣畢。退身巖阿。靜以營神。虛以順命。與骨肉姻戚。蹈道爲期。還復之中。庶乎返本。未審足下以爲何如。遠布所懷。跂聞雅論。造頓首。

###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國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

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以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以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以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自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平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弘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而莫測。蹈虎尾而不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其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爲直。破觚爲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尙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督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如是。祿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稜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審審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宏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廚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

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姦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倘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救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靡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召之才。選甘傅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渾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元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臺榭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 汴觀察判官書

孫樵寓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慄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受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氓。翼蔽墾田。

其辭獄曲直。尙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判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 與王霖秀才書

孫樵

大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舖粕啜醢。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摘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君而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淺而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昏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甯。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聞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

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 答蕭十書

韋述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問登太山者。視鷲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惜其深淺。蓋廣大則味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聞一而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啓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人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韋某頓首。

### 上皇太子牋

韋皋

殿下體重離之明。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皋位崇將相。志切公忠。先聖察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將以上答眷私。罄輸肝膈。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皇。志存孝理。上追殷宗之德。諒闇未嘗發言。軍國萬機。委於臣佐。所宜竭誠翊戴。以致雍熙。但付託未得其人。處理多虧公正。今則羣小得志。墮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榮惑宸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序。先朝屏黜賊犯之類。咸擢在宥。闔府署之間。至今忠臣隕淚。正士吞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維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四方。列聖兢兢。年將二百。將欲傳於萬代。永保無疆。豈可以一朝委



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三人。小藝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恣其黷亂。坐致傾危。不勝憤激。捐軀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臬受恩兩朝。寄任崇重。惟知竭節。節效懇誠。惟殿下埽除之。

## 上韓昌黎第二書

張籍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

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述。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採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固知殷紂之黃屋。不爲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爲窮也。使百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爲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斂挹已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概。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 寄贈于尙書書

符載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讀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視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臆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略。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感。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奸臣賊子。無萌芽於禍亂者。我尙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某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

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鄰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爲千古榮。勲勲懇懇。正爲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況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追賞風景。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惟有簡牘。可寄肺腸。今如特差。祇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樸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矚。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戮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壘。破開濤浪。聳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臧器弛用。洗滌他腸。味且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深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籛條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艱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悵然自迷。執事纓濯清流。敏古多識。試言指其

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大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仇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 與柳子厚書

劉禹錫

間發書。得筭郭師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 謝門下武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於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念穀觶。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容聽克從。迴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踰躓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卽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幘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效節肅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 賁田游巖書

蔣儼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遯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四海。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體。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恆務。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滄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

###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盧照鄰

山僕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質。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侶。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向矣。殷揚奉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已。余以其爲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鄩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歲殺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鉅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慾。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喜歡。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苦。茲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共之。

##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抱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臥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以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垣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灊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窮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及拜面。而舍弟營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能經鳥仲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

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元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塹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尙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廡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欖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甯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 上秦王書

薛收

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卽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

###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蕭穎士

某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蹇淺之姿。承命下吏。常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驚拙。兢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祇冒府庭。濫巴歛之末音。覬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氣。心膽戰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尙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荼蓼。詩禮之訓。襁褓無追。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董尹五人。所不隕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免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於茲。畢參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豐罰仍踵。累年以來。兇險薦至。至兩兄一弟。俎謝運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顏。以冀榮遇。所不爾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喪在殯。邱封未兆。凍餒是虞。伊匪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獲便。龜策告從。此月之交。計發嵩汝。季弟備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興言主辦。捨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云乎。死喪之威。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



忘守官。次則情理頓虧。越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故朝廷事。臺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題。許以假歸。中其永慕。生死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已。況宛葉汝穎。密邇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走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 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無下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

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耆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禍。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之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居敢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所憎有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其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恐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蕪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

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使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入。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乎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殲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於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俞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圖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

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獮虎之士。畏懦蹙踏。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念。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將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五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俞再拜。

## 與崔羣書

韓 俞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

所以如此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旣謂能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

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樂不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是望。愈再拜。

###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吐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尉客罵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爲而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交雖工。不利求求。於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

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學。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卜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僕必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得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竣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鬲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鬲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 答竇秀才書

韓愈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建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謬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足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愈邦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愈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 答李翊書 I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足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取其實。加而膏其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其人言藹如也。抑又

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倡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

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雎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望之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士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

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謬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而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維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 答劉正夫書

韓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常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

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 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並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

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

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濱瀾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恐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 答呂鑿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收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毋躁。愈頓首。

### 代人上路相公啓

顧雲

某啓。某本異仙才。又非良器。叨因射策。偶忝決科。始脫麻衣。纔沾斗粟。方期清慎。稍竊寵榮。無何不善。攝生遽沈痼疾。懸蛇結蠶。鬪蟻成災。針石屢加。驚羸無減。並相如患渴。雖覺有瘳。比元晏病風。猶稀可療。實以彌年伏枕。終日閉關。嬰幼素多。饘餲莫給。腸然烈火。鬢染繁霜。分無榮達之由。敢望陶鎔之力。家室以幸。聯姻戚。合候起居。伏蒙特軫襟靈。深垂顧問。咨嗟生業。憫惻躄危。許以轉銜。致諸外府。側聆嘉命。寂聽好音。扶策病躬。開張淚目。仰希尊旨。如釋沈疴。拜賜猶餘。銜恩欲泣。望朱門而尙遠。銘丹慊以先深。必也果踐玉書。不移金諾。資糧有羨。藜餌無虞。然後訪三世之名醫。求千金之顯效。獲離枕席。再服冠纓。雖此昇沈。實繫恩德。困而待問。希

同喘路之牛。誓此酬恩。願比棲囊之雀。謹專奉啓起居。陳謝。

##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尙志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宏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陳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遣辭發慮。宏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 五代

### 爲晉王貽梁祖書

李襲吉

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疎闊。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於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蓬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於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威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覷。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并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袞。天子命我爲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況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峯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於仁明。語地幸依於險阻。有何覘覩。便誤英聰。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墮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倘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輩。釐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昭以美利。控弦跨馬。甯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歲歲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翔。僕少負褊心。天與真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惟將藥石之譚。願託金蘭之分。倘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遺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

願垂保鑒。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鼓歡旣罷於尋戈。焚謗幸獨其載筆。窮因尙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壘篲之好。今者卜於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於投分。義士難於屈讐。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慄。炳炳而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

### 勸韓建討賊書

李愚

僕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爲文。每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巽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

### 復方訥書

徐鉉

鉉以疎拙之性。頑滯之資。廁於人曹。無足比數。然以荷先人之業。猥踐清貫。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嘗有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受任。不以爲憂。而才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悟。主身廢而無足救時。三年之中。百艱備歷。干

戈擾於內地。烽火照於闕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於南畝。齊於一民。以斯終焉。尙爲幸也。而副君將聖。王道漸亨。博探遺賢。以濟多難。贊論之任。首及非才。拜命以來。翻自憂媿。何者。儲后踐納。麓之重。而處於承顏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欲持稊米以實太倉。秉燭火以助羲御。恐不足以副上德之舉。塞故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己。徇公滅私。使內不媿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閣下德我太甚。期我太深。歷陽郡佐白君至京。辱賜手札。慶譽優渥。勗勵殷勤。知己之情。無以過此。然此日副君之垂顧。乃昔時閣下前席品題之所致也。緘臧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甯。烝民未泰。頂踵利物。斯實其事。閣下高臥已久。羣望頗鬱。宣室之召。期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遲用面諭。不宣。再拜。

答林正字書

徐鉉

十一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賜長牋。詞高旨遠。循環捧讀。欲罷不能。見顧之深。良足愧也。吾子以老成之智。蘊救世之心。一言悟主。俯拾初筮。雖位未充量。然升聞特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而往。其道可知。鉉也不才。猥廁先達。雖復識不能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於已形。然而振天下之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下於昔賢。吾子異日當知爲不妄。其古今之變。安危之勢。忽乎微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謹俟暇日。當接餘論。聊奉還答。伏惟鑒悉。徐鉉白。

宋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

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疎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去。疎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啻三矣。雖倦倦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恐。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 上凌屯田書

王安石

俞跼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跼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跼之心。其族嫗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

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 上郎侍郎書

王安石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竟墨之賜。文辭反覆。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惟其思報。心尙不忘。

###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



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以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與參政王禹玉書

王安石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其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此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辜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與馬運判書

王安石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泔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開行之否。

## 與祖擇之書

王季石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有友朋。褊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 與王深甫書

王安石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得而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比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

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 答曾公立書

王安石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

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謔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 回蘇子瞻簡

王安石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爲清心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王安石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鄆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滌。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滌。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

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比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 上杜學士書

王安石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維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結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民生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子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十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私焉。

## 上運使孫司諫書

王安石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曰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

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黠戶。使不得成其業。黠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如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

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柱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執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執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王安石

惠書。何推賢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



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 答孫元規大資書

王安石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 答張幾書

王安石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令於

此不可毋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 上葛樞密書

王炎

炎聞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畫。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爲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贊。方內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爲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睿謀。紹高祖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算。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於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西入巴蜀。緜互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爲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爲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可以不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彊。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控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鄧亭。德安等處。歲分數百軍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邊之支郡。城小而不精。此不足以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爲金湯者。特三鎮爾。

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而恃江陵以爲唇齒。恃鄂渚以爲根柢。疆場有事。其伸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豫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士。運籌策而爲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陳而爲之用。二者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爲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爲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塗。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事。屬之武夫。士有譚兵者。人必笑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爲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爲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恐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爲干城。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甲馬。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旦遇敵。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勇沈鷲之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秉公心。視其怯懦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踊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竇嬰之分金。皆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旣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卹。平居無事。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爲亂。萬一有羽書之

警。率而用之。恐難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於左衽之羶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爲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疎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聞於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調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埽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爲河北未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爲臨江劉弊一篇。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己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況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略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踰躅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云云。

### 答劉濛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吾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恐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識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鈔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

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以足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麤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豈敢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亦靳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糴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維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思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謹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飢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嚮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轡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源。或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者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僱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蘧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

警之。蘧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復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畫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待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遊。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



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屹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時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王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遞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心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敗。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

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其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 與王介甫第二書

司馬光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

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旣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腴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旣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 與王介甫第二書

司馬光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

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司馬光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愛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壘。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臯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之擄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脇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者。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幡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臯。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不足以破

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儼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貫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卽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傷。兵甲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燄燄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照。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晷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受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答韓秉國書

司馬光

光啓了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則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

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能寂然至無。則物萬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得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恐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 答范夢得書

司馬光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濡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義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並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于時事者。皆須依年月。

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與其事相涉者。卽注之過多不害。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隨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泯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甯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談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諷譏。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談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所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原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爲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彘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並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 與留丞相書

朱 熹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漳之士民者。不若其於瑣瑣姻啞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

以無媿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之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札。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 與朱侍講元晦

呂東萊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錢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今於賓之火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 與朱侍講元晦

呂東萊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

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適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王之意。恐不必特揭其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灑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迺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尙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煩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諉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卽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傯。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頽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 與張知縣商卿

呂東萊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低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說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 與張知縣商卿

呂東萊

請達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耳。奉告共審。即日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 與虞丞相

呂東萊

恭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羣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僕闕略遠猷。固將次第而舉。謹傾耳以俟。某晚學諛聞。自侍几烏。卽蒙眴矚。眷獎之厚。史觀清筆。俾參末屬。政屏暇豫。時接緒言。內視疎蕪。莫知所以仰稱者。茲焉考滿改秩。祇拜命書。靖惟僥幸。實坏冶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臚知遇之萬一。惓惓此心。尙祈孚簪。

### 與虞丞相

呂東萊

某瑣微之跡。自託鑪錘。身非已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必。然私義迫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

布之。某親年浸高。而諸弟皆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茲冒暑遠歸。百緒皆未有條理。尤重輕去膝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懇懇之誠。在所憫察。儻蒙畀以祠祿。以爲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溫習舊學。二三年間。稍稍就緒。自當袖書光範。求備大廈一木之用。悃悃披露。惟孚其實而憐其情。不勝幸願。

## 與虞丞相

呂東萊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鑪錘之賜。共聞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首在召試之列。竊維金鸞給劄。本待名勝第一流。墨客槧人。誇詡歆羨。或濡筆削牘。終身而不能覲。如某者鄙樸椎鈍。絕意清貫。雖蒙旌獎顧憐。不在人後。所以弗敢崇飾固陋。上瀆大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仰累權衡之明。孰若安分守常。毋爲牆仞之辱。區區惟堅微志。圖稱深知。豈謂某官度越峻軌。俎豆英游。拔之於尤散惰廢之中。收之於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闕。而常賜記存。不啻塔庀之近。雖旁無攸助。而默被尉薦。不待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閱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舌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爲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一披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浸高。冒暑遠歸。所當調虞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遠離。鄉者屢嘗面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庠序。疎野率略。可咎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譴呵已不遺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閒曠。一意爲學。淬厲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花味於自量。輒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幃扶持。政恐徒費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黜陟。柄出於上。非爲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惟命之承。格以公論。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

言者竊嘗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植栽培。弱者必養之。使至於強。虛者必養之。使至於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間。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儻蒙矜憐。賦以祠祿。以便其私養。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衆聽稍孚。而俾預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治。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召試。恩典超踰。輩流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鬲洞照。內外所悉。而無懷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瀆威嚴。某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古之爲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爲之。未嘗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後世之爲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其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爲實有。嗚呼。胡爲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

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儻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己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疎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己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爲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爲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己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誦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



問其會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卽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旣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旣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宏。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於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尙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

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註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尙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寅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忭。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尙賢之素。末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尙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乎後。恤橫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勗頌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紉細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于義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屏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用澡概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唇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閣侍。

###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白緜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閒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緜氏。閱遊嵩詩碑。碑字甚大而未鐫。上緜嶺。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

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踞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斗甚。則芒躡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進邇至八仙壇。憩二醉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澆漱食飲。從容閒躋封禪壇。下瞰翠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無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視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且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技。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居。爨煙熏燎。又塗墁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峯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

苦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於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於壁於石於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恐。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髮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焉。此心歉然不敢違甯。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

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辛給事書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爲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闊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相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

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 答劉主簿書

陸游

某才質愚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賞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尙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己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註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旣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頰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停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沈痼。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而陳。而先以書布謝。惶

恐惶恐。

## 答王樵秀才書

陸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粗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驚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粗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牆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尙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耶。其皆已往事。

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願尙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敦篤尤感。旦暮詣見。先此爲謝。

##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勢如破竹。橫斜反復。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湖。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飈。怒爲雷霆。蛟龍魚



壘。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湖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於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誥。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弈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嗷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服。渴飲已冰之酒。飢餐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貌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沃入膜內。棲於膏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旨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

時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頹僻。法度愈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眞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涵濫之蹤。泯然云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懍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欲祛弟羸疴。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 上東坡先生書

黃庭堅

某再拜。某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之下淵源如此。而晚進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願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陋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詭訑予旣已知之者耳。某天幸。蚤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字已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貪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傳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結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愷悌素處。何

所不可。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獻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何如哉。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乞爲道自重。

### 答李幾仲

黃庭堅

頓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切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攸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吉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惟爲親爲己自重。七月二十日。某再拜。

### 上杜相公書

曾鞏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愷。稱其德。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者。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敝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

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史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寬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篇。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蓋其而復汲汲如是者。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羅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讖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矧。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

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敝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譔。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譔。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忌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鳩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尙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希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旣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

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甯。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旣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旣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旣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麩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暮歲。旣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旣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搗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庭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也。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

宗且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汗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且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且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且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且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且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且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且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且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善。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且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



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直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

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騫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曾鞏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文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飈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尙不識其所爲。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以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躡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

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數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授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常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悻悻。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豈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是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纒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曾鞏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聞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

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而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 與王介甫第一書

曾鞏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始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

素勵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尙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宣。鞏再拜。

## 與王介甫第三書

曾鞏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歿。尤可爲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榷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徵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榷。

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澁血。比良已否。卽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以屢更時序。竊計衰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羅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旣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旣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旣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旣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硯。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能臣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

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謔。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謔，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由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得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之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耶？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旣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繫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旣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旣不

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麵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旣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旣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其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帖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爲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雖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至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飢寒。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



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弟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以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且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 與王介甫書

劉攽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

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鍾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嚙矢。桁楊接摺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敵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返彌日。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爲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愧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其官。曰此不足爲也。皆儼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爲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愧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狂獄。率兼領之。尙號爲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日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爲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爲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爲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意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舉。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

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爲尤甚。平居接杯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爲道義。陰爲勢利。尙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爲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尙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關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濫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得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爲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

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

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翹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阻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阻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章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歐陽修

修啓。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維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維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陽修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因計聞問。驚惶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坷。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譏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

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楹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 與荆南樂秀才書

歐陽修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耶。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強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

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與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 與尹師魯書

歐陽修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旣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旣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聞。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聞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戚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闕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往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者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修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

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繁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書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其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沒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歐陽修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

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繁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 與高司諫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賞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

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諫司。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而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搢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陽修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分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鄧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鄧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鄧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

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隨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恤者幾希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儉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關閉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尙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閱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閫。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人生內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又云。喪亂既平。旣安且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尙義。及安甯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甯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

國也。前復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並此以達子華。予非躁而怛咄者。察之。

###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論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與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焉。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

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覺。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甯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貴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日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於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致其身而止。伏維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維閣下深思之。無忽。

###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



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此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自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洵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

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害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

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以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甯。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諭。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僮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

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 上韓丞相書

蘇洵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推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待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尙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

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乏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轍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 上張侍郎第一書

蘇洵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甯在我。而無甯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輒。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壘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尙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栖栖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尙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

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 上韓舍人書

蘇洵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賦歛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踞。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 答雷太簡書

蘇洵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

苟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甌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知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缸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惠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使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願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棗。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棗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棗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棗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棗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棗。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棗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棗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棗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



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繼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問人。鷲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使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夷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廷朝。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劍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東京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

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邱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其知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

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友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蘇軾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會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忤。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令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纔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徊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象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

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尤常辱問其姓名。此又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

### 答張文潛書

蘇軾

軾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懣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覩縷。

### 答黃魯直書

蘇軾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

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 答秦太虛書

蘇軾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麤遺。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譴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廢。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麴麴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闕須其子履中哀詞。

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滯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醖。柑橘棓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鼓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 答李端叔書

蘇軾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

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讒譏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 答李廌書

蘇軾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秦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



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旣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舒煥書

蘇軾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

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 答陳師仲書

蘇軾

軾頃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尙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

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 與曾子固書

蘇軾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歿。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旣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 與蕭朝奉

蘇軾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醴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 與周文之

蘇軾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黔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 與錢濟明

蘇軾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 答佛印禪師

蘇軾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 與黃州故人

蘇軾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探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

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 與大覺禪師璉公

蘇軾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凋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寒。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 與大覺禪師璉公

蘇軾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資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祠。頃未嘗廢。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

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其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 答黃庭堅書

蘇轍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頽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 答張仲傑書

王若虛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欣喜。羶根之賜。甚愜老饕。正恐踏破菜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勿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益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甯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曰。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憫。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維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



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昆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榘楠豫章。節目礪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櫨櫨榘榘。楹棧蘆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徽。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

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 答聰上人書

元好問

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膺。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之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何如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惟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鑿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元

### 答董中丞書

吳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激。再拜中丞相閣下。激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激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徵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繇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旣殞。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徵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激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竈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不變其俗。若俾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

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末繇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毀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明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 答劉柱隱書

虞集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夫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爲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

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咄畢之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敍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諛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令。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尙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互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瀰留。兇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

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識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 與桃江村先生書

盧摯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繇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謏薄。無所肖似。旣眠印省俗。謁先聖校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士。志於殖學。藝文不勦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踴躍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蘄。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惟縫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縉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靡不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爲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爲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木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

瞻。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頡頏。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縉紳縫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卽與司講黎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筵迹矜佩之末。以摯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聞風不變。不惟北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衰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謂先生作止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悽悽之誠。乃輕於然諾。不於再於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明

##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闕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

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甯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陳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居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



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曉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膽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

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爲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甯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有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徹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是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論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

無有以取之而橫擢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墜墜。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 答友人書

王守仁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悔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值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 與黃宗賢書

王守仁

兩廣大勢能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以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徧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厓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旣當事。且須操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 寄李道夫

王守仁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

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而話有日。

### 答甘泉

王守仁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峴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篋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今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卑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雨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

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德明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問不惜指示。

## 與陸元靜

王守仁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自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賈。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 與馬子莘

王守仁

遂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緝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

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整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昔中故多賢。國莫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而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 答佟太守求雨

王守仁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善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

等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持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卒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士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 與安宣慰

王守仁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歸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與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



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 與安宣慰

王守仁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罪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纓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蜀。或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 與安宣慰

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噴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君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仇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矣。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患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 答人問神仙

王守仁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 復童克剛

王守仁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歎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甯意大相矛盾。豈聞闕

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築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千百上矣。甯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入。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築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入爲哉。若此榮遂上。亦惟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築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築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譴諭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貴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築。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 答方叔賢

王守仁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游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王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

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搆未息。又復可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疴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 答方叔賢

王守仁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係。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可不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以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鑑恕。

##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相。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 復攝政睿親王書

歷代名人書牘精華

明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若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枹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篋篋。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臚。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慘變非常。而猶拘卽不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

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讎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又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



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錮。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編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連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與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聊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惲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竊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尙奇。孟東野陰祖沈

謝而流於蹇澀。盧同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佑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闚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楊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

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

復尹洞庭書

吳炎

某往者閱崇禎邸報。每讀閣下大疏。輒嘆其論事之密。任事之勇氣。識既旺。文采沛然。殆敬輿長公合爲一人也。先皇帝眷顧閣下甚至。溫綸重疊。不減黃扉諸老。而爲讒口所間。信任不終。今國事陵遲至此。若輩之肉。其足食乎。茲者閣下惠然辱臨敝邑。首詢某與潘子。不憚枉駕而存之。乃彼此相左。不得一望見顏色。何需之殷。遇之疎也。旣頒大稿。重以手書。過信同人之言。遽以千秋之績見許。惶悚累日。別楮所列立朝數則。此關朝廷大故。閣下生平大節。某當藉手以定一時之案。甯有阿私於閣下。而閣下諄諄誨之若此。知閣下非驚名也。感先君知遇之隆。不忍委諸秕稗。且以見煬竈之蔽明。債帥之怯敵。王言掛壁。軍令不行。使簪筆者不沒其實也。古人有言。蓋棺論定。故雖有名賢大臣。其存者不敢立傳。卽如閣下前事。當見宜興東陽及左帥傳中。以報命。閣下舉先皇帝龍飛首科。十七年間。自外吏以入郎曹。又中更貶謫。立朝無幾時。然大君子雅意匡攘。其於中外交誼。用兵加餉。及廟堂議論矛盾。門戶齟齬。所以寢微寢壞之故。閣下當歷歷於心。了了於口也。又乙丙以後。三楚中賊禍最酷。熊督若何以撫敗。武陵若何以戰敗。左帥之爲功罪若何。其諸撫鎮以下。監司守令。債事死節降竄狀若何。閣下又必歷歷於心。了了於口也。楚地深山大澤。多名公卿。近時論者。謂自江陵後無相業。而當年言路。毛吹索瘢。不遺餘力。又未知數十年間。任事諸公。其負謗與不負謗足傳者。幾何人也。某爲江陵傳。援據國史。揣摹情事。自謂頗能折衷是非。顧其文孫別山先生。殉節西粵。整稱炳然。而道路遼阻。傳述未詳。閣下倘肯搜羅其事。遠相郵致。以續文忠之後。固足增重本朝。亦閣下桑梓之光也。又如何中湘。岷強湘漢。

屢折屢起。事雖不成。功不可泯。其所據何郡邑。其敗何時。其相從將吏。死者生者何人。其死何日何地。某雖略見彼中紀載。然不得文獻如閣下者爲徵。終不敢據爲實錄。閣下自云隱涇寧間。表裏徽郡。邱中丞金侍御起事始末。身行在間。自可燭照而數計也。閣下肯終誨之否乎。輿言及此。怵怵養養。不自知其詞之複也。幸閣下明以告我。草草勒復不宣。某再拜。

### 答陸麗京書

吳炎

某頓首。謹復麗京道兄足下。睽違以來。再更裘葛。願見之私。非可言說。茲忽頒大教。從葑關旅中讀之。泆然汗出。竊怪足下。何不知某之深也。某與潘子吳下兩野生耳。身未嘗膺一命。家無藏書。又局促閭巷。不得盡交當世大人君子。遊歷名都大邑。攬山川人物之勝。如太史公之在漢世者。徒以有明一代紀載之書。舛錯不倫。其成部者。如海鹽吾學一編。文章簡質。頗近陳壽。而未覩國史記。洪建間事多謬悠。其所爲傳。抑何似家狀墓志。刪本也。太倉能駁海鹽之失。二史考誤。援據甚核。及操筆紀述。又輒以己意高下其手。卽如嘉靖以來首輔傳。其生平得意筆也。而傳華亭江陵之事。溢美溢惡。多不足信。彼方身歷其朝。目覩其行事。而猶若此。他又何怪。至如晉江之名山藏。肝江之皇明書。烏程之史概。率多嗜奇無識。引斷失據。皆足以害史。而東筦陳氏通紀。聞之先正本。出梁文康介弟。託之子虛烏有之陳建。顛倒謬亂。天下之耳目。爲其所簧鼓者。殆數十年。雖明詔毀禁。而莫之能止。嗚呼。作史者而盡若是。將使三百年之積德累仁。豐功厚業。及其所以廢興存亡之故。胥委之草莽也。尤可恨者。東南輟生輩。以傳奇小說之伎倆。自詡董狐。或竊得故人枕祕。從而敷衍。求其立言之旨。不過爲目前一二有力人。雪謗地。不憚醜詆。故君移易日月。以遷就之。縱能昧心。獨不畏鬼瞰乎。某故與潘子

約。讀史以國史野史相證佐。爲指摘其得失。闕疑存信。以銷劇歲月。老草木之身而已。而足下遽以龍門蘭臺相期。俾書其餘緒。爲人捉刀。不亦過乎。數年孜孜。僅能於洪武一朝。得什之六七耳。建永以下。崇弘而上。方汗漫而不知所紀極。幸而我兩人年未四十。天假之年。賈我餘勇。得差次成帙。以報知己。死不恨矣。谷使君以北地賢豪。較藝之暇。留意編摩。又得如執事者爲之鼓吹。甚盛甚盛。而猥蒙下詢。寵之大札。侑以腆賫。下士之風。不減古人。我兩人何人。敢傲長吏。以爲名高。然私心自量。以鄰邦兩褐夫。奔命當事臺下。縱以客禮相待。亦非當事者之所以自處。來書不知所云。恐啓讀之不能無答。答又難爲詞。謹以原緘及幣。遙對使者稽首奉納。臺下初怪足下知己不深。今所言皆肝膈之要。必能諒其愚。而宛轉於谷使君之前。毋再辱命。以滋罪戾。則足下果知己之深也。某再拜不宣。

### 與潘力田書

吳炎

力田親翁大兄足下。仲夏之集。觴葵操鶴。致足樂也。彼蒼茫茫。相煎太迫。以令先公太翁之盛德。不克享大年。老成凋謝。同黨摧心。屬在蔦蘿。匍匐之頃。悲來攻中。不暇復作文字。是以祭章久未削稿。今錄一通馳上。聊誌悲哀耳。令先公之生平。尙未能彷彿也。毀不滅性。古人許之。足下幸抑情歸禮。善自調護。以竟令先公未墜之緒。幸甚幸甚。茲更有陳者。自遭亂以來。草榮木替者七更矣。氣矜之隆。漸就頓敝。而學業不進。却行求前。辟彼舟流。未知所屆。徒能操切聲韻。爭工句字之間。一言合律。登然而喜。殊不知身世之交。性命之故。所恃與天壤相敵者何等也。揚子謂之雕蟲小技。非壯夫所爲。而宋儒直比之玩物喪志。輿言及此。慨焉寤嘆。古稱三不朽。最下立言。立言而不本五經六藝之科者。又下之下者也。自寅逮酉。爲時無幾。吟成五字七字。而日云夕矣。

今日是。明日復然。而髮黑者蒼。蒼者白。齒堅者動。動者落。男兒正當強立。不數年而化爲雞皮。又不數年而化爲異物。究其所成。曾不得與江鮑沈宋比肩。可不哀耶。頃者西遊茗上。晤講學君子。志聖人之學。選聲而聽。循牆而趨。洞洞屬屬。若置我於濂溪明道伊川考亭之側。向來洒酣耳熱。呼天搶地之情態。至此不覺其爾然都盡。況於早作夜思。身體力行。其有得於先聖先師。而變化氣質者。又甯直此已乎。以弟之驚駭。不堪驅策。又沈溺於世故。震惕於饑寒。最初之良。十銷折其八九。迴思三十年之形骸耳目。尙何以偷息人世也。甚者謂弟有不肖之心。不忘見獵。宵中自問。不當至此。若然。果立意較然不欺。願何以得此於人也。一兩旬以來。頗欲求之六經。而智識蹇短。聞見淺近。夏蟲語候。蠹管窺天。祇益愚蒙。資人談劇。誠思吾黨如足下者。年最富。心最細。魄最大。使登洙泗之堂。入濂洛之席。上不能至端木仲子。下亦不失爲龜山元定。釋此時不爲。待齒落髮白。而後悔之。其及圖乎。弟以區區之誠。冀達左右。願足下無惑志於江鮑沈宋。覩洙泗濂洛而卻走也。昔孟子著書。篇終謂孔子以來。無有乎爾。韓退之亦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大丈夫生天地間。撐目視人。開口論世。當如是矣。至如吟安斷鬚。奚囊嘔血。此與童子鬥閔何異。適足以促齡而毀節耳。可勝道哉。足下誠能因讀禮之暇。考古今之得失。輯諸儒之異同。勒成一書。傳諸不朽。以竟令先公未墜之緒。顯親揚名。莫大於是。足下獨無意乎。弟譬猶瞽耳。足下則相也。相導瞽。瞽甯能導相。幸有以教我。

##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

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編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

##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波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旆至京。擢居次對之職。

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卽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甯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隱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略。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



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探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全。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詢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維。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固皆繫於撫按之舉劾矣。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

知。其必寂寥短簡。纔兩三人而已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與。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與。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與。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崛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媚最強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以酬私恩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崛強。與爲人快憤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媚。與其親且故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小官果不賢矣。或矯而不劾者。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沾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故僕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

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唐順之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墮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擢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心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旣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清。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

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公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斥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 與陳後岡參議

唐順之

別後戀慕不捨。與久病衰頹之狀。略具之。葉紹興通判所寄書中。今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爲不深。不謂此後渺然相隔。兄去闔越。不知復以何時爲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悵。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爲必雜用王霸。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憂憂乎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旣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膠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論議。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修之節。剗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別。雖然。亦願兄毋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材。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於世者。卒亦疎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

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闊大而無漏。固不可謂無其人焉。而非譚譚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間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尙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爲我留意。至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世多散軼不存。亦煩兄試博求之。菽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辭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俟他日有持後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癡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爲癡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爲快。草草白。

## 再與茅鹿門知縣書

唐順之

孰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

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嚮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杳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使得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觀之。老耄尙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 答徐存齋相公書

唐順之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識與才合。屬之吾丈。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識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識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頗少須臾焉。以觀盛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一二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樗散闕茸。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於每速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於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初看若甚易。然子細求之。非混化形跡。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敝郡亦凜凜於鄰之震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爲善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劾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之。諸惟臺照。

### 再與曾石塘總制書

唐順之

不奉光儀。八年於茲。朔雲邊月。時爲馳望。自來總帥。往往以戰事委之麾下。而自以擁兵閉城坐談爲得計。是以動多敗衄。獨吾丈擐甲仗鉞。身自督戰。出入塞垣戎馬間。喋血斬馘。使醜虜游魂。百年來至是始識大帥風采。而介冑之士。於是亦不敢謂文儒怯於冒矢石。遠道聞之。猶能使懦夫抵掌生氣。而況在指揮之間乎。旌

旂鼓角。改聽易觀。固可知也。射手胡宣回。承惠手書。及疏稿邊圖。披圖誦書疏。則朔方形勢。既歷歷在目。而雄略勝算。又得竊聞一二。極以爲慰。承諭河套之役。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爲時勢非便。蓋不惟醜虜未遁之前爲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不能無慮於此。雖然。至金城而上方略。營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畫兵形。陳湯固有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內料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狄人部落之離合。敵勢之瑕堅。不徒爲犁庭掃穴。一時快意之功。而必爲以全取勝。百年善後之計。使戎馬既不敢渡河。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既免近患。又無遠憂。則社稷之福也。適臥病。草草伏惟垂亮。

### 與曹子泰評事書

唐順之

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革無避之說。聞之令人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爲躁妄。若有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託之子泰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於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嫠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恥。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趨起前却。不肯卽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卽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爲維持風教。保全人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況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却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



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喪廢。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於此。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後。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

### 與會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去歲驚躡京塵。特承盼睐。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躊躇。尙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雲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縮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在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颿之槳。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人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審之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賸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俱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牒。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擗座。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 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

張居正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尙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蠹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痾。則庶事日

墮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卽帝鑒所載。及近日何宮允云云。可見其梗概。期以數年之後。上德旣成。治具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上。稽首明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猥狗。奸宄憚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爲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卽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爲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貢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 答奉常陸五台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聖賢。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

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於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繫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帖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繫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割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祖宗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根於忌者。嫗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

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尙當刮目相待。

### 答憲長周友山書

張居正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卽駐甯州。因以彈壓姦宄。撫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獲盜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於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繩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政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毋乃違明詔而軌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

張居正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永久。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甯。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

三。若夫恩寵之隆。閱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旁。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卽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甯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勤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惻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有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黜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



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懼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敢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 山舍示學者書

歸有光

有光疏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爲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慨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仿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泚。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 與陸太常書

歸有光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昧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諄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缺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於內廷。始得望見。又得隨行於露寒。鳩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 與沈敬甫書

歸有光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會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 上趙閣老書

歸有光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茫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沒。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

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尙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於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尙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游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旣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旣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

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掩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詘。崇竝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幹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馨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 上王都御史書

歸有光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

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歟。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請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譴。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尙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

歷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甯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 答周澱山

歸有光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

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怪以爲狂惑也。

### 論禦倭書

歸有光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願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鯨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

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於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濱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煙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閉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羽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圍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戮之。誅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略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甯。且夷性貪狠。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



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甯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卽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可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然而特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亦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船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雁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 與沈養吾書

歸有光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於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卽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

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邑百姓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於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道。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卽攜家行矣。恩恩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爲致意。

## 上方參政書

歸有光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維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於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黜。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於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擲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啞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於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

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維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煢無依。熯熯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 與王子敬

歸有光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葷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歸有光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於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子。再奉記事一

首前所述頗疎略。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於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於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己。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降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 示徐生書

歸有光

徐生倬。學於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於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子。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於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於六經。其本具於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於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 寄王太守書

歸有光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廬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邨氏二三家。斷

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滌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益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廩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

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與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遠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 與王子敬書

歸有光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 與王子敬書

歸有光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 上高閣老書

歸有光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頽。微不能制。制之於旣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

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官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尙。而我國家之政尙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五聖至於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夫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問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

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下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蓋。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攻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談詭佞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整。而財置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於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過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生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持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 復吳赤溟書

錢謙益

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卽有事於國史。晚遭喪亂。偷生視息。猶不自恕。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天未悔禍。祝融相予。西京舊記。東觀新書。插架盈箱。蕩爲煨燼。知天之不欲使我與於斯文也。灰心空門。不復埋世間文字。六年於此矣。私心結轡。迴環忖度。海內如此其大也。本朝養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鴻朗莊嚴。含章挺生。當有左馬班范之儔。徵石室之遺文。訪端門之逸典。勒成一書。用以上答九廟。而下詔來茲者。倘不卽死。於吾身親見之。朝覲殺青。夕歸黃壤。不致魂魄私恨無窮也。號咷博求。冀一弋獲。牛毛麟角。俯仰咨嗟。去年逼除。得見今樂府一編。深推其採摭之富。貫穿之熟。而評斷之勇也。登然而喜。煥然而興。曰。所謂斯人者。其殆是乎。天誘其衷。緣隙奮筆。以藏我正史。遺民老史。扶杖輟耕。撫絳雲之餘灰。泣蕉園之焚草。庶幾可以稍慰己乎。每與同人盱衡嘆息。望塵遙集。欣愧交并。不圖斯語傳遞流聞。手書見存。鄭重累紙。愾然以不朽大業。下詢陳人。則僕之欣固踰涯。而愧乃滋甚矣。旣而深維。所未敢承命者。有二。伏讀來劄。著作指要。取法於子長班范以下。世降文靡。皆將置之。衛官降爲皂隸。僕以卑近之學。挾中下之材。每自分古人筆格。不能闕其儲胥。惟是遠摹三國。近倣五代。畫地守株。或可殆庶。今將與之抗論千古。高視九流。譬之承蜩尺蠖。進舍在一步之間。試語以騰空高舉。有不眩掉自失者乎。所未敢承命一也。僕嘗謂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之旁。取世本。涑水之先。纂長編。此作史之家。高曾規矩也。往所採輯。名曰事略。蓋用宋人李燾。元人蘇天爵之體例。草創編摩。以俟後之作者。此書具在。識小攸存。無裨汗青。有同蒼叢。而況於劫火洞然。腹笥如洗。挾面牆一隅之見。應武庫八面之求。籍談之數典。何以無譏。裨諶之謀野。敢云則獲。所未敢承命二也。然而恭承明問。終未忍喙口而却步者。蓋

又嘗窺緒論。而熟思其指意。千秋之金鏡。與陽秋之鐵筆。往往嚴於衡量古人。而恕於評隲今人。金匱瓊瑤之文章。少所許可。而兔園餽飭之薄錄。多所假借。夫豈其浮石沉木。上下在手。吾有以知作者之立心平。取節廣。通懷虛己。不曰左執鬼宮。而又執殤中。以自予雄也。明堂之稅。必畫侏儒。孤竹之塗。先縱老馬。周爰下問。不以老耄而舍我。故知其無諛詞。無詭言也。三十餘年。留心史事。於古人之記事記言。發凡起例者。或亦少窺其涯略。近代專門名家。如海鹽太倉者。亦既能拾遺糾謬。而指陳其得失矣。倘得布席函丈。明燈促膝。相與討論。揚摧。下上其議論。安知無一言半詞。可以訂史乘之疑誤。補掌故之闕略者。柳子稱太史公。書徵於蘇建。夏無且。及畫工。僕得如柳子之云。綴名末簡。爲正史之侍醫。畫工。豈不有厚幸乎。言及於此。胸臆奔奔。然牙頰癢癢。然又惟恐會晤之不早。仲寫之不盡也。門下能無輾然而一笑乎。所徵書籍。可考僅什之一二。殘編齧翰。間出於焦爛之餘。他日當悉索以佐網羅。不敢愛也。老病迂誕。放言裁復。并傳示力田兄。供一捧腹。拙集亦俟摹印請教。馮楮延佇。跂予望之。謙益再拜。

清

###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獠。撞羚羊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

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兒子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搖擗。而發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胆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縣沙陂連界。行至沙陂。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解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聲。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搖擗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脾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

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士謠云。武陽閩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全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體。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康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輿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以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嘔。

## 與顏修來書

王士正

卽吉已久。日望臺旌北來。尋曩昔文酒之會。聊慰三年調饑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意。爲之惆悵。都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續西園清夜之游也。大集敍尙未脫稿。遲當奉寄。敝邑兩年奇旱。今歲麥秋已大無。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豐。都中食指日苦。不給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尙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爲少。而博學宏詞。止有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爲邗江友人題墨菊一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莫向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雒。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爲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愚山朝夕聚首。史館尙未開。似尙候監修先生耳。山史飄然還山。真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齋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叱致爲囑。臨

穎馳邇。藝圃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聖府有藏板。并顏氏家訓。各惠一二部。漪亭慕廬澹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帽一人改編修也。

### 與顏修來書

王士正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徒跣歸也。同人仰視哀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數君子夙昔樂數晨夕者。分襟以來。益悵悵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涂舟車屢事。得不勞頓否。知目前正營窳窳。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顛望。弟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尚須一芟削然後脫稿。不至久稽。詎老隨卽致之。渠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讀禮未敢通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詎老姓素硜硜。或近申作數行候謝之。兼索文字。弟好從臾之耳。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棄慕廬林澹亭宋牧菴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爲憾事。且年兄實首商此舉。詎可反遣而登他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廢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祇以集稿卽寄。曹實菴田漪亭刻貨先予五金。餘襄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峯董蒼水數君入都。慕此舉。皆有此意。而峨帽書言椒峯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愛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并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岩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 與顏修來書

王士正

自先生銜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弗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願恨不得其詳。徒深耿耿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臆。如共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彙成一書否。大刻拜教。蕪陋之詞。愧未能

闡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詔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諭眞仁人之言。中心藏之。但疏賤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儒。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使殿讀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卽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諸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錄一冊。蜀道小集一冊。附呈覽教。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眞贋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啓馳切。

## 致汪荅文書

王士正

二年契闊。方喜連牀。三日流連。忽驚判袂。接手訊備悉近狀。一再往復。泣下沾襟。嗟乎荅文。昔與同人翱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鄴陵讀禮。潁川引疾。南海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踰躑左遷。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檠。相見悲歡。宛如夢寐。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游雲散。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雖復百端集臆。萬感填膺。由今思之。亦人生之極樂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於茲。靈威丈人。實開斯語。比聞議裁去李官。深愜鹿麋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於七十二峯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承教刻汪王唱和詩。甚慰。而弟紀年詩全本。方在崑山。敵門人盛珍示許彙刻。兄當預作一序俟之。說鈴當卽刻成。索者頗夥。昨周櫟園以不見全書及畫苑不得荅文。筆墨爲憾。辟疆近況殊不佳。有字到。以明春往迎文。駕過雒城也。西樵尙在里中。周量入都且久。當有信到。以荅文無端去國爲念。頃訊潁川消息。今年秋尙在雪苑。擁伎豪飲。意氣如故。人言公馘死。公馘不死也。附筆一慰。臨風南望。泝切如何。

## 答潘次耕書

王錫闡

某頓首。次耕足下。別三十餘月。其間變故一何多也。喪偶之戚。與僕雖同。而失路之悲。在足下特甚矣。去年夏間。得酉歲臘杪手教。知道誼日深。旅邸無恙。喜甚慰甚。然私有所疑。不能緘口。不以復諸左右。發書之日。閏月望日也。而除夕雅吟。已在簡端。日月參錯。所未喻者一也。次耕嗜古好奇。壯游之後。慮必更進。三復來書。清新駢麗之音。勝縱橫博大之氣。衰所未喻者二也。執經石翁之門。可謂能自得師。玉峯史學。賴有傳人。竊爲兩君慶之。若夫子雲伯喈。不足當尊師之一笑。侯芭王粲。亦非賢者所自安。引喻及此。期至於此而已邪。或第求工於詞。而不暇問其人乎。所未喻者三也。繇世俗言之。三者曾未見其少失。然僕敢以世俗願次耕哉。學術之興喪。文獻之盛衰。屬望不過數人。更或委靡從俗。正復可惜耳。雖然。次耕目前所急。又不僅此。商羊旱魃。相繼爲妖。乃數十年未有之奇。都中禁言不祥。次耕無由悉曉。家鄉災變。想筆墨之暇。亦必時有所聞。高堂弱弟。豈無繫念。樂歲尙無擔石之儲。丁此大災。獲殮何由自給。是誠仁孝所宜拊心南望。不能一日安於賓館者也。不意返旆之期。至今未卜。吾思次耕必非戀彼樂國。而忘其親也。必有進說於左右者。以爲赤手南歸。母子同餓。不若姑留彼中。幸一際會。獲多金。壯行色。庶幾上充甘旨之費。下供纂述之資耳。愚竊度之。世俗多侈靡淫樂。以相尙。逢迎側媚。以相說。藏機匿影。以相伺。爪牙角毒。以相勝。而欲攬忠信之轡。推仁義之輪。以逐利於其間。其有不顛仆乎。或者又言入大官之庖。皆有饜飫之色。未聞久託侯門。多交冠蓋。而依然簞子者。吾又以爲不然。京都聲利之藪。輦金而往者雖多。環起攫取者亦復不少。以某耳目所接。數人於茲。是皆給捷便利。多伎善魅之徒。然而發不必中。搏不必得也。縱使次耕遠遊既深。世事磨礱。已矧方面就圓。然亦豈能遂與短狐較幻。猛虎爭食哉。吾恐客愈久。則困愈甚。墮志氣而荒學業。曠歲月而疏定省。實爲賢者不取也。邇來令弟儼居柳塘。距敵廬數里。而近時得走候尊慈起居。稔知窘窮愁苦之狀。都非意中所有。而倚門倚閭之情。迫切尤甚。萬

一憂患內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豫。數千里外何由知之。此伯約之遠志。太真之絕裾。所以負痛於無窮也。而況去就之義。大與古人相背者乎。僕媿稱知己。既不能使足下慎其出處。又復不能謀其困乏。今雖負疚引罪。無益於足下。惟望足下與白雲之感。返五湖之濱。慰庭幃之憂念而已。昔人三旬九食。簞食瓢飲。彼皆事親之人。未聞奔走四方。以求所謂養也。若以信志約親爲疑。愚則以爲此非先聖之傳言。不足惑也。何也。孟子之書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禮爲孝。有以承意爲孝。有以不貽父母以憂爲孝。而其大指不外於竭力守身之義。未嘗專以口腹之奉爲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於親者有分。而聖賢之責人也有方。果以信志約親爲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責其致之也。若然則緇其志。毀其行。污辱其身。竊取權勢以爲親榮。牲鼎牢禮以樂晨夕。斯孝之至乎。過矣。況乎窮通時也。得失命也。與其皇皇岐路。求無所得。而約其親。孰若閉戶息遊。授几捧杖。而約其親之無憾於心歟。且太夫人荼蘼清操。賢名素著。嗜義安貧。遠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於仰事之故。馳驅榮利之塗。以爲晚節累也。僕雖愚下。嘗蒙肝膈之知。故敢罄言無忌。惟高明垂擇焉。

###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王昶

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篇。惟舉要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卽屬以校讎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繁富。攷據精密。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略。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



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媿嬰。澳澀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媿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刪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豔妻煽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啓禎之交。意又在右。崔巍而詘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媿嬰。澳澀之習。千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與。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樛杙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蒯通於之於樂毅。嘗者。於以感激奮興。歛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經。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宗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刪節。又文信國黃冠。備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評。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仗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並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文章功績。自結於聖明。浩然孑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加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旣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誓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間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開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

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媿嬰澳澀。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 與曹來殷書

王昶

來書甚稱某詩奇雄。崛起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而天因以降罰。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己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尙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行年四十有六。生一女。尙乏子息。家無儋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既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喝。陷泥淖。厲怒湍。踰重岨。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恆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託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效前二者之爲。鈞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耶。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筑筑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

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嗜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自華。復以文學表著朝中。文章之柄。既幸有所宗主。儻緬倘悔禍蒞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慣夙譽。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己審之。

### 與喬念堂先生書

王懋竑

八月中。以一字奉候起居。不審已達記室否。解手背面。條踰三時。中心菀結。無日忘之。昌黎所謂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亦懸懸於吾者。真善道人意中語也。懋竑今春一病累月。幸獲痊可。而根本摧折。無從填補。遂更成怔忡眩暈之症。每觀書不及一時許。輒眩轉反復不能自定。起行室中。良久乃已。迨復據案展視。而前所得者。都已忘之矣。嘗觀古之君子。用力於學者。必有一段真精神。真骨力。其堅苦刻厲。有非人之所能堪。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今委靡頹敗如此。恐遂汨沒不復振拔。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以是爲恨。恨爾。他不足道也。數月來。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略有以窺其門庭徑路之所在。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人自苦墮落耳。自省十年以來。直在利欲膠漆盆中。顛倒過日。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以自文。思之可恥可愧。使得生數十年之前。及諸先生之門。激厲磨淬。當必不至敗壞若此。竊憫然自傷。其不幸而遺風猶存。微言未絕。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旅寓無他事。常自檢點此心。放逸決驟。都自把捉不住。昔人所云。如馭奔馬。如轉磐石。未有足以形容其難者。彌天罪孽。只自此中造之。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更何言哉。其直截痛快如此。竊嘗諷道之。有志焉而未逮也。館事向已辭絕。邇來忽變其說。再四強留。知己之誼。不無感激。然將毋情切不可復挽。遂決意北還。靈高以

書來云。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非所敢當。特以麋鹿之性。與山林相宜。朝市間決無安身處。強顏對人。終非本色。只得退避耳。明歲之計。竟無著落。此事浮沈。一切聽之。此中已無毫髮繫念。但日夕歸來。又未知如何措置。先生別有可以爲地者。略爲留意。其中曲折。家兄自能道之。不多及也。草草語無倫次。并亮不一。

## 與方靈皋書

王懋竑

別達以來。條踰十載。前者曾兩致書。亦不記作何語。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大概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頃者吾兄進秩開學。侍直內廷。開學者漢之御史大夫。唐之門下省。宋之參知政事。而侍直內廷。則漢之給事中。唐宋之翰林學士也。其位望爲不輕矣。古之君子。若漢汲長孺。蕭太傅。唐魏鄭公。狄梁公。宋文貞公。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其所遇之時。所居之職不同。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垂於史冊。百世而下。聞之者爲之感慕興起。吾兄之所以自待於諸君子何如也。則今日之謨謀啓沃。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其必有在矣。弟雖疏遠。竊願聞焉。聖天子在上。方將追蹤堯舜。掩迹成康。詔旨屢下。愷澤滂流。四海喁喁。想望太平。而吾兄以天下重望。任股肱心膂之寄。此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更革。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於太山磐石之安。則生平所學亦爲無用矣。其在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此皆迂闊熟爛之言。人人所共知者。而爲治之道。卒不出此。若舍此而別爲高奇之論。廣博之說。俱非所以輔翼盛德。贊勤邦治也。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必以自治爲本。秦漢而下。有儒者氣象。惟

諸葛武侯。其爲政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今之君子。有能使人勤攻有之闕者乎。有能使人事相違覆。至於十反者乎。欲人君之納諫。必自能納諫。欲人君之求賢。必自能求賢。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以自輔。而一有讒諂諛佞之人。介於其側。則自治已疎。而以格君定國。不亦難乎。此不當爲吾兄言。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不得不以此。朽耄癡愚。無所忌諱。切惟諒之。中朝諸公。弟多在從遊之末。近皆有字通問。而有不致盡者。抑願以此推言之也。方今延登故老。收召賢俊。凡所建明。已曠然其一變矣。而根本節目之大。尙未能別白言之。至於設施措置之際。亦有未盡符合。而拾遺補缺。裨贊朝廷者。未之或見。欲求宋之劉器之。陳瑩中。鄒志完諸公。蓋不可得。草茅不知內事。萬一其間。或有造浮言。飾邪說。以眩惑視聽者。葵藿野心。竊爲之私憂過計。而未敢以忘言也。易之夬卦。以五陽決一陰。而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其危如此。姤卦一陰始生。五陽皆不能以自立。君子小人勝負之幾。大概如此。昔人謂元祐諸君子。但知異己者之爲小人。而不知同己者未必皆君子。此亦千古之炯戒也。弟年齒亦暮。疾痛益侵。耳目昏聩。不與一事。欣逢盛世。自託故交。傾瀝言之。不覺累幅。望勿以示人。其有未當。願賜還答。天氣嚴寒。惟道體爲時自重。

## 復陸紫宸書

王源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自其愚。源憲昧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顧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而論謂文以至性爲骨。元氣爲輔。無至性。優人之啼笑。無元氣。土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爲文人。不以文人稱。不失爲君子。蓋無幾。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

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識陋。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辭。喪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敵。屣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爲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楊武陵之任事掣肘。不得成功。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爲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試天下之利害。既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較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之人。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不使根連蟠踞於朝廷。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誤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著爲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爲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謬。以爲高。是皆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視焉自負曰。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爲世道人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子先生。丁巳謁先生邗上。未他語。輒曰。有東南第一人。子願識乎。問之。顧景范也。時坐上客甚衆。一面別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知景范真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既與同里。稱莫逆。卽吾子可知。而豁達露胸臆。議論卓卓不羣。此真源所願交者。但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向慕。大作凜然有生氣。真所謂至性爲骨者。源亦當附一言。年譜末爲榮。源生平爲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爲己任。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托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鑿險於殷盤周誥。發皇於詩禮。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雄肆於賈誼。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唐宋韓

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吾子卽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

##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王曇

句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私語曰。王之形不彙。長頸而烏喙。難旣戡矣。不可與滿也。吾將行矣。扁舟已具。且適他國。而曰。吾愛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要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剟爲書致大夫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川潰澤。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功於此。不敢以享。子固善謀。必賢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畀於子。曰。微子不造吾國。亦微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巉桌而闕百仞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重裘。所以爲儀也。披貉以暑。亦無嫌矣。追險逐巖。降陸而食。不滿一孟。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璧。曰。臣負羈絏。從巡於天下。臣之臯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旣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無不利。其自冥於阱。曰。人實擠我。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體。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蔑成。余其遠乎。子思所以自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

哉。范子其奈王之無臣也。王且圖霸。王且圖霸。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蓋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 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王曇

昌國君圍莒。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遣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明幾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損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徼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力之不足於齊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於引貪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甲。則筋角旃裘狗馬充庭矣。狐涎數載。不敢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皋。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以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兩海。閱數千里。彌月一鬪也。又不然。亦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讎於齊也。謂燕卽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十二。必糜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而撼金城耳。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馳瓦解。淪胥以之。士傷於心。鬼哭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者。又況取萬乘之國。約四鄰之兵。而擅於己利。不分於人。強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中行。圍晉陽。吞并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



也。敗趙氏於長子。克燕君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卽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搏。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三敵韓。折二敵魏。五分四裂之。尙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卷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過亡耳。誘之以東帝。餌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過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求於取償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獨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足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不背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畫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旣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卽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輦轂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爲天下之招矣。必析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捍圍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於道。亂而討之。來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集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齊聞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皆廢。有後至者。見公

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小莛。即墨不過二萬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然君命之矣。不可反也。不數日而齊封之王。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 與吳尺鳧書

王豫

豫閒居翫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靳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在菰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榭。爲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俟齋萬季野諸公所爲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器。後世嘉其良。卽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訓。因與榭厓口論道之。榭厓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工畫遊江湖間。旣徧交今逢衣徒。今逢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榭厓聞誦其清芬。率茫然如墮雲霧。故以豫殷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此復來吳興。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榭厓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葛。以自賑給。旣好事者覺之。季滄葦令蘭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糲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徵君曰。吾爲令流。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蕪湖沈峴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門時。聞其骨尙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悒憤。徵君疏宗。故有家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爲我瘞峴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崑銅弟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酚爲事。緣手散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殯藏焉。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寞。若是。是亦足以載之傳末。增高助廣。而諸公所爲傳胥闕如。非榭厓口論不能悉。然榭厓道至此。輒蹴蹴然負結於意。縈源於暎。豫復異而尋厥根。口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歿。業歷載彌年。而柩殯無所。訖在淺

士。因相顧抑喟。時無季滄葦姚六康。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壹惠咳唾。而棼厓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豫雖爲心謀意籌。而貧又略與棼厓等。足下豪俠好義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杜季良不足況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千。乃足下儔。談餘語隙。倘亦及之。

### 上山東廉使朗甫陸公書

王元文

元文讀老泉與歐陽內翰書。其於歐陽范富余蔡諸人。固未之識也。而言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及乎范公西。富公北。余蔡皆分散。四出。則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又讀紫陽與王龜齡書。言國家所恃以爲重者。在乎人。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又言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哉。夫紫陽固聖人之徒。而老泉亦豪傑之士也。而其持論如此。然則士之爲學。其所以相慕相取。以砥礪其志行。磨礱其事業。奮發其文章。必非如雲萍之泛泛相值。而曰我師我友云爾。度其人足以相印而相合。又足以相助而相益。其得之則有以自壯。其失之則無以自成。而後其求之也誠。其事之也篤。然而稱此者。一代或不過十數人。同時或不過三四人。而又或隔以千里萬里之遙。卽幸而不隔以千里萬里之遙。而出處殊途。名位迥異。無作之合者。則雖近而亦渺不相接。且有作之合矣。而取其所棄。稱道之不得其實。則合仍如無合。况幽潛之士。沈伏草野。守貞抱璞。有無由而窺其底蘊者。故往往在同世而反不若異世之人。可以讀其書。見其心。而忻然如與之遇也。元文生長於黃家谿。後遷平望南之桑盤邨。今又遷梅堰西之廟頭。去閣下之居。不過數十里之間爾。而閣下久京邑。典機務。今持憲海岱。元文則浮沈鄉校。垂

二十餘年。近始貢成均。而跡猶滯鄉里。家貧甚。一甌之外。它無所藉。亦嘗逐時好。役役舉場中。顧其閒輒欲心追古人而從之。而於當世之士大夫。側聽於下風。求其志行事業文章。可爲師法者。於閣下不覺躍然也。元文於十五年前。見閣下詩三卷。以爲清蒼有骨。迥異綺靡之習。後有人傳閣下毀其雕板。流傳它所者。輒索而焚之。述之者以爲怪也。而元文於是歎閣下之所得深矣。又開閣下篤志經學。賓客叢集。攷論不劭。又聞有國朝古文之刻。其所收皆理學經濟之文。有裨實用者。元文尤亟欲索而讀之。而尙未之得。然於此已識閣下用心正大。實知所以爲學之要。其文辭之富。才幹之敏。聲績之著。皆其緒餘爾。夫士習之弊甚矣。其可爲悼歎者。今亦不欲盡言。就其中馴謹自好之流。不過俯首帖括。揣摩機調。而號爲古學者。掇拾館閣之唾餘。效漁洋他山之聲口。而彷彿其一二。已自有名於衆。其於天人性命之微。興亡理亂之原。制度典章之要。復以爲不切於時用。而迂之而棄之。夫迂之棄之。誠是也。及乎居官泄政。而行事無本。不足恃以爲重。至其甚而可爲悼歎者。又有不欲盡言者矣。於此不有鉅人長德數人者。化導於上。將何挽其敝而端其習。此元文於閣下所尤惓惓也。然竊有疑焉。未同而言。子路所譏。易卦六四。應初九者多吉。初六。應九四者多凶。豈非以上之求下。有虛衷之美。而下之求上。有干進之嫌哉。今元文於閣下。無相識之雅。而所言如此。不以爲諛。則以爲狂。然而輾轉思維。生旣同時。居又同邑。其志尙可以印合而自壯。其學問可以助益而自成。而閣下無以知元文。元文亦無以自通於閣下。懷小嫌而棄其大益。非所以自待與待閣下者。此所以誦老泉與紫陽。輒敢進其說於左右也。癸巳冬。巽齋錢大兄。以閣下命索元文詩。時錄古近體二卷。郵寄。想文早呈閱。皆十年前作。雖可見志。而規撫之迹。以未能已出爲憾。惟制義差堪自信。然此固不足道。甚欲治經史。而質頗鈍。體又多病。不能廣覽。當心氣稍定時。若見其意有深契於中者。今茲欲附漕船至東省。冀承閣下之教益。擴所未聞。得遂事賢之願。何幸如之。尊

處屬吏。惟計籌山爲舊好。故介渠以申達鄙意。昔曾南豐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元文非效鞏之自別。而所以欲親之意。則有類焉。干冒尊嚴。伏增惶恐。元文再拜。

### 復陳糞子丈書

王錫振

鄉中人來。獲惠書。悉起居。辱念肫然。感荷感荷。念自兩春衛郡。甫得一月親炙。別後思詠。未嘗或釋。丁戊之間。臥病鄉城。屢瀕於死。傳聞吾丈遠客汴中。亦抱殊恙。私謂餘生當永相望。不期儻從來歸。惠然存顧。以垂死之身。於牀蓐間。猶得一見長者顏色。亦深幸耳。屬乃就醫吳下。牀輿狼狽。牽率以行。曾未獲一告別。耿耿至今。到吳以來。將及兩載。吳醫庸陋。甚於越中。而又加貪。屢以屏羸重困之身。試其不聊僥倖之術。勃漉艸雜。針石紛綸。病夫坐是。乃益無窮痛戚。兩年之間。頽挫萬方。明知無益。而有不能不姑試焉。以求或效於萬一者。天下事大抵皆然。時時仰天自陳。願求速盡。迄不可得。鄰家孤子。數日不汗。遽爾天殤。翁姥哀號。早暮聞之。獨起歎羨。以爲仙蛻。秉質駑駘。猶疎方技。世傳靈素僞書。向不寓目。枕上不已。取而稍涉。乃復躁率。殊不見其緊要。只益迷悶。又輒屏去。前蒙示風毒之方。本欲試用。嗣以其中藥物多不易得。製鍊猶艱。遂巡再四。今春婦聲甯君自粵入都。枉道此間。攜來海濱醫人所遺風藥。中雜砒汞。施用一切。適與吾丈示方十同七八。用之乃竟大效。人之修短病愈。固壹惟天所命。獨未至其時。而人之所有事。幾若不能以自主者。從來豪傑有爲之士。所以致憾於庸庸委運之人者與。兩三月間。身之腫潰數十餘所。已瘵十七八矣。諸所患苦。祇除。惟脾胃猶復多痰。而兩足惡瘍重傷。又爲諸醫藥所毒害。所出血瘀。計以斗斛。筋絡拳曲。驟不得舒。比雖日漸有差。猶未卽能蹶起。

行立。不知繼此還可復常否耳。此間非可常居。只欲病已。遷延仍返京師。或歸於粵。彼雖廬畝蕩然。一二親知。猶任扶掖。且冀越醫。或勝吳中。餘疾皆能拔棄。未可知也。生世三十餘年。行能無狀。由來直倖免耳。獨念單門兩世。嗣續靡托。每一捫心。輒不甘死。平昔於世寡合。其中枵然匏落。卽令幸而材老。亦於世何所用。惟於所好書史文詞。數有述略。不見絕於先生長者。老學清修之士。用是亦時自奮。欲一雪於世俗耳。吾丈生平於人詎嘗輕可。及以歸休屏息之餘。猶復惓惓不材病棄之人。來書心悉語長。讀之感惻靡已。餘疾未捐。行止搖搖。身不遂已。舊卿或當復至。再親警欬。何祝如之。

## 答謝生書

方榮如

先公遂騎箕尾。八千里路。消息不相聞。走唁無時。有爲位而哭耳。辱命使銘其埋。嗚呼。何可當也。僕故未習爲銘章也。見今之爲銘章者。彌不習。見今之爲巨公貴人銘章者。則彌不習。雖微僕而已。起古之習爲銘章。如昌黎柳州廬陵臨川諸公。使見今之銘其巨公貴人之章。亦當以不習爲解。蓋古之應銘法者。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有一焉。則雖其人無五兩之綬。半通之銅。而有道而文者。不靳與之銘書之刻。一片峩峩。施於孫子。不必其巨公貴人也。而爲之銘者。亦不必巨公貴人。惟有道而文者是使。而今之應銘法者。亦有三。一曰家世。如所云四世五公一門七侯也。則書。一曰官階。如所云四時仕宦三台周歷也。則書。一曰恩賜。如所云金帶內遣玉案推食也。則書。行間茂密。舉體沓拖。如此而已矣。往者佛助魏書。名爲穢史。宋臣之表上魏書也。以謂終篇累卷。皆官爵州名。覽之生厭。不圖今誌墓者。乃復似之。不似之乃反以爲不當律令。不合時宜。嗚呼。世而無韓柳歐王也。世而有韓柳歐王。設不焚其筆研。惡言詈詞。有倍萬當日錢公輔者矣。且夫今世所云。

亦奚不應銘法之有。傳稱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祿之大者。非家世乎。周禮爵以馭其貴。非官階乎。予以馭其幸。非恩賜乎。若是則奚不應銘法之有。雖然。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者。而橫侈此三事以蓋之。是質橫而還其珠也。無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也。而空借此三事以榮之。是負千乘致寇至。而爲其先人發笑以自點也。此之謂不孝。而又將使見之者謂特官人以世耳。爵及惡德耳。恩及私暱耳。是自明揚主上之過。而公與私交病也。此之謂不忠。一舉而數不善備焉。然且曰律令曰時宜。嗚呼。其將胥天下之誌慕者。而爲後人作鎮石邪。僕非有道而文者。一斥不復。無頭銜以焜耀人望。而案前肘後。又率皆韓柳歐王輩遺下冊子。度不可卒變。世棄君平。未有以此事謁而來請。其有之。亦必先以荆公所云。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者。與之約三章焉。然後敢拜命之辱。請者遂巡罷去。今足下方成進士。爲時聞人。恐未肯顧僕息壤。爲先公作此冷淡生活也。先公行應銘法。於古今人所尙三事。蓋皆挾而有之。在下筆時。手一上下耳。世不乏巨公貴人。能赴足下顛蹶之請者。幸留意焉。某月日某再拜。

### 與孫以寧書

方苞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盡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己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義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 與徐貽孫書

方苞

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信然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己所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者。數十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衆歟。毋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卽吾子之果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創。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



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繼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輔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其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苟之一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侵尋玩喝。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

### 與謝雲墅書

方苞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悃。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於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

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古夫之固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於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壈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蘊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間。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 與某公書

方苞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舉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其不祥莫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溪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日奮不顧利害。排擊僉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聞。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

聽者。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 與翁止園書

方苞

僕晚得交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母亦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瀆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容。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忤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 與顏脩來書

田雯

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勝。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而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頓易初念。置之二等。仕路嶮巇。從此踉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卽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車轍所經。定有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爲弟懇懇囑託。弟於三月內。卽交代閩仙。雖爲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頗有關涉。非藉吾兄爲大護法。又誰職其責哉。撫軍係敵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鼎言。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固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望深思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用力一言。則受賜多多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鄙懷。桐江又信來否。錫鬯又駐石城。正促其捉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爲吾兄購一青衣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 致陸存齋書

毛鴻賓

存齋觀察賢弟大人閣下。三月中浣。接奉惠函。誦悉一是。仰蒙遙頒厚貺。具見垂注殷拳。感激之私。匪言可喻。就諗侍祺曼福。政猷懋集。口碑頌洽於南交。心簡恩濃於北陞。開藩陳臬。頌祝無量。側聞粵中自髮逆殲除後。土客之亂亦平。四境又安。大有欣欣望治之象。以視鄙人在任時。籌防籌剿。若恐不及。其勞逸難易之致。判若逕庭。人生福命之懸殊。豈不遠甚。不特度量之相越也。南韶一席。名實久不相符。近又盡改舊章。其苦累更可想見。高廉雖屬瘠區。而僻在南服。政務較簡。以大才處之。必有臥理之效。趨公之暇。窮研經史。肆力於詩文。用宏著作之才。而不致抱此事遂廢之憾。以視地當孔道。僕僕送迎。忙閒不同。雅俗亦異。則此番更調。未必非天之玉於成也。皖捻搆亂。已逾十稔。近分兩股。一竄陝西。一竄湖北。而皆去東境不遠。防堵之師。月糜帑金二十餘萬。而各處增修土堡。濬濠築牆。所費尤鉅。日來楚師不競。賊勢又張。不知何日始得了局也。兄伏處田園。

條經兩載。食指林立。生計蕭然。茲承惠愛。正如鄒子吹律。頓令寒谷皆溫。以此見大君子肝膽相照。情致纏綿。固非勢交者流所可比也。山居無事。日課兒輩讀書。籍以自收放心。差足爲知己告耳。手此布諭。卽請升安。諸惟荃照不宣。

## 上某公書

白夢鼎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龍江拜別。走江漢。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懃。上候左右。緣愚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億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誨。無刻不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眉鄉試回。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葑菲。存之夾袋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尙可邀遇有司。卽執鞭冀北。登堂稽首。一吐積素。不謂困頓至此。茫茫海宇。旣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侮辱。無甯訴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翺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輿動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卽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骨性猶存。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途。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茲時三十口。待命於窮窶之子。又母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館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竟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祗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幕。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嘗。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

仰憑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讀書。尙可鞭策末路耳。臨稟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

### 答朱茗生少司馬書

左宗棠

人才盛衰。由於運會。而拔取振作。則全在知人者用人者之權衡不爽。陰陽進退之機。所關不淺。而所以成其材。各適其用。盡其長。勿見其短者。亦在其中。是拔取振作。固寓造就人材之妙用也。守成之朝。自不能盡廢文法。別開興舉門徑。然沿襲既久。立一法。卽生一弊。見一弊。復立一救弊之法。以防之。展轉加增。日趨繁縟。於是君相之權。漸移入胥吏之手。而不覺。積久成爲運會。莫可挽回。尊論近日人材日少。較同治初年。遠不相若。不佞奉職邊方。誠不知其何如。然就今日而回溯同治初年。則固有可得而言者。同治初。所用之才。除曾文正胡文忠。曾經仕於京朝外。餘皆起於草莽。出身行間。游擢顯秩。寄以重柄。若以今時吏兵兩部之則例束之。則沈於下僚。老死不復挂名朝籍也。卽以弟與所部人才言之。除王貞介周開錫早逝外。惟楊石泉撫浙時。曾經入覲。劉果敏則由教官署巡撫。補京卿。未嘗入覲也。至武職由勇丁立功。保至提鎮。生爲名將。歿爲忠魂者。尤不可勝紀。謂才武不世出之人。未可援以爲例。固也。然安知進京引見者之可用。未引見者之不可用乎。近數年來。海宇漸平。風氣愈壞。保舉補缺之准駁。專以部費有無多寡爲斷。其無費者。往往藉故推延。甚或求免保舉。求緩補缺。爲省湊部費起見。良可憫也。如是而歎人才日乏。不亦宜乎。

### 與吳子儁太史書

左宗棠

前得手書。細字長篇。知日力猶能及百里。至以爲慰。蜀中之行。往返均與陶文毅舊游相合。月日亦符。甚爲快事。所論陶文毅與林文忠品概。均尚平允。兩公當日亦各相傾倒。一雄偉。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設使兩公遲死十年。則髮逆洋寇。有人了結。不至流毒天下如此之久也。弟嘗以爲言。而人莫信之。一二豎子。至昌言掙擊。吁其甚矣。世生一變。天輒以一人擬之。朝廷得其人。專委任而不令旁有牽掣。則亦無不了之事。惟人才接續之故。亦有天焉。陶桓公之後。僅一王愆期。武鄉侯之後。僅一姜伯約。此固非其意中之選。而究止如此。是人才之盛衰。在當時之用舍。亦關世運之隆替也。故曰天也。京師人才淵藪。閣下有所聞見。盍舉以相示。久處邊塞。願有所知。幸勿忘之。

### 上賀蔗農先生書

左宗棠

胡湘林至。見吾師手書碑字。真氣內含。和悅而靜。實兼東坡香光勝處。玩味不忍釋。見已鉤撫入石。泐工已竣。稍遲即可拓出寄呈也。洋事於屢次挫衄之餘。忽又失利。愁憤何可言。時事如此。而經武知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尙未覩其人。天下人材。自足供一時之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來。大小十數戰。彼族尙知出奇制勝。多方誤我。而我師不能致寇。每爲寇所致。南塘東伍之法。既未見諸戎間。江陵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公叔出人所爲感歎難已者也。近詔按失守諸將罪狀。軍法從事。諸公若能肅將天威。一新紀律。置將卒於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不死之機。此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臆子裏一轉者也。桑榆之效。其可圖乎。抑事勢之可慮者。虜以數十艘之衆。牽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勢既反。勞逸之勢頓異。揆度夷情。必將師伍背肆楚之謀。用匈奴困漢之計。魚蝦擾擾。長此安窮。益饒調兵。費勞何極。是不待攻城掠地。

而我先有坐困之勢矣。近來每遇警報。輒調鄰遠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習。未戰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餉以繁鉅而難措。豈計之得哉。且內地營制。基布星羅。皆所以壯聲威而潛銷反側。徵調既久。營伍空虛。乾隆嘉慶年間。卽以數省大兵。聚剿紅苗。旋有三省教匪之變。由今而論。隱憂雖尙未形。而前事實爲可鑒。若不及時熟籌通變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終無補。而患不勝防也。竊念彼族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富強之術。遠甲諸番。兵威屢挫之餘。尤足以啓戎心而張敵膽。誠欲勾當此事。匪但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並不能求歲月之效。故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當一省防剿之用。而後可以省兵節餉。爲固守持久之謀。其策如練漁屯。設彌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議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輓帳之利。更造礮船火船之式。火礮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敍功數者。實力行之。畫疆爲守。明定約束。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以之制敵。卽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卽以之爲戰。天下事其終可爲乎。山齋無事。每披往昔海防紀載。揆度今日情形。敢謂帷幄之籌。似無易此。而埋頭牖下。如墊甕中。軍中議論。未由聞問。伏乞吾師於見聞之餘。備以見示。

### 答胡潤之書

左宗棠

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手書。敬悉一切。少穆宮保愛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天下士粗識道理者。類知敬慕宮保。僕久墊狹鄉。頗厭聲聞。宮保固無從知僕。然自十數年來。聞諸師友所稱述。泉觀宮保與陶文毅往復書疏。與文毅私所紀載數事。僕則實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已後。行荷出關入關之役。僕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爾來公行蹤所至。而東南而西北。計程且數萬里。海波沙磧。旌節弓刀。客之能從公游。



者。知復幾人。烏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隨者。尙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來書謂宮保愛君心赤。憂國形。癯。鉅細一手。勤瘁備至。望僕有以分其勞。陳義至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僕之才之學。固未足以堪此。雖然。如僕本懷。豈不亟思稍出所長。以佐萬一者哉。歐陽公辭范文正記室之辟。有曰。古人所以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僕誠無似。然得府主如宮保者。從容陪侍。日觀其設施措置之迹。與夫莅官御事之心。當有深於昔之所聞所見者。縱不能有當於公之意。然其有益於僕。則決可知矣。尙何所疑。而待執事之敦促也。顧事固未能如我意者。孤姪年已十七。家嫂急欲爲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壻去冬書來。預訂讀書長沙之約。僕以小女故。未能恣然。且此子從學八年。資識尙正。冀有所就。以延文毅之澤。此坐羈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懷悵結。耿耿此心。云何能已。安順之治。開水利。興學校。劾貪污。治巨盜。旌節烈。結宿案。綱舉目張。民懷吏畏。論者服執事之才之勇。僕則謂執事誠心愛民之不可及也。樂園先生嘗云。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僕每服爲確論。今世守令如執事之明敏有執者。未必遂無其人。然細察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卽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爲。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卽索然矣。交執事有年。信安順之治之異於世俗所爲者。以此。願益勉之。頗聞揭參之舉。有議其不護鄉曲者。人心之不同如此。然充彼人之心。不過使執事不爲好官而已。而執事所以爲執事者自在。不直以此眞胸臆。中年時飽歷憂虞。微有所得。嘗集古人忍過事堪喜。憂多道轉親二語。書爲楹帖。每一靜對。輒復怡然。亦願執事常誦之。

與王子壽書

左宗棠

石逆此次上竄。有潤迪厚三君子持之。早知其不足爲害。惟城中殘喘得以稍延。恐旦夕未能卽下。逆賊仍有竄援江西之意。彼間自楚軍抵瑞之後。大局漸轉。聲息頻通。當可支也。如石逆真竄瑞郡。中丞擬移援鄂之旅。東赴瑞州。且俟其蹤跡稍定。再行區處。吾鄉以一省支五省之寇。境外皆賊。防不勝防。惟有度其緩急。捲甲趨之。所苦費餉繁鉅。實有難支耳。向提軍聞已卒於軍。此後金陵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浙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能。老兄前書。亦首舉之。不知何說。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卽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至於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由谿峒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祿位無損。卽譽望亦復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爲健將。卽韜略最優。熟習古今事理者。亦復云云。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衆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是尙有亂而未亂也。今乃併爲一談如此。然則是非之眞。終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已也。此公之不能爲將。在忌克而不愛惜人才。一語。弟深有以知之。故敢爲此論也。卽此一條。筆墨亦難盡寫。留作曝背時一談可耳。

## 與胡潤芝書

左宗棠

數年已來。所辦皆公家之務。所言皆公家之言。蓋慕之職。原以助官爲理。旣爲人役。自不得不殫精竭慮。爲之。唐之馬周。以徒步而致卿相。本朝之王文端、陳文恭、林文忠、皆以幕客起家。就中端人正士。本極不乏。無如利其食者多。其途近雜。則亦有指爲口實者。僕當咸豐二年。賊逼長沙之時。從前並未一聞時議。中秋後方挈幼累入山避寇。親知多從之游。甫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謂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而僕於林文忠公處。聞

公言。演之張石卿。黔之胡潤芝。黃惺齋。乃吾左右手。因詢石公所長。則固開爽敏幹。不易得見者。遂欲一往參焉。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予以數策。立見施行。自此留置幕中。長沙解圍兩月餘。石公奉權督湖廣之命。強僕赴鄂。是爲三年正月十二日。逮九月十三日。石公赴山左任。僕乃辭歸。自是匿居深山。誓不與聞時事。而簫門中丞三遣使幣入山。敦促再出。時逆賊披猖。已陷岳州而南。距長沙七十里耳。不得已勉爲一行。四年三月初八日入署。至九年臘月二十日出署。中間事變多端。皆公與滌公所聞見者。亦張略二公疏稿中所備具者。前後八年。猶堪覆按。此後世能忘我。固爲意外之幸。倘復納諸世網之中。真不知稅駕何所。無已。則舍帷幄而事戎軒。少伸草莽報國之誼。蓋數年襄畫軍事。卒未一履行間。上年寶慶之役。以將領進止。未能盡一。亟請於賂籛公。願疾馳軍前。一爲籌度。希庵回湘視師。亦力勸其行。中丞堅以左右無人。不令遠去。致使微願不遂。每以爲歎。今後如不能卑棲巖壑。卒爲外人物色及之。則請以數百人營官自處。披堅執銳。以從事焉。幸而濟。則殺賊之素志可償。不幸而敗。則免胄陷陳。就吾死所。其不敢妄希統領者。以軍旅之事。非可以未覲閱歷人嘗試之。營官隨大隊接仗。數十戰之後。歷練必多。部下人才。優劣亦審。方期漸有把握。否則貿然任重。顛蹶堪虞。不但誤國。兼以自誤。殊非所取。必不得已而出。則學戰爲宜。若從容坐嘯。乖其素願矣。

### 答毛寄雲中丞書

左宗棠

去歲道出襄陽。辱承垂注逾恆。銘感無既。西還後。適有襄辦軍務之命。晨夕簡練不皇。此師過章門。卽疊聞宣歛失守之耗。自此轉戰江皖之交。屢當劇寇。馳騎戎馬。箋候久疏。中間聞承新命。改畀雄藩。且喜近接光儀。得親教益。嗣籛門中丞書來。知復新拜撫湘之命。吾湘之習聞公名。及有事東征者。莫不同聲慶幸。咸以爲得

所庇賴也。頃從滌帥處得奉惠書。殷殷以籥公前事爲詢。具仰大君子虛懷求治之意。籥門先生之撫吾湘。前後十載。德政旣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遺愛之尤溥者。無如剔漕弊罷大錢兩事。其靖未形之亂。不動聲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謂明治體而識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財賦。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軍興以來。內固疆圉。外救鄰封。未嘗請大府之錢。未嘗乞鄰封之助。兵無飢噪之事。民無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擬。莫測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誠專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至於援鄂。援黔。援江。援粵。裹糧趨事。師出有功。未嘗自伐。以克復袁州。臨江兩郡。荷花翎之賜。以京察與頭品頂帶之加。皆欣躍承受。如叨異數。此又古大臣退讓盛節。功不自功。有非尋常所能做傲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於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雖以此爲媼相所不容。爲小人所共構。未敢以此幾微變其初度也。外間論者。每以籥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知籥公。卽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公今開府吾湘。滌潤兩師。均謂公才公望。將有遠邁籥公者。宗棠不敢爲雷同之論。但求公之志事。一如籥公。則吾儕小人得庇以安。而時局必大有所濟。其爲慶幸。甯有已耶。筠仙意城。均時至長沙。兩君均與公雅故。張弛所宜。及人才長短。如蒙下問。自當縷告。無俟鄙人之曉曉也。

## 答楊石泉書

左宗棠

治水一事。在畿甸尤急。弟自山西行入直隸。經過平定。井陘。孟縣。獲鹿。以達直隸。所歷諸州邑境。山谷之麓。積潦成冰。道旁又泥沙沒踝。行者顛躓於道。人畜皆困。憶十四年前。率師討捻。路途所經。光景迥異。當時只苦山石犖確而已。弟發行資數百金。交平定州。先鑿南天門一徑。此次度嶺。險道已成夷道。而所謂四天門者。仍

如故道。過王湖晤衛中丞。請其從事於此。中丞慨諾。卽籌發三萬金。次第修治。而以直境之工。謀之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弟由正定抵都。皆野潦縱橫。歲收欠稔。除請賑外。別無善策。李相因防海居天津。於西路昏墊情狀。難以兼顧。而廳汎以防守爲務。但知於鳩工集料中覓生計。俸三汎平安。例得獎敘而已。他何所知。弟來自田間。所部親軍。又皆農家者流。從事隴中關外屯墾。於修渠行水諸務。尤稔。故毅然引爲己任。涿州之役。均已告成。卽直隸十餘年爲之而無成。且羣疑爲不可治者。醴邸遣人往閱。始歎爲創見。地當驛道。冠蓋往來。有目共睹。不待弟軍自爲揄揚。而官民歡呼鼓掌。朝廷亦停賑貸之例。尤其彰明較著者矣。若不躬親其役。能乎否乎。朱子所云。居官無避事。亦無侵事。許魯齋言。大臣在君側。而爭聲光。此危道也。直隸河務。向非直隸總督專政。乾隆初。怡親王外。尙有朱文端。孫文定諸公。爲之幫辦。方恪敏雖任事最久。彼此相與有成。未嘗以侵事爲怨。弟援此奏請。恭醴兩邸。遙領其事。慈聖面諭。遵依。李相亦極以爲是。蓋事關畿甸。地多王莊。不得以尋常水利視之也。況爲此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李相得稍寬責備。亦云私幸。尙何疑忌之有乎。弟自入國門以來。每聞朋儕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以黨附爲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面陳勿予駁斥。以開言路。亦蒙鑒納。前之集矢合肥者。今又以弟爲衆射之的矣。至洋務公文。向來多取愼密。而各國每先多方窺探得之。反唇相稽。徒增話柄。弟入樞力陳其失。以爲不如重門洞開。絕去關防爲愈。誠以天下事。當以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廣。近如鴉片增加稅釐。奏諭通行各省海關。弟慮外間照常咨轉移行。必多譎脫。議刊行諭旨。原奏并發。以取捷速。亦俾外間知朝廷事在必行。齊心振作。冀可日起有功。而主者不察。并以非故事尼之。未幾。英使威妥瑪。乃以中報中照鈔原疏。還以告我。嗤其無益。弟據實覆之。伊乃噤不發聲。聞弟病假假旋。卽走問以致殷勤。然則過事關防。匪徒無益。亦可見也。平涼水別。冬前或可葺工。織呢不以鏡面爲定。至羊茸不如洋產之。

細。卻似非真。福克曾言泰西均以甯夏爲貴也。此事仍須從容考究。毅齋見俄事已定。故急謀滅竈。布魯特等種人。本可化弱爲強。能得好將領教練馬隊數枝。必勝南人耳。

### 與周夫人

左宗棠

初來滌江。卽嚴訂學規。諸生各給日記一本。令其將功課隨時紀清。日暮門鑰既下。卽查閱功課。實勤罰惰。必公必平。又取小學八則。訂爲規條。以詔學者。月之朔望。則會訂功課日記。爲之引掖而督勉之。有不率教者。則扑責而斥逐之。邇來人人奮勉。氣象一新。並不怨其苛苦。先儒云。制外所以養中。養中始能制外。吾旣以此訓諸生。而自己亦時時省察。不敢怠肆。頗有教學相長之樂。

### 與周夫人

左宗棠

蔗農師嘗戒吾氣質粗駁。失之矜傲。近來熟玩宋儒書。頗思力爲克治。然而習染旣深。消融不易。卽或稍有覺察。而隨覺隨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覺先儒涵養須用敬五字。真是對證之藥。現已痛自刻責。誓改前非。先從寡言養靜二條做起。實下工夫。強勉用力。或可望氣質之少有變化耳。

### 與景喬先生

左宗棠

英人犯浙。又掠吳淞。直抵江甯。而五口通商之和議成矣。時局如斯。彼謀國者之肉。甯足食乎。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吾旣不能蹈海而亡。則惟有買山而隱耳。已與弟婦謀將積年所省修脯。買東鄉柳家衝之田七

十畝。明歲卽移家居之。餽粥有恃。倘得長爲太平有道之民。兄酬弟唱。夫耕婦織。性命苟全。夢魂安穩。豈非天之所以福我乎。近來讀書稍多。始知從前之狂妄。蓋就其所自是者。亦僅足以傲當世庸耳俗目無足短長之人。其于古之狂狷。固未能望其項背也。力耕之暇。還讀我書。以勉其所未至。亦素志也。

### 與張玉夫

左宗棠

自移家來柳家衝署其門曰柳莊。每由安化歸。卽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講求者試行之。日游隴畝。自號湘上農人。因農爲人生第一要務。而古今頗少傳書。頗思有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書。惟擇易就而名美者爲之。絕無實學。可餉後人。弟近閱新書萬卷。賞心者數種已耳。學問之荒。人才之敝。可見一斑。

### 與張玉夫

左宗棠

比以古農法耕柳莊之田。甚有效驗。又種桑茶。植竹樹。以盡地利。而茶園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國課。足知地利之不可不盡。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弟于此事實有所得。問之旣洞其事。學之尤窮其理。以爲今之學者。正與今之農者。其弊相同。皆欲速也。皆見小也。自誤誤人。其敗壞天下士習民風。良非淺鮮。

### 與張玉夫

左宗棠

許行爲神農之言。自孟子距之。後儒遂絕口不談。魯齋以治生爲急。世或譏之。其實古人無不耕且讀者。伊生于畎畝。孔明躬耕南陽。寬衣博帶。仰食于人。以官爲家。臣飢欲死者。漢以後之學士大夫也。究竟治生何

害。治生自以務農爲先務。果欲爲隱居求志之處。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從乎。陶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曰。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與其叩門乞食。何若帶月荷鋤之爲樂乎。蓋治生爲吾儒之本分。謀利則商賈之賤行。此中義利界限甚明。孔子之訓樊須。孟子之責陳相。乃係就學人立志。先立其大者。遠者而言。並非謂士人不當躬稼也。而後儒講貫不明。遂至博極羣書。不知五穀甯奔走于風塵。而怠荒于稼穡。名爲學者。實等游民。嗚呼。此其弊也。豈獨迂闊無用。爲人所詬病也哉。近日所著。又得數篇。分門別類。纂輯成編。名曰樸存閣農書。大約數十篇耳。他日告成。擬卽以此函中之意見。演爲序論。未知吾兄以爲然否。

## 與李希庵

左宗棠

人才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勵而後成。需磨練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有可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稍有分寸也。中丞任我最專。故能驅使人各盡所長。卽如黃南坡。王璞山。裕時。卿。蕭。啓江。皆人所不滿者。究之所誤何事。人亦不得議之。廚丁作食。殺果都是此種。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窮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

## 與曾滌生

左宗棠

賊不北竄而南趨。與賊爲難者。獨有楚軍。其詭謀必將乘湘鄂之倉皇。而逞其毒。是制此賊。必取遠勢。而不能圖速效。蘇州旣失。爲公計者。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吳之計。庶將來山內山外。兩路進兵。可免旁趨歧出之



慮。否則賊勢蔓延事越。而賊巢踞金陵。大軍直指蘇台。如擊長蛇之腰。妨其首尾俱應。且吳中封疆大吏。或殉或逃。枝郡旁縣。多已淪覆。如越中有一軍。爲公宣布威德。則三吳人士。有所係屬。而輦轡之奉。尙有可屬。否則形勢中阻。不但餉源易斷。音耗難通。亦孤吳中士民望歲之心矣。公督兩江。江西乃其兼轄。此邦于軍事素無條理。先將江西兵事餉事。逐爲經畫。亦當務之急也。

### 與孝威

左宗棠

自金盆嶺誓師以來。與粵匪周旋數十戰。今乃蹙之海隅。肅清餘孽。可謂不負初志。其地名曰金盤堡。後先相映。亦一奇也。又恣緯家言。嘉湖作戰場。未刼在錢塘。嘉應州有錢塘墟。恰與末刼之語相應。天心厭亂。日月重光。從此可解甲歸耕。豈非幸事。久忝高位。殊深覆餗之憂。而汝復以恩廕。特賞郎曹。受恩愈重。報稱愈難。中夜以思。彌滋悚懼。

### 與諸子

左宗棠

先世貧苦癯瘁。惟積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國恩。祿入甚厚。豈能但顧其私。自應先就宗祠學塾爲之。試館改造。義學舉行。究需錢若干。尙須添置義莊。以贍族之鰥寡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給耳。帶兵多年。不私一錢。任封疆數年。所餘養廉銀。不過一萬數千兩。尙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則所餘不過數千已耳。現擬託李仲雲代爲撥兌。收到宜從速辦理。勿因循也。此係義舉。分所應爲之事。至沾溉子孫。則非我意。而外人尙謂我矯。或稱爲廉。均不知我心也。

## 與劉壽卿

左宗棠

馬化澐名雖受撫。而恃其富豪。恃其險固。陰與陝甘各回相通。以大局言之。金積堡爲陝甘必討之賊。失今不圖。後將噬臍無及。從前雷曹兩提督攻金積堡。因糧運不繼。後路被其截斷。遂至一敗不振。故欲攻金積堡。非甯夏固原。均有勁軍不可。而從東路進兵。非熟審路徑。屯積糧食。層層漸進不可。麾下自綏德鼓行而西。名爲勦花定之賊。實則注意于金積堡。俟偏近後。察其順逆。慎密圖之。此關一開。則威震全隴。迺可收全功也。

## 與孝威

左宗棠

今歲湖南水災至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並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士爲此。人以爲義可也。今養廉歲得二萬兩。區區之賑。爲德于鄉。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謹謝之。

## 與孝威

左宗棠

備荒穀。以見買之四百石。卽留爲族鄰備荒用。但宜擇經管理之。仁風團亦宜分給。以全義舉。此吾當寒士時。與爾母媿淡經營者也。

## 與劉毅齋

左宗棠

前接雷周稟十五日之事。當卽飛函奉致。并具牘行知總統老湘全軍。以定軍心。援賊紛至。周張引退。雷又

被圍。局勢極壞。尊處未赴峽口之援。自是向東南打賊。能將吳忠堡一帶。已撫未叛者安撫。已撫仍叛通賊者勦之。亦是一策。春冰將泮。轉瞬桃汛。下橋永甯洞。是否準備。至爲懸繫。愚見前敵各營。漸漸收回吳忠堡。而嚴扼下橋永甯洞。紮黃河邊。以通運道。賊旣巢堅糧足。難以遽滅。則逼紮亦屬無益。不如先圖自固爲是。擇吳忠堡地勢高處紮營。嚴扼永甯洞。司其宣瀉。則我能制賊。賊不能困我。又可藉通甯夏糧道。似於局勢爲宜。如實不能支。不能不作退軍之計。則須通盤籌畫。分先後。分去留。不可一併行動。靈州旣克。不可拋棄。永甯洞是下游津要。必宜扼紮。甯夏爲重鎮。又官軍運道所經。必須力顧。此數處均應留兵。愚意金軍宜過河以助金張。就甯夏平羅之糧。而通靈州下橋運道。靈州宜派馬步七八營。下橋宜派撥一兩營。其主退者。宜先審各路有糧地方。以爲趨向。綏德鎮靖瓦窰一帶。相去千數百里。途無可因之糧。恐難必達。查由靈州至環縣。由環縣抵慶陽一路。由金積堡打漢伯堡。出惠安堡。韋州。下馬關。而至預望城。共二百六十里。由預望城西北。去半角城百三十里。去王家團莊一百里。皆有官兵駐紮。一徑可通平涼府。或從預望城南下二百餘里。亦可由瓦亭抵平涼。此亦一路。慶陽平涼。皆有糧食可取。惟須裹半月之糧。可期必達。此爲退軍出險之策。兩者請與傑軒兄分任之。一去一留。於局勢方穩。總要將軍中公私所存糧食。通籌合計。以定主見。免致臨時周章。壽公忠櫬仍暫停靈州爲妥。

### 與李少荃

左宗棠

回之錯處中土。自古而然。徒戎尙難。何況議勦。欲比花門種類而盡之。無論勢有不能。亦理有不可。入關之始。卽奏分別勦撫。蓋不得已也。竭誠力行。已逾三載。至今歲春夏。乃見微效。安插平涼者。尙祇數千。惟獲訊金

積狄河回首。亦知平涼安撫之局。實出至誠。陝西各回酋。始無詞脅迫諸回。馬化澁亦不能挾蹙回以爲重。然如馬化澁父子。則實無撫理。而又不可深閉固拒。以絕甘回求撫之心。此誠難而又難也。

## 與諸子

左宗棠

金積堡鎖圍久合。馬化澁隻身就擒。若論敷衍了事。亦可結局。然此賊謀逆已久。蓄機甚深。此時若稍鬆手。將來仍是西北隱患。且戎狄之患。最難收拾。本朝都燕。以九邊爲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莖。重爲異日之憂。不比陝回由積畔私鬥起事。尙可網開一面也。度隴以來。先注意於此。雖回事之牽掣。異己之阻撓。朝廷之訓飭。皆所不敢屈。幸如此了結。寸心乃安。若論其事之難。則趙元昊始終爲宋患。河套爲明患。聖祖之征準部。撫定蒙古而衆建之。一時名臣名將所綢繆。其計畫亦無以踰此也。自吾移督陝甘。有代爲憂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遲以無功者。吾概不介意。天下事總要人幹。國家不可無陝甘。陝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年任兼圻。豈可避難就易哉。

## 得王孝鳳

左宗棠

金積事了。關隴之幸。抑不僅關隴之幸。其乾淨熨貼。較之東南諸役。尙似信心。馬耀邦卽小游擊。狡猾凶頑。爲諸逆魁。已同時極刑處死。此案爲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勦辦新教以後第三案。馬化澁父子兄弟。凶狡異于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其勢燄熾于石峯堡百倍。若不及時撲滅。禍患何可勝言。擬摩石空同。以志歲月。尙未遑也。南路岷州叛卒。一律收輯。誅斬首惡數人。而分撥其徒黨數千於各營中。事亦大定。甘肅逋逃淵藪。

一清論者不料其了結之速。動以危詞歸咎于周受三。朝廷屢以詰責。不得不據實上陳。以明國是而釋羣疑。外臣任事之難如此。昔盧九台有云。不肖十分精神。以七分料理世故。三分辦賊。若得分其半用之。討賊於事亦濟。念之慨然。

## 與總理衙門

左宗棠

俄人既稱代爲收復伊犁。一時似難遽起畔端。榮侯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有所藉口。以啓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最稱強大。其國境東西廣于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于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其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泰西各國大略相同。火器亦復相似。見在隴右兵事方殷。固難舍近圖遠。卽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未可橫挑肇畔。蓋彼己之勢均。而我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了。卽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諧。彼方思逞。則宜收斂固蓄。以收節短勢險之效。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于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強。詎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于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

## 與寬勛同

左宗棠

論關隴治法。必以禁斷鴉片爲第一要義。欲禁斷鴉片。必先令州縣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種

罌粟欲禁種罌粟必先思一種可奪其利之物。然後民知種罌粟之無甚利。而後貪心可漸塞也。吾現勸民種棉。前過山丹撫彝東樂各處。正值棉熟之時。每停車。父老聚觀。傳令近前。與談一切。皆知棉利與罌粟相埒。且或過之一畝之收。佳者多至二十餘斤。每斤千文。其費工力。翻省于罌粟。剷果刮漿也。

## 與譚文卿

左宗棠

湖茶之銷售回番蒙古。大約元以前卽如此。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馬。其意蓋欲以致番馬耳。國朝用北馬。得察哈爾地爲牧場。馬大蕃息。北馬矯健。易于調馴。雖形狀毛片。不如西產之偉。而戰陣可恃。能轉旋於路徑曲隘之處。其筋骨健於西馬。朝廷以西馬意態狀兒可觀。宜於進御立仗。故例有選充天廡之舉。至戰陣所尙。則非北口所產不宜。西馬既不見重於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總督銜繫茶馬。乃專意權茶。以佐軍儲之急。而實則茶務一事。并無解入。百數十年。任其廢弛。弟以老農。出預世事。屬有兼管茶馬之責。故欲一爲檢校。茶務奏事于試辦之始。不敢爲過盡之論。實則以後潤色。此稿大略已具矣。來書所稱茶以包計。似係湖茶之下者。三十前。館小淹陶文毅公里夷。卽山陝茶商聚積之所。當時曾留心考究。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小淹前後百餘里。所產爲佳。亦最多。商之挾資來者。多購求磚茶。上品中品。最下則捲包客售。其價之最賤者。不及磚茶十之一。安化後鄉老小。屆時打草充茶。踩成上篋。其中雜真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所謂草者。柳葉茅栗之屬。且并刈凡草入之。縣志有云。甯采安化草。不買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尙不如安化草之易售。上冬所庫存陳茶一封。試看果皆草也。山陝商販不能辦真茶。卽高價所采。亦多是粗葉。亦攙有雜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卽稱上品。至新芽初出。如穀雨前摘者。卽小淹亦難得。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近時海口暢銷紅茶。

紅茶不能撓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條索。其價亦實較行銷西北之茶。貴可數倍。此次湖茶之圖暢銷西北。蓋以頭茶二茶。新嫩陽芽。均售海口。而三茶及翦園茶。無可銷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獲利也。除安化茶不計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勝紀。如果黑茶銷路通暢。卽頭二番新茶。亦必有改作黑茶者。卽安化見作紅茶出售者。亦將漸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絕。茶利亦一日不絕。中土之利也。陝西銷茶之多。非盡銷之陝境。蓋浸入甘境。出口者實多。本地所銷之茶。不過香片珠蘭等等名色。未做成封者。乃私茶也。其價每斤貴至數錢。分上中下三等完厘。以成本計之。蓋較包茶磚茶爲輕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則無所分別。只能按引抽厘。照正雜課計之。每引已暗減數錢。又奏減湖南北厘銀十成之八。本尙不重耳。總之此事試辦伊始。全在相時裁度。斟酌出之。乃可規久遠而少流弊。汴生中丞新廉訪。於此中情形。自難深悉。秦中故商。雖有解此者。然與箇中人講論。又似其狐貉謀其皮。必不肯自陳其底裏也。

### 與張朗齋

左宗棠

哈密旣苦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然非麾下深明治體。亦不能辦理妥洽。從前諸軍。亦何嘗不說屯田。然究何嘗得屯田之利。亦何嘗知屯田辦法。一意籌辦軍食。何從顧及百姓。不知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爲不竭之源。否則兵欲興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興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濟。聞哈密地方沃衍。五穀皆宜。節候與內地不異。惟纏頭被白逆裹去者多。有地無人。耕種舉行之初。須察纏頭見存若干。其力可耕墾。無籽種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穫。收有餘糧。官照時價給買。以充軍食。其必須給賑糧者。亦酌量發給粗糧。俾免飢餓。壯丁能耕。每人每日食糧一斤。老者弱者。每名每日五兩。聊

以度命而已。其種籽必須臨時發給。庶免作賑糧食去。又不下種也。雖云纏頭多被裹去。然必有不願去者。以及未曾裹去者。亦必有被裹逃回者。若民屯辦理得法。則墾地較多。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食用外。餘糧可給價收買。何愁軍食無出。官軍能就近采買。省轉運之費不少。此時由官給賑糧食。種籽牛力。秋後照價買糧。在纏頭既得延殘喘。且有利可圖。何事不辦。惟需用廉幹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絲毫擾累。勿於銀糧出納。稍有沾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易舉。此民屯要策也。營中兵勇辦屯田。要好營官哨長。多方激厲勸督。乃可圖功。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旂幟。分別勸惰。每哨雇本地民人一二名當夫。給以夫價。以便詢訪土宜物性。籽種須就近采買。或用糧穀換。牛力如不能多得。騾驢亦可用。如騾驢不可得。即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日可數畝。最要是照糧給價。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圖。自然盡力耕種。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如此。則各營勇丁吃官糧做私糧。於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轉運費。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閒。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

## 與曾沅浦

左宗棠

徂西以來。所處殆非人境。相知者每憂其不逮。而幸災者頗不免伺揣之詞。內交既寡。同心。疆圻共存意見。不肖以病軀苦力。支撐其間。尚有今日。已爲意外之幸。朝命又以督辦新疆軍務責之。自維受恩忝竊至此。卽亦不敢規避。秋九應與疾西征。不容少緩。命不猶人。例遭磨折。兄其謂我何也。昭代偉人。請卽移贈可乎。俄人游歷至此。論者頗謂意在覘國。屬張吾軍示之。弟意隴禍十餘年。無可掩覆。老醜裝作少艾。徒取姍笑。不可示瑕。亦難見好。遂召居節署。坦懷示之。欲繪地形。則令人作鄉導。欲觀軍容。則令人布拙式。欲談製作。則令人入局。



審臆而請益焉。暇則與之暢論時勢。彼人似尚謂然。或不致被其識破耳。來示循例稱晚。正有故事可援。文正得協揆時。弟與書言。依例應晚。惟念我生只後公一年。似未爲晚。請仍從弟呼爲是。文正覆函云。會記有戲文一齣。恕汝無罪。兄亦循例。盍亦循此乎。一笑。

### 與劉克庵

左宗棠

三四兩兒抵蘭。諸承垂注。感何可言。舍下虧欠積項。或係二兒前此修造住屋所致。因弟責其不稟命而行。妄費多金。於是兒輩不敢復以還債爲請。又值連年眷口傷殘。喪葬一切。耗費過多。不但無可彌補。復添債負。遂致難于結束。未可知也。承示寬爲寄付。極承厚誼。但恐無底之橐。年復一年。他時投老還鄉。一貧如故。只得身後蕭條四字耳。

### 與吳桐雲

左宗棠

隴餉自奉恩諭後。弟卽有緩借洋款之疏。而威妥瑪不知也。乃有禁阻伊國出借之說。人言漢奸所使。可哂可惡。而皆在區區意度之中。夫用兵而至借餉。借餉而議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競也。其無恥也。臣之罪也。東人于應協隴餉。付之不理。并西人商借之餉。而亦慳之。且多方誤之。是誠何心哉。今年各省關應協之款。能解至八成以上。弟可不借洋款。明年如各省關仍置之不理。則非借洋款。計無所出。但不向英商借耳。

### 復梁節堪編修書

朱一新

前月十一日。接惠緘。卽欲作復。而舊恙復作。仍是患溼。懨懨思臥。百事不願理。蓋脾家之受困久矣。病勢較往年爲輕。近月乃得全愈。尙未知六七月間何如。賤體年來頗似黃河。日日宣防修築。而歲歲應候而決。必待秋汎後。始慶安瀾。其不爲鄭州之大潰者幸耳。端節前兩日。續得來函。驚稔文郎之變。爲之氣咽。客中漂泊。乃并是區區者奪之。天胡此醉。然今日之天。每惡人之崛強。多方挫折。宜其有此。獨患憂能傷人耳。吾輩凡百不足擾方寸。獨骨肉之際。每難爲懷。至無可如何時。祇可以慧劍斬之。君尙在盛年。幸毋以此介意。于氏碑簡肅深至。義例極嚴。文筆極雅。君於此事治之甚勤。足以信今傳後。他日當以先曾祖家傳相託。以冀附名集中。先曾祖尙有數事可紀也。崇義祠碑早拓得二十分。欲以奉寄。前發書時。偶忘之。今并附上。君乃言及搨資。當罰金谷酒數。

## 復袁爽秋同年書

朱一新

秋間接誦惠函。冗嬾久未報。忽忽遂將更歲。執事洩任鳩江。美政溢於人口。足爲吾道光。惜遠阻郵籤。僅從報章中略窺管豹耳。外官不易爲。近事尤多牽掣。以大才處之。自必游刃有餘。理財之道。劃清界限。不以身爲怨府。足見操縱得宜。至於吏治民風。非旦夕可以收效。但能持之以恆。潛移默化。自當日起有功。若欲大聲以色。進退人才。談何容易。中國果能破除情面。何至爲外人所輕耶。沿江上下。會匪潛蹤。外夷一有蠢動。此輩皆將乘之而起。東南民力已竭。民氣復囂。若使互有紛紜。未知何策以善其後。天下之大。患在財匱。而尤莫患於才匱。財之息耗。已半操權於外夷。若才之盛衰。非外夷所得操其柄也。不惟不作養之。拔擢之。乃不啻助外夷以腴削之。傑出之才。旣已不可多得。而庸庸萬輩。盡使之銷磨於逢迎奔走。苞苴竿牘之中。惟利是視。人有苟

心。至於人有苟心。則其效可睹矣。而况外人之覬國者。久耽枕環視於臥榻之側哉。敝居在萬山之中。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雖非世外桃源。亦足自適其適。足下倘能從我遊乎。指彼白雲。以爲息壤。

### 復樓芸皋大令書

朱一新

獻歲。接誦手書。備悉近况。嗣於申報中得委署之信。未審以何日赴任。署中諸人。有得力者否。新於去秋。曾肅一緘。附家嚴壽文。後呈祝嘏詞二闕。折揚皇萎。曾污尊聽否。聞萬安離任時。民情之愛戴。紳士之攀留。足爲吾黨生色。自新觀之。在他人以爲意外之榮。在閣下則直爲意中之事。閣下豁達性成。疏節闊目。雖嫉俗如讎。而性情肫摯。同輩中殆罕其匹。古未有天資刻薄。而可爲循吏傳中人者。則以閣下之所長。擴而充之。方將爲路福星。爲蒼生霖雨。卽屈其才而爲牛刀之一割。其舉動亦必超出俗吏萬萬者。萬安不過其見端耳。烏足爲閣下榮。雖然。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如脂如韋。吾輩固無此媚骨。若開罪上官。遇事掣肘。又非屈己愛民者所敢出也。夫疏節闊目。以之臨下則可以。以之事上則不可以。臨下之待百姓者。推以待家丁。尤不可。閣下處事敏決。而馭下或失之優容。此輩狡猾性成。感恩圖報者。百無一二。安分守己者。十無一二。其呼朋引類。作奸犯科。以主人之身家。博一己之囊橐。則比比而是。貪懦者或爲所播弄。或爲所挾持。無足深責。閣下處脂膏不潤。固無慮肆其挾持。燭奸宄如神。更何所用其播弄。誠慮用情過厚。或示包荒。則恃寵營私。何知顧忌。必將有受其弊者。然言之不當。不過爲無病而呻。使額爛頭焦。而始進曲突徙薪之說。則已晚矣。冒昧直陳。特惠子之知我也。新自九月杪。假裝北上。匝月抵滬。小住旬餘。懲輪船風浪之險。改而從陸。以冬至前三日至清江。馬足車塵。又飽嘗十年前風味。途中訪金焦。登泰岱。遊覽之勝。頗足自豪。草草勞人。獨此差堪相傲耳。臘八日安抵都

門。暫居郡邸。官多於鯽。身拙如鳩。索米長安。居大不易。願故人之有以教我也。側聆新政。時惠德音。

## 復龔菊田刺史書

朱一新

秋間兩奉瑤函。久稽裁答。頃復接龍州營次書。知已安抵軍前。想王事賢勞。馳驅執掌。雅遂請纓之願。兼資借箸之籌。碩畫鴻規。足爲管城生色矣。北甯爲粵邊屏障。進可以搗河內。退可以固諒山。自昔有事交州者。必爭之地。如豫籌一軍。進扼三歧江。與山西犄角。則法船不敢上駛。劉軍尙可自存。堅壁以待岑軍。斯爲萬全之策。乃優柔寡斷。以致沿江要隘。均爲敵據。聞劉軍苦戰兼旬。法弁陣亡至三十人。卒以無援而敗。山西旣失。北甯勢孤。不識黃提軍能否堅守。此地如有差池。則進攻道阻。滇粵兩軍。聲息中斷。我師所保者。僅太原宣光諒山興化礮礮之地。全越形勢。在其掌握。欲求畫江互市。豈可得哉。鄙人見築室道謀。戰守卒無定局。發憤作封事一通。上之。約三千言。前陳敵勢。凡七條。後陳戰事。凡五條。明知杜牧罪言。無關至計。第自盡其靖獻之心而已。嗣是聚訟。遲回者月餘。始定戰議。而法師已膺聚山西矣。目下情形。除固守北甯。聯絡滇軍外。恐別無善策。倘粵東能出一軍。由欽州進駐廣安。以迫海陽。聲勢似當益壯。惟在握軍符者。和衷共濟。激勵將士。拊循義民。慎固吾疆。固耳。私心過計。尊意謂爲何如。

## 報周青士書

朱彝尊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亦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恆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

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澗洸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尙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爲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泝澗洸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脩之入。聊分銖兩。爲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

### 與李武曾論文書

朱彝尊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及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詞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蓋切劘者寡。則忘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憬然

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尙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僖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甯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否耶。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 報汪茗文戶部書

朱彝尊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灑灑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

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泣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贈於方。書遺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閣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尙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閔官世例得書。願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朱彝尊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眞之儒林。其意以經術爲麤。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

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 與族人書

朱 軾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而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遊泮。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子。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寧。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一爲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釀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而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歛歛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與。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愧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歛歛歎息。卒無濟於其人之飢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



學田所資纔百金。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飢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飢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恤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顧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動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 答王子壽比部書

朱琦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恕。若是。旣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擢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得施也。況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謗也。至於不予我名。而又我謗。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謗者一二。吾猶爲之。謗者千萬。雖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謗。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真所謂愚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功成。

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謹裝成軸。並如來教書。閱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 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朱仕琇

仕琇於辛未歲修稟一封。想已達。出吏後聞世兄南還。謂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條且附言請安。及夫自京師還。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琇疏俛不任世務。蓋久爲大賢所知。徒崇罪愆。豈能有所獲益乎。加運氣益蹇。受事之後。辦災築隄捕蝗。事變遞生。困頓滋甚。雖欲自拔。明出處之義。以審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爲覩顏昧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旣益佻。而吏以武健相尙。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惟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徒傷惋歎。悼於命實爲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慕爲循吏。徒益謗聲。究於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琇闕冗。嵬瑣。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於後。太史公曰。使著書幸傳以償前辱。雖萬被戮。豈有悔乎。仕琇雖困躓。猶幸待定命之有所歸。使得釋然自拔。失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之知。蓋有在也。然其繆戾不立。以辱門牆亦已甚矣。言之祇益慚愧。惟念夫子仁仕琇於無己之心。必能哀其志。是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慕空切。伏願養志頤神。俾門下士永有所倚賴。仕琇臨稟不勝眷戀之至。

### 答魯絜非書

朱仕琇

絮非足下。足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爲文之意。以馳於是道。柳子所謂方爲蒲稍駛驥者。何可當也。願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伐木之詩。慨然思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探及鄙人。禮恭言重。當之惶恐。仕琇早孤。無師友。所讀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雜以憂患疾病。考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馳逐。則一二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採於少年之近似。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來者。恐終將廢然以反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質諸己所有者。不能無異。願欲與爲同。乃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爲恨。今足下挾盛意以來。值仕琇耗盡荒落之餘。誠虛其來之意。願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琇者。而仕琇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琇之殷然於足下者。殆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願足下之知之也。寄詩佳極。乃有文選風致。所示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冗裁答稽遲。幸勿爲罪。

## 與林穆菴書

朱仕琇

東闈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肝膈腎腸。彼此瀉注一盡哉。回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宜。費約千金。臘底喪其家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眞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趙生俊爽。魏生溫潤。若楮生爲人。稱其爲文。篤摯恬靜。眞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和詔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况下此者乎。故蘇噓墟稿。培植俊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眞仁人君子之

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怠毋荒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僮僕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爍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虧。何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數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嚴君平沈冥。尤宜侘傺蕩墨。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概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遂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衆。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間人傳。如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眉軒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績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賢。有負日月。因己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磊磊自將。年齒尚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術又不雜不污。薰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濕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憂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

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闈中。丐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敵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 答李礪玉書

朱仕琇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樁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嫗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目。然爲有以自置。自置者。世虛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由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瀆陳也。仕琇不善吏。擬於明歲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迺。

### 答王光祿西莊書

朱仕琇

竊仕琇閩中之鄙人也。少未聞道。老益衰墮。貪食息苟。歲月於田野。不謂大人先生儼然推之翰墨之林。惠然收諸教誨之末。手書千里。示以讀書作文之法。誠仁人君子哀閔衰陋。有加無已之盛心也。詩曰。錫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今閣下嘉惠仕琇。所以錫且益之者。不旣厚且多乎。熟復大集。穿穴經史。剖別精核。其記序銘誌歌詩。法度不失。而風趣尤勝。欽服何似。承詢以仕琇所處。拘墟之見。豈敢上陳。要亦循古人所云。力體之時。憂其不足耳。古人所云多矣。體之無不驗者。而大旨則韓子所謂無人之見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嘗遺耳目爵賞非譽以求之。及其至也。皆與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伯牙學琴。成連棲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無人之處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爲學之要耶。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蘇子由曰。文者氣之所役。太史公曰。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韓子曰。君子慎其實。柳子曰。文以行爲本。斯其爲文之要耶。誠知二者之爲要。而力體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聖人。不具論。其有言立於此。而後事自應。世世可稱者。若遲任。史佚。臧文仲。子產。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雜術。孫武之論兵。靈素之醫經。皆非有所專主也。然百世莫能外焉。至眉山蘇氏。於仁廟時。爲興作之言。神宗時。則進休養之說。皆隨時爲之辭。而學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純信。他若劉歆。陳元。賈逵。古學見排。桓譚。鄭興。非讖爲罪。韓愈。以諱辨史冊垂譏。歐陽修。韓琦。持濮議。貽誚學者。是非之難定也。如此。則所云切於時者。亦豈易言也哉。仕琇辱閣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竊見近時人。不說學。士多疏陋。故豪傑之士。率以博覽自喜。夫經言精奧。史籍紛繁。加人自爲之書。與世而增。雖有上智。豈能徧理。至傳聞互。文義點竄。先後相積。疑竇牛毛。但當存而不論。豈能窮其自出。古人於事訛誤。未有折衷者。但云當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誠有味也。夫子曰。我知

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此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近世士多奮其私智。以評古籍。鑿空立說。微引繁富。足佐其謬。其弊始末之一二名人自喜之過。後遂益甚。嘗怪孔氏刪詩書。古有是言。自司馬遷以來無異辭。而近世有云。詩無刪者。風雅頌之名見於周官左氏卜商之傳。而云詩有南無風。司馬遷韓愈柳宗元李翱皆稱左氏文采。法其所爲。而或以爲衰世之文。漢初春秋學官專主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繼何氏作注。韓子與書欽歎之。而或直詆爲邪說。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自集一時屬官所爲。非苟作者。而或以爲章懷少年讀書不多。故多遺誤。又因嘉祐集目無辨姦論。遂直指張文定墓志及東坡謝書子由志文定之文皆爲僞作。其悍而自遂。無所顧藉如此。豈古人謹厚之義耶。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孤陋固不足以盡道。然苟況載孔子論士之言曰。不務多知。務審其所知。則所以主乎聞見者。必有道矣。古人治經。非專門名家教授者。皆取大義通。不爲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賈生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故遷稱李斯知六藝之歸。固謂向父子揚雄爲湛深經術。謂優於其義也。至於物名器械之詳。則季漢通儒徐偉長之流。亦知鄙之矣。學者幸不爲君子所鄙。又安畏俗之譏耶。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於古人者。調劑心氣。誠一以出之。齋莊以持之。優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識其職。而不亂澹然各止其所。而不過。則雖尋常問訊起居之辭。而人寶之如金玉。襲之如蘭芷。聽之如笙瑟。味之如醪醴。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則以其心氣之清和惻怛。感人於微。而人樂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貴者人貴之。自愛者人愛之。傳曰芝蘭生於空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斯所爲自著者也。後之作者。誇嚴自喜。動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爲皆依傍緣飾。以動於世。二者豈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於內足之餘。其言信也。後之人未必然也。而馳騫心氣以逐於外。色取聲附。以事觀聽。中枵源醜。美先盡矣。又何以永學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



於近世學與文之弊。妄獻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謹再拜。

### 答鄧副使悔菴書

朱仕琇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琇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竊仕琇壘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績無書。罪愆日積。未省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寵恃知。屢蹈狂悖。賴執事憐念。不督過之。周旋數年。綢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垢辱。蓋執事篤故舊。恤其不及。發興枯痿。而慰其衰。以自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夙昔之歡者。遂得厚蒙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爲畏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爲禱。屢欲修啓。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間。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爵秩書一帙。乃悉檠戟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尙祈執事鑒宥。臨啓無任惶恐。

### 寄謝副使石林札

全祖望

去冬殘臘。得邸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洵洵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荆婦輩俱爲之廢食。奴子相聚。累晷。然愚則以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卽謂雙手之障。力足辦之。而方今聖明在上。清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薦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然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勢分之

相臨。而委己以聽。則弗能。既弗事。委己以聽。則卽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間。則上負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之所肯。若其倔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爲寒心。執事涉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噩夢添其老淚。亦爲人子者所當念也。今幸值解組之後。翩然奉太恭人返桂林。雖蕭條四壁。而魚菽之養。隨分可將。未必非吾道之幸。執事其圖之。毛詩諸經解已俱收到。并訊近日興居不一。

### 與吳仲倫先生書

呂璜

往時從惜抱茗柯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舍繩尺以耀其才。嗣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尙及見之。竊以自幸。而又自悲。璜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是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論無多。姚春木亦間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先生今日之惜抱。儻得侍左右。親荷講授。庶幾旣衰之年。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歟。雖然。知之而弗爲。與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淳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况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璜自顧前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淳于之舊方。願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敬以奉教於先生。是用愀然悲其

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朗岑大令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既拜大集之貺。春木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瑣。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瑣於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嶺表。交遊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爲而竟焉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僇。僇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對。敢布區區。

### 與望谿先生書

沈 彤

閏三月二日。彤頓首。望谿先生閣下。甲子之秋。嘗奉書謹候起居。蒙先生報以手札。未言方湛思儀禮。冀得彤說以開之。夫彤之學識。固不足當此。意於先生。而其時又不暇事此書。故未及有所呈。昨於郡城見公子信。方知先生又甚欲悉彤數年所爲而命之詳述。彤益增悚愧。旣念彤於先生。雖未具師弟子之禮。而實以師事。其敢隱匿而不告耶。當彤之別先生於京師而歸也。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旣館彤於家。遂著文數十篇。策天下事。每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脈氣穴諸物相難。彤恥其爲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爲先著氣穴考略五卷。釋骨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三年所爲也。其冬縣公丁一峯與震澤陳公又延彤編纂邑志。彤固辭不獲。乃偕同志數人亟爲之。十四月而稿具。今獨加訂補之功。恐後此一二年。又不遑他務矣。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彤所撰儀禮義。因上書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乃辛酉之後。無所爲。其爲於辛酉以前者。尙寡。而上溯丁巳五年。下迨於今。無之。誠自慚日月之易邁。而尤愧有言不能踐。無以酬積累之盛心也。且彤平生固自有微志。而之所以不得遂者。亦有由。今先生惓惓於彤如此。

彤敢不并爲先生述之。彤年三十五六時。嘗與交友輩言志。皆曰得位則立功。不得位則著書作文。名傳不朽。彤乃慨然曰。吾德薄才小。舉業無華。度未必得位而有立於時。獨其心頗能窺經傳之奧旨。而其筆亦尙足闡明之。寫之於篇。庶幾於昔賢後學不無小補。則所以任爲己職。而勤修不懈。以不虛父之生君之食師之教。與天地之覆載者。卽在此書與文也。敢徒以傳己之名哉。爾時彤正從事尙書。其後於他經亦各有所解。乃并未成帙。至於儀禮。則以爲自古注家少。聖人之精蘊。沈鬱於是。書者獨多。雖無用於今。而通其意。均足以節情而養性。故丁己以來。尤汲汲圖闡明焉。而其解亦不過十二三。此非吾志之不克持。而曠其所自任之職也。貧士無田無錢財。凡一家所需。與交接之費。皆取資於一筆。而吾筆之用。遂隨人所欲。不可得而自主。又身本多病。其筆屢見用於人。則精氣益銷。不得不少休自養。間有移情於雜學。而自用其筆者。要亦開其端於人。而遂以不休。夫如是。故雖汲汲圖闡明之書。且未暇以爲而成。蓋實有無如之何者。亦大可哀也已。茲承先生命。敢不益加自勵。苟邑志功竣。必專力此書。以求不疚己之初心。踐往時告先生之言。且將及先生之尙克湛思也。隨所就之篇。次請正。俾皆是無非。以果有裨於昔賢後學。斯又彤今日區區之志也。倘先生周覽其前後之說。而諒之寬之。則幸甚。彤頓首。

## 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沈彤

前承委校閱東湖行述。其文字如何不敢道。故但就其祖考之稱。世代之數。與三代鄉貫之列。權其可否。以答尊命。誠欲免於忌者之謗議。而不圖謗議之卽是而集也。顧謗議之在弟何恤。獨惜吾兄之崇信於姻黨。今因弟而見疑耳。夫安得不一一爲兄言之。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

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溫。皆其父祖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用意惟慎。爲言不順。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爲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爲六世。離身數之爲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乃邕高祖之父。則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於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爲四世祖。然則高祖之父。而稱六世祖也。何所當哉。近世黃太冲撰金石要例。嘗辨此二事。特文略未著其義云爾。又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於狀之前者。將以太常史館。議謚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之之狀。董晉。柳子厚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疏於狀之內者。將以託文章。撰著碑誌。韓退之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潘昂霄金石例。謂文體之異。隨事斟酌。若東湖行述。固他日碑誌稿本。其三代鄉貫。宜用馬彙。蘇序二狀式。則皆承命時所權衡之意也。兄其察焉。嗟夫。東湖之名。雖不出於甲科。然歷仕十餘年。所莅之地。無不卓然有立。我邑數十年之吏於四方者。其能聲未之或先也。乃代公子而爲之述者。至不能數其世。而正其祖考之稱。况能核其事之實。而鋪張之。而揚厲之。而俾之顯名於一時哉。其亦可悲也已。辱吾兄之眷厚。宜無漏言。故并及之。不宣。

### 上大宗伯楊公書

沈德潛

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

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卽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爲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賢薦能。振拔淹滯。爲己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同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爲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界。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天子思。爲國家樹根本。縣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爲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爲。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嘗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爲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糾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狃於自安。月延歲遷。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躑躅之象。未必不伏於柔道暗牽之時也。方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德潛地分闕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瀆陳。閣下同朝論政。暇其以是言商之乎。德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驅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秉國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德潛得晏然山澤。歌詠太平。以爲盛世之民。此區區之忱。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維爲國自愛。倍保隆重。謹再拜。

## 與郭意城書

沈葆楨

意城仁兄年大人左右。獅鎮快詹光霽。藉慰積私。別後彌增悵悵。正擬裁候。迺荷先施。敬諭帷幄。連籌辱臨。梓里。馳懷福曜。額慶奚如。閩省上游。水寒土薄。此時木樨盛開。土人謂爲桂花水。性冷尤甚。飲茶須加薑少許。以杜瘡疾。秋風鞍馬。惟加意調護爲幸。洋口爲延邵巨鎮。山峻灘惡。進兵非有得力鄉導不可。想帥節到時。石逆必益遁而西。然此間風聞。該逆復進。據邵武。未知確否。城雖低薄。地勢甚好。若死據之。殊不易攻。幸城中無糧耳。弟回郡後。病甚。近雖稍愈。而精神益復不支。擬俟景鎮肅清。當晉省調理也。劉詠如信已轉交矣。恭請勛安不備。

###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宋 犖

犖頓首。奉書子昆執事。曩在畿內。曾於稠人中一望顏色。忽忽別去。當不復記憶。然犖竊知執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中心識之。未嘗暫忘。邀緣天幸。得與共事。比雖再通尺素。俱寒暄候問常語。茲有一事。實關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卽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於其鄉者。尙書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擾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旣沒而不忘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防諸此。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防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士民莫肯阿好。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謹愿者得祀矣。繼而薦紳之

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地封得祀矣。既而入貲得官者之地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無所託足。攷之鄉評公評史評。略無據依。俎豆之席。羅立駢填。真僞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歿以此舉誠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嘻。可慨也已。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藩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湖日東。滔滔汨汨。莫知所底。夫以國家風厲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賢執持其後哉。執事固犖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盧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其頹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同巡撫具題。夫節孝屬執事爲政。矧茲事體較重。豈可不屬執事爲政耶。此後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內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窒其流。冒濫請乞日漸衰止。其於風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想見巖巖風采。令人畏愛。卽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按部。所至慨然澄清。並舉從前之真僞雜選者。確核以釐正之。是又犖所欣然拭目者矣。緣吏牘率略。言不盡意。輒奉長書。僭布區區。裁擇不宣。

## 與劉言潔書

宋潛虛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以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



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瑣飾爲工。觀其善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罨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憐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 與徐仲紳制軍書

江忠源

忠源以愚昧効力戎行。周旋矢石鋒鏑之餘。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身所親歷。俱悉於心。竊謂醫者之療疾。知其癥結。而後可施鍼砭之方。匠者之攻壁。辨其膚條。而後可施斧鋸之用。苟有見於細微。宜盡

言於鈞座。逆匪滋事以來。竄擾三省。遷延兩年。攻陷城池。凡十餘處。折傷兵勇無算。請餉至數千百萬。非賊衆而我寡。賊強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其大弊有三。曰軍法不嚴。曰軍令不一。曰軍心不齊。請一一陳之。何謂軍法不嚴。法者將之所以御衆。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能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知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按兵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機之失。所爭豪釐。如夔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束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紮兵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屢請不報。道州雙牌。連濤灣六十里之奇險。賊自入死路。而縱之使生。長沙駐兵四五萬。圍守有餘。而開之使逸。士卒以逃死爲長計。而臨敵無關心。州縣以避賊爲固然。而守城無堅志。所以然者。將兵禦寇。皆提鎮大員。權尊則意爲趨避。位重則法難擅行。兵志曰。法行自貴。大帥持法以馭偏裨。而後能使偏裨奉法以治士卒。軍營體制。士卒畏千把甚於提鎮。爲相管轄者密也。及其臨戰。則必提鎮先退。而後參游從之。參游退而後都守從之。都守退而後千把從之。千把退而後士卒從之。竊以爲軍法之難立。由提鎮太多之故。宜請宮保奏明。撤退提鎮。飭歸各營。酌留一二老於戎事。略習戰守機宜者。以資彈壓。副參以下。任事敢戰之才。尙頗有之。酌其才能。專其委任。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而軍威肅。超擢方始。則臨事易爲感激。而軍氣張。然後申約束。以勵其心。明賞罰。以作其氣。壁壘一新。軍情自壯。較之提鎮擁虛名。以相牽制者。爲易收使任之功。又軍興日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費之需。皆視參游數倍。較其利病。實宜撤裁。此舉旣行。而後可立行其擇將之術。大申其立法之權。法立則威行。威行則軍利。古今不能易矣。何謂軍令不一。軍情移步換形。瞬息百變。勝負之機。間不容髮。古之名將。莫不親歷行間。躬冒矢石。故能隨機應變。所向有功。今大帥不在軍中。距賊遠者數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論地利。則圖繪甫明。而險

夷已易。論賊情。則偵探甫確。而虛實已殊。士卒之強弱。既非探訪所能知。將弁之賢否。又因毀譽而多誤。於是知其不可遙制也。於提鎮之中。另派總統。而其所總統者。亦係提鎮。素習等夷。相狎易玩。強相箝制。用法易離。又況大帥出一令。每因不便於軍中。而總統易之。總統出一令。又因不合於大帥。而大帥易之。加以驛遞之遲滯。刻期爲難。函札之往來。會意多誤。又其甚者。總統之名加之鎮將。則提軍易致猜嫌。總統之名加之兩人。則號令尤多錯誤。名號既設。事勢滋歧。不獨此也。軍中積習。打仗則以敗爲勝。獲勝則以小爲大。殺賊則以少爲多。大帥但據總統文報入奏。功過不明。賞罰因之失當。士卒因之解體。夫偏裨之帥。尙不易得。忠誠果毅。克勝統制者何人。戎行之士。競思圖功。言語趨踰。能濟實用者何事。苟非親歷行間。雖至明不能無所壅蔽。宜請執事駐紮軍中。事權歸一。號令自明。軍營之耳目一新。將卒之精神一振。然後因地以制宜。量敵以決勝。得一大創之。賊必烏獸散矣。何謂軍心不齊。軍中兵勇。皆朝廷赤子。卽皆大帥爪牙。故大帥必待之以至公。處之以至平。無親疏遠近之分。然後能收使指使臂之助。過無鉅細。密卒親兵。同嚴其罰。功無大小。微員疏弁。同厚其賞。若於所親軍稍有偏重之心。必至在營將士皆有離心之患。烏都統初到。卽帶黔兵。其後總統南路。微重黔兵。而雲南湖北之兵。退有後言。向提軍初到。卽帶楚軍。其後總統北路。微重楚軍。而四川貴州之兵。人多舛望。匪直此也。徐大福一守備。賽節相偏重之。而一軍譁然。謝繼超一投效委員。向提軍偏重之。而衆志攜貳。無他。士卒雖愚。偏能伺上人之意。嚮千把雖小。皆能持主將之短長。軍中伍各有營。長各有將。一軍勝則爭起而攘功。一軍敗卽按兵而自衛。甚至左進而右先退。以隱爲參商。前行而後反卻。以互相牴牾。若再加以畸輕畸重之心。則戈矛起於左右。議論歧於目前。誠恐日後曲爲調停。反多難處之勢。執事初到湖南。札飭在事文武破除積習。互爲救援。亦欲衆志成城。大變從前之故習也。而近日人言藉藉。謂執事偏重廣東兵。勇以爲必無是事。

執事負天下之重望。明通公溥。謁見後。決其能協和諸將。以成大功。而人言若此。或者言語之間。於廣東兵勇。微有獎勵。希意旨者。遂從而附益之乎。伏願執事懷大公之心。使新兵舊兵。聯爲一體。士心既齊。士氣必奮。庶得軍卒之用。而收底定之功矣。至於散脅。從以孤賊勢。行反間。以攜賊黨。連營接寨。制賊於負固之時。堅壁清野。困賊於奔流之際。前人成法。具在。皆可仿而行之。而酌遣潮勇。捷勇。以防異日腹心之患。尤今日之急務也。忠源一介庸愚。執事不以爲不肖。留帶壯勇。日擊時事之艱難。心念報稱之無術。揣情觀變。非無機勢之可乘。撫髀捫心。尙覺事端之足據。將平大難。先立壯猷。機宜已失於從前。變通必在賢者。智慮敢希乎一得。圖報或助涓埃。區區之忱。伏惟采擇。

## 示程在仁

汪縉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予有來安之役。遂從子遊焉。予念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子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予望。勿加予憂。

## 答王進士書

汪琬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殮。又不書。此皆其大者。更得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暨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核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敍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在。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慙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 答陳靄公書

汪琬

琬啓。前倉猝報書。愧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

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採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中。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譬如驅鳥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七十七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峯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琬再頓首。

## 上張石洲先生書

汪喜荀

石洲先生座右。旅食京華。獲聆快論。昨接手函。諄諄以古師儒相勉。若不才如喜荀。何足以語於斯哉。喜荀於前儒著作。十不窺一。惟平昔讀書。持有定旨。則以漢儒言學。不廢義理。宋儒論學。不廢考據是也。西漢儒者。喜言微言大義是矣。然許鄭二儒。皆生於東漢。鄭注孝經論語。雖不盡傳。然片言隻字。多見於義疏。及經典釋文。大抵爲紫陽集注所本者。十有五六。許君作說文解字。近儒若段氏桂氏。以及吾友王君棗友。苗君仙露。皆視爲聲音訓詁之書。喜荀嘗平心察之。觀說文之解性字。標明性善之說。合於孟子。而其解情字欲字。亦與孟子相合。孔門大義。得此益明。彼以舉音訓詁之學。概說文者。淺之乎。視許君矣。宋儒之言義理。亦多心得。惟行文失之於煩。漢儒一二言可盡者。宋儒必用數十言方能盡之。故爲讀者所厭觀。然平心察之。宋儒言制度典章。間有小失。西河改錯已駁之。毋需再論。第所解字義。則大抵一本漢儒。卽與漢註相違。亦必取爾雅說文玉篇之訓。互相解釋。無一語無來歷者。豈可以廢棄漢註斥之哉。喜荀嘗謂學者讀書。決不可先懷私見。近數十年以來。說經之家。學必尊漢。偶有一字涉及唐宋者。則掩耳而走。一若漢魏以下各書。無一可讀。此亦學者之大弊。故喜荀不揣愚昧。務欲化說經門戶之見。以歸於聖人大道爲公之旨。惟此可與智者道。難與流俗人言也。敬敢質之先生。以候論迪。先生大著。昔在都中。已略窺一二。知先生釋經素無門戶之習。如爻法之謂坤。謂爻爲效。久證序久註證之。釋爲註證義和之歷。皆確實不移。至先生釋地之書。固於蒙古游牧記爲最。然延昌地形志一書。爲讀水經注之入門。近人釋水經者。錯謬雜出。皆由不明魏代地理之故。今先生著成此書。足以釋千古之疑。豈僅爲元魏一代地理之椎輅哉。尙望先生速成此書。使後學之士。得所遵從。則幸甚矣。喜荀近治大戴禮記。以此爲七十子微言所在。故擬補盧注之略。正孔氏之疏。惟案牘殊勞。未能銳意於此。又說文一書。近亦略得門徑。他日率而治之。當亦可稍有撰述也。謹以奉聞。後學汪喜荀頓首。

# 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

汪由敦

前者伏讀皇上詣學聖諭。命議孔廟從祀諸賢。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表章儒先。昌明正學。惟盛世有此盛典。然採擇明備。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道術之至意。則實有望於主持風教之君子焉。竊嘗考之。漢儒馬鄭諸子。昔人以其有功經學。從祀有年矣。有明中葉。有起而議其人者。於是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改祀於鄉。夫馬融。王肅。諸人。罪有大小。然指其過而黜之。不爲無因。五人者何罪哉。孔孟不傳之絕學。至宋而後大明。漢儒不足以窺其奧。然於諸子百家。滯辭雜出之時。而獨抱遺經。固已聖人之徒矣。至論其爲人。則鄭衆奉使不辱。史稱其在位清正。盧植抗董卓。追少帝。忠節凜然。鄭康成著述尤盛。至使黃巾下拜。亦豈淺淺小儒云爾哉。乃以尊宋儒而盡黜漢儒。其見不無少偏。已黜而當議復者。此五人是也。至舊闕而今宜增者。則若有勉齋黃氏榦。朱子弟子中第一人。道脈家嫡也。其所詣可前繼羅劉。後媲蔡真。與程門龜山相埒。而從來無議及之者。誠爲闕典。明儒如正學先生方氏。自幼即有志聖賢。及其立朝。銳然行王道。興太平。臨難授節。合於殺身成仁之義。人但知其能死忠耳。不知先生不惟一死之爲烈也。讀其遺集。一言一動。必以聖賢爲準。於聖人之道。實能身踐而力行之。設居平世。獲考終其文章。必能追配昌黎。其事業必不亞司馬文正。况大節卓著。視仲子之結纓爲有光焉。正聖諭所謂扶樹名教人也。俎豆廟庭。實爲允當。又如王文恪公潛心理學。根柢六經。集中著作。皆與先儒相表裏。顧因詩文名重。反爲所掩。夫先生制舉之文。字字闡發精義。雖程朱復生。必許其爲經傳羽翼。而人品相業。俱有古人臣風。晚忤劉瑾。未及年而致政。竊謂公文章品望。足配廬陵。允宜一體從祀。本朝則有若湯潛庵。陸稼書。李文貞。諸公。



皆當從祀。以爲昭代理學之倡。或疑潛庵近於陽明之學。然先生第不攻陽明而已。非專爲其說者也。且陽明固已從祀矣。文貞之學術。信之者半。毀之者亦半。久而論定。或姑以俟之異日。第聖世難逢。而盛典尤不數覩。自嘉靖釐定。至今幾二百年。方值今日。聞風所爲不能已於惓惓之懷也。夫廟堂闕議。非愚賤所敢及。然誦詩讀書。景行素切。適逢釐定之時。而以相質於知己之前。不爲好事。且老夫子以名賢秉軸。有總持公論之任。不可不垂意採擇。總憲朱公當代大人。司農張公文章宗匠。在班行實主斯議。雖蒙顧睞。未敢冒瀆。老夫子於聯袂接履之時。舉以相證。亦大儒先生留心理學者所樂道。而正人鉅公所樂聞也。不勝幸甚。

###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汪由敦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躡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專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而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何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例。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蠹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

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憑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良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卽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衆偏以成一。是特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脛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然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亦似未盡。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遠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卽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 上工部尙書陳公書

汪懋麟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空陳公閣下。春初伏讀詔旨。知朝廷廣摻文學之士。用備顧問著作之選。四海欣欣。拭目以賀得人。繼覽諸公卿薦疏。暨中外所舉。被徵者若干人。不才如懋麟。亦重辱閣下與大司馬王公之知。疏名入告。不謀而同。踧踖羞懼者累日。卽擬齋沐奉書兩閣下。具述所以不敢赴召之意。二月中。聞閣下有太公之喪。不敢卽通。重念懋麟無狀。平昔侍閣下側最疎。乃荷不罪。更目以非常。不敢忘東芻載酒。匍匐越

疆。弔哭於太公之堂。時聞閣下將歸。祇候四十餘日。冀得一面。奉慰孝思。卽述區區之懷。又聞舟楫多阻。糧盡而歸。惟垂察幸甚。懋麟之不卽赴召也。大旨不過兩言。謂不敢忍之情。與不敢信之隱。父母之喪。不容假借。此禮之不必更言者。竊近代以來。奪情起復。號稱才能。始於大吏。近及有司。見於彈文。挂於部議者。累累猶覩不知止。懋麟忍復蹈此耶。奪情之事。古亦有之。必將相大臣。身繫國家之重。如鼂錯父死旬日。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復起治丞相事。房玄齡蘇頲張九齡寇準皆帷幄重臣。願之而不可得者。豈後世故營祿位者比哉。閣下受恩兩朝。身任司空。當四方用武之日。戈甲器用。一切取辦於俄頃。上方親爲簡任。責不可謂不重。任不可謂不專。而朝廷必聽閣下之歸。而不奪以非禮者。誠以此禮之不當奪。而亦知閣下之必不可奪也。且近日奪情之事。多見於外吏。不見於京朝。是禮法廉恥猶在乎此也。懋麟縱不肖。忝竊近禁有年。願忍蒙而自欺。託詔旨以希榮遇邪。所謂不敢忍之情者此也。凡人之才力。貴乎自審。僞託以欺世不可也。况欺君父乎。今皇上孜孜好學。求賢自輔。所望甚厚。所資甚遠。必如詔旨所云。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乃爲稱旨。則古今幾人。從來被徵卓然見於史冊者。亦寥寥矣。如東漢先後徵周黨王良。樊英徐淑諸人。不過布被瓦器。以名高。卒無奇謀深策。一時失望。見譏於范升張楷左雄之徒。唐開元初。因選敍太濫。縣令非才。召策殿廷。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此往事之可笑者也。惟元世祖嘗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留心經學。不事訓詁。拜右贊善大夫。當今日求如因者。不敢謂無一人。然豈遂若是之多乎。倘不自揣度。因緣竊附。一旦放歸學問。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所謂不敢信之隱者此也。閣下知懋麟。懋麟不敢負。亦竊謂必如此庶不負閣下之知。辱朝廷之詔。用自策勵。讀書進德。報國家以謝知己。實他日事也。今不敢遽必耳。炎暑方盛。伏惟孝履善保。尊重。臨書惶悚。

# 與魏凝叔書

邱維屏

佳文已看定。悉歸覽。中間去存。間或點竄。率憑鄙意。不當宜往復。向疑諸書簡類於翹過沾名。非厚道。易於買禍。宜痛刪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君子。足下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遇君子。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末技。然足以關世道。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隈。不審足下之自植立。便謂宜何如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足下他所論紀。不謂無揚善近名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芒刺。懇誠之至。發爲文字。真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譬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足下之自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足下之學。好於就事勢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微互盡。甘苦正調。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自同虛僞。方直已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於較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爲意。是以左右遲迴。雖欲不自信而不能。子

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視以欲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然獨低徊致歎於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爲人謀則必忠。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於根究朋友之過。直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標本委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柬楊夫子。己丑十月柬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卽若離而已。且足下之言於友者。不入則悲憤莫伸。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於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記。手口之間。鬱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下書簡所及。雖或殊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曰將如此。充之可進於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否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其他則問遺謁候之牘而已。豈此果無足當足下議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然耶。凡此皆維屏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諒不謂過。

## 與魏叔子論文書

邵長蘅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尙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耶。抑有所祕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斬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

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書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慝者。其文誠以剋。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漾道德之塗。蓄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蟻營。慝吾氣者也。應酬膠轕。諛莖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賾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鸞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剋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涔之波者。不識渤之澗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聚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尙有所祕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以才氣褻劣。又苦人事。雖心斬。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某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洵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

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 答周芝山同年書

邵齊燾

齊燾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恨。頃以芳春。亟申歡讌。傾蓋投分。忘形定交。疏狂年少之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嗤慕賢愚。品藻淵流。銓衡雅俗。屢承直諒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日淺。歡娛未足。尋值吾弟熒熒在疚。望窮陟屺。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恆悲。關岳往恨云爾哉。噉泣城闈。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義望推移。出冰距乎流火。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綿綿。追維曩遊。百憂集矣。夏暑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 答王芥子同年書

邵齊燾

邵齊燾頓首。芥子參政二兄同年閣下。前者遠賜手書。兼辱狐白之貺。炳也從都門寄來。悉已拜領。成裘輕暖。良朋與共之風。加飯殷勤。遠道相思之字。珍荷珍荷。歲月如馳。寒燠亟更。起居何如。伏計萬福。齊燾去秋再奉恩命。中朝知己。數書勸駕。自念學業行能。本無足取。早蒙雨露。濫廁蓬瀛。至今扇影爐煙。渺然霄漢。書雲辨蠶。豈忘夢想。蠶上不事。殊非素懷。而身嬰痼疾。絲歷七載。胸氣不差。脾風頻動。加以偏親衰白。次子羸疾。事與意阻。竟成留滯。且道山册府。雖號優閒。載筆賡歌。事資華國。非可但糜祿賜。苟爲榮顯而已。若齊燾者。學本不

豐文思。蹇澀。比久荒梗。彌成頽惰。縱加齒錄。以何報稱。加目毘腕戰。作字疏放。珥彤之職。非復所勝。以此更思周任陳力之訓。深惟柱下止足之義。每念身雖退閒。猶托舊恩。別異凡庶。姓名瑣末。蒙至尊之記憶。時巡頒賚。預彤庭之分帛。其爲恩幸。撫已踰分。何意更希榮進乎。若謂盤桓不進。以爲名高。於其乃心。翮其翻矣。辱閣下知愛。貴相知心耳。昔在京師。與諸君遊處。皆文人勝流。詩酒流連。亦可謂極一時之歡也。年在壯盛。未計其後。春花秋月。忽爲尋常。脂車屣履。視爲易得。猶或經旬曠面。踰朔方敘。使知年事一往。良辰難再。雖夜夜秉燭。豈所惜乎。三復來書。重增感晞。情多地遐。所思處處。不獨於閣下然也。往時於諸同年中。商榷文事。持摭今古。與以銅炳也。芝山元調。議論相發。尤多助益。然自度學淺才薄。終無所成。家居以來。每欲放棄篇籍。離事遠俗。以保幽素。而終不免爲塵務所擾。又家事不可屏除。凌雜勞午。恆事鹿鹿。近又被病。心神懈散。不復更能措意文字矣。閣下索其前後所作。欲相流布。方復許之。以遠到古人。期之以典型。後學談獎過實。將所謂愛而不知其惡者乎。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覓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搦管含毫。遂無一驗。根抵疏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性既益懶。草稿多未存錄。重違來旨。謹繕癸酉以來雜文十餘篇。奉塵清覽。少塞厚望。聊存別後相思之資。庶當寡過。未能之驗。昔陳思定敬禮之文。昌黎改玉川之句。通人擊彈。古今所貴。脫垂糾正。啓其蒙滯。於萬里之外。獲一隅之益。亦索居之一快也。今春辱同年潘常州聘。承乏龍城書院。本無意遠出。蘇常接境。歸省不越信宿。此可欣耳。先世本有遺產。足以自給。近旣分析頓減。重以積年。委托非人。耗失大半。素不工治生。方當隨事盡撙節之理耳。聞炳也歸計已決。當以夏秋促裝。家旣益貧。懷抱復多憤激。閒居殆非所堪。當復不免奔走於外耳。星岡頃奉使之揚州。未及一相見。甚悵悵。閣下乘時有爲。方大展所蘊。勉矣自愛。儻



遂得移旌吳會。實所引領。書不盡意。惟增惆悵。

### 論彭司馬墓志書與學士鏡瀾同年

邵齊熊

伏讀司馬公事狀。詳而不繁。直而不盡。無虛美亦無溢美。凡人子欲褒揚其先人者。當以此爲法。祭文筆力清勁。比擬不失其倫。雖曰詞章。亦超出乎流輩矣。及讀墓志。則惘然若有所失。夫以司馬公之立身行己。於世道人心。所關繫亦非細故矣。卽遵常事不書之例。一切庸行置之可也。糾玩賑之州牧。則公之急民病可知也。劾貪諂之學臣。則公之儆官邪可知也。條餘杭之水利。則公於吏治。能規遠利可知也。陳漕政之闕茸。則公於國計。能扶奸蠹可知也。卽此數端。司馬公立朝風采。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今顧一概不錄。除爵里姓氏世系而外。僅作一二虛語。聊以塞責。不亦誣乎。其云治理所宜。事有不可。使昌言之。乃凡爲言官者所同也。遠村窮野。婦人稚子。皆知有公。乃凡有時譽者所同也。昔湯文正公家居二十年。里中仕宦者皆不知其名。而吾邑一二貪穢之徒。其富貴赫奕。田夫野婦。莫不嘖嘖羨之。然則以婦豎皆知爲賢。非公所樂聞也。且自有文字以來。古聖賢之事業功德。得以流傳簡策。使後世學爲忠臣。學爲孝子者。非文章之力與。使古之時無詩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亦與草木同腐矣。而謂人不必以文傳。吾不信也。夫墓志未出。人人望公如景星卿雲。爭先觀之爲快。今墓志直止於此而已。必且舉平日所欽慕而稱道者。並起而疑之矣。是志不知無志也。安得以吾銘不華爲解乎。不華誠不華矣。所謂質者安在乎。夫古之人有事跡不傳。而虛論其概。其人因而愈顯者。太史公伯夷屈原列傳是也。亦有不著議論。列敘諸賢推許之詞。反勝於實紀其事者。范蔚宗黃憲傳是也。志傳雖微有不同。立言之體則一。旣不能特舉一二事以表揚懿美。亦當別作一篇議論文字。而乃寥寥數語。有

同寒蟬。抑何苟簡之甚耶。今將志中爵畧。姪氏世系。芟去。問爲誰氏之銘。恐作者亦啞然笑也。解之者曰。既有事狀。墓志可略。不知事狀。正以備志墓者采擇。倘無可采擇。事狀亦徒設也。且亦思志銘何爲而作乎。千載而下。陵谷變遷。後世或見墓石。知其人不可泯沒。肅然起敬。重爲封樹。人子無窮之戚。蓋有寄之。頑然無知之物。而不忍言者。苟無所稱述。人將棄而勿視矣。豈仁人孝子不死其親之至願哉。某辱司馬公知最久。不忍公之行事湮鬱而不彰。用敢獻疑於左右。惟君子察焉。

## 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何熙年

敬稟者。竊嘗推究國家盛衰之故。亦曰人才而已矣。人才既衰。則雖朝野清泰。一旦事患颺起。土崩瓦解。無復枝柱。若漢明之殄瘁。黨錮。遂以失國者是矣。人才既盛。則雖境地削弱。一旦發憤爲雄。雷殛電射。各奮智勇。若德意志之振興學校。遂以崛起者是矣。恭讀憲皇帝諭鄂爾泰曰。治天下以人才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又讀曾文正與胡文忠書曰。吾輩今日惟當多布種子。以爲異日發生之地。聖君賢相。厝意深遠。蓋如是其亟亟也。願欲用才。必先培才。百尺之木。經雨露而始滋。再熟之禾。失灌溉而損秀。培之無素。才不可得而用也。欲培才。必先擇才。習轡勒於麒麟。易以成功。施雕鏤於砮砮。勞而無益。擇之不精。才不可得而培也。往者朝廷懲前毖後。因時制宜。知成法之難拘。思養才之宜豫。於是開圖繪之館。設練習之船。剋水陸師之學堂。肇於福建。大於北洋。流衍於各行省。知理之生乎器也。則爲外場以操演之。知技之近於道也。則設內堂以講肄之。知中西之不可偏倚也。則分延洋漢教習。以督課之。孜孜矻矻。維日不遑。蓋將以建自強之基。拓積衰之勢。進可以龍驤虎步。蹈藉強鄰。退可以金城湯池。完固疆宇。英才偉略。皆於是乎在。然而倭人一島夷耳。校其地。則大小相

懸也。計其兵。則多寡殊絕也。乃一敗而失藩封。再敗而蹙土地。陸師望風而逃。水師束手待斃。費數十年之力。擲千百萬之帑。求其一戰之效。竟不可得。遂至資兵齎糧。殃民辱國。和局之成。古今罕見。此則海內之士。所爲拊心而長歎息者也。夫一代之才。足供一代之用。今乃聚生徒以教之。懸爵祿以餌之。而其效卒至於此。是豈中國之無才耶。抑西學之無益於中國耶。熙年往以漢文教習。供差北洋某水師學堂。員友往來。尤爲耳目所及。蓋嘗深究其得失。覘考其效驗。未嘗不歎息則美矣。而擇取收錄之法。未善。其及此。不足怪也。夫所謂法之未善者。何也。自漢武開利祿之途。而經術始重。歷代爲科舉之具。而文藝愈尊。上旣懸的以爲招。下自殫精以相赴。聰明智慧。略盡於斯。此而不成。他將何望。彼西人者。以戰立國。肄兵最精。用槍礮者。必諳測量。爲探諜者。必諳圖繪。司藥彈者。必諳化學。各學堂專門之事。義蘊深閎。非第以步法整齊。手足靈捷。爲止境也。今乃以武夫庸豎充之。是猶說生公之法。而欲頑石點頭。彈雲和之瑟。而冀孽蟲用其耳。指授雖切。領會終難。此一弊也。人之難馭。兵爲最甚。德意足以撫循之者。上也。聲望足以鎮壓之者。次也。自古名將。或甘苦與共。而湯火爭趨。或號令一下。而旌旗變色。惟克愛而克威。故可勝而可敗。今學生出身寒賤。不識詩書。頗多心性浮囂。資望淺薄。一旦遽以略通西學。躡司兵柄。旣爲士論所羞稱。必爲兵丁所薄視。驅市人以戰。非韓信其誰能。其從政者。新爲伍參所預料。此二弊也。然此猶曰學之不精。人之不服也。精矣服矣。將遂足折衝而禦侮乎。曰未也。夫兵者凶器。必志足以勝之。戰者危事。必氣足以舉之。故裴令公有三光不共之志。卒滅蔡賊。曾文正有百折不撓之氣。終清逋寇。今學生之於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隸。羨其服食之精。則見獵心喜。誇其器械之利。則談虎色變。其於中國志士仁人。奇謀壯節。概乎未之聞也。郭筠仙中丞曰。崇厚號爲知洋務者。知其可畏而已。未戰之先。志已餒氣已索矣。見弓疑蛇。浸成虛怪。聞弦落雁。是爲夔餘。此三弊也。夫人必有敦詩說禮之風。而

後篤愛國忠君之義。必有仗節死綏之志。而後成殺敵致果之才。張巡著睢陽之節。而漢書極熟。武穆建中興之功。而章表殊健。仁乃有勇儒不負國。由來舊矣。故自三代以來。英君誼辟。崇儒右文。豈真飾爲耳目之觀。倚爲潤色之具哉。蓋欲由藝文以求義理。由義理而興節概耳。濡目染耳。蔚成風俗。安則可以消磨智力。而禍釁不萌。危則可以羈勒名義。而叛亂不作。恭讀太宗文皇帝諭令貝勒子弟就學聖訓。曰。上年我兵棄灤州。遂至永平。遵化等城。相繼而失。皆由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上年明國築大凌河。援兵盡敗。猶以死守。而錦州杏山等處。亦不忍委棄。由讀書明道理。知爲朝廷盡忠也。聖謨洋洋。囊括萬禩。今北洋學生。除各營咨送外。大抵仕宦落勢之家。讀書未成之輩。近來收錄尤雜。輿臺廝養。溷迹其中者。頗不乏人。而總辦堂務者。又均粗知洋語。毫無遠略。彼固以既崇西學。安用漢文。此中輿折。非所能識也。於是讀書功課。則刪減之。能文學生。則斥革之。遂至肄武之堂。寢成濟貧之院。靡衣媮食。此外何求。請安叩頭。應聲即是。節義之不講。廉恥之不知。而欲其忠勇奮發。凌厲無前。有斷脰決腹。一瞑不視之志。豈可得乎。此四弊也。雖然。此四弊者。究其實害。不過歲糜數千萬帑。養千百游惰之民。虛文故事。與宋元郡縣學流弊相似。於國家無大損也。而豈但已哉。夫國家創一制。立一法。必當究其始終。與夫利害之所在。流弊之所歸。輕心掉之。鮮不失當。往者廣方言館學生。逃爲買辦細崽。出洋學生。背離儒教。見於邸抄者數矣。北洋有以府道大員。閒居宴處。衣食悉效洋人。熙年實親見之。以此等不知大體之人。縱使西學精深。一旦或以事廢。則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張元入夏。而宋廷盱食。中行說入匈。奴而漢邊虛耗。其患一也。卽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仇魯謀燕。必非素志。此不足慮也。然言先入者爲主。事偏重則致爭。方今學堂林立。人數旣多。其中亦必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朝廷求才若渴。將來破格錄用。以風示海內。或內躋槐棘。或外綰封疆。咸在意計之中。夫贊皇由任子。則薄進士。史弘肇由行伍。則訾毛錐。該學生等。

既不由科目進身。其於文人學士。既存各執一是之心。必有兩不相下之勢。牛李一分。蠻觸交閔。英國之公黨。保黨。流弊已滋。朝鮮之開化守舊。貽禍尤甚。來車可鑒。覆轍方逾。其患二也。夫國家培才。當爲萬全無弊之道。達而在上。和與宏濟於艱難。窮而在下。亦各自安於義命。立法創制。斯爲美耳。今之學堂。歲糜巨萬。學者牛毛。成者麟角。揆諸始事者創設之心。已稍戾矣。幸而淘沙揀金。披榛覓路。拔千得一。靡有成者。乃不用而其患如彼。用之而其患又如此。原始要終。獨不爲之深思而審處乎。故熙年居常思發狂議。以爲今日爲治之道。非以核名實明賞罰爲先不可。今日培才之道。非以綜中西合文武爲務不可。若第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即使功課之例。悉仿西人。水陸各堂。遍布行省。要其無纖毫之益。有邱山之損者。可豫必也。而欲倚爲干城。以備一朝緩急之用。是猶望蚊負山。責盲人以萬里也。蓋其難哉。區區之心。懷之久矣。乃本月於申報中獲讀帥臺設立湖北武備學堂於招考告示。舉熙年夙所私憂而竊計。與夫識見之所未及者。悉愷切言之。而津貼貧員。收錄撓越兩端。於學堂積弊。尤如燭照計數。纖微畢見。仰見規畫宏遠。釐剔無遺之至意。伏讀之下。歡善贊歎。以爲中國風氣之開。羣才之奮。其在斯乎。夫帥臺以經緯天地之才。而爲培植人才之計。宏綱旣舉。細目自張。此豈待下士之擬議者。願廣集思益者。大臣之心。而撫說得失者。書生之習。熙年從事學堂。繇歷年載。愧廩給之虛糜。賭弊端之重積。囁嚅自守。歎息彌襟。今者堂務肇興。無所用其忌諱。用敢不遠千里。上謁鈴幘。彙爲八條。瀆陳鈞鑒。敢云壤土細流之助。聊效獻芹負曝之忱。伏惟帥臺道合古人。而濟以遠識。才蓋當世。而處以沖襟。敬聽下風。久深傾仰。倘蒙不棄微賤。訓示一二。俾得仰籍當代偉人一言之賜。以爲生平榮幸。翹企之思。曷其有既。

## 致朝鮮國王

李鴻章

去冬兩奉惠緘。以貴國外患方棘。請速派重兵東渡。其時吳續兩星使。已帶隊馳援。故未具復。比諒政躬嘉。國步綏平。跋頌無似。上年十月。王宮之變。賊臣勾結外援。禍發蕭牆。殿下至爲亂黨脅迫出宮。所幸俄頃之間。化險爲平。此朝鮮宗社之靈。而慶軍將士出死力以冒重圍。撥亂反正。有造於貴國不淺。殿下痛定思痛。遣使晉京。齎表伸謝。亦足明意之出於至誠矣。日兵敗退仁川。頗有傷亡。該國惱羞成怒。又見中法交訖。因有遣使來華之事。伊藤西鄉等。初到此間。聲勢甚大。願望亦奢。經鴻章反覆開導。據理駁詰。彼亦漸漸心折。力言該國並無覬覦貴國之心。但兩軍逼處。易啓爭端。必彼此撤回防軍。而後中倭和好可固。東方大局可保。所陳尙屬近情。夫中朝糜餉勞師。久戍貴國。爲外患。非專爲內亂也。慶軍自壬午六月東渡。亂定之後。本可撤回。祇以日兵仍駐王城。不得不暫令留鎮。以相牽制。而去年果有日使率兵入宮之事。貴國與井上重立新約。又聲明日本遣兵護衛使館。仍照壬午續約施行。臥榻之旁。他人長此鼾睡。中國甚不放心。今日使來請撤防。正可乘此機會。令彼撤兵。以杜其侵陵之計。當亦殿下所禱祀求之者也。昨與伊藤訂立專約。彼此定於四箇月內撤兵。倭軍不待屆期。便當回國。慶軍俟日兵先撤。亦卽一律內渡。伊使臨行。鴻章開誠布告。以貴國爲中朝屏蔽。亦卽東方樞紐。斷不可自毀藩籬。該使頗愾然大悟。以後朝日當無甚爲難之處。推強鄰環伺。在在堪虞。所望殿下勿以振旅班師。希冀無事之福。當以整軍經武。亟爲自固之謀。朝鮮練軍五營。向由中倭分派教練。今兩軍盡撤。教習人等。自應隨同回國。免啓爭端。我政府王大臣。仰體大皇帝。瞻念東藩之至意。爲殿下籌善後二策。一練槍隊數千人。爲宿衛。可代延請西國教習。一或由貴國遴派弁兵。赴天津軍營學習。二者洵屬當務之急。惟聞貴國已託人在美。延訂教習。美國人向無占據他國土地兵權之意。性氣和平。雇價亦廉。最爲相宜。未審已否訂定。如無其事。尙須另行物色。北洋所雇德國兵官。頗有著名能手。亦可酌派數人赴朝。其川費

薪資。由朝自給。西國操法。不必遒練多營。但選弁目靈敏者一二百人。先令肄習。俟其嫻熟。再分布各營。遞相指授。自然漸推漸廣。惟口令一切。須略通西國語言文字。方能傳授心法。曲盡其妙。則通事繙譯。不可無人。津防各營。久用德國陸操。近復添雇德弁。加意講求。於行陣步伐。打靶取準之法。已十得八九。若貴國派弁來津。自當飭令隨同訓練。以上兩節。卽希酌定。示復爲盼。貴國三年之中。兩遭大變。殿下懲前毖後。思所以致亂之由。與所以靖難之功。則感激聖恩。痛戒黨私。慎交與國。此心必有不能自己者。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願殿下發憤圖之。東望海天。書不盡意。

### 十月二十七日致總理衙門請釋回李是應

李鴻章

前奉十月二十四日密諭。垂詢此次朝鮮致亂之由。是否仍係李是應餘黨。當經電請代奏。此次致亂。皆由朝臣黨倭者起事。而黨倭者。皆非大院君之黨。國人甚盼大院君回。似應請旨釋回。交吳丁等帶往。以繫屬朝人之心。而示羈縻等因。蓋自朝鮮內亂。派兵戡定以後。此間文武將吏。往駐韓京者多。漸悉該國內政興廢之由。從前是應柄國十年。雖舉措間有貪暴。而操縱尙能自如。其才氣實非朝列所及。迨甲戌歲。王妃引用其母家閔姓以傾之。是應歸政退居。時懷怨望。讎視王妃及閔族。禍變相尋。遂有八年六月之事。當時官軍前往。定亂俄頃。不得不將是應解回。奏請安置。以免再有煽動。鴻章嘗寓書該國王。勤修政治。聯絡外交。以圖自強。不料其闇弱長厚。閔氏擅政。偏聽朝臣黨倭者愚弄。而日人從傍挑唆。以該國自主。不應藩屬他邦。故外尙循服事上國之禮。內漸有攜貳藐視之心。本年法越事急。該國君臣。搖惑更多。欲結倭以自固。凡自韓來者。謂朝鮮無貳心之士民。僉盼是應歸國。況值此變亂之時。尤當爲收拾人心之計。慶軍營務處袁世凱。在朝年久。熟習

輿情。昨家書內亦有李是應可飭同兵至。暗置營中等語。道員袁保齡極力懲憚。謂以父臨子。於義較順。不爲無見。查是應羈禁已及三年。鴻章初擬十月晉京。而爲陳奏。懇恩釋回。是應冀有挽救之術。今事變突起。反覆籌維。非令是應回國。設法護持。不能得力。先密屬保垣。照料李是應之道員沈能虎。以私意探詢。頃據來稟。及與是應問答節略。頗以保國扶危。誠事中朝自任。是應年六十五歲。精力尙強。才足有爲。經此磨挫。意氣頓平。儻蒙赦回。必思感激圖報。至欽奉二十六日電旨。是應歸則朝王危。此係八年時事。今閔黨全去。是應於該國別無仇怨。究與國王父子天性。似不致有意外危機。謹將沈道稟。及是應筆談。照錄奉上。可否恭代進呈御覽。核辦之處。恩出自上。伏候卓裁。

## 致朝鮮國王書

李鴻章

朝鮮大王殿下。徐和雨來。接到大咨。敬悉一切。方事之般。道路籍籍。水陸軍將。競請爲渡遼之師。而鴻章鎮定不驚。且需後命。蓋欲詳加體察。亦深諒殿下素心不應如此也。洎聞貴國臣民震悚。俄廷亦未敢承。事既不。行。亦何足辯。近年以來。敵處頻申簡牘。於事大之當誠。交鄰之當慎。君子之當親。小人之當遠。諄諄灌灌。至再至三。非不知忠言之逆耳。煩數則見疎。而公義私情。迫不宰已。又稔知殿下天性寬仁。可與爲善。左右嬖倖。或有以蘇秦蒯通之邪說。熒惑清聽者。全賴中有主宰。庶讒諂面諛之輩。不敢妄干以私。夫中國之待藩屬也。以禮維繫。務從寬大。絕未嘗少侵其權利。一旦有事。則救患恤災。同於內服。貴國之事天朝。恪守舊章。已二百餘載。壬午甲申之變。全力相赴。未始言勞。名分所在。義不得不爾也。至於西國則不然。凡所保護之邦。終不能一律平行。其威脅勢逼。有求爲附庸而不可得者。不獨國事顯爲所制。必且算其丁戶。收其兵籍。操其黜陟。持其



權徵。甚至僅予租稅。儕於家人。虛擁名號。同於寓公。西國保護事例如此。姑不必遠徵印度埃及諸邦。越南卽殷鑒矣。誠不解今之爲邪說者。仍欲殿下棄數千里尊榮自得之雄封。而爲泰西之囚國也。朝鮮之於諸國。弱矣微矣。而猶能抗衡賓禮。莫敢生心。正以臣事中朝。載在盟書。魯秉周禮。佗守漢法。雖強且大者。亦不能犯約信而首冒不韙耳。若一旦自離中國。則是鉅險之鹿。人人得而逐之。豈復有自全之地。況邦交首重國體。貴國之有統署。猶天朝之有總理衙門。各國之有外部也。與外國交涉大小事件。皆由統署轉行。此萬國公法共由之道。孰得而違之。豈有宮闈出尺一之書。外署不及知。政府不過問。號令歧出。而可爲天下之所信哉。往者金鋪元私與俄約。猶云無文憑批准之實跡。金玉均之召倭。則有用寶之書矣。前倭使來津爭論。挾以爲詞。此當懸爲萬世戒律。誠未可自亂其例。一再嘗試。果使宮府肅清。綱紀森植。宦官宮妾。自不能矯命以嚮國於強鄰。而國之寶玉。亦豈可屢爲盜假。今讀來咨。去月忽有奸細文憑云云。鴻章亦頗有聞見。履霜堅冰。馴至於此。遂幾陷殿下於不義。啓敵國之兵端。親貴疑謗。士庶歸怨。可爲寒心。儻不懲前毖後。力圖振刷。四維不張。竊慮無以爲國。中朝之於貴國。事同一家。但使隙有可彌。則春秋諱內惡。何嘗不願曲爲揜蓋。以全大體。而毋貽誚於天下。若至事迹暴著。無可挽回。則大義所存。王章難僭。亦無如何矣。自去冬以來。音書久闕。引領東望。時爲憂危。茲因徐相兩歸。敢以利害大端。披瀝奉告。其餘瑣瑣。未暇細陳。尙祈鑒其愚誠。並將前後所獻諸言。俯賜存覽。勿惑異說。勿持兩端。因此憂驚。籍加悚惕。擇賢自輔。去邪勿疑。貴邦宗社之福。亦鄙人禱祀之求也。鴻章忝握兵符。受國重寄。東藩咫尺。責任所歸。休戚相關。不容不告。是以竭盡忠赤。再瀆高明。愛之深則不覺言之顛幸。曲恕焉。李應浚尅日赴都。來咨循例。由部代奏。當蒙天鑒。不必憂疑。諸惟亮照不宣。

## 四月十六日轉呈李丹崖論事書

李鴻章

李丹崖星使二月二十三日柏林來函。暢論中外形勢。及歐洲各國隱情。非親莅其境。目擊其事者。不能言之切實如此。刻下俄英德法諸邦。環伺尋衅。海防邊防。岌岌可慮。丹崖所謂。延西員以精練陸兵。復練船以培養水軍。整學館以提倡實學。增船械以儲備戰具。而又整飭吏治。固結民心。選拔真才。裁節冗費。酌改科目。沙汰額兵。暢通商運。籌畫生計等事。均係切要之圖。實非一蹴可至。中國諸務。蹈常襲故。向不輕議變更。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必須中外同心合力。圖之以漸。持之以恆。庶可自立。若無事而妄圖生事。迨有事而又不能了事。外侮之來。將有不可思議者。從前非不籌議海防。徒因緝於經費。阻於浮議。乏於人材。格於常例。動作牽掣。鴻章忝膺重寄。愧悚奚如。然既值此時局艱危。惟有盡其力所能爲。循其職所當盡。至自強之策。端賴有發縱指示者。循照籌辦。丹崖來函。語多關係。謹照鈔呈覽。

## 復何子峨星使書

李鴻章

承示日本阻貢一案。琉球使臣。屢次哀籲。冀中國力加保護。籍支危局。情殊可憫。琉球自明初臣服中國。五百年來。無代不受封。無期不朝貢。舊章具在。班班可考。較之萬歷年間。爲薩摩藩屬者。其年代先後。已自不同。一旦恃強凌弱。欲舉附庸者而郡縣之。阻貢不已。旋改年號。改年不已。復欲鎖港。無理已極。琉人喁喁內嚮。思欲託庇宇下。沐我厚往薄來之利。兼收扶危定傾之功。我中國自願善爲護持。俾海東片壤。稍延宗社。乃足昭字小之誼。且前時副島種臣。既許中東兩屬之請。是彼未嘗不畏我牽制。中國若隱忍緘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將由琉球而及朝鮮。不如早遏其萌。使無覬覦。是今日日本阻貢之舉。中國之不能不與力爭者。理也。情也。然邇年以來。曾未認真議及者。蓋亦有故。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昔春秋時。衛

人滅邢。吾人滅郟。以齊晉之強大。不能過問。蓋雖欲恤鄰救患。而地勢足以阻之。中國受琉球朝貢。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其國。固爲諸國所輕。若專恃筆舌與之理論。而近今日本舉動。誠如來書所謂無賴之橫。瘦狗之狂。恐未必就我範圍。若再以威力相角。爭小國區區之貢。務虛名而勤遠略。非惟不暇。亦且無謂。鄙意以爲中國與之淡漠相遭。殆卽古人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至謂言之卽恐開邊釁。則未必然。日本餉項之絀。國債之繁。舊族廢藩之思亂。前此聞之稔矣。西鄉隆盛已伏其辜。彼君臣鑒不戢自焚之禍。或者漸思守分。所購鐵甲船。聞甲有四寸。似非鐵皮五六分厚者可比。然核其軍額。頗屬單弱。中國兵力固自應之有餘。諒彼決不因一言不合。遽起波瀾。惟言之不聽。恐無大益耳。然琉球旣祈懇不已。或不妨相機妥爲開導。仍候總署核示辦理。鴻章前晤森有禮。亦曾詢及阻貢之事。彼乃佯爲不知。似由情理內怯。但使少有顧忌。俾叢爾孱邦。不遭吞噬。所獲已多。將來儻有辨論之時。自應援引修好條規第一第二兩款。與相駁難。並密請總署轉咨禮部。將琉球數百年朝貢一案。鈔備崖略。可以應答不窮。往年日本於臺灣朝鮮之役。始以巧言餽我。繼以虛聲疑我。其堅韌狡獪情狀。令人莫測其端。執事沈毅有爲。果於任事。與倭人交涉稍久。必能洞彼情實。與爲推移。先事則審慎周詳。臨事則識力堅定。見可知難。隨時進退。諒必曲中機宜也。

### 復醇親王論鐵路

李鴻章

再蒙示及鐵路之當造。與能遽收大效之故。名言至論。綜括利害。慮遠思深。曷勝欽服。查鐵路一事。爲泰西各國富強最要之端。鴻章明知中國風氣未開。揆諸輿情。則論者必譁。籌諸經費。則款難應手。時勢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勉強。惟以中國土壤之博。物產之豐。人才之盛。十倍於西洋各國。而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

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夫中國有可富可強之資。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後能富能強。亦必富強而後可以居中馭外。建久遠不拔之基。但今尙非其時。似須俟諸數十年之後。適值劉提督銘傳。力倡斯議。鴻章若遽加駁斥。則中國日後富強之機。因此阻遏。誠屬可惜。是以歷舉九利。蓋皆得諸親歷外洋者之議論。參合中土之情勢。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蘊。庶迂拘之意見漸融。或將來之創辦較易耳。目下經費難籌。必借洋債。鴻章所舉宜慎者三端。固關係緊要之件。亦實見夫洋人最重借款。有此三端。必多顧望。蓋深慮時勢有所窒礙。而徐議以免後悔。適與鈞旨相合也。至敝疏九利之說。固必天下皆有鐵路。而後其效始全。鐵路徧於各省。則徵兵運餉銷貨權稅之利。亦徧於各省。原非謂清江漢口一有鐵軌。卽不必籌及他處也。夫專開一路。則有一路之益。統開四路。則有四路之益。然必先開一路。而後四路可以漸開。四路開而後各省之路無不可開。五十年前。西洋諸國。尙無鐵路。迄今縱橫交錯。爲路至數十萬里。其鐵路與軍實之多少。彼此若勢均力敵。遇有爭端。不輕發難。而和局卽可長保。勢使然也。中國若仿其法而行之。西洋去我太遠。知有鐵路。必不敢妄生覬覦。亦勢使然也。今若能創辦一二處。使商民咸知其利。則各處或願集股。措辦較易爲功。固不必盡籌官帑矣。竊謂清江一路既開。則由清江以至瓜洲。不難續造。從此直東兩省。內地徵兵運餉。直達江海。其迅捷必十倍於曩時。推之漢口。有一路。而河南湖北等省。當亦視此。若夫遇水則建橋梁。遇山則或鑿其穴。或跨其嶺。西洋皆有成法。可循。雖巴蜀隴阪。山川阻深。江淮以南。水道苞絡。亦尙可平其艱阻。但須導以先路。則雖創造之費。或多於平地。不患商民之不踴躍也。鈞諭又謂銷貨一節。惟煤鐵實有厚利。其他百貨。北方之資財。不加益。不能保其銷路之加多。仰見準盈酌虛。洞徹原委。已爲燭照無遺。竊謂鐵路既成。則北方煤鐵之礦。自必大開。若其民視運銷之便。或更願於藝植之利。工作之利。格外講求。地方官亦當隨事

督勸。未必不有裨生財之道。猶之江浙等省。輪船既通以後。絲茶之出其地者。數倍於曩日。直東從前漕船盛行時。沿河生計較旺。若鐵道則轉運之多且速。更百倍於漕艘也。又蒙諭以民間田廬可徙。墳墓不可徙。小民各有恆業。改圖甚難。仰見籌畫周詳。諄諄以保民生順民情爲本。敬佩無已。查南北大道。田廬墳墓在其中者尙少。鐵路多依官道。本可於墳墓不相妨。間有一二當徙者。鴻章前此行軍各省。每築營壘。客冬加築天津土圩。遇有墳墓阻礙。貧民領錢十數千文。卽皆欣然樂徙。從未壓以官勢。亦未致生怨讟。蓋貧民營葬。本甚簡便。其稍有財力者。必不至臨迫官道也。萬一有抵死不遷之民。卽稍紆迴以避之。亦非難事。苟能經理得人。訟牒當不至繁夥。亦不必竟以申商之法繩之也。惟是事端宏大。創始宜慎。現在外間軍民有風聞其說者。尙多引領欣盼。以爲貧瘠之區。或可漸變爲富盛。而官場迂謹無識。及京城學士大夫之私議。尙未盡翕然。本不敢存必欲速辦之意。今蒙詳示。以試行於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權衡至當。深協機宜。鴻章亦素有此意。旣承明誨。倍豁愚衷。緣奉諭詳加討論。於國家遠大之圖。馭外固本之術。煞有關係。仍不敢不罄其愚。覩縷陳之。尙求殿下加意爲幸。至海防籌餉。宜裁笨船。汰綠營。似亦時勢之不得不然。鈞座統籌全局。洞晰利弊。所冀贊襄大計。默運潛移。曷任企禱。

## 論日本圖攻臺灣書

李鴻章

連日接晤英繙譯梅輝立。德繙譯阿思德。副領事畢德格。僉以各國所接東洋電報。實有日本圖攻臺灣生番之信。並稱美國人李讓禮。帶領陸軍。又雇美國水師官某。帶領兵船。與敵處現接上海探信。大略相同。此事如果屬實。不獨日本悖義失好。卽美國人幫助帶兵。雇與商船。裝載弁兵軍裝。均屬違背萬國公法。且與美約

第一款相助調處之意不符。尊處晤美使時。似可就各處探報。及各國文函。先與辨論。若美國遵照公法。撤回李讓禮等。嚴禁商船不准應雇裝載弁兵。計日本兵輪無多。其謀當漸寢息。此爲第一要義。日本使臣柳原前光。有望間到滬之說。現無確信。該國既無文函知會。僅將電信鈔送上海道云。派員往臺灣果問。隱約其詞。意甚叵測。難保不乘我不備。闖然直入。閩省自製兵輪船。及水師船隻不少。似應先派往臺灣各港口。盤查瞭望。如遇日本兵船入境。問其因爲何事而來。如船中載有陸兵多名。應即攔阻。勿令進口。上岸俟將公事議明。再聽進止。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寄送臺灣全圖。查琅璠係南路生番後山海口。大可泊船。該處擬作礮墩。並未及造。又未設有文武汛署。如該船進口。一路防備。殊爲可慮。聞臺地海防陸汛。無甚足恃。似宜另調得力陸軍數千。即用輪船載往鳳山琅璠附近一帶。擇要屯紮。爲先發制人之計。設日本兵擅自登岸。一面理論情遣。一面整隊以待。庶隱然勁敵。無隙可乘。此爲第二要義。尊示已飛布福州將軍。南洋大臣。閩浙總督。預籌妥辦。竊思南洋大臣。向難遙制閩事。惟船政大臣。管轄新造兵輪船。又係閩人。情形熟悉。似應由鈞處知照沈幼丹中丞。會商將軍督撫。密速籌辦。日本既有此議。早遲必將舉行。若不慎謀於始。坐待興師。將來無論彼此勝敗。恐兵連禍結。竟無已時。於沿海大局。關係非淺。管見所及。未知當否。觀縷密陳。用備采擇。承致陳主事函。業交滬局轉寄矣。

## 諭姪

李鴻章

來信提及考試之事。想此書到姪時。姪未啓行。特訓姪數語。得失常事。不足慮。總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看。不可間斷。讀經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不可兼營並駑。一無所得。姪能聽余言。毋論考試之得失。

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 致瀚章兄

李鴻章

四弟來示言書法云。鉤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動合自然等語。弟亦欣慰此說。子昂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庭間。此一徑也。唐中葉師李北斯。參以真卿季海之沈著。又一徑也。晚唐師蘇靈芝。亦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以及六朝諸家。世稱南派。由李北海以溯歐陽詢褚遂良及魏北齊諸家。世稱北派。欲學書者。先明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之蘇東坡黃山谷。似近南派。米襄陽蔡襄。似近北派。子昂合二派而爲一。囑四弟從趙法入門。他日趨南派或北派。庶不迷於所往也。望將此意轉告二弟。大哥於公退之餘。可隨時指導諸弟姪。甚盼。

### 致昭慶弟

李鴻章

兄從滌生夫子游時。授書法云。其落筆結體。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前以活字濟弟不足。今後以圓字成其功。歐虞顏柳四大書家。如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弟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用油紙臨摹。間架則易進。

### 致鶴章弟

李鴻章

小學之道。非深用功夫。僅得其面目。來函弟今後研究小學。頗好。今以小學門徑。略告我弟。俾易入手。小學

約分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慎修東原茂堂懷祖巽軒晉三諸作。亦可參觀。弟欲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則小學自可入門焉。

## 致季弟

李鴻章

接誦十月二日手書。備悉妹丈已中南闕。擇吉來京。何日起程。望專函告知。以便到站迎迓。文社諸好友。本月十四日起。於社中開梅花會二天。適逢大雪。點綴塔砌。紅白成輝。作詩甚多。將來付梓成冊。當寄奉一卷也。大哥於前月十六日抵粵。後曾有信來。一路安靜。現照常視事。

## 稟母親

李鴻章

接大哥來書。悉僻處西南之雲貴總督潘鐸。爲叛回疆起。全省分裂。省城回民。亦與叛回聲應。氣求魚肉良民。脅制官府。巡撫徐之銘。貪淫昏弱。既爲回民箝制。因又挾回自重。雖已罷斥。而新授巡撫賈洪詔等。皆不能入滇。之銘爲諸回擁護。託言不能交篆。踞位如故。嗚呼。人面獸心。至於斯極。潘鐸既受命署總督。毅然入滇。視事後。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寇盜逼處。有志難伸。回人掌教馬復初。爲回教中之先輩。推爲領袖。之銘與謀。遣人至大理。招撫杜文秀。許以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復初至姚州議和。文秀出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



西之地矣。總兵馬如龍亦回兵巨魁。慄悍性成。然復初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露逆跡。潘鐸頗欲羈縻之。復初示意欲封平南王。鐸嚴拒之。馬如龍亦欲兼並迤東諸郡。而臨安士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官紳。糾衆據險以抗。如龍請剿之。鐸不許。如龍專橫。徑率部往攻。鐸檄士美固守。又檄他郡練衆。與如龍爲讎者。使與士美合圖如龍。其謀爲之銘洩之。復初復初怨懼交并。密召回酋馬榮。率黨二千餘人。冒鐸所調練衆旗幟入城。居五華書院。日出騷掠。鐸親往彈壓。諭令出城。馬榮嗾衆使前。鐸大罵。遂被戕。藩司岑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臬司以下皆避入焉。之銘迎馬復初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復初初意召馬榮。使與官爲難。而已調晉之。以市德於總戎。并解如龍之厄。及搆成大釁。又欲討馬榮。以示己無叛意。乃密召如龍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如龍懼怵歌舞。遂還省。與毓英攻馬榮。其黨死傷過半。榮逃回武定。旋爲官軍擒斬。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提督。事達聖聰。詔潘鐸照總督陣亡例優卹。予諡忠毅。之銘革職提京。旋以勞崇光爲雲貴總督。

### 致昭慶弟

李鴻章

我軍自克蘇州。卽分兵攻嘉興常州。前克嘉興。已函告矣。攻常州之軍。由兄督劉銘傳郭松林及戈登之常勝軍。分道進攻。城破。獲僞護王陳坤書。時鎮江揚州官軍。克丹陽之捷報。亦不期而至。全軍士卒。僉謂行軍以來。克服之速。以常邑爲破題兒第一次。更兼同日攻下丹陽。爲天心厭亂。逆賊當滅之預兆。

### 致鶴章弟

李鴻章

吾弟來書。說起周濟親族事。兄亦頗贊成。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幾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

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終非久長之計。卽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爲親友所厭。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爲周濟。並勸祖父以勤儉。並亟命兒孫就學。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吾弟年少。此事或未之詳也。吾與諸弟能有功名。非有周姻太伯。焉克至此。吾雖服役在外。未嘗敢一刻或忘。今周姻太伯之後。亦如吾祖父之窮困。亟應籌款接濟。以報昔日之功。今特命使者攜銀五十兩。送去暫濟涸轍。至吾祖父所欠未償者尙多。兄至年終當更籌百兩。吾弟景况亦非昔比。當可分任其勞。至大哥處。兄亦去信矣。吾弟兄四人。將來能積資十萬。仿范文正之例。開辦義莊。庶族中貧有養孤有教也。

## 諭文兒

李鴻章

吾兒來稟。書法漸有進境。敍事亦有頭緒。甚喜。甚喜。惟求學須有恆心。不可因稍得門徑。以爲已足。余近在上海。設立外國語言館。聘請外國知名之士爲教授。專授外國語言。吾兒待國學稍有成就。可來申學習西文。余未讀繁行文字。每與外人交涉。頗感困難。吾兒他日當盡力研求之。余前與四叔書。謂祖母年老。家事不可再使其煩心。吾兒在家攻讀之外。每日至四叔處請安。並討論學問。雖微小之事。亦可與四叔商量也。四叔之訓。不可違背。

## 與劉毅齋書

李元度

中春肅復寸箋。繇張春宇大令郵呈。計邀英鑑。尋將忠壯公祠碑藁誌銘別傳譯就。適聞執事大功告藏。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兩宮慈聖嘉豫。皇帝告廟冊勳。晉湘陰伯相爵通侯。執事躋九列。封五等。

諸將士遷擢有差。此我國家萬億年無疆之麻。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觀也。史巖方略。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使英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嗚呼盛矣。蓋嘗論唐平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其幅員曾不足當南汝光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僅乃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譏爲碑若雅。震鑠千古。柳州獻平淮夷雅表。至謂周宣王中興。徵於詩之大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民江漢常武諸篇。鏗錫炳耀。蓋人耳目。望之若神人。其揚厲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太原。歷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然則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奚斯之頌魯僖。事劣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僅列諸變雅歟。洪惟我大清盧牟六合。胡越一家。在昔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哈孫思克。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琪。有若策凌查郎阿。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阿桂阿里袞富德。爰逮宣宗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伉伉。焜耀旂常。用能肅將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時糗輓粟。士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尙易。從未有提孤軍。絕大漠。借餉異邦。采入其阻。不踰歲卽奏蕩平。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老湘軍。肇自王壯武張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逋寇入關。倣擾我西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躡勦。草薶而禽獮之。偉績奇勳。實遠出國初先正上。卽周之方叔召虎。中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蔑如。若唐裴度李愬烏重允李光顏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

自哂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鏤石昆侖之椒。洗甲蒲葦之海。倚劍崆峒之巽。包羸越劉。比隆軒昊。以彰聖清神武不殺之殊猷。惜下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燾也。謹上所作忠壯公祠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續曾文正遺稿。并援歐陽公尹師魯合誌張司錄例。而補綴以銘。別傳。庶國史較詳。未知有當萬一否。

### 答吳晴巖書

李振裕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弗置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誼。不見於世久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于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譏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既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廁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脅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賢公卿之例。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膺簡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奚啻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澹。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正僕所敬而求焉。以爲非韓蘇二子可及者。足下反以歸美

於僕。不已過乎。至於足下之文章。尤與世之爲文者大異。世之所爲文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爲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爲不少矣。其言豈盡合於聖人之道。然方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世而行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工取於語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粲。辭約而旨遠。凡爲文者。殆無以或尙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掩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爲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翼六經之旨。憫流俗之日非。而爲講求於理教之淵源。慨異學之以僞亂真。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所向。其敘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爲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晰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遯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季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慕。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楮無任依馳。

## 答陶雲汀宮保書

李兆洛

旌麾所臨。草樹知喜。況於萌庶。屬此幘幘。菜黍以儒書。粗知趨向。竊見古來賢達。於當代大人君子。負荷斯道者。無不矯首企足。思一望見焉。何也。愛結於心。求諸史冊者。旣寤寐而無由矣。當吾世而不得一見。則其於

古也何慕。而所自待何薄也。若幸而得蒙拂拭。賜盼矚。畢生之願。固已大慰。驅之策之。無所顧惜矣。某之於執事。猶是也。執事爲時舟楫。爲民霖雨。勳猷炳炳。所至康濟。至於心事宏偉。雖不足以仰測萬一。而以私所求於古人者證之。固已如符節之合焉。兆洛名不出里巷。才不逮中下。無半刺之謁。無一面之雅。皖江修志。忽垂過聽。遠齒微賤。再枉幣聘。其爲榮遇。於古亦罕。而遂巡於成命。不敢自前者何也。固陋之質。自知尙明也。兆洛受賦。謏劣。都無寸長。從宦數年。業益荒落。分宜匿影蓬門。贖以炳燭。豈敢開堂授學。欺彼後來。曩年冒住暨陽。徒以鄰壤望衡。相距一舍。其間人士。非關親串。卽系友朋。故遂徇阿昵之私。竊茲講席。久而益習。幸不相非。遂亦安之。視如家舍。童孫賤息。提挈俱來。雜誦呶唔。忘其客授。又阿兄已老。愛弟彌篤。時月不見。輒以損歡。是以經月必歸。歸必累日。猶復一味之甘。必以分餉。挈榼攜壺之足。相望於途。兆洛犬馬之齒。雖未桑榆。衰先蒲柳。旣疎禮節。兼訥語言。攝懸鶉之衣。納決踵之屨。夏則就風。冬則負日。來相就者。類忘形骸。令長之庭。終歲不一至。必宜入謁。奴子通刺而已。猶恐豬肝有累安邑。屢欲辭此。歸而閉關。而生徒久處。戀戀相依。未能忽然。聊復留止。不圖日月紆照。有隕自天。仍宥前愆。重辱雲翰。移之會垣。爲多士率。兆洛苟有一才足。以自見。一藝足以先人。有不聞聲雀躍。冀離蒿艾之間。一希末曜哉。揣分循涯。百無一可。卽欲覩昧自進。而私曲牽之。此所以捧函再拜。慚懼交并。而不知所以自處者也。樗櫟翳然。匠石猥垂一盼。知其不任。繩墨度亦棄之。無所怪矣。自恨不材之木。終外裁成。惟餘感激之私。長鐫飢骨。螻蟻微悃。十冒尊嚴。無任惶悚。

## 誠子書

李兆洛

自吾尊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緜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

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間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自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撐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粗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齷鹽瑣悉。尤所不耐。著衣喫飯。皆賴父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逍遙人間。不與世事。欲自勉強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復析爲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爲鄉里自好之人。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常以語汝者也。勉之。

### 答穆鶴舫中堂書

李兆洛

仁賢當國。九譯聞風。況兆洛居在大江南。又忝叨同譜者乎。海涵地負之量。固非謏劣之所能頌也。頃荷賜書。雅頌高義。何以過此。游神竹素之園。提要簡編之藪。身荷鈞軸。心同下士。何以尙之。德優賢關。功勒鐘鼎。執事之素志也。兆洛所素知也。兆洛少旣無學。長負所聞。自效一官。內揣不能有所建豎。用得退居蓬蒿。返所素業。課習生徒。以江陰人士延主書院。遂率兒孫輩來。啣唔循誦。久而安之。迄今十六年矣。幸生徒聲譽自好。有爲天文地理訓詁聲音詞章金石之學者。頗冀成立。可以表見。而深愧孤陋。不能裁之。執事乃謂有古人之風。

滋其顏汗矣。執事翔步日月之表。密勿樞廷。自任以天下之重。方今海宇乂安。治具畢張。而草野常若有不可終日之憂。朝廷亦若有無動爲大之意。上與下之情。似通而仍隔。朝與野之氣。似暢而未調。當於造膝之時。裕以格心之誼。值清切論思之地。竭肫懇啓沃之誠。則四海受帡幪。而國家荷開濟。不爲近功小效之圖。以收漸漬優游之益。則讀書之效章。名臣之業立矣。可勝企禱。承賜韓集。校刊精雅。謹什襲而藏之。人便肅戢。不勝惶悚。惟珍護啓處。以爲斯民。

## 與方植之書

李兆洛

兆洛匿影江干。不與當代賢士君子相聞知久矣。讀大著私心惕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嘗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於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範圍。漢學興。於是乎以注攻注。以爲得計。其實非爲解經。爲八股耳。一二君子倡之於前。無識者乃藉以取名。或甚以此希取富貴。波流至今日而極。而掇拾愈細。其味愈薄。亦稍稍有厭之者矣。得先生昌言之。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慎思。安得此明辨哉。命爲製序。則豈所敢任。洛所刻書印成者少。就所有者呈數種。皆瑣屑不足觀。慚愧慚愧。咫尺間而不獲逕前一奉顏色。然聞聲之思。已甚慰並世之願矣。守之來專此附復。敬承起居。惟爲道珍重。不宣。

## 與姚石甫書

李兆洛



春中見伯恬。極道才猷幹濟。冠絕流輩。而盛德懋行。落落然追蹤於古人。企慕之私。旦夕不釋。徒以息陰蓬華。守野疇之分。不敢冒昧。搢衣。乃荷賜書獎飾。并頒先集及大著。循涯揣分。感悚交并。伏讀端恪公奏疏。蓋謨碩畫。與道權衡。康濟斯民。垂法後世。蓋塢先生詩文筆記。輝光篤實。兼而有之。沾被無窮。俟聖不惑。明府君嗣有令緒。宜其明體達用。時措咸宜矣。大著坐言起行。萬化在手。太和爲心。所謂物至而應。事起而辦。命世應期。天下之福也。兆洛庸下。學無絕詣。用不適時。賴師友教督。不至爲小人之歸耳。馬齒漸衰。不能自策。校刻載籍。事等遣閒。附去數種。每種各二。一以餉植之先生。甚不足觀。徒塵清座。曩交周保緒。包慎伯。以爲足應時需。不意盤盤之才。正在孔邇。植之先生。復相左右。干城吾道。大庇羣倫。當吾世而幸遇之。其爲慶慰。豈一人之私也。敬問起居。無任系仰。

## 與顏脩來書

李因篤

曩過燕臺。重親有道。晤言未悉。而班馬促旋。年翁倦念故人。不使雲泥懸望。接塵屬飲。歡若平生。六翻高駕。攜手孚於金石。南箕北斗。足翻明月之詩矣。別來偃臥山中。絕不聞門以外事。去春亭林先生見訪。始知年翁有苦次之哀。倉卒東還。事皆合禮。猶憶吾兄通籍後。輒迎老伯入都。弟嘗就謁堂端。一承杖屨。典型淪落。觸事悽然。方期遙賦大招。薄展生芻之誼。而弟適爲虛名所誤。致諸公謬采上聞。號泣控辭。半載殆無甯日。甫得敵鄉兩臺垂憫。取結移咨。乃部駿旣嚴。而溫綸復再三敦促。不得已。至舍白頭老母。匍匐京師。繕疏陳情。扼於當路。淚枯力盡。溝壑是甘。幸總憲魏公爲弟密題教孝一疏。又流涕面奏。聖心惻然。可免考圖歸矣。遠荷采雲。寬其疏節。且命爲老伯作追輓之什。此固弟之夙心也。眼底疲於應酬。至衄血二次。無一刻得暇。容出京時。於畿

南近邑爲之。並評閱尊集。竟使鴻寄上。萬不敢忘。見贈大篇。推獎踰分。非譚陋所敢當。匆匆附謝。病眼昏暗。屬舍姪書。統冀鑒原不一。

## 答馮樞夫書

李塏

五月下旬。捧讀來翰。并展佳篇。篤崇實行。潤以詞章。瞻覩數百里內。少其倫比。狂喜呼三弟培同觀。故友閻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塏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熏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况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左右將伯無人。惟與舍三弟共晨夕。而恐未能有成也。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而豈僅主客式賴哉。因憶昔年。往謁習齋先生。先生急出足下書。冀望揄揚。旣而再見三見。問足下來否。先生曰未也。因歎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咄旁一著論。精力已畢。果爾步趨者。安可多得。及今閱來教。乃知深以習齋學爲是。特貧累。遂耽閣也。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游學。至於擔簦廝養。司埽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塏於先正無能爲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嘗步往。旣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過萬卷。皆朋友力。而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術未墜。而孔子猶周流天下。以廣考究。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騰。歧途眩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剋期命臨。少俟秋爽。甞

窩去敵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

### 與朱可亭學使書

李塋

塋啓。昨在秦邸。傳聞有州縣與執事相商。延塋講學。驚汗無地。及旌節過富平。謬辱隆禮。昧旦前卽。枉車騎來臨。楊令闢者失辭。以致鈞駕久候。復行。及至塋。知倒衣起迎。則已後矣。追至道左。匍匐負罪。旣屬不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場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愆。無可補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愚。昔王子師赴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邕爲陝虢觀察使。禮下陽城。皆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若塋則燕趙鄙人。士直自愧。雖少承父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譴陋。以言行則千瘡百孔。救過不暇。以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折節下顧。徒辱簪纓。至講學一事。又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卽中庸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爲學。多事空言。鮮敦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難。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宣。或談性天。或訓詩書。闊帽恢烏。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切實也。故講學不惟塋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束行。謁會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勒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不盡。

### 與友人書

李容

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於人。或祇以自怡。或藏之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旣死之日。舉世思其餘風。想其爲

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諸其門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爲法訓。斯時也。是惟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此正如華佗之青囊。一付丙丁。至今爲恨。惟恐其不傳也。所以然者。以華佗當年行之而有驗也。今有庸醫。方患羸疾。偶有奇方。不能自服。以療其身。忽見世之同疾者。遂以此方授之。且曰。此神方也。傳自異人。君宜敬修合而服之。毋輕忽也。而彼患者。方且啞然而哂。茫然不敢信。何者。彼方見我。尪羸日甚。我雖剖心相示。彼又安肯信我。此方之真。可以已疾哉。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輒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復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彙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直謂我躬行未懋。舍本趨末。欲速立名。適滋多事也。凡諸議足下之言。僕所得聞者。想猶其一二。然已覺切中足下之病。若夫所不得聞者。不知又當幾許耶。僕雖不肖。旣蒙足下友愛。則不啻骨肉若矣。人之議足下。是議我也。足下之不能韜光剗彩。是僕寐所未恬也。是烏容以無言耶。言之雖過切直。想在所不罪也。

### 與當事論出處書

李容

伏念某以韋布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旣。尙何濡滯。惟是捫心慚懼。有不敢冒昧者四。不得不齟齬陳之。某幼孤失學。庸謬罔似。祇緣浮慕曩哲。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豪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朝廷旁求。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某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某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旣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備器使。尙不審己量力。何以仰副當展。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某父喪時。遺某隻身。再無次丁。某母彭氏。守寡鞠某。艱厄殊常。飢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某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資生罔藉。赤貧如故。三旬九食。衣不蔽形。某母形影相弔。未嘗有一日之溫飽。竟艱難病亡。亡之

日無以爲殮。縣令賂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獲襄事。皆某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時稍有意外之遇。某當如毛義之捧檄而喜。某母之苦。豈遂如此之悽慘。某風木之憾。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某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今養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特典。以玷維新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死亡之時。身無綿衣。百年每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召之不赴。旣而沈邁王陶韓維又連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當時朝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某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某母旣不及見。某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旣以某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其不得志於科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尚之名。內濟稊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某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某而壞。此其不敢三也。某雖病廢草野。實蔭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居恆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遷善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某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藉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矣。某亦何由而籍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需於某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軒。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

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一大機也。某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杜門復開。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且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豈可使盛世無一石隱以昭風厲乎。某是以反覆思維。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爲國謀也。伏望執事於某之苦衷。諒某之非矯。俯賜保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賢於推轂。而某之頂戴洪慈。更萬萬矣。

## 答門人問學

李容

承謂靜坐中反覺思慮紛拏。此亦初入手之常。惟有隨思隨覺。隨覺隨斂而已。然緒出多端。皆因中無所主。倘以始焉未能遽免。不妨函泳聖賢格言。使義理津津悅心。天機自爾流暢。以此寄心。勝於空持強制。久則內外澄澈。自成一派矣。所存於己者得力。則及於人者自宏。在在處處。可以轉移人心。縱居恆所應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中心生生之機。原自無窮。此立人達人。邦家無怨之本也。次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胸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卽不幸至於飢餓而死。俯仰無怍。莫非樂也。輪迴之說。吾儒未嘗道。君子惟盡其在己者。三塗八苦。四生六道。有與無任之而已。若因是而動心。則平日之砥修。乃是有所爲而爲。卽此便是貪心利心。又豈能出有超無。不墮輪迴中。卽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報應之說。原真非幻。卽中間善或未必蒙福。惡或未必罹禍。安知己之所謂善。非天之所以謂惡。人固有勵操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居恆貌似謹愿。無非無刺。而反之一念之隱。有不堪自問者。況卽表裏如一。粹乎無瑕。而艱難成德。殷憂啓聖。烈火猛燄。莫非煅煉之藉。身雖坎壞。心自亨泰。至於惡或未卽罹禍。然亦曷嘗終不罹。

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便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真可骨慄。以形骸言之。固顏夭而蹠壽。若論其實。顏未嘗夭。而蹠亦曷嘗壽也。噫。盡道而天。雖夭猶壽。況又有不與亡俱亡者乎。味道而壽。雖猶壽夭。況又有不與存俱存者乎。詩稱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在帝左右。原非誑語。而孟氏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生前之享年雖永。識者蓋所羞齒。夫亦何可并衡也。理本至明。何不爾解之有。總之學貴知要。而晰疑須是循序。方談靜切。而輒泛及於位育參贊等說。未免馳騖。恐非切問近思之初意也。

### 與友人論孟子書

茅星來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爲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爲其病在爲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斂急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入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爲樂哉。又豈欲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

父子兄弟相率而爲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爲倍可慘也。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爲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人行政爲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爲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卽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刺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爲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爲之臣者。爲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以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爲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爲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讎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爲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爲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精聚。爲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精聚。爲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



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歛天下之怨。以爲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鄰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優渥。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爲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爲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爲乎。

### 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周春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爲學術起見。更有愚見。敢不再陳。自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爲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譬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峯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岐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字。樽擗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襲拙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譬如邪實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春自歎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亟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略。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祇緣睽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覆。不盡神馳。

## 答懷遠何冶亭書

周天爵

接手書。知足下仍處遠館。僻在一隅。館穀不敷所入。良可浩歎。不知天之玉成斯人。全在此等地步。於一切取與見得分明。甯槁餓黃馘。不爲非義事。外緣旣絕。然後對書。自有津津真味。恐三十年甘苦飢寒困頓。從不與富家往來。居常曠觀。人多怕餓死。其實傷食死者甚多。卽同一死。何苦舍我之餓。而貪彼之傷乎。此非排遣之法。苟有所養。自見得如此。文章不工。非有他故。總由心有紛挐。不下真功夫。若積蘊深厚。到得汨汨其來時。亦自揮灑如意。況更有進於此者乎。要在味人之所不味。惟乖於人。乃與天通。亦非好爲岸兀。不過不同衆人之臭味耳。若只取媚一時。與草木之爭妍鬪巧。花開花落。杳然無有何異也。足下須努力。恐賦命蹇拙。子弟多不才。只須任命而已。吾性情行事。現今無可與言。有可言者。吾亟就正焉。其如百折不回者少耳。有使人去。吾爲足下少助薪水。總望篤信好學爲第一事。其他萬無旁騖也。

## 答湯海秋書

周天爵

昨寄兩函。旣蒙見答。不以弟言爲鄙。而相勗之意。若望以古大臣之所爲。此大君子自期之心。出於口不覺有言而卽肖。弟雖不才。然居心立行。不敢從第二流人物著想。竊歎今之士大夫。其慮國是甚淺。其畏禍機甚深。揣其見聽。而後敢言。欲人說好而後敢做。此閣下所謂頽波。可爲長太息者也。來書云教匪。匪會匪稱。兵蠢動。手足瘡痍。雖尙無妨。然足耗我血氣。以我斯時外輸西餉。而內耗河工。竟無人言及此者。何也。豈竟無長策耶。抑有其策。而無任事之人耶。若楚苗弟雖未能深悉。第就苗性言之。當與古不甚相遠。大約彘性輕剽。狙

詐。嗜利易合。其地勢剝巖。又易走避。竊恐以輕兵忿兵乘之。則危矣。若反其所爲。萃我兵力。以俟其隙。彼易合必易離也。易勇必易怯也。乘其離擊其怯。一敗之後。必生隙貳。我因而誘之。得彼心腹。悉其虛實。或設伏。或搗穴。彼益紛。我愈利。此誠閣下所云貴精不貴多也。昔王文成公用數千之師。破濶頭橫水湧岡。皆勢如破竹。此兵不妄動。攻其一而次第圖之。遂奏成效之大驗也。不知當事者以爲然否。弟在淮北日久。情形較熟。竊見民生利病。關乎國家大計。無過乎淮水無去路。而河臣反利此。而務蓄之以與黃河敵。此與揚湯止沸。又何異哉。夫兩淮剽悍。好作亂。自古記之矣。乃年年顛沛於波濤之中。不思保艾而務勝之。勝而常安。恐無是理。爲今之計。黃水北徙。一堤之地。而北堤爲其南障。北之老堤。作爲北岸。一轉移間。而河有就下之勢。何則。河身淤高。移之平地而反就下也。然濬淮之下流。莫若就南通州一路。直達於海。則下流維揚。上流鳳潁。治之皆可措手。然由南通州一路之議。有言於河官者。河官曰。如公言。則我輩舉餓死矣。可發一噓。弟以大君子有憂國之心。不禁感歎。故妄言如此。

### 與秦小峴廉使書

吳 奎

嘗聞君子不以得位爲喜。而以得行其志爲樂。閣下蒞浙數載。無日不切切以閭閻疾苦爲己事。今茲司臬。凡沈寃滯獄。得荷平反昭雪。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乃閣下述懷詩。猶以豸繡無補爲自慊。閣下之心。何其厚也。頃偶讀王猷定軫石文。見浙江按察司獄紀一篇。其縷述諸慘。有非仁人君子所忍聞者。敢撫其厓略。以獻於左右。倘亦野老負暄之意歟。記曰。浙江按察司署。故宋岳忠武王第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丁亥。余友朱子。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子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人初入。牢

頭例索賄。謂之常例錢。金多者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則置一獄曰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溼。夏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逕黝黑。盤曲深窳。突有石門。狂狴守焉。門堅重。啓之聲如吼。陰風颯颯自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百晝鬼鳥。烏狴獨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獄定之述如此。朱子者名士雅。卽山陰朱貞毅先生也。昔宋荔裳觀察任浙臬。猷定爲此紀貽之。宋公之能用與否不可知。閣下文章政事。視宋公不翅過之遠甚。願更援此紀試更之於今。或有軫石所未能及者。稍有形迹。立爲剷除淨盡。俾陰燐毒霧。悉化爲和靄春風。則臯陶之祀。或有時而闕。公之德。浙人且百世頌之無斃矣。謹上不宣。

## 答張水屋書

吳錫麒

獲讀手書。具言宦況。乃知門臨亂冢。屋繞叢山。幾幾乎青燐代燈。白雲同榻矣。寂寞之境。遷謫所悲。然計足下濁酒澆愁。蹇驢覓句。月來如客。花開當春。踵杜老之豪吟。點倪迂之小筆。亦無悶也。否則偕二三父老。咨疾苦。論桑麻。誼若家人。遊同鄉井。以云宦隱。亦固其宜。至於千金萬金之壽。眼花耳熱之娛。業當顏子坐忘。司空見慣。一覺揚州之夢。十年出筴之場。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如其蔗境能甘。強臺可上。則借回颿。階清漢。固亦大丈夫之志業耳。必謂仕須及熟。貴可因人。想足下抱純約之懷。負慷慨之氣。溪邊古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未有不思之爛熟者也。若僕者。賦惟窮鳥。泣似枯魚。文章旣已遜人。經濟安能報國。印纒若。久不關心。惟冀具菽水之資。了婚嫁之願。然後芒鞋拾路。落葉打包。猿鳥無猜。水雲得意。將因樹以爲屋。

可縫芰而製衣。賦性之迂。實自知耳。方今大暑如沸。小年正長。榻有青苔。門無綠樹。言歸之計徒切。望遠之夢或通。何以解憂。託荷花而酌子。願言則嚏。見荔子而畏余。札到經秋。書成維夏。火雲千里。舊雨一心。

與畢莘農書

吳士模

別莘農五月。不得音問。渡江來黃沙。撲人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晚投旅店。宿土坑。食麵條。闊二指許。十五日。到壽州。值鎮將治兵。宿店皆爲兵役占。最後得小屋半間。在馬糞堆中。與家語雲共坐一木櫃。強以紙團塞鼻。四面驢鳴馬嘶。終夜喧擾。吾輩生長江南。食大米飯。明窗淨几。展卷吟誦。真如天上散仙。到此乃忽墮苦海。見有積年在此中過活者。督儒不識民生疾苦。真可愧汗。越日至正陽關。渡河凡八里。中流風雨驟至。渡船無席蓋。以扇障首。雨淋漓。透祖衣。衣裝臥具盡溼。到岸雨止。若故向旅人作難者。索火熏衣。至夜分不得寐。自此舟行八日。到周家口。悶甚。他亦無苦。入蔡署。官衙蕭寂。課章句外。啖飯而已。今歲麥大豐。百錢二斗。水果視南產者尤佳。蘋果白桃。碗大者一二文。大可啖。盛夏亦不甚熱。正午稍似家中五月初天氣。到晚放腳牀上。涼氣侵人。終夜被盡裝棉。耳畔絕少蚊蚋營營聲。往往睡至日高起。一日望松間明月。便似乍見故人。行坐對之。不欲寐。憶大謝夜宿石門詩。曼聲歌之。召諸生來聯句。一小者作無客不思家一語。坐中嘿無言者久之。自此每見松梢影落窗上三尺許。便如坐桐陰書屋時也。此間人不解道古。僕亦高閣置之。便如三家村學究。目不識古事者。偶一日董超然來。述北來旅況。有同病者。因縱談詩古文。出舊作相示。大愛賞。談積日夜不倦。恨在家時。識此君晚。數日別去。忽忽如有失。僕半年塞嘿。便如死灰復然。提起平生論文衡古心事。急欲見吾莘農。書此如相對晤語也。

## 與左仲甫書

吳士模

別逾一歲。懷企之私。忽忽與日俱積。中秋後。聞足下猝中寒疾。无妄之災。當勿藥有喜矣。久欲修候。而荒廢筆墨。疏慵已甚。又足下處置洋溟一事。於僕心有猜焉。地望較殊。誼不敢以先瀆也。比聞轎車所至。政聲載道。徵諸南北往來。及足下之部民。其信當吾世而有龔黃卓魯其人。僕得託名於戚友之末。若景星鳳凰之快覩也。幸何如之。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今以往。足下一失足。則人之責望於足下者。且將視貪庸鄙劣之徒而更甚矣。抑田畫有言。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敢敬爲足下誦之。往在江甯。見足下與景喬書。頗以窘乏爲念。居官貧是好消息。居官患貧。又是不好消息也。足下何渠至是。特恐左右者有以窺足下之閒。而稍中以不患貧之策耳。黃山爲足下覓金石三例不得。僕因以所藏者致之。諒已入鄴架矣。政事之暇。不廢參稽。想見著作之勤也。夫文章緣飾吏治。儒生所以異於俗吏者。庶其在此。然在足下今日。則力有所可惜。心有所不必分。必視民事如家事。定其規模。而以實心實力一一致之於民。士生斯世。學當求爲有用。如粟可療飢。如藥可愈疾。而無過飽。無誤投焉。斯不負生平耳。如之僕卑賤。尙不當以文士名。況足下乎。又聞印山諸子多舉遠佞相告。署中亦有緣此介介者。是言也。夫子且以告顏子矣。豈其有所指而云然。且足下所當遠者。豈徒曰佞。然就佞而言。亦願足下終勿以爲易易也。景喬書中。足下索僕闡藝甚急。且有過當之言。僕文正用荆川法。而出以適健。及閱中式文。乃知有大謬不然者。僕無意於此久矣。靈府間幸不爲所蹙蹙。邇來惟深悔少年精力用錯。止以文章作一世歸宿耳。忽忽百年。寥寥千載。士所自命者當何如也。感足下能作良吏。亟欲以迂闊之言自通。遂不暇作世俗稱揚好語。信筆抒寫。傾吐不倫。亦欲足下知故人向往之意不薄。而轉有以

規僕耳。不宣。

### 與董超然書

吳士模

僕與足下居同里閭。積十餘年不相識。自足下來蔡。一見輒歡甚。相與語。窮日夜不厭。莊周云。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而喜。今則若兄弟親戚之聲。歎於吾側矣。匆匆言別。不盡所懷。僕資性蹇拙。尋常見富貴人。落落不能一語。於世所號稱名士。亦素不樂與之接。自以年少學淺。一習酬應常態。足散吾臆朴之氣。又以其人既有聲譽。欲援而與之交。則更嫌於標榜附和。而有所不屑。然其間有一言一行之當於吾心者。未嘗不心折之。卒亦不敢以此因端而求合也。故自一二素交外。維以古人爲師。晨夕相對者幾二十年。猶未有得。乃今得吾超然。僕自今可以得良友之助。助而不終孤陋寡聞也已。足下遇人不設城府。論古今事多當。所作古今體詩。風骨高騫。都無世俗人語言意思。長年奔走四方。困無所遇。猶以詩文爲性命。不置口。將毋前日所云騷氣者。吾兩人當不免。騷氣固不可有。然讀書人無騷氣。恐俗氣至矣。足下以爲何如。邇來不重文士。大率以騷目之。應舉一不可當有司意。卽文章不愧古人。終不免寒餓。挾策爲人師。多爲世所輕侮。從事賓幕。則幕中且不屑與齒。甚者覓一餬口地不可得。設使古人復生。當不知作何語。近聞臬司康公觀風吾郡。得吾同姓廷燮者。禮重之。爲之續婚儀。封章氏。命僚屬爲成禮。此真古道不可概見。或嗤以爲騷。或詫爲廷燮奇遇者。想古人此等事。何足掛齒。今人不見古事。動生臆說。真可笑也。然舉世賤士。則士當自貴耳。承述徐公爲人。令我神往。顧彼官也。僕士也。古之交友。相賞於形骸之外。卽一爲宰相。一爲布衣。直視之如無有。何容以此介介。然竊緣夙心所在。寧守其拙。而不敢遽以書自通。此亦居下之道也。敢悉布之。不宣。

# 答任幼直先生書

吳定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驚而惠恤之。執書感晞。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疊嘗骨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爲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矚。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徬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雋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亨屯旣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於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衆。羣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敝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於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失六藝富於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



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顧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污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且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 與王濱麓書

吳 定

別足下七年矣。攜手之歡。勤拳攻錯之雅。無日不塵於心。每誦足下書辭。及同游自左右來者。知足下貧益甚。薪燎不足以備風雨。無兼日之食。爲之喟然三復太息。頃者都御史竇公主試天下貢士。天下之人。喁喁企望。度足下必能首出其儕。而又不幸棄同瓦礫。以竇公之賢明。而足下所遇如此。僕安能不爲足下鬱鬱哉。抑僕之齒長。足下九年。名未出庠序。自度鶩下不足潤色於時。比年不與鄉大比之列者再矣。杜門紬繹聖人之經。思有所導引以扶來哲。而後生新學。喜圓畏方。以故從遊之士亦寡。膝下長者。舊抱羸疾。餘尙穉少。家衆十餘人。日嗷嗷待僕舉火。性又拙。不欲苟取豪髮於人。坐是益窮。境大約與足下類。且定聞大寒既至。民煥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憂貧賤甚於疾病死喪。求富貴不避蛟蠶虎兕。得之則揚眉以喜。不得則出涕以嗟。故曰。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若斯之輩。古今相同。比戶相望。且夫連遭之士之莫克伸其長者。輒自委曰。吾有志無命也。然聖人繫困之大象。獨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不由命屈伸。君子所爲泰然游泳於貧賤患難之中。而命且自此立也。夫不曰聽命。而曰致命。艱貞盡道。祇事上天。困之所以有取於習坎也。不曰明志。而曰遂志。內省不疚。非以干名。困之所以有取於兌說也。窮源而後知天下無枯澤。素位而後知天下無窮途。疾

風相加樵夫以是笑野草之靡也。霜雪既降。堅冰滿河。山谷之民。以是羨竹箭松柏之茂也。故文王拘羑里。以演易。仲尼阨陳蔡而絃歌。僕方寬其心。與足下共謀處困之方。豈真悼賢者有志無命。而爲足下鬱鬱哉。夫窮阨之來。而不敢苟且應之者。道之所在也。良友睽隔遙遙。同值其艱。而同勵以守者。亦道之所在也。僕聞天道遠。人道邇。待善龜而襲吉。福之末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吾知足下之不長困也。若僕者。將離棄塵事。上涉天都之峯。俯覽萬象。出沒煙雲。亦足壯也。足下他日進退百官。施澤貧氓。其肯辭宮闕之盛麗。翩然曳敝履從我游乎。

## 答鮑生桂星書

吳定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辭溫。增僕遠望。僕自足下北游。沈默閒處。歎左右益少通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悲。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游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觀聖人之德輝。沐浴車服。禮器之餘韻。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借揚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既聞其訓戒。已念二者雖不可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聚羣講學。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閭讀書之子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舉之學。衆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怪以爲狂癡而笑之。退而告之父兄。始知講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愴然內悲。太息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既壯。涉歷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以考訂爲工。有慕秦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尚。私心喜且慕。謂此雖非吾學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羣。舊嘗假館於歛者。或散或亡。不可復合。無所慰其意。冀得一二秀髦後進。與之

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況其他乎。嗚呼。幼志不可遂矣。卽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甚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積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騏驥一躍。可方駑馬十駕。然使欲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騏驥弱。駑馬矣。何者。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人之賢明。以羣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竭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違衆有志於道。譬如深居閤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步以致千里。吾知有盡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奮然以繼魯鄒洛閩之傳。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艾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畢志盡才。責功暮齒。而獨學之苦。反甚於前。遇歧途疇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克成其幼穉之志自悲也。足下少而才。在門牆中。最爲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拳。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 復吳耶溪書

吳德旋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攜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於耶溪無毫髮補。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懼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嘖嘖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逾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卽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兔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性不能自賤。簡阿諛苟合取。

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之色。而久處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綆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間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蹇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強作任達。以自附於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飢死。卽爲天地間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嘗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於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愼毋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宜。

## 與沈閒亭書

吳德旋

閒亭足下。德旋年三十許時。與吾郡張編修皋文同學爲文。編修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避。編修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修旣歿之後。憚大令子居大肆力於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籙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此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於人。以爲譽毀於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於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於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於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

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遠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喻之者哉。足下方少年。於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 與族弟筠墅書

吳德旋

筠墅弟足下。德旋前與吾弟及守靜耶溪書。狂言滿紙。諒諸君子必有以是正之。守靜寄到邱邦士文集。德旋四三紬繹。而心折焉。其修詞之潔。非同時諸家可比。又能斂鬱其氣於混濊中。較之以風馳霆擊爲駭人之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德旋嚮者於國初諸家文。有取乎汪堯峯。堯峯文醇雅可誦。而敘事傷於過煩。蓋自宋南渡後。諸文家通病。邦士乃亦間不免此病耳。然邦士文之佳者。絕出堯峯遠甚。故自明歸震川後。我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斷以邦士爲最矣。惲子居云。邱邦士文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德旋以爲正宗。亦非有定式。要在前後布置不失序。吐詞雅醇不蕪。則自唐虞以來。至於今日。其卒不可變者也。昔者韓退之之論文也。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何而後謂之是。前後布置不失序。吐辭雅醇不蕪。卽是也。非欲務以艱深爲尙也。而其近於躁率者。必去之。非欲務以流利爲尙也。而其近於晦澀者。必去之。是卽所謂吐詞雅醇不蕪也。而昧於此者。雖日與之言爲文之法。宜如是。彼且河漢吾言。謂若於文字之見有痼疾。吾又安能舍吾所聞於師友之訓。而徒而就之。謂吾向者之言實過乎。昔人謂太史公記酒肉簿。必有可觀。德旋以爲太史公記酒肉簿。亦如其爲史記者之爲矣。何也。質而不俚。修詞之能事畢矣。雖然。太史公之所以爲不可及者。在神明於法。

而變化無方。如第曰質而不俚而已。豈惟太史公能之。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子瞻子由諸人具能之矣。其或文勝而質不足。或質足而不免於俚。則皆不足於斯事者也。自北宋而後。爲文者之能合於古人與否。吾先以是斷之。至於理之醇駁。則視乎根植之深淺。而於修詞之得失無與焉。德旋聞吾弟與潤安耶溪諸君。於大雲茗柯兩家文有抑揚之論。德旋以爲兩家各有相勝處。未易定其優劣。謂茗柯有擬古之迹。此固其所不免。然卽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軌轍出於管荀諸子。不可掩也。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曷嘗句摹字放。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茗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於五十六。安知不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泯其模寫之迹哉。且夫爲文之士。各有所得於天之分。不可以強而能。其可強而能者。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因其規而爲圓。而周旋也中之。因其矩而爲方。而折旋也中之。如是而已。雖其所得於天之分甚優者。亦必徐以俟其自化焉。雖然。士不求爲古之文。則已。士而求爲古之文。而曰吾惟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而已。神明變化之境。非吾所敢幾也。夫誰則宜爲是言者。故或且於古人之法度。質質然未之知。而徒徵引故實。發爲頗僻之論。橫鶩旁逸。不可控御。而曰吾聖於文。吾神於文。世之人固亦有見之。而適適然驚。津津然羨之者矣。而其稍知古人之法者。則已見之而猶然笑之。故夫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乃所以爲聖於文。神於文者之資。冀異日之忽不自知。其何以能遂忘古人之迹也。德旋之於爲文。所得於天之分未優也。而於古人之法度。不可謂非心知其意者。故願與吾弟及潤安耶溪諸君共守之。而勉俟之。不宣。

## 己未上曾侍郎

吳敏樹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以聞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清皖省。圖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如敏樹所日夜禱祝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驚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坐。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伺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通賀慰。蓋功名形勢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獲交寵於大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馳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罪也。而舍甥王慶奎。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末。銘感在心。豈勝言謝。茲有友人學博楊君鴻烈。乃前數歲所欲爲今世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臺篠岑皆爲密遊。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北間。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遲回而不敢遽言之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無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卽喜談兵習武事。欲以雄奇功迹顯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懷書生皆奮興。此君獨困厄至無聊賴以自存。豈不可歎也哉。今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而一試之。幸甚幸甚。敏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自恨無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敏樹於聖俞。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間與歐公唱酬多至不可數。不覺廢卷歎息。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獎飾。非止誇今世耳目。且以炫耀將來。微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卽兢兢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篠岑昨寄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聞已寄呈左右。使人惶懼慚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別耳。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

惟見阮氏所編我朝經解中。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足以破考據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唐論語八卷。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正有道之前。臨書神馳。

## 與朱伯韓書

吳敏樹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誤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邁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觀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旣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強持一刺。于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於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讒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



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學。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卽有志於古文。雜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濩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問。曾作五言一章。未獲而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淳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取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 答李香州書

吳敏樹

香州三兄足下。見鄉試錄。喜瀏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瀏中科第。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州。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滔滔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萬不敢當。然不意香州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共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旣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強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尙不免遭詬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

以其童然垂白之老叟。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州旣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旣以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者。非果自意其尙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攬其所長。閒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州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 與友人論文派書

吳敏樹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

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名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旣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 與梅伯言先生書

吳敏樹

敏樹再拜奉書伯言先生座前。在都於項君几山所得見先生。旣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待一二次。備聞指論。覽及

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爲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偕上計。以數望左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其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談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旣爲鄉里之恆人矣。其生平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間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善爲之文辭。其鄰之厠賤。猶將笑之。況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之與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今世之有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吏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者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驚詭。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與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歿。逮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

請於先生。凡所爲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應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並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吳汝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峯。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展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峯者才耳。第海峯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文章以氣爲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規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饜飮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掩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卽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閎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卽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爲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閎肆也。今必以閎肆爲宗。而謂醇厚之文爲才之不贍。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爲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爲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爲醇厚之文。無當也。卽求之古人所謂閎肆者。亦無當也。然而資力所進。於閎肆之文。尙可一二幾其彷彿。至醇厚。則非極深邃之功。必不可到。然則望溪與海峯斷可識已。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峯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峯近賈長沙。於八家

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峯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峯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峯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峯之閎肆。海峯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峯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峯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也。故敍而陳之。倘有所商論。更辱教焉。幸甚。

### 與朱肯甫書

吳汝綸

肯甫足下。昨伯衡自尊寓回。攜二冊。具道棟山師介足下索文。甚慚慙。義不獲辭。勉應之。乞加改正爲荷。顧亭林嘗謂使昌黎但有原道諍臣論佛骨表淮西碑數篇。盡去平日諛墓之文。豈不誠山斗乎。然則古之立言者。猶不工爲酬應文字。況不能文者乎。歸熙甫有明一大宗。徒以酬應文多。致後人訾議。有以也。趙君文甚佳。但謂傳史職。不宜爲者。非是。文士但不當爲達官立傳耳。若表揚幽隱。自託於稗官野史者。流與國史故不相涉。正儒者分內事。何不可之有。烈婦事趙文已詳。遂就加竄易而爲之傳。馬氏以牽連得書。止題蔡烈婦亦可。子女附載。從略可也。彭孝女事不足傳。爲文者甚多。吳大澂文頗有法。擬不再作。懼無復命。乃題數言於冊。唐宋文家紀節烈事頗少。吾鄉方侍郎靈臯謂程朱後婦女始知守節。是不然。近世士大夫皆不知有節義。程朱遺澤就湮久矣。更何論於婦人女子哉。古人簡質。不人人託於文章以傳。今人則生平了不異人。但能交接文士。便求爲文以託不朽。此亦未俗浮薄之一端也。如彭孝女者。已得文累累。以是推之。古之貞女節婦。能爲孝義之行。而泯沒不傳者。蓋不可勝道矣。二冊不知孰彭孰蔡。弟又不能書。故祇擬二稿呈上。儻須自書。足下代書可也。一二日卽來相見。肅布所聞如此。非足下無以發弟之狂言。

### 答朱梅崖書

林明倫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手書。知有子婦之恤。兼受辦公之累。人生拂意之事。於壯年時爲多。但處之能不失其信。則習坎心亨。苦我者無非成我者也。來書謂古之人制其心於不動不惑。夫心非可制之使不動也。有以燭其理於不惑。故不動也。吾兄見卓守約。遇此等事。自能禳之以德。翫而忘之以文辭。想不爲此戚戚也。去秋奉使。歷下。賴同事諸公贊襄之力。幸免隕越。所鐫闌墨。人人見之。咸歎異以爲他省不及。諸生來見者。多俊茂可喜。門下趙生魏生。尤秀出可敬愛。褚生學行過人。一領解而死。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聞其家甚貧。寡妻幼子。無以自存活。生舉其身。死卹其家。恐不能無累於吾兄也。近於敝篋中。檢得副榜崔生文稿。視之中通外直。不蔓不支。如讀章羅應舉之作。自恨彼時不慎別擇。不登此生正榜。因歎闈中校文之難也。明倫自回京師。往來擗節之餘。粗具車馬裘葛。此韓退之所謂小德者。思欲與一二有志者。講明實學。庶幾大德同所樂於人。適李郁齋在會典館。上命刻期成書。在館者自總裁官以下。辰入酉退。無須臾之閒。而陳繩庵二月旬日內喪。其二子。意慘慘不樂。君家兄弟。又遠在數百里外。言無聽而倡無和。是非無所與同。其蕭條寂寞之狀。兄亦可想見之矣。集序久已作就。無便可寄。制藝舊已有序。今不再作。自愧才力淺薄。斤斤模倣。無甚奇古動人。然論古人所以爲文之道。自有識者觀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也。古文自宋南渡後。蕪絕已久。其閒作者雖衆。然知根本者。又苦才力不及。有力矣。又或恣睢浮濫。與道乖離。故猶未見有人傑然出而於古作者並。吾兄才雋思深。仕不忘學。令兄操行純篤。志道不疑。根本既深。枝葉自茂。則斯文之統。安知不在君家兄弟乎。願勉之。毋怠而已。

### 再答朱梅崖書

林明倫

乙亥四月。沈榮至。接得手書。極承教愛。適無之東省人。是以遲久未報。今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謝君至。復接吾兄七月所寄書。及令弟鼎堂制義。讀之彌增感愧。前書云。爲上官者。待屬吏宜恕。已及物。不可過於操切。此語以之責他人則可。非所施於明倫也。自念居平接物。惟以至誠相與。遇小黠者。但令事辦。原未嘗過於苛察。而上官日憂其無駕馭之能。而督促之不已。今番被劾。其端委難以一言盡。然迂腐無能之處。未始不由乎此也。在浙三年。承雷副憲相待甚厚。其爲人縝密溫潤。刻刻不忘學聖人者。真可敬也。承索舊文。曾錄數首獻上。過蒙獎譽。相見語及古文。尤推吾兄作者。惟知己之難得。故並述之。竟守李公過衢一宿。聞鄙人言論甚洽。政事則實無足觀。李公過愛。而吾兄過聽其言耳。願離任之日。吏民驚顧徬徨。意鬱結而不能舒。不知何德以與之也。俟部覆到日。即挈眷回籍。自遭此番挫折。實頽然無再出山之志。正恐牽於時勢。行止不能自由耳。州縣雖果難做。然地方之事。一己可以自專。下不與百姓爲難。上不爲上官所怪。亦未嘗不可久處也。惟伯母年高。可念耳。鼎堂制義。雖未到古人處。然筆力雄秀。實近今所少。當始終勉成之。沈榮薦至常山秦君處。隨調瑞安。半年後即辭回蘇矣。今不知其所之也。辱相知深。兩用紅稟。得非戲耶。今並奉繳。惟吾兄裁察焉。

## 覆姚春木

林則徐

樽察先生執事。別來條逾一紀。馳驅况瘁。衰疾連綿。雖生入玉門。已頽然成廢矣。丙冬在陝。丁秋在滇。兩拜惠書。及見贈之作。且感且愧。欲作和詩。與復緘奉寄。藉以詳述積懷。乃陝中得書之時。適弟因疾在告。艱於搦管。嗣是疾未大愈。卽有滇南之移。值彼處漢回連歲滋事。席不暇煖。督師臨邊。如是者經年。而疾滋甚矣。來教久稽未報。自知罪甚。出入懷袖。耿耿於中。比在西江。與鍾泉觀察言之。觀察以去歲所得尊本。及新春手翰先



後見示。均承念及庸鄙。且以久不得書爲疑。弟讀之尤不禁汗之竟趾也。所竊喜者。近日手札神氣充周。新詩尤精采四溢。知書中所云近履勝前。爲不虛也。執事經世之學。雖未顯用。而康濟乃其本懷。比者三江南湖。異災疊出。早知拯飢援溺之策。無時不廬仁人念中。前讀致鍾泉及仲昀書。復堅之以川米行之巨篇。洵救時恤民一長策也。仲昀弟與共事。明練果敏。且側聞去冬以漕事之絀。有中旨密詢各疆吏。搃注轉移。蜀中連稔多年。自無可諉。猶憶道光三年。弟在吳門。招徠川湖米客。亦賴有楓橋王露庵。滸關望亭諸行戶。咸聽指揮。疊履捷足。賈信分赴川湖各總口。告以米價正高。速來必獲大利。遲恐價落。因是賈舶麇集。彼此爭售。價不禁而自跌。今兩湖勢不自給。其近川者。賴有川販。巴東守口員弁。宜勿留難。若近陝之處。亦可由興安水道。浮漢以達江淮。此每歲丹陽新豐販售豕脯之熟路。可循而行者也。今歲六省南漕。惟江西最多。合碾運捐輸至八十六萬石。非鍾泉觀察之盡心果力。萬不能爾。其回空各艘。渡河如許之艱。而孟陬月底。悉已掃次。從容受兌。洵由一誠所感。省垣粥廠日期。一展再展。亦鍾泉捐廉倡之。活人無算。知閣下所極樂聞也。東南民困久矣。但冀天心速轉。暘雨無不時。河伯無不仁。瘡痍猶可漸復。以人事論。則漕政河防。皆不能無變易。讀執事甲申所著河漕議曰。行海運而一時之漕治。舉屯田而日後之漕益治。視河之所趨。不使與淮合以入於江。而一時與後世之漕且俱治。大哉言乎。體要具矣。弟亦常主此見。故於己亥年覆奏漕議有二條。曰補救外之補救。本原中之本原。正與先生同意。而因是不免見尤於人。諒吾兄早聞之矣。又弟向議河事。以謂神禹雖未必可學。其治法自滎陽東至千乘入海。天下無河患者六百年。無他。順河之性也。今不亟使東注。而必導之南行。以激烈之性。繞迂緩之程。勢必不受。此皆惑於風水。而不計爲患之大耳。弟讀鍾泉道齊正軌。於循吏各傳。持論皆具特識。嘗語鍾泉云。君論王景治河。不外商度地勢。可謂一言破的。若以君主河事。誠有成竹在胸矣。作者所云河不

與淮合以入江。其先獲我心哉。今之洪澤湖。疊受河淤。濬則不勝其濬。不濬而運道幾斷。若使河不奪淮。則洪湖正可復泗洲虹縣之泊。以爲帝籍穀。尤不可勝食。非獨不患淤。且惟恐其不淤矣。至于乘卽今之利津河。若由彼入海。須穿張秋運道。則漕艘以轉般爲便。如大作所引劉晏之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非前事之可師者乎。因讀執事讜議。故縱筆及之。要難爲尋行數墨者道也。弟自上年九月。由滇扶病言歸。沿路緩程而行。覓醫診治。又值風逆水涸。於嘉平望後。始抵豫章。賤疾固甚委頓。而大小兒之病猶劇。不得已暫寓江省就醫。不意一小住間。忽忽四十日。蒿目時事。愁懷益深。日內亦卽由江返里矣。第敵鄉臥榻之側。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尙不可知。舍間本正湫隘。有瞻烏爰止之歎。頃聞鍾泉欲專人贊書詣尊處。弟亦力疾作書奉答稽延之答。幸鑒原焉。附去二詩奉和。昔時惠贈原韻。而所言皆目前事。祈爲教之。又見鍾泉錄詩奉寄。弟亦約錄出關入關及去官之作數首。略明其志。並乞削正。遇便交鍾泉處。自可付還也。聞閣下所輯文錄已成。艱於覓寫。茲附上千金。聊佐寫資。要無裨於事爲媿。學案不識編就否。鏡海奉常所刊曾否入覽。異同若何。便中願聞其略也。餘惟爲道自重。不宣。

### 覆梁芷庭觀察

林則徐

自去秋回里。至今奉到魚書。積有六緘。內四緘皆閣下手書。凡慰問之親切。關示之周詳。代謀之精審。此非恆泛者所能道。其片辭。心非木石。能勿感深以泣耶。所以遲遲未遑作答者。始以沾疾牽纏。旋止旋發。延至百餘日之久。迨病起而竿牘山積。急將尋常酬應之件。略爲摒擋。而於閣下則胸中所欲言者。愈積愈多。既非旁人所能代答。且非急切所能罄陳。將俟暇時。一吐胸臆。而卒不可得。蓋里中繁擾之狀。視作官時尤難言之。兼

以繭足入山。購尋兆域。卽遇赴浦人便。亦往往錯過。不及附書。所恃惠子知我。或可諒其無他。而格外恕之耳。賤眷回時。捧到盛賜賻儀。并撰題挽對。知己之贈。惠及先靈。不敢不叩頭祇受。然閣下年來清況。侍所備知。加以此番暑臬。旋值南河多事之際。節節賠累。又可想見。而麥舟高誼。出自空空妙手中。公奠已領盛情。厚賻更逾恆格。感則至矣。而躑躅難安之際。曷可言宣。至承示蓮帥議增公奠一說。經執事代爲婉阻。此真愛人以德。爲侍留得做人地步。若彼時竟無達識一言。則侍此後有何面目見河上諸公哉。聞之至幸至感。謹當鏤諸心版也。吾人辭受取予。非同小節。己所不及知之地。得一二知心者爲之準的。方不貽以後悔。卽如侍前次在蘇聞訃。越日就匍匐奔歸。五中脊亂之際。原不遑計及此節。竊擬所屬賻儀。一概不受。而蘇守三縣。知其積逋之多。並以向日毫無盡情。言至再四。一時不能過却。及至侍離蘇後。更無代爲斟酌之人。至今留憾於心者。不一而足。聞仙舟中丞去浙。概辭本屬之致奠者。賢者所爲。畢竟有定識定力。深悔前此之無所步趨也。蓮帥盛心。原甚可感。前此蹉跎未及致謝。今雖無及。終當謀所以答其意者。舊冬河上之事。渠固不能不任其咎。然平情想之。亦極多難言處。甚矣河臣之不可爲也。來示求退之言。真皆出於肺腑。果能得請。誠無所用其遲疑者。但。以事勢揣之。恐未必遽許抽身。則又無可如何耳。上冬三處推轂不謀而同。固見賞識之爲不爽。彼時東帥一席。卽竊謂非異人任矣。既能暫免。則升途自覺較寬。惟祝早晚有柏薇虛席。卽可拔脚金隄。莫之能禦。若急流勇退。竊恐平時較易。目下獨難。要亦有定數存焉。行止皆非人所自爲耳。侍以局外之人。又值居憂之際。此次奏派督催。真如半天霹靂。不解其所以。然二月望日。篋樓制府示以諭旨。次日平叔中丞發交南河來檄。當詣兩府委婉懇辭。二公以爲辭則本省必須出奏。而萬無可措之辭。如係放缺補官。則以禮制自持。原可確乎不拔。今以要工喫緊。令往督催。並授以官職。且明言工竣回籍終制。是前後路俱已截斷。實難代陳等語。遂翁又

云君親一也。譬如丁母憂。而父命其應試出仕。自不能廢禮以曲從。若只使奔走服勞。而執拗不行。直是違命。其言之激切如是。侍原知此工不獨目前難辦。抑且後患無窮。如謂願廁其間。諒亦憊不至此。願返覆思之。具呈懇免。非奏不行。而本省督撫一關。先打不過。至因懇辭而遭譴黜。固無所懟於衷。但恐事後之深文而苛論者。以爲事異奪情。心同規避。則並無所解於公議矣。日者在家稟命。老父之意。亦決然必令前往。且訓以大義。不許推諉。不得已向大府稟明。以到工後持素服。不用頂戴。庶可於心稍安。遂樓平叔兩先生。俱以爲然。諒愛軒小農兩先生。皆大君子。亦無不曲體下情。允其所請。萬一竟不得請。則侍於到浦後。極力求去。以爲有辭矣。來諭示及此事。並預揣鄙人之心。非素以道義相期。而信其異於流俗者。必不肯爲此語。下風感佩。聲淚與俱。特其中又有不得不來之故。緣承逾常關愛。故不禁覲縷奉陳。並錄稟稿。先呈清覽。容抵浦後。尙可面爲細罄。不然。明知陷窶之中。豈局中人尙冀脫身。而門外漢轉甘託足乎。抑豈圖竣工之甄敘。而希異日之帥垣乎。以利害論之。亦皎然衆著者矣。萬一此後讀有補官之命。所不呈請力辭者。有如河愛我者。以爲當否。瀕行匆忙之際。手此先陳感謝。並述歉忱。敬請台安。統惟茹鑒。餘容晤罄。不一。

### 致閩撫鄭夢白中丞

林則徐

夢白年三兄大公祖大人閣下。四十三年同譜。稀若晨星。況頻年萍梗飄零。風雲變幻。積思成阜。有難以紙墨傳者。去秋在回部八城間。遠辱雙魚惠問。維時馳驅沙漠。未遑泐寄報箋。且知八驕已開府滇南。亦恐鱗鴻莫達。重以委書碑版。不敢率以操觚。伏維閣下以不匱之思。伸罔極之慕。旣得儀徵相公撰表。乃不屬書於名德鉅公。而馳函萬里外。使竄逐之同歲生。廂名貞珉之末。此意豈可負耶。無如氈廬跼伏。數年於茲。投毛錐而

焚石泓屢矣。舊腊幸蒙環召。生入玉關。亟思有以報命。而忽被假節之恩。勦番孔亟。周歷甘涼西湟諸郡。雖未躬冒矢石。而無日不風餐雪臥。刀浙劍炊。如是三閱月。遂爲寒瘴所侵。一病幾殆。奏蒙溫旨。給假醫治。而於番務似不得脫離。正欲續請乞骸。而陝撫之命下矣。膺斯再造。卽捐糜頂踵。不足仰酬。陳力就列之言。又烏敢遽出諸口。秋間黑錯寺凱撤之後。弟始得履任青門。正值秋試之期。首以監闈爲事。使星方去。而武露旋滋。勞頓之餘。疾又大作。墓表未能卽書之故。非阻於病。卽阻於勞。而作答之遲。則又以墓表未書。益恐有辜誣諉。因是遷延錯迕。日復一日。中間讀奉蒞閩後兩函。并附到豚犬來稟。愈感關垂之厚。愈增惶歉之深。日來力疾濡毫。勉書墓表一通。覆視之。自嫌其劣。則又重書一通。冀可上石。而諦視仍復如故。此則手生腕鈍。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耳。與其再俟重書。愈負諾責。祇將已寫之兩分。統寄台端。如兩分中可酌用一分。或移甲改乙。截鶴續鳧。但可以付手民。悉憑裁奪。若俱不可用。則惟祈別尋能手書之。緣樂石之文。期於傳後。幸勿俯徇拙書。是所至囑。再儀徵近。以重赴鹿鳴。又蒙加秩。此碑旣在後立。其結銜或須增改。亦乞示知。以便換寫後尾。此次用油紙寫出。祇圖便於勾填。且可入郵封遞寄。如有添改。並不費事。統維裁之爲禱。至弟與閣下。自丁亥年邗上一別。計歷二十寒暑矣。辛丑夏浙西舟次。已爲荷戈西戍之老兵。辱承遣使注存。不獲一詣。雙林話舊。僅以數行誌別。至今思及。猶似目前。嗣是曹江之守。禾郡之防。執事以一戎衣。上下吳會間。弟亦略聞其概。維時年伯母太夫人已逾九袞。而適健如恆。閣下移養志之孝。爲敵愾之忠。正與古義脗合。迨後仍得侍湯藥。親含殮。誠儀徵所謂至是始兩全者。雖孝子之心無窮。然已毫髮無憾。其後墨經從事。亦無不卽於心之疑。惟弟遠在投荒。暗問間隔。滋爲惶愧耳。聖明獎念勞臣。久爲前席之待。故於易吉後。恩施稠疊。秦藩演撫。不次遷除。偉抱宏謨。亦可謂上孚下浹矣。至八閩之移。一爲擇賢。一爲就熟。在閣下不免獨爲其難。然自弭節以來。人心之所皈依。

輿論之所翕服。執事亦已自知之。固非第一人之私頌也。海濱瘠壤。民間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駢睡於旁。人心何能定安。惟大君子憐之。隨時與以方便。卽敝鄉之福耳。五六年來。東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弟方思咎不遑。又曷敢過問。要之始末皆在識者胸臆間。不知來者猶可追否耳。前讀大疏所籌赤金事宜。甚費精思。擘畫不戾於古。有益於時。近聞已格不行。大抵凡事皆作如是觀矣。弟走遍龍沙。歸來頭白。枯桐半死。原在意中。三秦爲海內最舊之區。蒙恩得使濫竽。豈復別有所擇。無如窮人祜薄。到此偏遇災荒。自夏秋亢旱。至今小雨數番。皆不濟事。晚禾收成不歉。冬麥播種尤稀。不能感召和甘。致貽閭閻困苦。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誠非虛言。因此焦灼之餘。適在校場考武。連受風寒。遂致咳甚失音。觸動向來疝疾。當小春初旬之際。亟圖乞假。欲付方伯代庖。誰料裕仲山亦困五日支牀。遽以不起。一時無可交付。不得已推枕強起。力疾從公。至今音尙未開。疝猶作痛。時時有下不去之勢。幸此間行省。已蒙簡放楊至堂。現惟盼其早來。庶可卽紓蚊負耳。舟兒於去年散館後。乞假出都。嗣與弟同羈隴右。迨弟履新關輔。本欲卽令還京。伊見賤疾頻仍。未敢遽去。宦途亦有分定。不才者退處爲宜。承慈惠垂詢。並以附及。三四小兒少小無知。雖近在幃幃。不敢常令趨敏。辱蒙誇示。滋切懷慚。昨閱浙闈題名錄。第六十七者。當是世兄。足爲慶忭。第考之彙表中。所列却未相符。是否場前別改一字。抑或所中係是令姪。尙祈示知。又都中在起居注衙門者。是第幾世兄。近來復榮升否。亦祈示悉爲荷。茲附來家信一件。敢求擲付小兒收入。感恩。手此裁謝。乞恕稽遲。病中佈述積忱。尤媿拉雜無序。祇可付之一粲耳。冬寒漸深。伏維道體珍衛。不盡欲言。

## 復吳子序編修書

林則徐

子序先生館丈史席。曩聞潘四農張亨甫二君。咸稱執事品學之茂。心儀久之。泊舟兒鄉。會科兩附譜末。喜其得以濡染丹青。薰炙醴粹。益幸有香火緣。而馨效尠親。慰問間闕。則以職分中外。判若霄塵。不能無玉堂天上之感矣。去冬辱惠手教。存注勤拳。重以獎借過情。讀之但有汗下。河干鹿鹿。二豎頻侵。裁報有稽。尤滋慚歎。亮之爲幸。來書所論粵事。抉摘病根。誠洞徹隱微之論。又從令叔補之先生。見所上揚威將軍八事。籌機運智。胸有陰符。以簪豪侍從之臣。而有攬轡澄清之志。且具此料敵攻瑕之識。量河聚米之才。彼行間將領聞之。能無顏甲耶。八事中奇正分用一條。尤得兵家規轉環生變化從心之妙。邇來用兵多未明此法。徒將各隊聚集一處。無所謂明誘暗襲諸法。猶之拙手作文。絕無開合頓折。則一覽而盡耳。兵氣旣挫之後。若不求出奇制勝之方。恐難得手。尊議此條。軍中果善用之。其庶幾乎。至如清海一條。前人雖有用之者。而時勢互異。鄙意尙不能無疑。如所謂塞旁海小口。祇許漁戶出入大口。早去晚歸。果皆遵行。豈不甚善。奈沿海小口。以累萬計。塞之云者。將皆下碇沈石乎。抑僅空言禁止乎。空言則雖令不從。沈石則所費無算。且卽處處塔塞。並派員弁看守。不許過船。彼奸民獨不能以內外兩船盤運乎。又能保看守者之不通同賣放乎。至漁船朝出暮歸。亦祇恆言如是。實則安能盡一。其不與夷通者。不責自歸。其與夷通者。累月不歸。亦孰能押之使返。若使其歸而罪之。彼且以遭風漂漚爲解。其能問諸水濱耶。閩粵瀕海小民。向有耕三漁七之說。僕在粵曾欲編查漁蛋各船保甲。而勢格不行。不得已祇令於帆面船旁。大書籍貫姓名。期於一望而知。或販煙。或濟夷。或盜劫。指拿較便。使此輩生忌憚心耳。設口稽查云云。在無事時。大商或不敢玩法。此外商漁偷渡。終日間不知凡幾。海中無鐵門限。而浪大如山。又安能如內河諸關之攔船截驗哉。往在戊戌年。以天津查出粵船賣煙。奉旨切責。粵東大吏遂奏定出海商船。逐汛查驗章程。竟無一船遵照者。甚至將赴船查問之弁。由粵洋帶至上海。以爲風利不得泊。

也。禁貨出洋。無異因噎廢食。凡業此者。安肯坐待。泥夷氛方熾。若爲此禁。轉成魚爵之毆。鄙意似宜將此一條。再爲斟酌。則盡善矣。至逆船在海上來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屢變。若在在而爲之防。不惟勞費無所底止。且兵勇礮械。安能調募如許之多。應援如許之速。徒守於陸。不與水戰。此常不給之勢。在前日粵東藩維未破。原只須於要口嚴斷接濟。彼卽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範圍斯止耳。今所向無不披靡。彼已目無中華。若海面更無船礮水軍。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則取。卽不可取。亦不過揚帆舍去。又顧之他。在彼無有得失。何所忌憚。而我則千瘡百孔。何處可以解嚴。所見征調頻仍。鄙意以爲非徒無益。蓋遠調則筋力已疲。久戍則情志愈惰。加以傳聞恐嚇。均已魂不附身。不過因在營食糧。難辭調遣。以出師爲搪塞差事。安有鬪心。恐人人皆已熟讀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卽再調數萬之客兵。亦不過以供臨敵之一閱。而朝廷例費之多。各營津貼之苦。沿途供應之疲。累下車馬之累。言之可勝太息乎。僕任兩粵時。曾籌計船礮水軍事宜。恐造船不及。則先僱船。恐鑄礮不及。且不如法。則先購買夷礮。最可痛者。虎門一破。多少好礮。盡爲逆夷所有矣。憶前年獲咎之後。猶以船礮二事。冒昧上陳。倘彼時得以製辦去秋浙中尙可資以爲用。今燎原之勢。嚮邇愈難。要之船礮水軍。斷非可已之務。卽使逆夷逃歸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爲籌畫。以爲海疆久遠之謀。况目前驅鱷屏鯨。舍此曷濟。深知閣下耿耿丹忱。同仇敵愾。本擬於合龍後。稍可抽暇。將茲事逐一臚陳。以供酌採。頃者因踵荷戈之役。亟須束裝。謹率摠胸臆如右。附錄去冬覆牛雪樵制軍書。及前歲訓練水勇數條。乞斧削及之。惟僕此時宜亟守如瓶之戒。而於志趣相合者。忽又傾吐於不自禁。極自悔其愚妄。然轉思愛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秘之。切勿爲外人道也。近日切中條議。僕所得見者。惟蘇君鰲石所論洞中癥結。第詳船而尙略於礮耳。次則汪少海仲洋所論。亦於情事頗切。餘未得盡見也。茲乘補之先生公旋之使。手泐奉覆。希恕拉雜不莊。



### 致潘芸閣河帥

林則徐

憶自河間試院。剪燈一談。歲月不居。違離六寒暑矣。弟以瀛壖負疚。絕漠投荒。遂不敢輕修竿牘。然逖聞閣下重持河淮之節。未嘗不以手加額。爲朝廷慶得人。良以近年河事逾難。求一殫洽見聞。而又勇於任事者。則閣下誠今日之潘烏程矣。乃自上游全黃入湖。年餘未能挽正。淮揚屹屹。水衡不舉。則烏程當時尙不至如是掣肘。而閣下今日更爲其難。此遠人所不能釋然於懷。而又不敢盡宣諸口者也。昨接關內書。知江左內僚有欲爲弟贖鍰之議。閣下慨然以名世爲倡。左驂解脫。義重齊嬰。特媿弟未能爲越石父。聞有斯舉。不禁銘心胸而汗項背矣。弟受恩深重。獲咎異常。卽竄逐終身。亦罪所應得。贖之一字。不敢言。亦不忍言。且馬角烏頭。皆關定數。唐太宗詩云。待予心肯日。是汝運通時。況聖心卽是天心。放臣依戀之忱。固未嘗一日釋。亦惟靜冀天心之轉。敢遽求生入玉門關耶。此事定須中止。不可瀆呈。弟已分致諸同人。瀝忱辭謝。聞閣下與江翊雲書。囑其妥爲斟酌。倍仰識周。見到先得我心。翊雲深悉鄙懷。亦不肯輕舉。至同人所集之費。弟尙未能一一知之。已託其代爲詢明。分別歸趙。閣下十五年前分賠之款。尙未就清。正弟所代爲蹙額。乃猶於潤轍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亦惟諄囑翊雲。寄繳台端。感同拜受。友朋通財之義。亦視其時。俟閣下得有從容。解推未晚。弟非敢於至愛前稍有客氣也。三十年同譜。殆若晨星。白首懷人。祇增感喟。此時宣力於朝者。內惟銜畦。外則閣下。及晴峯。伏惟閔樹遠猷。以時珍攝。爲望。蘭友急流勇退。可謂蒞人知幾。此時會否還都。抑尙留浦上。乞於晤次及通書時。代達鄙念。

### 覆鄭夫人禁止吸烟

林則徐

前日發一信後。昨日連接家書兩函。一係七月二十一日發。一係七月二十五日發。知次兒病已霍然。且已準備應試。甚以爲念。余發此信時。想次兒已於矮屋中繳卷出矣。前發一信。囑不必應試。仔細一思。發函時正在風簷矮屋中接題起艸。迨信到時。至快總在月底。函中云云。已成明日黃花。不免多此一言。臨穎匆匆。竟未思及。真堪失笑。然使次兒因病未能攷試。或以父責爲慮者。閱信後尙可釋然也。此地鴉片觸目。十戶之中。吸者半數。卽官場中染此者亦多。可恨之極。決意嚴行禁止。現正委廣州道與英夷辦理交涉。今後不得來此販運。違者並禁絕其貿易。但未知有無成效也。大兒在京。聞睡時甚遲。交友尤多。未知染此癖否。當馳函痛戒之。夫人如發信去。亦須提及。毋使余擔心也。次兒三兒在家。承夫人督教。當不至此。惟聞族中子弟。亦有樂此不疲者。一入黑籍。身體卽墮。今後將永遠提不起精神。辦不成大事。是亦林氏之不幸也。未知彼父兄所司何事。而竟放任至此。是真咄咄怪事。前據仲常表兄來信。知夫人近患脚痺。何來信絕未提及。想已全愈矣。甚念下月底子嘉兄將回閩省親。屆時當託伊順便一造吾家。銀兩亦託伊帶來。家中用途如何。可省則省。但不可省處。亦不必過事儉嗇。王戎鑽核。終非佳士。公孫布被。亦屬僉任。接人處事。當從大處落墨。一錢不捨。余不取也。

### 與弟元掄（論禁烟）元掄爲公之胞弟充江督幕府

林則徐

鴉片流毒中華。每年外溢金銀數千萬。漏卮不塞。足以貧民。吸烟者衆。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僉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痼癖不除。足以弱種。嘆咭喇以此毒物貽禍中華。其肉不足食矣。愚兄正擬奏請嚴禁。而黃鴻臚已先我入奏矣。請旨嚴塞漏卮。以培國本。得邀聖鑒。有旨令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禁烟章程具奏。而現任督撫。嗜烟者約占半數。若輩豈肯自扳石頭壓自脚。則陰持異議。模稜其辭。勢所必然。愚兄不忍見

我中華民衆。盡甘飲酖以自殺。務爲黃公作後盾。專摺入奏。附呈禁烟章程六條。照錄於下。(一)烟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饑根也。查吸烟必須槍斗。無槍斗則烟無裝處。不得不斷矣。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視其距離海疆之遠近。與夫戶口之繁約。由各該省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銷毀外。凡積有烟油之老槍老斗。皆須包封粘貼印花。彙册送省。由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燒化。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皆覈作州縣功過之數。收繳過少者。立予撤參。格外多收者。分別獎勵。(二)各省大吏。應卽通飭各州縣出示。勸令人民自新。以一年爲戒絕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律定吸烟者以重典。原爲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大吏應出示曉諭。如吸烟之人。於首限三個月內戒絕。將家藏烟具餘烟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甘結。加具族隣保結立案。免予治罪。若後被人告發重吸。訊實加等治罪。其在二三四限內戒絕投首者。雖未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施以薄懲。拘留五日。十日。十五日。若怠忽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則拏獲審實。似應按加一等至軍爲止。(三)開館販土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均應照原律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以截其流也。查開設烟館。本係死罪。販土亦因遠戍。今吸烟者既擬重刑。若輩豈容末減。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凡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烟具烟土呈繳到官。准將原罪量減。倘逾限不繳而拏獲者。照原例加重。販土之徒。路有遠近。應酌限三個月。限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土免罪。若逾限不繳而發覺者。亦應論死。所繳烟土。眼同在城文武。澆桐油立時燒化。造烟具之人。限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如逾限不繳。或隱匿而發覺者。俱照例重辦。(四)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吸烟者。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本署戚友家丁有犯者。限一個月內查明。逾限失察者。卽行革

職。本署書差有犯者。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五)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境內有烟土烟膏烟具。均應着令查起也。此舉不免啓狹嫌誣告之風。然果吸烟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戒絕。正不爲無裨也。至開烟館之房主。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房屋入官。(六)審斷之法。宜預講也。凡海疆繁會之區。吸烟者不可勝數。告發與拏獲者必多。地方有司。欲明其虛實。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數百人。工夫一也。宜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拏者。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承審。臨審時須將各犯身上嚴搜。卽齶點亦毋許帶入。然後封門開審。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只准帶一丁。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已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祇須留意各犯面部。有癮之人。情態百出矣。其審係被人虛誣者。由承審官出具切結。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六條。愚兄擬請旨施行。猶恐各督撫中有駁辨難行者。則功敗垂成。殊爲可惜。素仰居停。公正不阿。江督又係疆臣中之領袖。苟得其同意。不虞他省或持異議矣。我弟賓主間甚相沆瀣。可將兄意轉達之。但望其覆奏之摺。勿與兄意舐觸。則烟害庶有肅清之日矣。因兄與陶公素無深交。未便直接磋商。故煩吾弟作先容也。兄元撫手草。

### 訓大兒汝舟（囑以簡便禁烟藥方傳播鄉里）

林則徐

自黃鴻臚奏請嚴禁鴉片。有旨令各直省督撫妥議具奏。余擬具章程六條。并忌酸補正戒烟兩藥方進呈。得蒙聖鑒採錄頒行。惟二方中都用洋參。配合兩劑。需錢數十千。彼憚於斷烟者。固有所藉口。卽有志戒烟者。一時或乏此整款。勸人斷烟者。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隨人施給。則刀圭雖可以救病。其如畏難苟安何。嗟夫。人孰不欲生。若不於此寬限期內求生。轉瞬限期屆滿。不死於烟。卽死於法。縱孽由自作。原不可活。然不

教而誅。治民者太覺忍心。用是再定兩種簡便戒烟藥方。皆費錢極少。而收效甚捷。一曰四物飲。一曰瓜汁飲。藥味製法錄後。爾速照方抄錄。刊印三萬紙。遣人散發鄉里。庶使窮鄉僻壤之地。輿臺奴隸之微。苟一念知悔。無論有錢無錢。皆可立刻配合。則惡癖易除。而顯戮可免矣。

四物飲

赤沙糖一斤 生甘草一斤 川貝母七錢 去心研細 鴉片灰三錢 癩重四錢

右四物。以清水十大碗。入銅鍋內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愈濃愈妙。將渣濾去。汁貯磁甕內。置靜室透風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茶杯。以開水溫服。吃烟多者。須依食烟次數加食二三次。癩自可斷。如烟癩重大。取濾出之渣。加水重煎。十杯煎成一杯。照前法再服。必效。

瓜汁飲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花葉根藤一併取起。用水洗淨。入石臼中合而擣之。取汁常服。半月後風癩盡去。甫經結瓜者。連瓜擣之。亦可用。

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擣汁。誤吞生烟者服之。卽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癩亦極效。此物在夏秋間。荒僻村野。隨在皆有。取之不窮。不費分文。勸人戒烟者。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瓮。留以濟人。可謂不費之惠。

訓三兒拱樞（訓誡專心讀書）

林則徐

字諭拱兒知悉。爾年已十三矣。余當爾年。已補博士弟子員。爾今文章尙未全篇。並且文筆穉氣。難望有成。

其故由于不專心攻苦所致。昨接爾母來書。云爾喜習畫。夫畫本屬一藝。古來以畫傳名者。指不勝屈。不過泰半是名士高人。達官顯宦。方足令人敬慕。若胸中茅塞未開。所畫必多俗氣。只能充作畫匠耳。若欲成畫師。須將腹笥儲滿。詩詞兼擅。薄有微名。則畫筆自必超脫。庶不被人賤視也。

### 與烏少岩（造知擊斃逆夷）

林則徐

英咭喇在粵兵船。先俱散泊外洋。未敢生端尋釁。自聞逆黨滋擾浙洋之信。遂亦漸見鳴張。知必難免一戰。至七月二十日。嘆夷嘩噏。率領各夷兵船。潛放三板數十隻。與火輪船二隻。乘東風長潮之際。由九洲外洋。駛至近澳迤北之關閘。突然開砲。該處向無砲台。早慮逆夷必來伺間擣虛。故已新築土墩。分置大小砲位。當事文武。瞭見夷兵船突然駛近開砲。立即還砲迎擊。甫經交鋒。夷船中砲無多。旋各路兵官皆來接應。水陸夾攻。將夷船前後桅柁打傷。擊沈三板十餘隻。砲斃逆夷落水者不計其數。復有夷船趕來助戰。經香山水師連轟數砲。立斃夷兵十餘名。夷船且戰且逃。夷即與關提督整率師船。出洋探蹤迎擊。至八月初五日。在冷水角。遇見火輪船一艘。即開砲擊其船腰。該船即刻逃去。又在龍六海面。遇見夷兵船五隻。都司馬辰率船首先攔近。礮嘍之船。奮勇接仗。並燃放大砲。將其船鼻打壞。傷斃多人。夷衆手忙脚亂。是時有他夷船趕護前來。又經我師船開砲轟斷其繩纜。夷船即乘間逃去。時已昏黑。不及追趕。此次逆夷疊受創懲。應知震懾。惟其鬼蜮爲懷。難保不竄犯貴境。務望兄台諭飭駐防海口各將弁。加意防範。使逆夷到處不得逞。庶足以戢其野心也。

###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余之夙交也。於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句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語。願更以遣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而僕豈有是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

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 與任王谷論文書

侯方域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鳥。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所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惟所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亂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辟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



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誡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 爲司徒公與甯南侯書

侯方域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至一篲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拔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闔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熊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疾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癰發。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繇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籍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甯宇。闔門百日。將安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鷓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薦至同諸軍士倉皇耶。

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未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於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假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甯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往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卽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甯南。後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甯南旋得書而止。余嘗見其回司徒公稟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甯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過侯子舟中。觀此書。感而識之。乙酉三月楊廷樞記。

## 與王氏請藏經書

侯方域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其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官。皆忽忽去。別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胄蔭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

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聞人多難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牋卷。皆謹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扁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錢。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嘗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价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扁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喪。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一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滅沒。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之通衢之梵。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篋以二十。非可懷袖揜負以來。警然而止於梵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攜妻引兒。呼朋招類。而

奔走謹誨以競觀馬。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閹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尙有勝地。有建爲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侯方域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以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其遂鷄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爲足下慶者。乃以其可去貪而怯吝也。郡之人有張翮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翮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不得翮者而髡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

士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髯。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稱弟子。示請自隗始。則千斛之粟。可立致也。足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愈益。審其忘。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畜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友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時陰觀之。足下每目動而頤張。又輒食而廢其箸。數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常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閱天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而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髯。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卽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髯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媿笑耶。足下又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問示以隙。而不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翮氏之隗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髡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翮之淺。爲吾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翮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翮爲圈。翮固不肯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羶。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豐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剗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緇流。以僥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耶。嗟兮。悔無及。

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髡。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建於禍。皆自不肉始。足下之不食肉也。爲以自信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却吝。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饕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啜菹。飲水而託孟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懺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固甚畏乎其誠也。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褊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深苦可憫。未有不去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取者。而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中之於饕吞狼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願以茹蔬啜菹。飲水託孟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佯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蹶。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 再與賈二兄書

侯方域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域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盡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吾曩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歌。旣而悲。執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友。若吳伯裔。及其弟胤。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昨日云者。足下當亦不忘也。所

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不爲足下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聞之也。且足下深許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捨捨攘攘。嘗若苦八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真欲富者耶。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吾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榮。煨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遽巡立不進。而足下之胤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孟。好方士。則揮塵而玉其柄。戴冠而籜其葉。若辛苦酸之諸味。辨。乃始談倉公。若銚銚若鑄之諸器。備。乃始煨羹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眊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出門如臨印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雖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曰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吾豈謂足下能饑而

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益惑。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此爲古爲士者之恆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羨帛。烹葵剝棗。薰鼠取貉。歲時伏臘。處此室而饗朋。酒相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蓋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遽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噉嚙呻呼。夜必數四。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攫吾甯而滑吾真。遂至於此也。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篲更下。未三里而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數仆。徙倚之間。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怨足下。足下又好從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相與戲弄。給誑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足下乃更大怒不止。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概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質也。質質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



而守三畝之宮。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故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况於無事耶。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在此。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耶。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乃非可則可象之義耶。近且又口瘖手痺。操瑟而求竿。并吾之所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茫則形神力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向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感足下而耗之者。將又稱間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腰痛髮白。常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而其亡友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共事。而乃以二病糾纏。痛發。吾何望焉。嗟乎。伯裔伯胤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四有弟曰作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能知足下。足下如不深信。而三思吾言。曷過作肅問之。

### 與陳定生論詩書

侯方域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及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娓娓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既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籀籀。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

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設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榮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閻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采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饒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間。鋪張賡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卽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似其音節。又何必其題。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偶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外。微者道性情。俯仰興會。固自有風與情。而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琴。用以根本萬事。宣幽鳴滯。不可輕叩。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亦須灑氣。寫其遠情可也。其年郎君。他日必不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浴。姜行人垓。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輿及

西陵十子詩。皆具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俞曲園

頃閱邸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拜旌麾。逸聽之餘。樽罍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鑒。

###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俞曲園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鉞清嚴。帶裘輕緩。爲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眞作吳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 與李少荃前輩

俞曲園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嬾。爲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及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之輕裘。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愀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闕乎。見在白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 與戴子高

俞曲園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主人周君季貺。好尙風雅。洵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三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承示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干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既竭吾才矣。今更讀之。又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鼓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然現在諸經。尙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尙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貌爲埋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爲。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解一事。僕頗不以爲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啓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於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僕眼食無恙。近因

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問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留離廠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與酣澆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於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俟昏嫁畢後。兩兒物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 與沈吉齋

俞曲園

訂交文字。二十五年矣。雖未謀一面。然未嘗一日忘也。朱采蓀來。忽奉手書。知著述名山。自有千古。春華秋實。學與時增。甚善甚善。茗上至吳中。郵筒甚便。大著能寄示一二否。僕自幼不學。溺于詞章。罷官以後。無所事事。既不敢高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敢虛言心性。以欺世。杜門息轍。惟日讀書。不自揣量。妄有撰述。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鏤版武林。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擬開雕吳下。未知果否。僕所撰述。此二種最用力。卷袤亦較繁。其外尚有字義載疑四卷。去歲曾錄副本。寄京師。就正祁春圃相國。適相國薨逝。今未知在何所矣。又有金石瑣談一卷。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史漢雜志二卷。其易貫一書。未定卷數。不知能卒業否。賓萌集。亦未定卷數。隨時尚有增益。外集四卷。皆駢體文。已刻於吳市。今寄去一部。博賢郎一笑而已。古今體詩十一卷。舊作居多。近作寥寥。自同治建元以來。未盈一卷也。古人詩文。無異集者。惟合編爲賓萌集。則嫌文少而詩多。不甚相稱。或別編爲春在堂詩錄。然拙詩無家法。亦不足傳也。他若春在堂隨筆。金鵝山人尺牘。皆其瑣瑣者。因承垂問。故縱筆及之。春寒惟自愛。

## 與黃元同

俞曲園

承示經禮通詁二冊。其第一冊已讀一過。指引詳明。議論通達。洵近今之傑作也。鄙人記問粗疏。不足副來意。甚媿。惟以「啓蟄」爲祈穀之常時日。此未知所據。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謂以上幸郊祭天也。」無以證其爲「啓蟄」之日。且古歷亦未必有二十四氣名目。二十四氣。見周書「時訓」篇。其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驚蟄之日。獺祭魚。」云云。疑後世既立二十四氣名目。而取古歷三微一著附屬之。是以蟄蟲始振。在立春復五日。而不在驚蟄之日也。內外傳所說。曰龍見。曰火見。曰水昏正。曰辰角見。曰天根見。如此之類。則以星記之。曰日至。曰日中。曰日在北陸。如此之類。則以日記之。曰啓蟄。曰閉蟄。曰獺祭魚。豺祭獸。如此之類。則以物記之。可知古無二十四氣矣。不然。桓五年左傳。既云啓蟄而郊矣。何不云小滿而雩。秋分而嘗。小雪而烝乎。又尙書六宗。言人人殊。尊意從大傳說。而僕則以鄭說爲然。上云肆類于上帝。卽包地在內。中庸篇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卽其例也。蓋圓北澤方。分祭天地。常典也。舜攝位而告祭。則天地自可合祭。故止言上帝。統于尊也。非遺之也。日月已于祭天時祭訖矣。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別祭之。是謂禋于六宗。六宗者。天之屬也。又曰望于山川。山川者。地之屬也。自是而又徧于羣神焉。則咸秩無紊矣。伏生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六宗。是再祭天也。若謂上帝是五帝而非天。則天更尊于五帝。當先禋六宗而後類上帝矣。其說恐未可從。希更酌之。

## 上曾滌生使相

俞曲園

秋初曾上一箋。計已得邀鈞覽。比者恭聞朝廷以畿疆重地。必得德威兼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鉞。以壯郊圻。雖經綸南國之功。正資謝傳。而保釐東郊之任。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樾以不才。挂名門下。謬承盼睐。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或者江樓海榭。附便而來。玄武湖中。藕花香裏。尙可接續墜歡。驛聞大樹之將移。便覺孤根之難託。自惟菰蘆伏處。蒲柳早衰。旣無聞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有乘下澤車而北來之事。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再登夫子之堂。興言及此。能不依依。惟願吾師出爲方召。入爲伊呂。駿業豐功。隆隆日上。直至中書二十四考之後。開野綠堂。從赤松子。然後白髮門生。追陪枚履。重尋昔夢。再話舊游。吾師於此。或更有「吾與點也」之契乎。

## 與袁小午同年

俞曲園

長安一別。十有八年矣。閣下以禁中頗牧。作軍中韓范。奉承先志。振揚國威。廁名中興元功之列。甚善甚善。伏念吾榜介了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然同館諸君。頗有膺異數者。樞元以候補道拜黔撫。補帆以編修授浙臬。蓋不飛不鳴者雖多。而一飛一鳴。未始不冲天而驚人。而閣下者則尤其上擊九千里者也。陝甘軍務。近日何如。數十萬健兒。環而待命于閣下一人。胸中轉漕。筆底量沙。賢者多勞。深以爲念。樾自大梁罷歸。中更兵亂。流離轉徙。幸獲安全。忝竊皋比。安事撰述。年來從吳下紫陽書院。移主浙中詁經精舍。將舊著各書。先後校付剞劂。已刻者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賓萌集五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詩六卷。詞二卷。每一校閱。時復自笑。夫蚘竅蠅聲。其細已甚。豈足與公等爭鳴哉。然執養生「齊物」之說。則籬鷄之與雲鵬。原自各適其適。固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雅也。用敢以書布達左右。軍書旁午之餘。或亦一破顏乎。

#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俞曲園

日前由松林上人交到惠書。并吟香居士所寄貴國詩集一百七十家。僕適臥病。未克披覽。今病小愈。扶杖出至書齋。陳篋發書而流覽焉。真有琳琅滿目之歎。未知衰病之餘。尙能副諉誣之盛意否。鄙意選詩當以人分。不以體分。每人選刻古今體詩若干首。略以年代先後爲次。既有所寄年契一冊。當不至顛倒後先。但僕披覽未周。不知各集中均有年號可考否。若圈點評語。古書所無。中華自前明以來。盛行時文。乃以房社體例。變古書面目。爲譏者所嗤。鄙意似可不必。不如每人之下。就其全集中。或評論其生平。或摘錄其未選之佳句。使讀者因一斑而窺全酌。且於論世知人。不爲無補。請與吟香居士酌之。

## 答汪純翁書

計東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遂遂於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厲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果網捆蒲席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



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卽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子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於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於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己。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 與宋牧仲書

計東

甲辰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開佐郡黃州。威望甚著。東客歲忽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願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閭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臯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 再與宋牧仲書

計東

僕久在兩河間。仰而依人。無一善狀。惟八月中在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頽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因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此一事也。九月杪過順德。日晡矣。僕夫望逆旅求憩甚急。忽念歸震川先生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記中所稱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者。迄今不過百數十年。遺址必有可考。入城徒步徧求。莫知所在。裴回不能去。乃於郡署旁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旁兒童觀者。皆大笑以爲病狂人。卽僕夫亦匿笑不止。至逆旅。主人怪其後。幾不得眠食。此又一事也。九月浪遊。賴有此事。庶幾不虛此行。可爲知己告。度子宋亦必以計生爲可與言者也。幸爲作紀事詩相贈。伫望伫望。東再拜。

## 與顏脩來書

施閏章

辱書得尊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曩者不稍停東魯。執手啗晤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脩名不立。自顧蒲柳早彫。重迫暮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伎倆。乃官司敦迫。不許盤桓。觸暑就道。抵都下。應酬喧冗。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未得霍然。筆墨意盡矣。感德門世行。力疾作誄。不揆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斲。其心則苦。千秋之業。甯刻毋寬。僕自金陵讀牋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比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蓋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

駕唐。殆爲膚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尙。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便冀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

### 貽侍御史王公書

胡天游

昨歲賜書。教誨至切。愛惜期望之意。與川泉俱深。感從中懷。翻復靡竟。天游羈留京師。日益無狀。庚申冬。重以臥疾。連月幸溧陽公護而振之。久久羸弱。謝置筆墨。是以半載來。不獲輸忱貢辭。上請左右。近七月朔。陳禾叔至北。因就相見。得聞起居。及昨在徐州事。信乎道益窮。節益壯。今世矯立特出。未有如公者也。公前居翰林。有所不爲。及遷御史。糾劾慷慨。雖遽歸。至今談者稱重。夫身任是非賢不肖之責。爭事體於得失進退之交。拔奮污泥之中。與古賢者同其道。公自待誠何如哉。雖然。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於時。憂世皇皇。宜一於仕。猶必有所止者。度勢明而審理定也。今公之勢。宜止乎。宜仕乎。仕果有所救拯。而匡勗者乎。足以行其意乎。審而度之否乎。抑決辨焉否乎。審且度焉。勿俟游言。假其未然。公一出而終不得施。何若介然以安貞。甚惜乎金玉之美。遭漫毀於泥塗也。故以爲當止者。斷斷宜學孔子。前年禾叔往閩。道還姑蘇。冀其見公。託致愚意。後逢進士趙永孝。乃知公頗欲來。顧尙恐其未信。都下一二諒直者。又望公早還臺端。要之理勢。彼皆有所未辨。愚竊爲公辨之。以其辱知門下。過絕羣等若此。知焉不以告。何所盡忠於公。因陶奉常歸吳。敢奉奏記。道語惻。惟垂警焉。

### 致委員韓南溪

胡林翼

月前賊在懷遠長安墟。離境二三日程。遲回審重。本擬一戰取威。適嘉應客民。先期取勝。戰功何必自我立哉。來書言波山匪船哨至柳州。弟查此地距黔七百餘里。必欲前往。實所不可。越境勦辦。勞師遠襲。非計也。烏都護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鄰省防堵不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士。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材。當爲國家愛護之。閣下不爲身計。弟則當爲國計。此固區區血誠。非同尋常寅誼也。然使賊果逼近。則弟自當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偷生目前。轉爲刀筆吏所侮。節節爲防。步步爲守。扼要爭奇。當能一戰。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余塚也。不必再思。至閣下本無守土之責。只可協力助謀。與弟之守土者不同。萬一賊逼近地。臨時機括。總以多付銀錢。交給各村寨士民之手。於險要之地。昏夜之使人自爲戰。以期一勝。卽使受民士之欺罔。而竟無成功。猶之虛調兵丁。同糜費耳。閣下慎旃。成敗非吾逆觀。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

### 致嚴渭春觀察書

胡林翼

林翼負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卽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三虞并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聞尙無恙。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爲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菴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旣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

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歎。條書於後。乞卽集思益我。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莽之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助。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莽至性。戚戚於心。其智略較勝其兄。其寬大尙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莽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卽如丁篁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也。不敵其兵之多也。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留儉。設一旦有水旱之虞。民穀不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饑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尙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省祇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饑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

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鄴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升獎一二賢才。以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觀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疎。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又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閣下智略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 致兩司函

胡林翼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攬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謹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

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開口便言例。又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 致嚴渭春方伯

胡林翼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兵。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墮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卽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尙然。況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臥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臥榻之旁。叫號謹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斂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觀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

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斂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 復應山縣吳木齋書

胡林翼

所稟均有心思。若再閱歷有年。便是大有條理之才。以其質地本樸實也。應山之士民。習見官之無恥。遂自忘其恥。習見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豈一旦所能挽回。來書以寡廉鮮恥。習與性成。渾括一縣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風俗。在父母斯民之轉移。果能隨事隨時。諄諄教誘。則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鄉難言。孔子進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寬以歲月。行之以漸。持之以恆。乃有效耳。獨是績弊州縣。貪吏在官。則劣紳與官一氣。集事轉易。乍以廉吏爲之。水火相搏。轉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恆情。天下通病。昔子產治子皙子南之獄。始右子皙而遂子南。以子皙之宗強。而子產之爲政日淺。令有不行也。繼而並誅子皙。一事而前後異詞。子產蓋識時務之俊傑矣。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德慧術知者。殆卽指此。作官久。臨事多。則昔年所讀之書。均思之有味。吾子其體驗物理人情。以施於政事。始思其扞格。終必渙然冰釋。油然而順矣。又此時宜急訪正派士民。加以恩禮。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試深思之。

###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胡林翼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江



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賊乃得乘間抵釁。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樞陽。或樞陽不可即得。則於樞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駭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 致程晴峯制軍啓

胡林翼

設使粵省果能蕩平戡定。亦未能比擬萬一。粵事救於已敗。楚禍遏於將萌。其功德可蔭百世。楚中億萬人。士世世誦祝無窮。願老夫子大人世世子孫受福無量。衡清兩縣紳士。不肯出力。必有瞻顧之隱情。傳聞衡清敗類。其有身家在學校者。恐亦難免。此紳士所以瞻徇退縮而不前也。愚以爲必得廉正賢明之吏。久處此地。又得有才思血性之士。而用之。當可安戢此邦。從前連州西域臺灣倡亂。均由官吏貪鄙。差役詐擾。故莠民得以乘機鼓動。脅誘鄉愚。卽近年新甯之匪。金田之匪。亦因官吏激釀而成。故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

兵矣。前讀邸抄，恭悉老夫子大人激揚清濁，整飭紀綱，舉措至明，四方風動。是誠至要之策。欽感莫名。粵事得嚴仙舫姚石甫兩先生來信，均無十分把握。書中極言兵法勇躍，恐非歲月可了。勞辛階方伯來書，亦言南太之匪，隱憂未艾。成算尙難。此均十月初旬之書。又不知近狀何似。黎平盜匪之多，民生之惰，亟力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惟天柱清江丹江都江盜匪時常出沒。黎平之境，四面空虛，誠恐有隙可乘。倍切兢惕耳。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卽陶少雲之業師。又其妻父也。在文毅第中，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略，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不願出山，實爲可惜。

### 請通飭修築碉堡啓

胡林翼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爲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日，終日挑戰，閱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報斬獲，豈盡實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敗。將星動搖，侵軼省城。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膽落，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饟餉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乏人。宏濟之略，相顧不發一策。專待廟算而後行。又不實力遵奉以慰宵旰。是粵事直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密。明李瞿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虞。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練明矣。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彀。我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圖攻城奮力，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求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

久治之世。兵民宴安成習。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一盜夜呼。千人皆廢。彼小事且然。況大寇耶。粵軍兵將。臥耽鴆毒。卽無疾病。亦半痿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爲。其失二也。咸南塘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爲召遠方之惰民以充練。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糜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絀。職爲亂階。近聞索賞而後言戰。交綏卽退。並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田疇許遠。尙保鄉里。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懦者風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朔荔浦。如能浚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土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衄。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日各屬。傳聞不一。稟牘頻來。卑府日夜籌思。設卽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儉省核實。每月亦須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較粵。兵力尙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過多。恐亦非策。粵防奏凱。不知何時。經費之計。就口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擲。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爲天下之勢。必匿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怯戰久矣。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墨翟之善守。譬之於棋。負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慎守爲算。其切喻矣。熊公襄愍。經略遼瀋。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遼存亡。然考其方略。不過築堡插柳。以防衝突。盧公忠烈。督兵大名鄆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至飢疲。川楚教匪。嘉慶二年。德侯奏請堅壁清野。合州戛牧。所陳調兵之害。添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難十利各策。其時以糜費擾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擾民尤甚。至額侯經略川楚。於六年內復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

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師。以重兵剿辦不勝。而傅公重庵。創行礮堡以制之。鎮守總兵富公志那。憤司事者之歲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叅苗之資。歲十餘萬。畀之傅公。以成設礮之功。楚人至今賴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傳。載田況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情狀。將帥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剿之易滅。招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以後。堅壁清野情形。蓋其所謂徙老弱於大城者。卽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保。終不亡。是卽築堡浚濠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爲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膽智少嗜慾。則不僅在朝之將帥官吏爲然。卽在野亦然。李牧爲周季之人。熊飛百盧建斗。爲明季之人。惟德侯額侯傅公之策。襲牧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目覩人心日安於便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據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超。劉委員毅。馳稟南路最要之八樂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衛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查閱卑府地圖。凡與粵連界之處。約二百餘里。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土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款目。則取法於前。而稍加變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剗削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聲威。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可於守中言戰也。

## 致左季高書

胡林翼

胡林翼頓首百拜。上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前奉二函。一交張中丞專送。一交唐蔭雲轉交。七月八月。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其一計已登青覽。昨得張中丞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

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張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默計楚禍方烈。天下之禍方始。非才不濟。而勛必成於張中丞。以其開布公誠。一片至性。近年以來。官長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真性情也。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方冀趨附驥尾。殫血誠以酬知己。業已簡料戎衣。計日待發。且已物色壯士百人。挾之以趨。而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奏詞過分。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虛負中丞知己之誼。東望粉榆。我心如結。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辦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且軍中尙有一奇人。江岷樵者。中丞已招而致之。必與先生志同道合矣。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讀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去年冬間。以大名呈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之意。非欲瀾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較唐荊州之出山。所補尤大。所失尤小。設程制軍聽余言。而堅求先生。楚禍何至如是之亟。區區愛國愛鄉里。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須知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先生高則高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如以近日急功近名爲不屑。則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仲連遺風。尙可遵守。況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少受修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節。卽或結義勇以殺賊。而不與官吏合隊。又不經手銀錢。又何嫌焉。設楚地淪於賊。柳家莊梓本洞。其獨免乎。先生其毋遺葑菲之言。以自遺後悔。

## 致左季高書

胡林翼

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年前專二力奉上一函。又郵寄一函。計先後可到。崔正甫除夕過灤。詢問賊情。言楚北大勝。武昌危而復安。然乎否乎。張石卿先生。公誠英勇。極力振飭。楚中數十年積弊。當可復見天日。但辦事總以積漸而成。若得二三年內。不卽升調。則勛業必集。聞中丞勤勞特甚。亦須節省精力。又聞先生終日勞神案牘。竟無片刻之暇。竊謂宜再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友。專管咨題文案。而先生專管例外之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刑名法律。秦漢已然。卽蕭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獄吏牘背。自古如此。何況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密則必亂。天下治則法疏。疏則必治。此不刊之至論。而無如胥吏之天下。勢不可驟挽回也。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耳。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太繁。則恐精力或有不逮。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然疆吏殫竭血誠。以辦地方之事。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氣短乎。林翼所處。只有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張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遠者大者矣。敬質高明。以爲何如。楚北情形。究屬如何。并乞明示。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扳獲已逾百人。而逋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總局審局仍設於灤中。黎平二年。搢搢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醇謹。不刁不詐不淫侈。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力。安順次之。鎮遠只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術知。視其操心如何耳。黎平木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無人看守。林翼捐貲修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前此寄函。以用人練兵四

字。奉質高明。用人在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練兵則必須挑選。定額本多。只須簡取十分之二。練成勁旅。則有事時可以制勝。無事時可以震懾奸萌。林翼之學力至薄。才力至小。固知無補於盛業。然不能已於言者。其心誠耳。老母年高。時患痰嗽。得到滙侍奉數月。甚覺安貼。唐宅周宅姻事。今年必欲辦了。一妹戊戌生。年十六。一妹遺腹生。辛丑六月。年十三。尙未字人。會託便中物色佳子弟。乞留意爲幸。

### 致墨溪公

胡林翼

王二來。獲手諭。敬悉大人已安抵家中。無任快慰。此間人士。咸以大人學術湛深。文章淵茂。乃僅膺薦。未獲鵬搏。深爲扼腕。然姪深知大人取青紫如拾芥。暫時螻屈。又何足介介耶。考試制度。創自明祖。其用意所在。姑置不論。惟以一日之短長。定萬人之高下。滄海遺珠。勢安能免。士之懷才而不售者。豈果文章之劣。非命運之舛。卽主試者知才之匪易。風簷寸晷中。殆不知有多少才人。因挫折而抑鬱。而窮愁。而頽放。或且至於老死。而沒沒無聞。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則更別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貴功名之慾望。而天下事遂不堪問。嗚呼。此又豈翹者之本意哉。姪年少。言未能合於理。聊抒所懷。尙望叔父糾繩而訓導之。雙親均康健。姪精神亦佳。足慰遠念。

### 致達源公

胡林翼

家中自祖父大人以下。俱臻康健。足以告慰。男此次返鄉完姻。一切俱由祖父大人主持。奢儉適中。鄉評至洽。新婦性情尙溫和。曾讀書識字。自奉亦頗知節儉。可紓大人遠念。男現從祖父大人之命。師事蔡芸蕃中書。

讀書。中書學問淹博。道貌尊嚴。男獲侍几席。裨益決非淺鮮。

### 致保弟楓弟

胡林翼

來金陵後。昨遊莫愁湖。莫愁。故盧家婦。梁武帝歌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是阿侯。或謂梁帝歌中所云莫愁。係洛陽人。我儕所遊者。並非指此。湖本爲明中山王之故園。而由明祖所賜者。相傳明祖與中山王約賭墅之局戲。中山勝。遂以莫愁湖爲湯沐之賜。故今有勝棋樓云。齊東野人之談。莫可究詰。而談者津津。一若確有此事焉者。斯不亦可笑耶。惟莫愁湖枕郭面山。波光澄澈。若懸明鏡。披襟遊玩。洵足以滌塵氛而清胸膈。不僅心怡而神曠也。惜弟等遠在益陽。不能共同賞玩。而兄又無文才。將妙處曲爲傳出。若一幅畫圖。寄呈弟等之前。斯其無如之何耳。

### 致楓弟

胡林翼

吾人生於兩儀之間。果何爲乎。兄常冥冥以思。而苦未能得解。然人生決不當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可斷言者也。惟然。吾人當求所以自立。勉爲衆人所不敢爲。不能爲之事。上以報國。下以振家。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夫今日最要之圖。首在有所養。蒙莊有言。水之積焉不厚。則其負大舟焉無力。養者。卽積之謂也。積之道如何。亦惟勤敏悅學而已。舉凡切合於政治民生之學。窮原竟委。專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如是則他日出而用世。庶不致折足覆餗之誚。而愚妄之譏。自可免。兩弟閱之以爲何如。願各自勉。

### 致儀弟

胡林翼



吾弟以盛壯之年華。忽作棄世之議論。此大不可者也。吾家世受國恩。固不容不力圖保稱。卽以吾弟而論。寡母在堂。其所希冀者。惟吾弟之騰達。有以慰藉之耳。倘竟離塵絕世。決然遁跡。又將何以對寡母。仰亦計之左者矣。

### 致楓弟敏弟

胡林翼

貴州境內。地多插花。此間尤甚。所謂插花者。其情形約有三種。如府廳州縣。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遙。或數百里之外。卽古所謂華麗之地也。又如二壤本屬一邑。中間爲他境參錯。僅有一線相連。卽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線之地。插入他境。旣斷而復續。已續而又絕。綿綿延延。至數百里之遙。卽古所謂甌脫之地也。而貴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有三。貴州之郡縣。一因乎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士司。一因剿撫蠻苗所得之土田。明之衛所。本以屯田爲實壤。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國初諸公。徒取其城市相近者。卽並爲一邑。未暇一一清釐。所以州縣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叛於元明。歷世旣久。彼此侵奪。本非劃一之規。及其獻土也。則舉所有而歸之於州縣。不暇一一爲之分晰。其弊二也。征討之法。或用雕剿。則平一姓而兼平數姓之人。招降之利。必聯族類。則降一寨而兼降數寨之人。當其剋制州縣。輒以一時所獲田土。歸之一邑。其弊三也。三者之弊。皆因勘定亂略之時。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窮。其弊之最切近者。如插花地。本有離本治二三百里。而離他治未百里。或十數里者。民之輸將也。不於其近。而於其遠。期會不時。資斧旣竭。遠來負米。勞費可矜。士之應試。其弊亦然。命案藉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界而推委。姑無論矣。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者。十之四五。輾轉關移。百無一事。官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所謂大事。羈候日

久。既無以恤其貨財。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直。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成大案。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訓者。應懲飭者。應修明者。應捕逐者。皆在數百里之外。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欲其出入可見。咨詢易及耳。乃所親者在遠。而所不親者在近。縱有留心民瘼之良吏。亦限於聞見。而莫可如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此其不便於官也。然亦有所甚便者。則刁劣之生監。與擾害之棍徒耳。而盜賊爲尤甚。盜賊成羣結黨。必在插花之地。糾察之所不及。摘發苦於所難。吏胥以別境爲搪塞之詞。州縣以關移爲遷延之計。卽有一二任事之員。遵奉道光二十年申明聖訓。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習。卽臨時之呼應不靈。戶口阨塞。非其所知。鄉約寨頭。非其所轄。則越境捕盜之難也。其狡黠大盜。甚則結交各屬吏役。此邑見捕。歸於他邑。捏情希脫。賄弊多方。漠不關心者。旣涉因循。因以爲利者。更虞祖縱。是又公文關係之無益也。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官吏不敢輕言更張者。則恐吏胥之因緣爲奸。更恐州縣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擾民。自爲經理。就疆域之形勢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多寡。寡不更易州縣之名。不增減糧賦之數。則民情當必帖然。而吏治實爲大。故兄現與保弟先就此安順一縣。細爲調查。何處割裂太甚。應爲併合。何處大勢相聯。可以團鼓。一一比較。力求愜當。務使彼此移易。歸於至妥。而後妥擬章程。稟請上台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至於能行與否。則非所逆計也。

## 致雄姪

胡林翼

姪今年將十六矣。成丁之歲。當知所以自立之道。若一味倚賴父兄叔伯。鮮衣怒馬。馳騁街衢。無知者羨焉。識者則非笑之矣。姪爲兒時。吾曾以方字授姪。琅琅上口。於是知姪之姿質甚佳。其勉圖上進。爲家族光。

### 致蕊軒叔

胡林翼

前楓弟信來。悉吾叔近因瘡病。請神頗萎頓。此病醫治得法。三四次後。本可卽愈。然使醫治不加審慎。則糾纏不已。最足困人。譬如家奴作賊。驅逐外出。原無大損。養而不去。爲害斯烈矣。吾叔患病既久。不容更忽。署中有以截瘡藥。囑爲轉奉者。據云。已屢試屢驗。吾叔盍一試之。諺云。丹方一味。氣死良醫。服後。竟能使瘡鬼退避三舍也。

### 致族兄君儒

胡林翼

弟攝篆此間。匪亂如毛。撫固不能。剿又不易。現擬先清內匪。再防外盜。而保甲一法尙矣。條約一定。舉行當力。如本寨有人出外爲盜。則責成本寨鄉正團長牌長等人。如外寨有盜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則責成本寨鄰寨鄉正團長等。罰錢入寨。充公備用。而官不經手。如此勵行。或能有濟乎。嗚呼。回憶五年以前。讀禮歸山。終日惟與書卷爲伍。以翰墨自娛。若逢春秋佳日。與兄等鄉邨散步。流覽山水。或與老衲談禪。或與野老話稼穡。其愉快爲何如。今則案牘勞形。匪盜苦我。今昔相較。倍增惆悵。而吾兄竹杖芒鞋。徜徉依舊。誠令人欣羨不置矣。姪輩現從吾兄讀。循循善誘。如吾兄。其進益當甚速也。

### 致保翼弟

胡林翼

前書曾言兄將剔除漕弊。此事正不易着手。查鄂省各州縣。額征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或千餘石。或數

百石。北漕南米。合徵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徵收折色。多寡不同。有平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徵收折色者。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款另收。又有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向來漕運道。通時。須有津貼。方能挽進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兌費。爲數甚鉅。卽現在停運免兌。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謂之蝗虫。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蝗虫。費種種蠹弊。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者。後田州縣自運交荊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撥定尙需雜費銀兩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折銀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南米者也。夫州縣既多冗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衿。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侵。各州縣雖勒折浮收。間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幾有不可挽回之勢。兄膺封圻重寄。錢漕係兄職守。知其弊竇。不容不爲清理。况當兵燹之餘。若聽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十餘十收取。民力何堪負擔。現在日與省中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禁浮收。革冗費。并遴委幹練大員。馳詣各州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別刪減。嚴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壤。一律周知。猾吏貪胥。無從欺隱。取中飽之資。分益乎上下。

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國賦得歸實際。惟是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痼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歸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毀謗之者。然兄必欲實行。不畏艱難。苟利於國。苟利於民。即孰殺之歌。亦在所不恤。夫漕弊情形。各省相同。特非箇中人。不易發其覆耳。茲將弊之原委。詳以見告。吾弟閱之。感想何如。

### 致彥生姪

胡林翼

接來書。知悉一切。吾姪志在自立。甯願自謀生計。不肯依靠祖父餘蔭。此志殊可嘉尚。惟此事須細加攷慮。不可一味蠻針瞎灸。反使事難轉圜。人不幸生而貧乏。則父兄亦難於教養。斯亦已耳。若吾姪處境。雖不十分寬裕。要亦不十分窘迫。若能循規蹈矩。則衣食無憂。一面專心讀書。爲光前裕後計。亦非無理。倘一味恃其忿怒之氣。必欲脫離家庭。並不顧及父母之恩德。高飛遠颺。自樹一幟。此豈志在自立者所應爾耳。吾姪既有信來。則我爲姪計。萬勿作此謬想。年方盛壯。前程無限。勿執成見。勿徇浮言。至要至要。汝父處。我當另托人轉述。俾一場小小風波。從此結束。

### 致叔華姪

胡林翼

姪讀書以不得其法。來問於余。讀書如攻賊。非可僥倖得果者也。多讀乃是根本之圖。六經無論矣。餘如老莊如史記。如前後漢書。如通鑑。如韓柳歐蘇等集。均爲不可不讀之書。多讀則氣盛言宜。下筆作文。便彷彿有神助。否則乾枯拙塞。勉強成篇。亦索索無生氣。不足登於大雅堂也。每作一文。首須打定一柱意。然後正反旁

側。隨筆而書。使有衆星以拱北辰之概。次須聯想。聯想者因此而寫及彼事也。其中關鍵。至爲重要。譬如因筆而思及造筆者爲何人。筆之進步如何。又思及筆與紙墨有何關係。與人之文思又有何關係。照此聯想。則文必暢達。而無格格不吐之弊。總之有主意。則文不散漫。能聯想。則文不拙滯。而又多讀以運用其思想。則於爲文之道。亦庶幾近矣。抑有欲爲吾姪告者。讀書須勤。然亦須有分寸。吾姪身體本不甚健碩。若再焚膏繼晷。孜孜矻矻。則損害其身。殊非淺鮮。身體一弱。則雖有志進取。而亦苦於精力不繼。讀亦不能記憶。有何益哉。余年未老而已覺衰弱。曩時讀書不慎。亦爲一因。故甚望吾姪之勿再蹈余覆轍焉。

## 與方葆巖制府書

段玉裁

葆巖制府閣下。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請戴東原師於蓮花書院。撰次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有二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滹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十一卷。內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涑水一卷。清河五卷。永定河十六卷。內永定河十二卷。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蘄運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熱河案。此二河草創而未潤色。以嗣任總督不樂爲此也。此後有余君蕭客補之。東原云不配。諸水源流。古今遷變。孰異孰同。爲利爲害。擘肌分理。考鏡具備。蓋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其一端也。非恪敏經畫。不能剋此書規撫。非東原師熟於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餘遂成此書。爲國家鉅製。願恪敏未及進呈。閣下方冲年。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其副。爲真本。乾隆癸巳。東原師奉特召充四庫館纂修。高宗純皇帝深知戴震天文地理之學。精義入神。其考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

算經等書。御製詩篇嘉美頌行。泊丁酉卒都門。其著述藏曲阜孔戶部誦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蕊登榜作戴行狀。孔檢討搗約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判王履泰者。攘竊此書。易名畿輔安瀾。進呈。上嘉爲有用之書。賞以同知。撥河北效用。仍命武英殿刊行。聖明天縱。一見此書。卽知非通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天下。與高宗純皇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上所謂有用者。非獨謂其考古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爲三輔興利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益山經班志酈注歷代史籍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乘。積年檔案。網羅宏富。辦析精詳。因之某山某水。經流支流。分合名實。故道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火。如視掌紋。凡我祖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國家治水劬農諸臣。如欲仿宋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貞明楊一桂國朝怡賢親王諸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依據。是固恪敏之盛心。而邀聖主之容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冒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九重之殊賞。亦使恪敏與東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人部。與軍機章京龔鄺正往刻板處略觀。知其悉用原書。妄爲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百二卷爲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地勢自南而北爲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章政事。淵源世美。宜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呈。重刻。以章聖鑒之明。以成先志之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履泰盜名之罪。究紹閉之實用。助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卽當札致中孚也。玉裁再拜。

與孫季述書

洪亮吉

季逵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尚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垂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慚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感此數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備力之暇。餘暑尙富。疎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士。或懸心於貴勢。或役志於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於博奕之趣。畢命於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間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恭。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慰。亦惟敢告足下也。

## 再與孫季逵書

洪亮吉

季逵足下。僕行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上下今古。夜或秉燭。驅役魂夢。已昨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旣不實。倏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間廩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遠念足下。願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



復移家近郭。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塵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斷。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饗。幸蓄光彩。

上韓中丞書

姚瑩

閣下以爲閩中官病民疲。苛縱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於閣下見之。夫海內承平久矣。百姓仰戴聖仁。樂利且二百年。富庶極則淫泆萌。奢侈盛則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閩閩已自蹙其生。况閩當山海之窮。臺灣自入版圖。亂民數起。乾隆末歲。朱蔡二逆。騷擾瀕海郡縣者二十餘年。海寇甫平。臺灣漳泉二郡械鬪之風。又熾。用兵之大者。歲耗度支巨萬。未已。而民間日事仇殺。守令歲時用兵。習爲常事。此誠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則民愈窮。民之窮可得而訟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罷職。明日卽以缺損官錢被責。爛額焦頭。紛紛乞請於上官者。無非調劑。此尙暇與言治法哉。伏見閩中最急者。莫若漳泉郡縣。俗敝事殷。處分繁重。祿入不足以養廉。稍知自好者。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強而投之。而以爲上不愛我。而暴棄之心萌矣。夫嶺以南。古蠻夷地也。性與人殊。唐宋時。多以遷謫之人爲之。治法苟簡。由來已久。雖有賢者。莫能善其風俗。王道所先。莫如禮。而此獨尙爭。天地大道。莫如生。而此不畏死。足之所趨。心之所嚮。惟利是圖。利在則子不有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陽明所無可如何者。然朱子陽明之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猶有可爲。今國

家功令至嚴。天下畫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姦民益得挾持以欺長官。此智勇所以兩絀也。閣下忠亮之節。治久咸孚。其所張弛。固已披卻道蕝。乃憂念之深。引爲己責。而深恤其下。瑩故曰仁人之言也。

### 復薦青一兄書丙午四月

姚瑩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敷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請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尙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湯公。嘗屬朱采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衆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

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衆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下諸公。儻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姚瑩

閣下兩知晉江。賢能懋彰。近移臺灣。實海外黎元之幸也。乃攜詞下逮。盛執謙冲。諄然以此邑之張弛。施措之後。先垂問。慙慙之餘。轉增跼蹐。顧瑩於此邦。有舊令尹必告之義。不敢自外。謹竭所知。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又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深淺。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効一也。又聞爲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州而之臺灣。臺灣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灣人之爲病。與其好惡。容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今夫逞強而健鬪。輕死而重財者。泉州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樗蒲女妓。頑童檳榔鴉片。日寢食而死者。泉州之所以爲俗也。臺灣人固兼有之。然而臺灣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應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衆焉。合數郡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爲民。一總兵。三副將。水陸十三營。爲督標。爲撫標。爲水提標。爲汀邵。爲延建。爲長福。烽火爲興化。爲詔安。雲霄。平和。爲金門。同安。合九郡五十八營之兵。而更戍之。則兵難乎其爲兵。民與民不相能也。兵與兵不相能也。民與兵不相能也。番與兵與民不相能也。其日錯處而生隙焉。勢不能免。則安撫而調輯之。

者。難在和睦。臺之門戶。南路爲鹿耳門。北路爲鹿港。爲八里坌。此官所設者。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港。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後隴竹塹大岸。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僻靜。港汊紛歧。多可徑渡。不獨商賈負販之徒。來往不時。居處靡定。其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者。溷迹雜沓。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方人工。不足以養羣。羣相聚而爲盜賊。爲奸惡。則所以稽察而緝捕之者。難在周密。內地之民。聚族而居。衆者萬丁已耳。彼此相仇。牽於私鬪。無敢倡爲亂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爲氣類。漳人。黨漳。泉州。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衆輒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爲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蔡牽。諸逆。後先倡亂。相鉅或三十年。或十餘年。雖不旋踵而滅。然殺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心。糜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蕺事。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其難在守常而知變。鳳山之民。狡而很。嘉義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渙。噶瑪蘭之民。貧。惟臺灣附郡。幅員短狹。艫狎通商。戶多殷實。其民稍爲純良。易治。然逸則思淫。一倡百和。官有一善。則羣相入頌。悅服。官一不善。則率詬諱而爲姦欺。故舉措設施。其難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藥之。則投劑必有其方矣。虛者補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導之。雖扁盧無以易此。夫子所謂與民同好惡者。非爲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旣浮動而好事。非嚴重不足以鎮靖。鋤強除暴。信賞必罰之謂嚴。事有豫立。臨變不驚之謂重。威以震之。恩以結之。信以成之。大要盡於此矣。民惡盜賊。而我嚴緝捕。民惡匪徒。而我誅強橫。民惡獄訟。而我聽斷以勤。民惡枉累。而我株連不事。其同民之惡也如此。民好貿易。而我市廛不驚。民好樂業。而我閭閻不擾。民好矜尙。而我待之以禮。民好貨財。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寬以容姦。而有犯必懲。惠以養士。而非公不見。調和營伍。平心以臻浹洽。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防患於未萌。慎思以明決。

文武同心。官長一體。則血脈自爾流通。百骸無所壅滯。尙何病之不治哉。

### 復汪進士輝祖書

姚 鼎

籍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籍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籍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鼎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籍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聞。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 復張君書

姚 鼎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駭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願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

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絀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鯢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雋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聳聳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幸輔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俯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鑠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間。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逸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歇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爲。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

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館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 答魯賓之書

姚鼐

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譎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愧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遂以通者。義理也。難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氣專以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

### 與門下士書

徐文駒

自到館以後。車馬之喧頓絕。應酬之跡漸稀。焚枯啜茗。傳經詠義。與二三子砥礪於寒燠敵榻之間。解一疑。



送一難。頗謂此樂不淺。齋居多暇。因得肆力於古文。自史漢唐宋八家。以暨明之景濂震川諸集。橫列几上。取次誦之。聲琅琅出金石。左朱右墨。丹黃燦然。乃知韓子所謂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我之退。未始不爲進。蓋有味乎其言之也。竊念天地英秀清淑之氣。結爲文章。造物者鄭重祕惜。不肯多予。殆百倍於科名富貴。宋元以前。無論已。卽如有明三百年。自洪武庚戌。至崇禎癸未。其間躡科第。躋膺仕者。不下數千百人。此數千百人之中。大半與草木同朽腐。黃土烏紗。已爲狐貉噉盡。其磊落軒天地者。上之道德。次之武功。又次之則惟以文章名一世耳。故古人謂立言之士。與立德立功共垂不朽。蓋其聲光氣魄。歷久長新。雖或廟社已非。山川改色。而若人英秀清淑之氣。如星芒劍花。千載不可埋沒。由此觀之。君子可以知所輕重矣。諸君子以超羣出類之才。負通經貫史之識。倘能一頓發憤。茹古含今。力以前賢自命。不難與累朝作者先後馳驅。而乃愒時玩日。寂寂未有所表見。豈不重可惜乎。僕年來困頓無聊。如嚴冬小草。不堪雪壓。可謂際人生極不堪之遇矣。而倔強排慕之心。終不屑以此自貶。方且培其根本。養其元氣。以待春暉之自至。就令天地之氣。有秋冬而無春夏。亦當左圖右史。終老名山。將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詘。而況諸子之才之遇。有遠過某什百者乎。昔者魏晉之世。清談廢事。專以蕭疏慵懶。自號風流。此正晉人習氣。其文意委蕪不振。職此之由。吾黨所當鑒戒也。豈謂諸子賢者而肯有意效之。詞直意懇。冀少資攻玉之加。諸君子幸裁察焉。

###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徐世溥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於先生。固當以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如何。慙慙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

毅而辨。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斂。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拆骨還父。折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墮混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訓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訓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有數端。旣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書姑孰。卽無量之慶矣。因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徐世溥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薄。應薦者。伏讀震惶。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台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經守愿庶幾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譁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於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字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者。蓋可數計。就中徘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台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嗔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墩誦。穀藥相半。以迄於今。鬚未鬢。髮已斑白。每答一牋。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麤黍。旣冠折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詆。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籍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飢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即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忽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療瘼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逮亦

不能急則民變。否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卽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致致。致薄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薄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遠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僨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禪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察。

### 與潘生次耕書

徐枋

次耕足下。自古文章名世立言不朽者多矣。而驚才天縱。橫絕古今。當成童之時。擅國士之譽。而卒能有以自立。其文辭不少概見。可指而數也。於此見天之生才實難。非所謂千里比肩。百世接踵者乎。次耕足下。今年始十八耳。而落筆千言。汪洋自恣。辭賦懸於日月。才調驚於風雨。騷人詞伯。見而斂手。此不特今人之所絕無。卽求之古人亦所僅有。昔人謂文章風氣。關乎世運。爲足下之挺生。以幾成立。不將大振風雅。起衰扶弊。足爲

世道慶乎。而僕則尙有惓惓之愚。欲進之於足下也。昨四月十二日。得讀足下登華山詩。問知足下年甚少。便已驚絕。心中時時有足下。及兒子持足下還山吟。韓蘄王墓碑歌來。再讀之。則益驚喜過當。歎息絕倒。而復不能不爲周詳。憂念於足下也。嗟乎。天之生才實難。而耗才甚易。物之尤者。忌必集之。故富極貴溢。災禍橫生。況天之忌才。倍甚於富貴乎。賈誼年十八。誦詩屬文。名振洛陽。終軍年十八。上書天子。發策漢廷。陸雲年十六。爲芍藥賦。辭義並美。王勃年未冠。射策高第。獻頌闕下。之數子者。莫不抱不世之才。驚天縱之姿。以遊於不朽之林。則其所成就。寧有量哉。而夷考其實。率未有讎其才者。獨賈誼辭賦之盛。比於風騷。治安之書。聿稱王佐。可謂哀然有成矣。而乃以銳於制作。紛更無序。以致卒絀於時。識者猶不能不致憾於誼之不能用孝文。非孝文之不能用誼。由茲以談。生才既難。成才尤難。而處才益更難也。有奇才者。必有奇阨。得之太奢。失之亦太劇。盈虛消息。物理固然。所以古來賢才奇傑之士。大都死生契闊。顛沛流離。家道坎珂。身嬰沈痼。其所遭遇。必極人世之所不能堪。有不可一朝居者。然而或成或廢。所立迥殊。則所以處其才者異也。故才一也。善處之。則日月爭光。不善處之。則草木同腐。湮沒不傳。可勝悼哉。可勝悼哉。夫桃李之花。非不穠麗也。蒲柳之生。非不鬱怒也。而風雨以零之。霜雪以籍之。而掃地盡矣。無他。彼固徇其華而未徇其實。有其外而未有其內也。若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則不然矣。所以賢才奇傑之士。其所爲死生契闊。顛沛流離。家道坎珂。身嬰沈痼者。固天之所以阨之。亦正天之所以成之也。第爲松柏竹箭。則成爲桃李蒲柳。則廢耳。雖然。其所以爲松柏竹箭者。又豈異人任哉。次耕足下。僕固未深知足下。然就一二所聞。及往往見足下詩歌中所稱述。則足下之遭遇。亦良苦矣。僕甚爲足下痛之。而又爲足下幸也。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擅窮人益工之絕藝。而天復以憂患坎珂。玉汝於成。則天之所以與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輕用其才。而輕視其所遭乎。憂患以動其心。窮愁以堅其骨。而

益靜其居處。簡其出入。嚴其師友。收斂其才華。充拓其器識。藏其鋒以需大試。養其氣以期大成。則異日所成就。又豈古今一才人能盡足下哉。足下才不患不奇。名不患不聞。而僕之所以惓惓不能已於足下者。有奇才而善成之。成之而善處之也。高密侯鄧禹光佐中興。功流天壤。元宰通侯。年二十四。則其才亦甚奇矣。然未嘗以年之太少。才之太奇。而嬰造物之忌。來人世之尤。富貴壽考。以功名終。無他。其所以處才者善也。昔阮籍見張華。鶴鷄之賦。而識爲王佐之才。王適讀陳子昂。感遇之詩。而知其爲海內文宗。以今觀昔。去人不遠。以足下之才。何難詣此。然藏之不固。則發之不長。試之旣罷。則千里一蹶。故僕所願於足下者。旣常鐘鼎之勒銘。清廟明堂之雅頌。成一代之制作。爲詞林之盛事。立言不朽。與德功齊。豈徒齷齪鉛槧。月露風雲而已哉。語云。千金之弩。不爲騷鼠發機。又云。衝風之末。曾不能飄鴻毛。蓋謂大器之不可輕試。而力殫者不可復振也。是亦望足下之善處其才也。舉世橫流。知音者希。次耕足下。幸勉自愛。徐枋頓首頓首。

### 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徐侃

某屏居鄉里。久不復詣縣庭。側聞循聲播於遐邇。因欲望見顏色。竊蒙不拒。又以利弊爲詢。此謙謙之盛心。而近日之僅事也。倘漫不裁答。是不以明問爲重。而虛愛民之至意。且自擯於賢者之左右也。言而不審。是滋事端。且擾民也。謹據所見。抒一二以對。竊見明府爲治。以儉約爲本。此檢身之先務。而政清之由也。漢龔遂守渤海。齊俗奢侈。躬率以儉約。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國朝如于清端。公湯文正公。其鉅德重望。不必以儉德顯。而其省身之約。世皆知之。爲時名臣。明府去歲以事行鄉。民供一雞不受。歸其直。此懸魚留犢之意也。某親見之。駭爲未有。又常平倉之粟。奉檄未取用。夏散秋斂。事集而民不病。公私便之。又聞下車以來。公庭無留獄。大

小曾不數日而判。民無守候之苦。吏胥不得輾轉爲奸。此極盛德事也。以此公正。何利不興。何弊不除。顧古人有云。利不十。不變法。謝方明治郡。宜改者。則以漸變移。使無迹可尋。誠以興革之難也。況限於時。格於勢。雖有美意。孰能自便哉。然而興革二端。興利難於除弊。有心於治者。言興利。不若言去弊。弊在地方者少。而在衙門者多。在愚民者少。而在吏胥者多。此古今之通弊。而明府之所洞悉。不煩覩縷也。方今連歲有收。百姓粗安。又邑地僻小。無大豪猾武斷凌虐。而吏胥亦皆望風畏法。如前時春秋收徵。曾未十數日。而新者已墊交舊款。反緩舊者。有以爲之地。而墊交之新者。多愚懦故也。墊則索直數倍。且以一索十。愚民聞墊交。則膽落。板串行而此風息。尙未卽淨絕。乞一飭之而已。上江十七州縣。有運丁快家。連丁有屯田。足辦事。快家無屯田。自楊清恪公奏快運並簽。而快家困。快家輾轉。損害無已。而一邑困。且有挾仇誣指爲快者。事未白而家已破。實可憐憫。在明府無不周悉。尙有此等。乞一禁之而已。至地方之害。不過游民生事。甲長科派。此輩在今。已知惕息。尙更嚴示。掃迹盡矣。凡此所見。皆非大故。卽一紙示知。其事集矣。若邑間社倉之事。其弊已久。愚以爲在民不如在官。在官不如歸併。常平倉爲便利焉。衣食滋殖。文教繼興。長養成就。實仰明府。不在修名。而在務實。不專在文辭。而兼在通經。飭行。讀經而知聖人之意。飭行而修君子之行。譽髦斯士。於此爲盛。常袞一至閩。則有歐陽詹其人。何武一至楚。浦。則有兩唐兩龔其人。文翁專以興學冠西京。循吏之首。河南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不過一薦賈長沙。如蘇明允以文顯。其初受知。猶推本於安道。孫明復以經教。猶推本於范文正公。如此者。不能盡舉。一賢與則衆正起。一身教則羣景附。如金受鎔。如土在範。不虛也。至荒怪虛渺之事。某雖不肖。能自信之。百人是之。一人非之。不顧也。史册所未有。卽其所由來者亦淺。文教之興。當不在此。以明府之至意。凡有裨於教澤者。無不稔慮。卽此事之無考據。亦所素知。而尙在徘徊顧慮者。卽非今之急務也。黑水河之開。乾隆十九年。

總督襄勤伯鄂公實親履勘行。其事後竟未就。三十三年。前明府韓理堂先生欲踵行之。曾稟於總督大學士高公。公舊爲上河藩司。曾親與開河者。至是許爲奏請。會先生罷官。事遂寢。其地里高下。丈尺工程。開河之始末。具載所著圖記。前蒙問興革之大端。某亦偶言之。而不料垂注已久。蓋聞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此在明府自審之而已。不敢尼也。不能贊也。某愚拙株守。於世事一無所通曉。顧有賢人君子。則心慕之。苟以千百中不一見之人。千百不一見之人之意。而不克副。爲可惜也。謹竭芻蕘。不得一當。惟所裁擇焉。

## 與方子白書

徐宗亮

亮行能淺薄。不足辱當世之知。而皇皇道塗焉。以求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爲不材。而在昔爲鄙士。足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譽。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嘗慨交道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軋。卽吾輩文字往復。亦各存上下窮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遽有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當之。隱抱不安者。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亮未一報。悠悠之口。不以爲足下之急相援引。則以爲亮之陰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講學修德之事耳。於人事未嘗有所關白。雖甚愛亮所爲文。亦未嘗輒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淺俗之所識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薦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史以爲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終身佩之。足下誠取鑒於此。願矢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



也。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薰也而粉傅之。足下以爲可乎。願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誓且閉戶闢修。以希蹤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佈腹心。幸爲民自愛。不宣。

### 上翁撫軍書

徐子苓

聞之古有匹夫之亂。流寇是也。流寇之亂。禍每烈於敵國外夷。秦之闔獻。明之闔獻。其尤著也。今國家無秦之失德。賊睥然有闔獻之勢。國家集天下之兵力。設長圍於江甯。江甯賊巢。信窮蹙矣。皖中之事方棘。然兵事之失。究未有如皖之甚焉。執事今相君之賢。冑皖人之司命。敦行束修。學古人之道。聞於天下。昨者廬州陷。諸營相繼潰。執事惠然閱皖人之危。蒞軍梁園。奮遏賊鋒。旣戒師於定遠。正諸將失地喪師之罪。赫然討三軍而誨之。方是時。皖人惶汗懼躍。延頸俟命。迺者自秋隴秦。疆圍日棘。竊聞諸道路之口。謂柄事者計以皖委賊。并力江浦。旁事招安。兼省兵力。故江浦一路堵而兼勦。定遠一路堵而兼撫。子苓竊有感焉。夫兵家之用。得地者便。今計者欲並力江浦。而不亟拔皖中。非計也。何則。皖地四通。根本江淮。廬鳳土沃材武。羣盜多倚賊自重。賊亦時藉其力。以分我兵之勢。蓋自安慶棄。長江之限日益疎。自鳳陽棄。羣盜之交日益固。昨者大吏又棄廬州。而江淮大局悉歸於賊。夫以剽悍之賊。據形便之地。挾全皖耕戰之民。故其深沈觀變。悉中於安慶。揚聲南下。則三楚戒嚴。汭流而東。徵粟無巢。津逮舍和。輦數千金。設餌於江上。則江甯之困以甦。鼓行廬州。嘯挈羣盜。廟堂之上。咨嗟嘆喑。大河南北。無解嚴之日。夫惟賊之勢便。故我之勢常絀。故賊飽而我饑。賊逸而我勞。賊專而我分。蓋賊嘗以一隅之皖。牽制數省之兵力。故楚豫未解兵端。江甯久無成效。故曰兵事之失。未有如皖之甚。

也。定遠壤小四逼。護鎮之役。我兵甫振。又挫。羣盜恣睢。犄角巨寇。柄事者不得已。計出於撫。似也。夫盜非盡不可撫也。古之撫盜者。或撫之而安。或撫之而兼收其用。而陳奇瑜。熊文燦。率以撫誤天下者。非惟盜之巨細強弱之不同。抑撫之者措置得失之互異耳。夫以屢挫之兵。處四逼之地。羣盜名雖待撫。持兵顧望。衆各巨萬。彼柄事者。客將也。日長寇敵。財之不卹。事成則樂居其功。事壞則擁兵去矣。脫有故。未審執事何以應之。子荅書生。揭夫陣戰之未習。況軍國事巨。山陬一隅之傳聞。又多未暇以詳。謹以衆人之所知。耳目之所嘗及。竊見兵事之失。大較有六。其四事。皖中之積弊。其二事。天下之大局。繫焉。六弊不去。亂將難已。剿與撫均非長計也。請言其略。執事試裁察焉。法曰。軍無選鋒則北。又曰。將不宿戒。三軍失其備。古人用衆之法。大率馬步相維。勇怯並進。而掩擊衝突。常以選鋒爲奇兵。前明戚少保教兵。親立課程。嚴若師弟。慎宿戒也。今者營陣潦草。大率馬少步多。有正無奇。有戰退無休替。小勝輒驚。偶卻易潰。兵多闕伍。何論選鋒。士無見糧。遑言宿戒。弊一。間諜者軍之機括。將之思慮。所從出焉。夫察變於未形。決幾審而應敵也。暇。記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孫子終篇。詳言用間。國家臺灣之役。姚撫軍開修來館。以問鄭氏。卒用成功。今者員弁差委。虛應故事。徵言市井。析賞錙銖。衆職羣瘖。見止房闕。誤事失機。率多由此。弊二。戰之本在氣。將之德尙嚴。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蓋功罪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士氣奮。戰之本也。賊起烏合。行無他奇。惟誅戮果。而爵賞不吝。其將士之功罪。多取決於臨陣時。故能使其黨生死一心。每戰用命。今者朝廷務寬假於將帥。將帥務寬假於偏裨。功罪混淆。人心離渙。法所謂宿敗之師。此類是也。弊三。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流賊如水。潰卽難治。治水之法。欲遏其流。必濬其源。百人謂禁盜緝民。得一良吏。可省勝兵萬人。乾嘉時。楚中教匪之亂。不滅今日。自大吏申請招卹。賊黨始孤。自堅壁清野之議行。賊窮就燼。今者賊所殘破之地。附從益衆。長吏但

知遷就朝夕之安。曾無還定安集之慮。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弊四。軍民之盛衰。國勢之強弱。其耗息恆視乎財之有無。法曰。用財欲泰。夫泰與節相反。適以相濟。車薪之然。挹江河以救之。所費似巨。所省甚多。拙者反之。其費似節。其傷益衆。今者軍興久。官私告瘁。計增騎之費。多於增步。計嚴刑峻威。以收積玩之人心。則必有豐財厚賞。以振就頹之士氣。議者必曰。正餉且細。費從何增。而賞何從厚。愚見祿浮官曠。卽一營財之漏者已多。師老餉糜。再數年財之細者必竭。弊五。古者闔外之事。屬之將軍。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軍士疑矣。今者連兵數千里。一日之間。緩急異宜。數省之間。攻守異勢。夫勢相隔則不相通。位相均則不相下。文移奏報。動經踰時。賊之出沒。兵之進止。又嘗拘牽焉而不能以相及。故賊屢撲而益滋。我多備而益寡。殫財病國。久將自困。愚見於此之時。遮前殄後。挈數千里之兵柄。與賊消息。則必有人焉。兼天下之智勇。以其長略遠馭之才。建一勞永逸之計。顧盼開合。角羣將吏之短長。指麾而運動之。若是者。夫而後謂之大帥。顧有其人矣。或難其權。有其權矣。或難其人。弊六。今夫弊之所積。其因而仍之。又摧拉而敗壞之者。非一朝一夕之爲。反其弊而更張之。夫豈一朝一夕之圖。一手足之事哉。今以執事之賢。際全皖凋喪之後。蹇諤一心。蒿目掣肘。子荅雖愚昧。誠有以亮執事之難。然古之名將。受命艱危之日。常以少勝多。轉敗而爲成者。竊嘗考其設施方略所在。其居常大都簡軍厚課。明法飭吏。務自治以治敵。蓋自治者。將之本務。固爾也。定遠叢爾地。顧今日所關於淮者。誠重。而羣盜之果。就撫與否。事殊叵測。前車覆矣。後車之戒。用敢告於執事。抑嘗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者。天下安危之屬也。子荅竊以爲廟堂之上。有良相。斯疆場之間。有良將。夫勤思集益。上以佐中興之業。而下不遺於葑菲。古之賢相。君所由德光上下。勳施於無窮焉。國家列聖創垂。公卿百執事之衆。布滿朝列。闔獻之事。度不至再有於今日。然亂經十稔。連兵數千。

里而事權各出。凶疫旱蝗。天地日星之變迭起。生民之痛益痛。國家財力日益敝。盜賊之凶淫僭悖。又久而益烈。執事皖人之司命。今相君之賢胄。苟有便宜。執事試言焉。而相君納焉。則所以邀福於執事者。豈惟皖人山中紙筆缺略。倉卒不莊不備。惟察其拳拳之愚。而原宥之。

### 與汪鈍菴書

陳廷敬

去歲居荒隴之側。得健庵徐君書。已知足下予假歸吳中。後得手書甚悉。是時雖居隴側。已釋服。故得爲歌詩。作五截句奉懷。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舊官。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嘗杜門斷客。不知者曰孤介。或云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三年。數承足下手書相問存。輒不卽奉答。蓋不欲以草土姓名。時達京國。後足下旣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通衢無由寄候。皆有辭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闕。此真以嬾故耳。姚生公車來。辱翰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卽答書。嬾益甚。不足復責。茲託健庵寄候。祥後學爲古文近百篇。今錄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錄奉覽。思仰不宣。

### 答友人書

陳廷敬

古之立言者多矣。其可傳者。必其知道者也。若其道之弗知。言不足以傳審矣。雖世降學衰。罔知決擇。傳於今有純有疵。幸而有知道者不絕於世。其不至爲所擯抑棄置者蓋寡矣。某於此處。茫然實無所見。安敢語於著述之事哉。而先生蓋知道者。乃亦爲是言。亦豈教學相長之意哉。然其所以掖引扶誘。以冀至夫知道之境者。則大賢與人爲善之心。不能不感。且用自勉也。

### 與汪鈍翁書

陳廷敬

與足下別久矣。昔別壯也。今髮蒼蒼齒搖搖矣。以吾念足下。知足下之念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逝邁。道德不進。修名不立。竊祿於朝。欲如足下托跡邱園。不受當時之責。烏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誦斯言。頭面赭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卑。而任可謂輕耶。位不卑則受位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而已耶。此其所以既愧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念國家厚恩。尙欲因事納忠。報酬於萬一。未便敢決然爲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輒數舉賢以自代。朝廷視舉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蓋亦因是可以察其舉者之賢否。而知其所舉者之才。蓋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爲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道。變其所說。而易其所守。今朝廷清明。聖天子在上。而直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爲解者。吾誠不知其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敢於山林泉石。偃然俯仰。與世遂絕也。今足下所爲。乃異於孔子孟子矣。且主上親拔足下於儕流。疊有恩禮。視衆人爲獨厚。或未宜如此而遂已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問。因風略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

### 答魏無僞書

陳廷敬

李君來。得足下書。意甚勤厚。以愧以慰。足下名賢子。胚胎休光。耳目濡染。得於心。被服於身者。將遂致其用於世。以大其施。僕樸樸固陋。學無師法。少日好爲辭章。無用之虛言。又以才質所限。不究於成。遂復廢罷。雖縈繫簪組。自度材力無經世之用。常有山林之思。欲得一意靜坐。纔補小學一段工夫。乃今問於僕。所以立身行己者。豈非執庸者而問之途。在僕詎不可愧也耶。顧所以爲慰者。以足下名賢子。耳目所見聞。得之心。行於身。以致用於世者。非僕所敢望。而猶歉然不自滿假。雖以僕無所知識。無所成就。猶勤勤懇懇。下問如此。此其進益。甯可意量。至使不肖如僕者。亦得蒙被光采。以自託於一日游處之雅。使忘其譴劣。或亦奮竭其不肖之才。以得稍進於道。此其所以爲慰也。雖然。承足下之問。而僕無一言以答之。則幾非愛助之意。亦望足下養益深。學益進。益廣大受之地。至於擇善之精。固執之一。足下所親承於父師者。非僕所能窺見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僕近來殊無意於爲詩。雖偶爲之。亦不能工。足下年正少。詩已工如此。後之日益工者。甯詎止於此耶。以工於詩者。求進於道。又豈僕之所可望者耶。詩卷豐留。小遲附內。尊翁老先生未敢專啓。區區之誠。惟以時保攝。以慰思念。不宣。

## 與韓侂園書

陳廷敬

分袂以來。七易年所。時有人至。便問興居。極知佳勝。前接手書記存。情文備至。筆札之工。有加於昔。伏讀數過。千里外。遂如覲面。可勝歡慰。生平知交。落落如吾兄者。能復有幾。異時山林泉石。投老餘閒。關門學道。性命之友。舍吾兄。其又誰與。此往日之素心。倦遊思歸。繫念彌切。仕宦之味。今已飽嘗。迂怪成僻。比昔更復可笑。雖身嬰塵網。此心如坐深山。堅白自守。誓不取公家一錢。已習慣自然。人亦不以爲異。不以爲同。如世間無此人。

也。蓋自昔家世所遺。薄有治生之業。節身儉用。足供朝夕。以此都無求於世。而二十年來。蕭然皆盡矣。然守其困約不敢變者。亦實不能也。蓋其平生性質。不能以其所不能者強之。使能。此與吾兄三十年寒窗燈火時。所深知而篤信者也。亦何足道哉。然每念吾兄家居澹泊。亦竟愛莫能助。故人知我。但區區鄙懷。不無自愧。亦惟故人愛我。是以具道其所以然者。不覺瑣瑣耳。長安路回首。使人索然。又恐吾兄徒有跋涉之勞。斷可勿萌此意。非相知之深。不敢輕率及此。附寄薄物。惟笑存之。不具。

### 與陸存齋書

陳廷經

存齋尊兄大人執事。人間霖雨。忽作歸雲。秋水一方。溯回正切。令弟昆仲翩翩而來。奉手教并惠寄大集一部。欣喜過望。如見紫芝。展讀開卷第一篇。卽是絕妙文字。亞聖發此論。當時必有所指。大作更透切言之。實能發前人所未發。惟憤世嫉俗。未免傷時耳。敬少讀顧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錄置座隅。朝夕諷誦。每讀至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數語。未嘗不拍案起舞。歎古人學問固是如此。非顧先生不能道出。執事以經世之才。讀經世之書。而宗仰經世之人。固宜緯緯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間。入爲端人。出爲循吏。卓然表見於當世。然而人不見信。友不見助。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未必不由於此也。日知錄之言治法。有王者起。必用其言。其考據經史。及朝章國典。自是不朽盛業。然一名一物。一草一木。亦敵精竭神。以疏證之。經所不取。方今滄海橫流。荏苒徧野。所以正本清源之術。摧陷廓清之方。及強兵裕餉用人之長計。正賴大手筆深切以著明之。不宜究心於小學也。執事以爲然否。經棲遲薇省。長日杜門。味蔗鮮甘。思蕪正切。所幸者六小兒已補衢州之西安。江通嚴瀨。山接富春。一勺廉泉。可贊菽水。一篷漁艇。可理釣絲。便擬長爲寓公。以終老矣。此行

也。假道莒涇。泊舟浮玉。必當趨過高軒。追隨杖履。相與翦燭開尊。博續名山著作也。一笑。引領南望。神與俱馳。草草數行。用代晤語。藉頌吟安。不盡欲云。

### 答朱詠齋侍郎書

陳壽祺

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獎勗兼勤。曷勝銘感。伏維閣下起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爲大。所云部務。惟在遵循舊章。稍加辨詰。卽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文弄法者相支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謗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院。大之如閣下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祺嘗論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訊其末。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增。網日密。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不節目疎闊。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寬則吏無所施其奸。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撫。舉國家黜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聽命於一吏之所爲。欲天下事之就理。其可得哉。故嘗以爲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爲吏。但使之掌文書。勿使之動刀筆。督撫監司之任。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俊異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可與言治也。然而蟲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螣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蔑以中。而無如模稜兩可之多也。近世之弊。最在粉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蓋非一朝一夕矣。安在豪傑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性。所以畏羈縶而樂長林豐草。德非夏禹。才匪相如。謬膺薦達。何



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毳。背上之毛一把。奚足爲重輕乎。閣下諒之。鼇峯諸生。頓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職閹淺。無足爲多士式。益可慙也。年齒未宿。精力已衰。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精義二種。謹寄呈匡掾。此皆在京舊藁。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約積五六冊。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塗乎。惟鑒不宣。

### 與趙尙書書

陳壽祺

竊樓尙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騶從左顧。咨訪桑梓。諄諄惺惺。有憂民之憂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托庥廕。曷有旣極。竊惟敝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愴於宄賊之劫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鬪。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擴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爲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可攻也。械鬪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鬪之亂。在內。亂在外者。其疾爲癰疽。爲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爲癩瘕。爲瘰癧。爲狂悖。爲鳩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尤烈。癩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五焉。瘰癧者十死六七焉。狂悖者十死八九焉。至於鳩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械鬪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鬪。當責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法行在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侍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悉。夫械鬪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讎鬪攻鬪。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

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隸之役。鬻舍爲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爲之羽翼。以齷齪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寃白。而生監之身已踏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虐。草芥韋布。非閣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其族。是已然。族長之富強有力。足以服爲衆者半。懦而老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惡者。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狗黨援。或裹脇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如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鬪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爲不肖者授之刃而割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踏家已破矣。亦非閣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取而究之。不必護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爲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鬪則多惡少年爲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絜愨者。立一人爲族正。復立一人爲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從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鬪集衆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定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匐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鬪。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兇之難得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如。君子之

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迫脇於賕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旣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耳。豈必搏擊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褻相及。縣鄙鄴鄰。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法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鄰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於閭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爲。請先嚴喻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拂。掾時之務。孰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 答高雨農舍人書

陳壽祺

壽祺頓首。雨農先生閣下。臘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得達。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大著論語私記。所訂先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爲苟同之道。異於剽襲墨守迂論。妄自以爲遵服儒書傳注者也。謹留再三紬繹。俟它日繳左右。拙文荷蒙教正。自首至尾。評罵盈帙。復一一校定句字。以求其當。循循善誘。使人忘其醜而增其智。快然若飢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意閣下知愛之深。不以爲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此也。閣下所論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茗文。方望溪。劉海峯。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俟壯悔姜滿園。姚姬傳之治氣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疎。而實用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住者黃梨洲。全謝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皋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

於史。其氣健。皋文長於經。其韻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簡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邪。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象爻象自爲一體。書絕質奧。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傳禮記於修詞宜耳。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敍事。其詞多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弊和以平。其氣澹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浮然而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嘗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旨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間弄筆爲散體。既知其妄。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獲已於言。則姑直抒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嘗依傍藩籬。而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代不數人。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爲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末學。欲廁於古之立言乎。行年早衰。意氣消縮。自知其力之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棄。豈圖閣下扶樹導迪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懦夫而使之射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氣格高者。近習之子。固時摩韓壘。次不失爲劉原父。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吏諸書。圖度民隱。性真不可掩抑。何

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駕部儕之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而閣下固冠時之雋也。閣下樂志味道。束脩無玷。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於諸君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奈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尋釋尊旨。辨體極精。壽祺嘗論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明乎謀篇命意之途。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尙雋。而不免繁豔。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墮宗風。國初陳迦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豈績而下等之自鄧矣。自胡稗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間。乃多追倣選體。然吾鄉猶近時趨。未能不變。而治古文者。恥言駢儷。排擯橫加。如此未達乎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製耳。閣下論古文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會通。其孰能辨於此。壽祺不揣固陋。因閣下之不加鄙夷。敢復獻其舊撰閩中儒林文苑兩傳稿二冊。乞是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餘。本已投棄。間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冊。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緝兩朝東巡詩。恭跋之類。當入內集。餘並希鑒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欲如買菜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惠好。私心悅服。謂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腑相眎。不啻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心。竭其材質以求工削也。惟閣下察之。

與總督桐城汪尙書書

陳壽祺

伏惟尙書督府閣下。再蒞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爲閩殖元氣。剗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日

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疴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爲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禱味。稍獻愚管焉。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惡。曰汰游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今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嘉勞勗勤。遇變罪己。至於淚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其不懈。而政事未盡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靡簿書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遷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參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每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矇。習爲沈壓。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顛預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駁覆。文牘如山。囹圄久繫。動多瘵死。其害又有倍蓰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刷精神。孳孳釐盤錯。剔芽蘗。以冀臻救甯。猶患不足。奈何泄泄燕燕。效袁盎亡何之飲。慕汲黯臥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爲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敝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墮壞於冥昧。蠱蠱潛乘於罅隙。後雖噉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墨者必絀。使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墨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墨之爲民害。風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疢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潰。人情豈有不忍於虵虺。而忍於魚雀。不忍於木桶。而忍於孩提者耶。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闕茸貪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嫁娶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藉藉。以爲某罷輒當去。某憚黜當斥。既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迫烈操切。犯束薪之譏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閩頑梗之習。

莫甚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強。好凌弱。衆好暴寡。貧好噬富。頑惡好虐。善良。其野人善爭鬪。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掣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盜。巨商大賈。自廈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鬪漸少。比年臺灣運米接轡而至。民得賤糴飽食。然爭訟殺掠。藏奸違禁之事。猶未絕也。往時猛吏治泉。聞其止鬪捕囚。善鈎致魁惡而用之。往往焚蕪村莊。株連族屬。始未嘗不撲救一時。然其害至不可勝道。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民之通盜。自前明倭奴之寇。與國初僞鄭之變。習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號召黨與。矜以煽之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既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張敞之所爲。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爲擒捕。以自贖。而顧置爪牙。魚肉無辜。虛張恫喝。揣肥而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卽驅之萑苻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豺狼。以搏鷹鷹。民之脫狐狸而罹猛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也。如豪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陷也。烏喙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慎。元氣一虧。身亦旋殞。數十年以來。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今之宰於泉者。尤復效尤不已。謂爲長策。不識摧殘之極。伊於胡底。此鄙人所爲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鮮十萬之產。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尙奢侈。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閨閣之珠璣。溢於簪鳥。嬰襪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得不窮。紈袴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鴆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葦之內。徇俗嫁娶。敗禮悖教。與於不孝之甚。士安得興學。俗安得長厚。頽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勺之清。每對同志。輒興桑歎。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約。以嚴諭之。庶幾戶知禮節。馴挽澆

滴耳。近省城內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候官令營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窩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尙幹南洲。久爲盜藪。莫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阜圍輿臺受其賄而爲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吏潛偵虛實。聲東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也。海內生齒繁而游惰夥。於是求食於官者衆。非投身爲僕從。卽占名爲徒役。塗徑便捷。積成淵藪。此輩上蔽主人之耳目。下爲奸蠹之唇齒。能者鮮衣美食。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磨肌毀膚。一府僉從且數十。一縣胥役或千百。是府有數十狐鼠。縣有千百虎狼也。雖廉明之君子。孰能使之箝伏勿動哉。竊謂此輩不可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閹簽押之名。凡有出入往來。專派門役二人。責令傳通。徑達內堂。簽押只歸司號件者一人。則僕從無所恃。奸弊無所滋。自非衝途驛置之地。大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至其服飾之宜。本有限制。亦當申明舊章。嚴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不力。處分甚重。然窮民亡絕者固。有之。富民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而民仍不急於輸將何也。其弊在州縣戶房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而資其吞蝕。或受賕而庇其逃漏。民爲所愚。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由鉤稽。而吏家泰然。無不席擁豐厚。此非廉巨慙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養廉錢糧耗羨。悉歸公家。蓋欲官一毫不取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耳。監司次之。道府又次之。縣養廉多者銀一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款。猶尙不足。焉得入手。其大都劇邑。眷口上下衣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鞫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緝捕。急者須購綫懸賞。又急則會



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廚傳。兵丁之餼廩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縣一歲之間。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且卽無是數者之交迫。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黔黎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何所資以奉公。夫腴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爲民上者。日憂不給。而一事不可爲。亦非也。莊周云。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水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莫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卽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卽其人。無所謂兵餉工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槩仍資之於民。本朝稅法。至輕。而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力以自爲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隧。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爲之。誠擇閭里端謹之士。官爲倡率。各令懲惡富豪。量其力之強弱。豐殺以出資。則衆擎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餼牽芻秣之費。莫非民間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交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爲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奇乎。其德覆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故爲政者。但蕲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爲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則罰典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卽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鏹之遺也。國制刑罰并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

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遽盡。鄉黨愚蒙。豈能復有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變。令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束吏宜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因而弛之。則政治日緇。民含無窮之冤。夫智者貴察於幾微。民者貴絕於適莫。直者不鄰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谿刻。場師之藝木。剡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腑臟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割犀兕。截蛟蛇。而用以割雞封豕。漢丞相不問京兆民鬪。而問道旁牛喘。此皆未爲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區區遽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 寄桐城張相國書

陳宏謀

州縣官一舉一動。與百姓息息相關。不獨貪廉爲小民身家所係。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爲小民休戚所係。現在隨時勸勉戒飭。冀其各發天良。體朝廷設官爲民之義。不復存自利自私之心。庶幾隨其才分之短長。漸著其爲民之實效。大抵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祇完得一教字。因事因人。隨時隨地。一切引人於善。禁人爲惡。又止惡於未然。懲惡於已犯。無非教中之能事。所以發強剛毅之中。具有忠厚惻怛之意。近世論治。動以主寬主嚴立論。主則不免於偏。常至積重難挽。矯枉過正。所謂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者。乃是一意公平。實事求是。胸中並無寬嚴之見者存也。某學無根柢。從政以來。始覺淺陋空疏。所謂平時不學。用時悔也。卽欲退而言學。實已無及。然偶一開編。或抽繹向所記誦者。參之時事。未嘗不隱隱觸發。可相印證。益信仕途不振。皆由所學之非。動謂仕可不由於學。學亦無補於仕者。尤其同牀而各夢也。

### 與王次山書

陳黃中

昨閱邸報。知執事已拜烏臺之命。得名諫臣。聖明之特簡。肯任言責。賢者之用心。報非常之知。副蒼生之望。後天下而樂。必先天下而憂。區區超擢之賀詞。知無足以相慰也。昔司馬文正論言官。當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二重惜名節。三曉知治體。三者具而始可稱真諫官。然兼之者難矣。執事久以直道著聲。輕富貴。重名節。此素所蓄積。固不待言。惟今日之居言路者。非言之難。而言必有當之爲尤難。恭惟聖人以不世出之資。勵精求治。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而於耳目之司。尤慎重其選。固將收其忠言讜議。輔襄化理。非徒以清要之官。爲諸諫臣持祿養交地也。乃或毛舉簿書期會之末。或漫陳迂愚誕鄙之詞。上無足動九重之聽。下適貽四方之譏。又其甚者。伺探意旨。與時高下。外沽鯁亮之名。中懷欺罔之實。上之所期臺諫者至厚。而臺諫之自處如此。遂使聖主求言若不及之心。轉有輕視言官之意。蓋臺綱之不振也久矣。不有君子。誰能救之。夫御史之職。本無所不當言。而其要者在裨主德。肅紀綱。持大體而已。至尊春秋鼎盛。天縱亶聰。溥如天之仁。以幸天下。三載以來。澤無不被。政無不舉。至仁至明。巍巍乎漢文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者蓋臣之效忠。每憂盛世而危明主。蓋盛世則持滿爲難。明主則易於自足。當豐亨豫大之時。而人主啓怠荒之念。此君子所深懼也。是以賈生陳哭之言。鄭公進十漸之奏。直言極諫。不以爲嫌。而當時人主亦皆容納聽受。書之史冊。主聖臣直。以爲美談。此誠萬世君臣之義也。今則上有轉圜之聽。而下未聞折檻之爭。啓心沃心。大臣之責也。而大臣則惟以容悅固寵爲能。拾遺補闕。臺諫之事也。而臺諫則以奔走嘔嚅爲智。以大有爲之君。屢下求賢之詔。而有君無臣。倡而不和。便辟側媚者進。聲色玩好之端開。防微杜漸。不可不慮。此治亂安危所繫也。夫以唐虞之盛。皋益之賢。廟堂矢謨。有吁有咈。君臣之際。獻可替否。乃成泰交。惟晁錯小子。有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之語。諂子織兒。藉爲口實。此正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也。以道事君。當探其本。而自貴者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今深居燕私之間。用人行政之舉。豈無一事可議。而公卿輔弼之臣。侍從臺諫之列。莫不唯阿面諛。卷舌同聲。牢不可破。無乃遠於恭敬之義。而殆有賊之意歟。惟執事素有比稷與契之心。當必有致君堯舜之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乃爲無負聖主之簡擢耳。惟望以至誠憂國之心。絕絲毫近名之念。積忠懇之實。抒切直之辭。要於進規之中。不失告君之體。則明主固可以理奪。引君當道。而天下莫不正矣。故執事今日所陳。苟非有關乎君德之大者。則願勿言。御史爲執法之官。柱下惠文。本以彈治爲事。臺閣生風。則奸邪始有所畏忌。而君上之勢尊。古之能舉其職。身犯權奸。不計一時之利害者。不可勝數。初非好爲訐直。蓋其守官之分宜爾也。而今之爲御史者。何如哉。方其未居此官。則昏夜乞哀。權貴之門。以求其援引之力。既得入臺。則方且懷薦達之恩私。聯黨同之聲氣。日揚揚焉。以五品之官。從九卿之後。泰然若以爲御史固當如是者。緘默奉己者一二年。其中猥瑣尤甚者。權貴復喜而汲引之。其烈焰流毒。深中士大夫之膏肓。至有甯負君父。而必不敢少忤權貴者。舉國家之臺諫。盡甘爲權貴之私人。士大夫之廉恥道喪。失其本心。至於此極。此非僅臺諫之差。而四維不張。實社稷之憂也。而所謂權貴。亦初非有奸人之雄。如偃月格天之甚也。特以頑頓無恥爲有度。以模稜兩可爲合宜。不學無術。以自是其愚。植黨乾沒。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耳。而言路之風靡已若此。萬一有如今古所稱權奸者。竊政柄以抑揚威福。尙望此諸臣能爲國盡忠。抑其勢。而挫其氣。吾知其必無是理也。人人如此。則臺諫之有無。何關國事之輕重。與設官之初意。不其刺謬歟。夫雞鳴不已於風雨。松柏後凋於歲寒。獨立之君子當之。其必有以處此矣。執事回翔史局者十五年。閉戶編摩。泊然自守。跡不及權貴之門。卓然直諒之節。素已取信於世。前此當軸者。屢欲引置臺端。力辭未就。今茲選由主上。慨然受職。想高懷計之審矣。肅白簡之威。袖中彈文。將必有在。苟捭劾所加。無繫紀綱之大者。則亦願勿言。至若

用舍之辨。軍國之宜。閭閻之休戚。皆當舉其大者遠者而陳之。更必洞悉其得失之要。斟酌其可行之實。然後形之封事。乃非徒爲無益之空言。若第請朝改一例。暮增一法。以爲解嘲塞責之計。此自有其人爲之。尤不願執事瑣瑣及之也。昔陽道州范文正之爲諫官。退之永叔以其不卽言也。故或著爲論。或貽以書。激之使言。惟恐不至。今某知執事則非患不言者。故敢以所不必言者。諷執事以勿言。其意與韓歐兩公異而實同也。夫人無不可立之節。事無不可爲之時。惟有志者事竟成耳。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薦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忠節者相望。某昔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歎。知國家用諫臣之得人。乃可易天下之風俗也。聖清之興。休養生息於今百年矣。內甯外安。幅員之廣。生齒之繁。跨越百代。獨是士大夫之廉恥名節。遠遜前古。懷利相接。頹墮委靡。邇年以來。日新月異。雖在草野。竊嘗隱憂。以爲必得有亮節偉度之人。出居言路。則精神足以折衝邪佞。議論可以激發懦頑。滔滔之勢。尙克挽回。執事負英偉奇傑之才。素以名節自期。天下想聞風采之日久矣。今承三接之遇。望冠柏臺。萬望以天下之重自任。犯顏納諫。行道救時。以爲後來忠直之倡。使異日史官記之。謂本朝名諫官。自王某始。豈不偉歟。元之希文諸公。安在其古今人不相及也。某迂愚寡陋。非不知此書所云。皆當世所掩耳而指爲怪物者。特以素蒙深知。愧無少補於左右。且以爲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也。故欲已不能。輒獻其說。縱筆盡意。遂盈數紙。伏暑方盛。起居何似。惟冀爲國自重。不宣。

寄張墨莊書

陳宏謀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剽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

下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於經書語句。略觀大意。卽欲敷衍爲文。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於古。而戾於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柄圓鑿。迥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於此。其故總緣不留心邸報之故。黃陶菴先生因館於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報。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館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內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使之增長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學問要看勝於吾者。境遇要看不如吾者。隨時隨事。以此着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溫飽。夫誠能以天下之溫飽爲己任。則又何暇知有己之溫飽哉。

### 上李書年觀察論黃河不宜改道書

陳文述

某之來袁江也。在五月初。其時淮黃並漲。洪澤之水。一丈八尺有奇。爲從來所希有。五壩啓二。淮漲未減。而荷花蕩已決口矣。執事者議開王營減壩以洩河漲。議未定而壩已決。河水驟掣。由海州亦塘河入海。淮漲亦減。於是羣以爲機勢順利。剏爲改道之議。大府據以入告。聖心軫念東南之民。日與魚龍相鄰處也。因機勢順利之奏。製爲黃河改道議。以頒示督河諸臣。而實則機勢順利。僅就決口形勢言之。卽分探水勢之官弁。亦僅至響水口而止。以下三百餘里。均未日擊能改與否。未有真知確見也。近以上游郭工告潰。減壩水勢少緩。數

月來未暇議及。然某博采輿論。有知其必不可改者。祇以位卑言高。易蹈妄言之咎。且河庫談觀察力主改道。有必應試行之議。故緘默而不敢言。而又不能終於不言也。管見所及。敢爲閣下陳之。夫改道非易言也。數萬家之田廬墳墓。係之婦子老幼。轉徙流離。係之途長工鉅。施築不易。帑藏所需。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不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知也。知其不可而議改道。是不仁也。此談觀察之過也。夫所謂必不可改者何也。方今河水所經。必由海州所屬之碩項湖。碩項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經此入海。匯成巨浸。汪洋百餘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於中種麥。麥後水至。不及種秋糧。亦謂之一熟地。今議改道。則將使蒙沂之水。避河流。由他途入海耶。抑將使黃河合蒙沂以入海。若淮水耶。將於此湖中百里盡築隄岸耶。抑任其泛濫耶。蒙沂改道。固無他途可行。合以入海。則下游河身甚仄。泛濫必廣。設立隄岸。旣阻蒙沂入海之路。且地勢低下。必高至數十丈。而後可。方今汪洋巨浸。於何施工也。凡此皆窒礙之顯然者。且當日改道之議。以河流湍急。刷淺成深。冀得自然河形。今數月矣。減壩當湍激之衝。其淺如故。則土性堅實。不受衝刷。是其明證。閣下懷忠愛之忱。負人倫之望。爲大府所引重。則曷不以不能改道之說。進於大府。碩項湖情形之不能改道。其理甚明。不待知者而決也。特苦於未知耳。否則或以爲調語之非實耳。則曷不按之圖書。訪之老於河工者。并委大員親履勘之。能改與否。可一言決矣。誠知不能矣。而不急圖變計。非欲置田廬墳墓婦子老幼於洪流巨浸也。亦非別有良法也。特以業奉御製改道之說耳。

## 上翁學士書

陳用光

覃溪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之化。古

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雋之君子。而被濯其心。以獲尊開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於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飶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材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嘗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厲。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薺。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蘇蠻之首章曰。蘇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於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蘇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謁之資。會以事牽。不果於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贊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覲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幕大父之遺像。將奉祀於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與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如閣下念曩者於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 與劉楚鄉邑侯書

陳玉樹

笠澤姑胥。淞瀕滬岸。朱方京峴。揚子韓溟。跋涉千里。勞人正瘁。天翁厚賜。巧假良觀。水暗途暝。見燈知姓。詢



者在潛。靡者在舳。邂逅之奇。生平所罕。蘭舟造膝。斗醕傾心。愁城十仞。不攻自墮。椒蘭之怨。思稍紓矣。時寒飈振林。繁霜覆瓦。殘月挂堞。薄冰凝溪。劈發砭肌。敝裘不煖。晤言達旦。茶倦未能。忍淚擅別。悄悄回艇。強卽衾枕。寤不成寐。展轉反仄。載飢載渴。鄰舫鼾聲。側耳臥聽。未幾廣陵誠上。羣烏啞啞。燭施窗明。東方已曙矣。榜人解維。溯流北上。風溜俱拂。心急漚遲。晝進三十里。昏宿召埭。長市壓隄。疎燈可數。東船西艦。人語相續。陪風縹水。湖星搖光。吟情畫意。左宜右有。生人樂趣。隨境可尋。佛鬱牢愁。徒自困耳。使君隸鹽三載。異政邁俗。插堰扞海。沃梁衍稔。營築精舍。甄彥陶髦。伐棘遏蠹。姦逃宄匿。誨殖交施。猛寬參伍。鄭僑雖烈。史列循吏。水懦民翫。曷足選乎。舟子孔姓。籍隸孟城。婁鯁鹽漬。視聽頗譴。聆君去位。感喟無已。矧隸宇下。曷月能諉。鄉者違鹽傾城。去餒塞巷填衢。攬袂抱膝。送者雨泣。聞者心悽。宦海光龍。無碩於斯。蜮沙射影。奚損毫末。錦濯彌耻。鑑磨愈瑩。前修遭此。唯勤內省。外不辜民。內不疚心。頰印人天。樂可殄慍。取譖投豺。嫌其隘矣。

## 上祭酒王益吾師書

陳玉樹

去年仲冬月朔。拜別吾師於虛受堂中。越二日。復游於寄園。憩於墨華之榭。誦吾師十詠之詩。至永慕一作。不禁三復流涕。遂由湖菜畦西至永慕廬前。欲入觀壁上碑記。門固鍵不可啓。文遠視不可辨。識僅於門外瞻。拜遺像。留連久之而后去焉。嗚呼。人子有親不獲事之。而僅能慕之。此亦天下之至憾也。然吾師道崇而學邃。官成而身退。所以顯親與慰親者至矣。復何憾哉。玉樹以鄉曲下士。猥蒙不棄。所以遇之者甚厚。而期望之者甚大而遠。既有制藝之選。復有毛詩異文筵之刻。遂以無本之學。暴得虛譽於江淮間。嗚呼。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本原之地。其不可示人者多矣。其可示人者皆與性情渺不相屬者也。是徒以學術掩飾性情之不逮。雖有

大過人者。亦且浮僞無足嘉尙。況淺淺者之無以異於人也。玉樹年甫弱冠。先君子已棄世。未享一日雞豚之奉。二十而後。不自珍惜。身罹羸弱之疾。慈母焚瘠。日處憂危中。疾甫瘳。又以貧窶授徒四方。雖亦迎養至館。然一歲之中。與母居者不及半載。又不能養志承顏。紓其憂而致之和樂之域。年近四十。未夢熊虺。庭幃時聞愁歎之聲。彌留之際。猶戚戚引以爲憾。不孝有三。得其大焉。嗚呼。此皆不可告人者矣。猶憶去歲進謁時。吾師詢及堂上康強與否。玉樹頻蹙起立。以衰病對。嗚呼。衰病愈於死亡。今安所得衰病之親而事之哉。其在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極者殛也。殛者誅也。謂欲報親之德。而昊天勿我誅也。凡不孝者。天所誅也。玉樹旣不能報。二人之德。而又幸免上天之誅。今且欲報無可報矣。唯是吾母好善出天性。省嗇食用。以賑恤困乏。可以革叔世澆薄之俗。不可無銘幽之文。傳後昆以爲法守。昔承大德。貺我高文。以志吾父之墓。愚不自忖。欲援前例。斬焉衰經之中。撰成吾母行狀一紙。方欲達之成均。尋閱邸抄。知吾師已奉詔開缺。欲寄長沙。而又不知珂里所在。繼聞有貴介弟在楊蓉浦先生幕中。卽函請轉寄。吾師倘不忘遠人區區之誠。哀其意而賜之銘。是不朽吾母。而嘉惠玉樹兄弟於無窮也。昔吳南屏請梅伯言銘其考墓。所爲行狀。伯言稱其不虛美。不繁稱。能信其親於人。玉樹不敢自比於南屏。而吾師卽近今之柏枧。不敢妄爲溢美之詞。以欺吾師者。兼欺吾母也。道路阻長。登龍無期。臨穎如擣。曷其有極。恭請道安。伏希垂鑒。

## 上某公啓

姜宸英

老夫子大人臺下。前歲騶從入都門。此時倉皇取道。未獲一陪几杖。至今餘歉。茲者海師以間世之姿。當秦交之會。晝接駢蕃。榮膺副相。數月之間。正論日陳。凡在有識。無不舉手加額。謂太平可立致。况辱知如宸英。其

爲慶幸。當何如耶。值茲初暑。伏望尊履與時增攝。宸英才質。驚下。凡事都不如人。自遭變以來。神識荒憤。自分廢棄。不堪與時輩伍。老師猶欲取江湖之敗梗。所爲漂泊而不止者。收植之以冀其異日之扶蘇而蔚蔚。雖萬不可得。然而用意則已厚矣。知己則已至矣。其在於英。宜若何感激而思圖報於萬一也。乃經年鹿鹿。尺幅之紙。未達於從者之聽。其爲疎慢之罪如此。在旁觀者。猶以爲不可。而英竊恃之以無恐者。以老師知我之素。有不在於區區形迹之間者也。茲因三世兄之便。附候起居。兼陳愚款。惟江海涵納。憐而鑒之。外別具先曾祖太常公誌銘一卷。先太常首爭册封事之首尾。皆老師所熟聞。故不贅述。兩總裁老先生各上書一通。懇其立傳。老師力賜主持。而商榷之於諸同館先生。先人之靈。沒且不朽。又先侍御公諱思睿。太常公從子。歷參烏程宜興相。久著直聲。已託萬門生於崇禎邸報中。代爲搜錄。倘得附傳。亦闡微之一德也。臨稟不任惶悚。宸英謹稟。

### 復戴東原書

陸 耀

來教。舉近儒理學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所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驚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家而已。未可以虛而附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創社倉。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化行於氏。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真儒之左契。則矍相之圃。僅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而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蕢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能用力於此。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

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抄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眩。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憾。是以未敢就正。今大數諳諳。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醜拙耶。人便附上一册。耀再拜。

### 與錢巽齋論文抄書

陸耀

蒙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爲驚外支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何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乃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爲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爲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月。則畢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俯首於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爲學如是止矣。武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爲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引孔孟言學之語。以證讀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爲不知急務乎。其人名不出鄉里。官不過司訓。而著書警世。有出於恆情之所不到者。又焉可不急爲採錄乎。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

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未必不中。三公皆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尙學術。尙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間。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止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歷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誶者乎。凡人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未必卽在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至公。此道不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乃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可必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獨此也。封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宣。

## 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陸燿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壙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之命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瀧岡阡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王爲宗族友朋之碑誌。或發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歸熙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萬太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旣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眞崖府君吳孺人之題。則仍曰。先考眞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旣考其父。又考其祖。於義已乖。旣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獨不爲用意惟慎。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敢以穆白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君子擇焉。

## 答徐健菴先生書

陸隴其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己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經經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髮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許。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例道學傳也。非必辭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日。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業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

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溼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溼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未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朱程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

##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陸世儀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法者。只爲起處不同。儒治從教化上起。吏治則從刑政上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游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游。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賭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



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 答友人求序文書

唐紹祖

辱惠書。重賜大集。復蒙崇獎過當。欲僕序而行之。足下高才壯年。負盛名於時。人之所以推奉足下。與足下之所以自待者。豈不以斯編爲足信今傳後也哉。而使僕公然標其卷首。幸何可言。幸何可言。然僕嘗有言。吾之有文。而欲得工於文者序之。非特相引重而已。吾文有瑜焉。不可掩。吾文有瑕焉。不可護。吾有其從入之處。甘苦曲折得力之所由。不可不知。三者闕其一。皆不足以序。而非甚工於文。則必不能洞首尾。扶要害。旁推交通。以盡其說。嘗譬之人身。垢癢待搔。而欲使異體者言之。其能無左右相錯迂乎。又或有人親見己身所患之處。而此人方病風拘攣。其能運其十指之力。使之快然而無憾乎。今足下視僕。其於文工耶。不工耶。足下誤緣浮譽。深信推引。當不以爲不工矣。此足下見許之意。則可。僕何敢當。然僕重違足下意。便欲竭其駑鈍。以萬一相爲發明。日夜取大集讀之。而獨茫然不得其端緒。知足下之有百瑜。而無一瑕。明矣。而其所從入者。何如何者。爲其所得力。僕殆如異體人。不得指說。就令吾文誠工。亦不當在作序之列。而況不免於病風拘攣之苦。此所以臨紙澀縮。而不敢措意者也。僕又竊謂古人之爲序多矣。凡其朋友故舊出處離合之際。莫不各有贈送之作。觀其馳驟往復。似不難恣意自快。而究竟歸於質實。絕無增飾情事。以虛言僞說取笑天下。故久而不可

磨滅於序文也。抑又可知。後之君子。其欲人之序之。與儼然執筆而爲之序者。豈復有講於此者哉。僕文章鄙野。非敢託有本之說。以自高。以足下工於文。世固多有造門而求序於足下者。故又以涇涇之意爲足下獻。

### 獻陳澤州相國書

唐紹祖

紹祖三吳下士。生不識耜之勤。不爲販負之業。自兒童時。屈首受書。以爲庶幾有所成就。好觀當代名公鉅卿文人才士之所作。而時以己意上下其間。其淺深純駁。不敢自謂得其精微。亦非茫然漫無所識別。以此而求之。欲其閎深偉岸。而粹然一出於正。蔚蔚乎與古作者相追配。以自成一家之言。何其難也。而惟讀公所爲尊聞集八十卷。其歡欣震動。不自知其積於中而溢於外。當坐未嘗不起立。當食未嘗不廢匕箸。而如有食以飽也。徒以身在草野。無從側足下風。得親炙其光儀。而竊聞一日之緒論。頻年旅食京師。益時時於公卿間。得公之文辭。而反覆觀誦焉。旣私自喜幸。又聞語朋輩。以爲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方無水旱盜賊之事。九卿百司。非才且賢者。不在此位。故得雍容坐論廟堂之上。佐天子有道無爲之化。而以其餘暇作爲文章。形諸歌詠。天子亦親製篇什。以相褒贈。誦公之著述者。不獨見性情中正和平。與學問之深厚。亦可因以想見君臣相得之隆。文治之盛。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遇也。然則雖常人猶當知其爲希世奇珍。况紹祖之麤有識別者。其歡欣震動。豈虛也哉。所由願進於門牆。而思任掃除之役至迫也。顧自以爲讀書學文有年矣。其於世之作者。亦知別而觀之矣。而獨未能自進於古。此猶農夫而莽鹵於田。有販負之名。而無所挾以遊於市也。是以思有獻於左右而慙而止者屢焉。雖然。詩不云乎。善善者我。在彼中阿。言此鬱然之莪。生於阿中。則善善而盛矣。非我之能盛。阿之有以長育而茂遂之也。公方今人材之阿也。紹祖儻可與我比並乎。不得其所。則有掩抑菀枯之

歎。苟得其所。又安見無所成就以終也。謹貢小詩四章。惟公俯賜覽焉。

### 與沈甸華書

曹溶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可量。中有報周元亭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矜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僞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者流。世雖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爲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草野之紀述。未免各據所聞。見他不具論。如華亭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來執筆者徵信於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於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罪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爲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羣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爲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不鑒。又鼓其狂飭。并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觀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私恩。而雖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於君子一等。使覽者於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躋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別名也。况止以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慎於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籍口。恣其凌轢。智者豈爲之乎。方今故老猶存。某

某君子。某某小人。皆可歷歷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爲後生小子所推。又無他書以糾正謬誤。其惑視聽而淆記載。寧能測流弊所至歟。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瑣禍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晉楚蜀之鄉。緩寇以一隅騷動。蔓緣波瀾。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尙爲逆案諸臣富貴地。其間孰是孰非。孰臧孰否。當犁然胸次。於僕言有合也。釐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姑待焉。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 答王惕甫書

秦 瀛

累拜書問。會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淤傷。不能作答。是以遲遲以至於今。足下書中言監司在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本例得奏事。而顧默默不取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諫比。臺諫責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責。至事之關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臺諫在。監司言之。恐蹈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曰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無可爲。僕爲監司久。中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己。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己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耶。苟有其人。大臣必當薦之於天子。天子必當用之於朝廷。而澤之下究於民無惑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冊。僕反復誦之。其雄直兀稟之槩。肖其人而出。而敏其中之所藏。固非枵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於當今蓋寡。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於自尊。夫文言也。吾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歟。天下後世。必有知而尊吾文者。若囂囂焉尊己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於己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真贋。民生

之利病。略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於余文。或不無可采焉。今已刻。尙未定卷數目錄。急欲就正。足下比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魯習之歿於京師。嗚呼。絜非已矣。乃又喪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能進之以學問。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習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 復王綸霞書

郭嵩燾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並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稗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營營。蒙竊悼之。老病閒廢。宜爲高論。而所言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設淫辭而導之。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閣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中丞強起相。不取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摛討幽微。先任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暉咫尺。有闕音敬。枉勞惠問。又未獲以時裁答。略陳前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 復嚴仙舫丈書

郭嵩燾

闕達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黷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綢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榮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燾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反蒙盛德褒嘉。遠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自維瀆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者也。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書觀理。期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燾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 再與易笏山書

郭嵩燾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壬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壬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

之於壬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來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違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諛諛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 致彭宮保書

郭嵩燾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微平昔蘊蓄之闊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竊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經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並界越南。南定旣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法人

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僭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臺。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叢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抵牾。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戢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叢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歛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卽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關隘也。一曰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



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敵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惜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矍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 致沈幼丹制軍書

郭嵩燾

書械往復。思仰無窮。敬諗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偏處憑陵。挾戈矛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貽戚。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其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其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

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路。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啓侮。陵躐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睚。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繫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淺。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

時以示用功之進。三曰明定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偏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貿貿焉無以應之。實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徵之實。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進爲義。嵩燾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任事。外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 致李傅相

郭嵩燾

前奉五月賜緘。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強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卽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強也。烏在其爲富強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盡一。均所弗論。獨就創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上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僂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爲之心折。嵩燾視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邇神京。蘆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溷乎。天津通商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噴噴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

將謀爲富強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強。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孰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能見及此。竊論富強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勦。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帥所言之多失實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其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苦京師諸公。尠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入告。仰蒙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聞。叔芸用是以相啓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

書進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得何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 致黎純齋

郭嵩燾

奉別十年。中間再一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宣尼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刊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指紳士大夫紛呶嗷。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謂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卽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哆口揚眉。禍人家國。懵然莫知其非。追思構釁之初。宣宗憂勤惕厲。以戒諭在事諸臣。真所謂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譁然。以戰爲名。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京師。獲讀諭旨。尤服聖人之仁。竊意其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橋之氣。延

禍生民。尙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擊。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慮。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傳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歎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尙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危從危遠。反覆變幻。以此處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梭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一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遏傅相。此又以見任事之難。而大臣爲國謀經遠計。攻擊之與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 致陸存齋書

郭嵩燾

存齊仁兄大人閣下。奉誦惠書。知已安抵韶石。凡百綏宜。欣慰無量。原捐一文深明入出之數。洞悉古今之宜。世俗所駭。有識者猶能辨之。至其立意主於教忠。則知者尤鮮矣。聖人所甚惡乎聚斂者。歛民之不足。而聚之內府。以恣其浪費。隋煬帝唐德宗明神宗皆是也。所籌者兵。所放者餉。憂思殫心。惟日不足。而儒者張大言以亂之。爲商賈富民爭銖銖之利。以倡逆而導之。背上人有窮老多故。而告貸其子者。旁觀論者曰。是而子劬心力勤稼穡之所積也。奚以告貸爲乎。嗚呼。悖矣。陸贄之言散財爲德宗言之。以節人主之欲。忠之盛也。後世儒生。以議論相高。爲之名曰愛民。曰顧本。計曰培養元氣。而置天下治亂於不顧。所呶呶然據以爲言者。期於爲富民恡此一錢之出納而已。天下以是尊其言而高其義。是高背上倡亂之義也。自宋以後。時局屢變。理財之法。亦屢有變通。而儒者堅持一說。以爲名高。苟爲君子。忍以是對其君父乎。故曰。微言絕。而大道隱。虛言之張。微言之所以絕也。此古今之通弊也。此義也。鄙人存之於心。亦惟閣下可與言耳。翁源六里鄉一案。辦理差爲透澈。曾丞處事極有條理。不獨御勇之長而已。該縣礮下周陂一帶。匪徒充斥。趁此時兵力一加捕剿。可以貽地方數年之安。鄙人五月交卸。猶可睹其成功耳。手復敬頌助祺。

### 寄楊利叔書

陶模

利叔二兄足下。別來一歲餘矣。兵戈擾擾。音問莫傳。今秋八月。自滬城遞到尊札。得悉近履無恙。慰甚慰甚。弟不幸於去歲八月中。遭先孺人之喪。流離顛沛中。忽復罹此大故。痛何可言。近聞尊太夫人亦於爾時去世。嗟乎。利叔。何天之厄人。乃復相類如是邪。弟家經五徙。長物無存。九死餘生。心枯形槁。近來課讀荒村。益無善狀。窮餓本吾輩分內事。所幸老父尙健。差堪自慰耳。鄉居無書可讀。從親故處借得徐俟齋集。其清風勁節。真



足爲百世師表。朝夕吟諷。令人志意卓然。昔賢云。餓死不作賊。弟於此蓋亦竊有志焉。近有人自楚中來。聞足下頗有狂名。且用是招人忌嫉。聞之深以爲憂。夫吾學本無盡境。惟篤實沈靜之士。爲能入其深人之處。事亦然。當紛紜煩擾之時。而其神淵然。其氣穆然。乃有以定天下之大事。而無所眩。足下抱濟世之略。值需才之時。而動輒得謗。終未能有所成就者。得無於涵養有所未至乎。且夫不世之功。未可以旦夕期也。學問之道。非可以揆苗助長爲也。麟鳳誠瑞物。然以罕見爲貴。苟日夕翔於世。則人將犬豕狎之。以足下之才。而出之以謹慎。夫豈無所成就者。而乃自甘於淺小。則又何也。抑足下之病。又在乎輕於信人。與果於自信。自信故過日。積輕於信人。則將爲人厭而不及覺。二者皆非所以處世也。方今世事日壞。人材衰少。吾黨中抱負瑰奇。足以爲國家用者。非足下而誰。區區之心。惟望足下深自斂約。以期不負所學。庶幾爲吾黨吐氣爾。弟身羈異域。與豺虎雜處。大懼此身遂至頽廢以死。相愛如足下。又遠隔數千里。無由謀面。令人何以爲懷。茲因風使。輒敢貢其愚忱。竊附於古者朋友相戒之義。亦望足下時有以教誡之。不宣。

### 上顧訪溪先生書

陶模

自去年四月拜別。忽忽已將二歲。思念之深。何時能已。近聞府居已遷舟山之青巖。維道履安適。曷勝遙慰。今天下亦亂甚矣。士大夫徇於貨利。而君父之倫。亦可任其情爲去取。世教泯。於斯爲極。惟先生躬楊園清獻之學。遯跡海濱。雖忽遽流離中。仍復讀書不輟。身雖否而道則亨。於先生可以無憾。然模又有爲先生言者。紉之上九處。天地閉塞之時。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聖人繫之曰。碩果不食。曰君子得輿。誠以天心至仁愛。雖當極亂之世。必有一二魁壘者。艾之士。爲斯道所維繫。而所謂魁壘者。艾之士者。亦隱然有以體天心之所屬。

望。雖顛躓困餓。舉一世無可以容我身。而其浩然之氣。歷艱險而益充。其責愈重。其憂愈深。其收功也愈遠。如先生者。非其人耶。模生二十有七年矣。鄉者之志。未嘗不以古之人自期。自遭亂後。顛倒昏惑。失所常守。飢寒迫於外。而利欲動於中心之搖搖者屢矣。所幸羞惡之良。有未盡泯沒者。作苦之餘。常取古來處困之士。以自警惕。則志爲之振。而心爲之開。然身處污泥之中。不能自拔。縱欲強自洗濯。其道無由。此則模之所爲。日夜憂懼。不知所措也。夫互鄉童子。尙見錄於聖門。人當沈溺之時。往往有聞大賢之風而興起者。況模固嘗受教於先生者耶。伏維先生哀其志。而常賜書督責之。幸甚。今寄上子松師行略一首。敬求繩削。模喪先孺。人方踰年。遽敢有所撰述者。誠以身處危地。朝不保夕。竊恐先師行事。日久更多失實。故違禮作此。然於先師之學。實無所知。亦惟先生指教爲幸。近聞武林復陷。四明一帶盡爲盜窟。舟山孤懸海外。能否無事。惟加意珍攝。以待天心之復。是所深望。專此布臆。統祈鑒原。不宣。

## 上李伯相出洋功課書

馬建忠

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功課甚緊。考期伊邇。無暇將日記繕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並承多加薪水。長者之賜。忠何敢辭。且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爲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爲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爲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衆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

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爲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觀。縷而陳也。第五問爲英美法三國政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爲普比瑞奧四國政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爲局外之國。奧爲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爲得失。第七問爲各國吏治異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累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爲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政事興替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渠輩見忠考究西學。殷殷教誨。每勸忠考取彼國功名。忠對以遠來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彰。故華人與西人交涉。時時或被欺朦。非華人之智短才疎也。名不揚而學不彰。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辦交涉以文詞律例爲主。講富強以算學格致爲本。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將來探礦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功名皆以此爲宗。子欲務實。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爲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既應政治試畢。然後應文詞科。六月底試第一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臆丁

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遍。謂日本波斯士爾基人負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些須微名。而震驚若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二場。兼考格致秀才。年來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近日功課稍寬。聞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殺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而礮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船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燃海之電燈。有動靜之別。而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沈之不一。礮壘則有連環犄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紬。價廉而無寶光。此紡織之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游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爲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綱。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而農具人物。且類要貨。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另有監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會之

大略也。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又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爲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爲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爲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亦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爲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爲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戛戛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於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彙爲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爲進益也。西人以利爲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之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

## 瑪賽復友書

馬建忠

接奉來諭。囑就中國情形。擬成出使學堂章程。竊思遣使各國。歲費帑金數十萬。無裨國是。是朝廷必不得已之舉。不過多開一仕途。適以逞鑽求者之志而已。夫今天下之自詡稍通時務者。莫不曰治本在富強。採礪煉鐵。防口設險。則國庫殷實。而兵力日振。以臨歐洲。孰不震攝。若出使者。不過聘問專對之才耳。烏足以言治

本然而爲此言者。業已閱數十年矣。而礦山無恙也。磁鐵宛在也。礮壘戰艦或有之而不適用也。或適用而未成軍也。至於出使。則輜車幾遍歐洲矣。是則所謂治本者。至今未能行。而所謂治末者。反爲外人制而先行。則爲今之計。亦姑卽向所謂不必先行者。爲之設一可以先行之法。使人以制我者。而我反以制人。庶幾補牢顧犬之猶未遲晚也。其法維何。曰嚴選使才而已。嚴選使才維何。曰教導有方而已。且夫西人之欲我遣使於彼也。其意有二。一則中華使臣。駐紮彼都。凡遇大禮。亦得隨他國使臣。按班申賀。以壯觀瞻。是則使臣不過爲之備數而已。一則西人好誇耀。近百年來。政治革新。商賈通而生路日廣。議院創而民情可達。賦稅則實收實報。無侵吞之虞。獄訟則比事比情。無刑求之虐。其民安居樂業。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擾。雖無熙皞之風。差勝驩虞之象。至於街衢整潔。路途平坦。無擊柝之警。而有開門之治。此效也而非本也。然西人每以此自矜。謂中國積四千年之教化。而未克臻此。而我百年來。破除習見。日新日盛。遂至於此。則欲中華士大夫之深究其理。而幡然改圖。固莫若令我使臣。莊嶽其間。朝夕觀摩。以爲他日返國之師資。而不失鄰善之望也。是則各國之強我使使者。雖屬鋪張之意。尙有樂與之心。假如使臣。當秉節伊始。一遞國書。一獻頌詞。兢兢業業。惟無隕越。是幸。不問其他。或有彼都人士。筵會衣冠。一往卽退。閉門不出。不交一人。卽問有酬酢往還。又皆彼國所謂夤緣之輩。政使門庭多俗客。見聞悉庸流。則徒爲西人竊笑。以爲東方之人。不可與語。若曰土爾基與波斯等國。知識未開。其不知邦交無怪也。日本性類沐猴。不辨賢愚。不知本末。其習於我也新。亦宜其不深相知也。中國則我素所仰望。爲四千年文物之邦矣。今使臣之初至也。亦有參贊隨員之名目。亦有國書頌詞之呈遞。彬彬乎有禮哉。而於我國之政教財用法律兵政諸大端。則亦未見其一過問也。豈其知之而不屑問歟。將不知而矯以爲知歟。抑輕我而使來交際乎我者。亦猶上爾基波斯日本之流歟。是其故見自封。雖出使猶在中國也。由

是以觀。則是使臣不足取重。而反以取輕。不亦重可惜哉。然而此非遣使之失策。而不可行。亦由出使之未得其人。養之未盡其道耳。參贊隨員等名目。不過爲調劑私交之具。而非爲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僥倖而來。不過計數年積居薪水之資。爲異日俯仰饕餮之計。如必致求實學。則當讀其方言。舌音初調。而瓜期已屆。倥偬返旆。依然吳下阿蒙。問所謂洋務者。不過記一中西之水程。與夫婦女之袒臂露胸。種種不雅觀之事。卽稍知大體者。亦不過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尙信。究其所以重利尙信之故。亦但拉雜瑣事以爲證。而於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聞也。嗚呼。是豈朝廷所以高官厚祿。特開此一途之初心也哉。非其初心。而事勢乃必至於此。則其間得失之故。可深長思矣。失出使絕域。周秦前未有聞也。蓋昉於漢武之詔。宜與將相相提並論。其矜重何如哉。必其識量膽略。裕於平素。溫文博物。足以肆應。沈靜寬裕。足以有容。而又達人情。通事變。批卻導竅。從容游刃。而悉泯異同於始萌。燭利害於機先。然後勝任而愉快。董生有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夫以西國之素重使才。而僕指近百年來。自壁斯瑪大意郎。加且高弗巴。末斯東等。寥寥數人外。猶難其選。矧吾華人。從古不與外人相聞問。未讀其史。未習其語。一旦遠涉數萬里。而謂於其政教風俗之本末。可以習知。譬猶學語乳孩。啞啞而中樂節。末韞赤子。扶服而嫻禮容。雖有棗梨之誘。夏楚之威。終兩窮而無所施矣。是豈其心之不盡哉。不量材而強爲用。不課功而遽責之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凡吾所謂量材課功者。初非務爲驚世駭俗。非常之舉。高遠而難行也。亦第就今日同文學堂等。已收之效。爲中材所易知易能者。而變通損益。教導有方而已。擬於上海設一學院。收錄身家清白聰俊子弟。凡五經四子書全畢。文理初通者。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一二歲爲限。收錄之日。試以策論。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繹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意清順。氣機暢達爲主。每歲錄取十名。以三年爲限。第一年。課以法國

辣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章。各有呈限。正課之多。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又時爲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略一二。以爲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考。劣者革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考語。送至巴黎使署學館內。做英人在京都設立領事繙譯學館之意。學習二年。入館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爲考問。以覘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二年期滿。乃彙考咨送總署。或內留爲司官。或外遣爲三等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淺。而始基立矣。且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之升爲二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夫自爲學生。以至爲參贊。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既昭著。而三年文字。約以學規。以閱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閱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羈之習。藉使館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功。專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濫用之弊。夫歲選十人。以讀文字。更閱六年。而方能造就。不過什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歎。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教根本。體立用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此。此卽所謂姑卽其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計似無便於此也。至兩處學館費用。不妨由各使館嚴剔倖用之人之薪俸以濟之。是則國家無費財。而有實用。樹人之功。卽在十年以後。亦何憚而不爲哉。

## 與余存吾太史書

紀昀



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  
陶交二十餘年。主陶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陶爲介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一篇。  
東原計陶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陶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  
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  
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  
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  
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陶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  
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  
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陶於東原交不  
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  
之情。芻蕘之是否可采。惟高明詳裁之。

### 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紀曉嵐

姊年已四十有七矣。膝下無兒。祇生二女。一嫁一殤。用是居恆鬱鬱。以爲此生永無添丁之兆矣。然而理所  
必無者。事或竟有。其實亦理之所有也。從來六十生子不爲晚。但求修德以禳天。姊丈持躬嚴正。待人寬和。堪  
稱拘謹君子。我姊祇因憂能傷肝。肝不平。則相火易熾。容易動怒。是爲短處。姊年雖長於我。而堂上有阿姑。不  
能因其目盲而疏於侍奉。嘗聞宛平曹德亭之妻夏氏。事姑純孝。姑年已老。偶因愛孫染疫死。姑媳相對號哭。

者數十日。姑目因此失明。百計醫治。俱無效。有點者給以割股療疾。夏氏信之。於深夜潛至中庭。禱天默佑。卽出利剪割股肉。瞞人投入藥。其姑服後。目竟復明。翌年夏氏竟得夢熊之兆。夫受給而割肉。可謂愚矣。惟至愚可以格天。故鬼神佑之。姑目能明。自身得子。此無理而有至理者也。我姊渴望生子。燒香許愿無益焉。惟孝感足以動天心。未識我姊以爲眇之言善否。

### 寄族兄次辰論疑獄

紀曉嵐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旨哉言乎。蓋牧民之官。據供詞以分曲直。斷生死。誰能保得百不失一。絕無冤抑。至於戶婚田土之案。失出失入。只在金錢間。造孽尙微。惟有命案。最易造孽。最難審斷。疑獄之離奇者。鬼神亦莫測其究竟。縱龍圖再世。亦難得定讞也。客歲京師曾出一疑獄。至今懸案未決。案爲富室周姓。娶媳。男女並詔秀。一對璧人。賀客皆稱爲神仙眷屬。新夫婦亦甚相歡悅。及至次日。時已過午。洞房門猶未啓。呼之不應。穴窺之。新夫婦已相對縊死矣。破門而入。視其衾已合歡矣。又俱身著盛服而死。異哉此獄。雖皋陶不能聽斷。宜其至今懸爲疑案也。我哥位處繁劇。案牘勞神。倍形辛苦。而劉氏一案。旣未損失金珠。自非盜劫。被戕主婦。已年過五十。又不類奸情。誠屬疑獄。而苦主不諒。迭向上司衙門稟催緝兇。太覺不近人情也。

### 寄內子論教子

紀曉嵐

父母同負教育子女責任。今我寄旅京華。義方之教。責在爾躬。而婦女心性。偏愛者多。殊不知愛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維何。約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懶惰。三戒奢華。四戒矯傲。旣守四戒。又須規

以四宜。一宜勤讀。二宜敬師。三宜愛衆。四宜慎食。以上八則。爲教子之金科玉律。爾宜銘諸肺腑。時時以之教誨三子。雖僅十六字。渾括無窮。爾宜細細領會。後輩之成功立業。盡在其中焉。書不一一。容後續告。

### 寄秀嵐弟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

紀曉嵐

吾弟有志研究經學。甚善。來書詢問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尙。二說究以何者爲優。夫泛言之。似覺漢學粗而宋學精。實則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明。溯自孔子刪定羣經。垂教萬世。大義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淳樸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故能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北宋。勒爲註疏。研窮玩索。各抒心得。平心而論。尙書三禮。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此謂各有所長。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此謂各有所短。計其得失。正復相當。若藐視漢儒。不加探討。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旣成大輅。追斥推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莫怪後世飽學之士。代漢儒抱不平。又紛起而攻宋儒之短矣。按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特不服宋儒之詆漢儒而已。總而言之。漢儒之學深奧。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淺近。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鬻人心者。吾輩說經。只求實在。攻擊之詞。旣置弗論。獲益多矣。

### 訓次兒不宜盛氣凌人

紀曉嵐

當世宦家子弟。每盛氣凌轍。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於賢者。雖王侯擁

誓不爲榮。雖胥磨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則與臺僕妾。皆可以自操榮辱。毋乃自視太輕耶。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於書言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標本之論。爾當錄作座右銘。終身行之。便是令子。

### 寄族弟次良嘉許成人之美

紀曉嵐

中表爲婚。古禮所禁。法律雖亦不許。却無犯罪專條。弟婦之姪。旣在襁褓中。與姑表妹訂婚。時越十八年。令舅忽聽辰哥之言。竟欲退婚。幸得我弟一言。始行合卺。禮當親戚見禮時。新夫婦必向我弟九頓首以謝玉成之德也。吾不知講學之士。何故食古不化。都喜離人婚媾。昔有農人丁三寶者。亦自幼與姑表妹曾四寶訂婚。旋因歲饑。皆被父母質於京師。鄭郎中家爲僕婢。而諱言爲未婚夫婦。郎中家法嚴峻。每笞三寶。四寶必從旁暗泣。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陳氏。旋三寶亦被逐。百計圖謀。亦入陳氏爲僕。得遇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五六矣。陳氏怪問之。則詭以兄妹對。陳氏以其名行相連。深信不疑。後連年歲稔。兩家父母同入京贖子女。轉輾尋至陳氏。而告以始末。主人始知二人爲未婚夫婦。甚憫憫之。擬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不料其館師嚴子青。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謂中表爲婚。不獨禮法所不容。并且成婚後。兩家祖宗俱要受陰譴。父母同受天誅。主意雖善。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之事而不沮。非君子也。遂向主人及兩家父母力陳利害。鄉恐信以爲真。兩願離異。未幾四寶爲選人妾。不數月以憂鬱死。三寶發狂走出。自沈於河。未幾子青亦疽發背死。無端饒舌害人。卽以自害。後世講學家。當亦知所做愴矣。

### 訓諸子誥誠勿持傲謾勿尙奢華

紀曉嵐

余家托賴祖宗積德。始能子孫累代居官。惟我祿秩最高。自問學業未進。天爵未修。竟得位居宗伯。祇恐累代積福。至余發洩盡矣。所以居下位時。放浪形骸。不修邊幅。官階日益進。心憂日益深。古語不云乎。躋愈高者。陷愈深。居恆用是兢兢。自奉日守節儉。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許殺生。余年過知命。位列尙書。祿壽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殺修善。蓋爲子孫留些餘地耳。嘗見世祿之家。其盛焉位高勢重。生殺予奪。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孫。始則狂賭濫嫖。終則臥草乞丐。乃父之尊榮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聳聽。吾昔年所購之錢氏舊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聞錢氏子已流爲叫化。其父不是曾爲顯宦者乎。爾輩賭之。宜作爲前車之鑒。勿持傲慢。勿尙奢華。遇貧苦者宜賙恤之。并宜服勞。吾特購糧田百畝。雇工種植。欲使爾等隨時學稼。將來得爲安分農民。便是余之肖子。紀氏之鬼。永不餒矣。爾等勿謂春耕夏苗。胼手胝足。乃屬賤丈夫之事。可知農居四民之首。士爲四民之末。農夫披星戴月。竭全力以養天下之人。世無農夫。人皆餓死。烏可賤視之乎。戒之戒之。

### 寄族姪起凡勸勿爲不道德之事

紀曉嵐

訟之爲害大矣哉。有含冤不得伸。銜恨而覓死者。有纏訟多年。因而破家者。其故皆由訟師暗中把持。以曲作直。捏造訟牒。官長誤認爲眞。是非顛倒。沉冤莫白。訟師之造孽。擢髮難數矣。近聞人言吾姪恆爲人草書訟牒。余却不信。蓋吾姪深得令先嚴衣鉢。學問優長。欲謀溫飽。何事不可爲。而甘作此不道德之事。但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凡爲刀筆吏者。自身僥倖不受桎梏之苦。其子孫必不昌。余所見不鮮。吾姪豈獨無聞見耶。

### 寄族姪貽孫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

紀曉嵐

來書云。李義山詩。有空聞子夜鬼悲歌句。李昌谷詩。有秋墳鬼唱鮑家詩句。類于此者甚夥。何古人都聞鬼吟不爲怪。今人偶聞鬼叫。便爲不祥。按義山詩中之鬼悲歌。並非真聞鬼歌。乃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昌谷詩中之秋墳鬼唱。亦非親聆鬼吟鮑家詩。乃用鮑參軍蒿里行之典。幻竇其詞耳。惟今世却實有其事。同年田香亭。嘗讀書別業。新秋之夜。月白風清。耳畔忽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淒心動魄。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諦聽出神。不辨其聲自何來。迨至曲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聲究自何來。殆友人來此戲吾乎。則秋宵苦寂。正好剪燭共話。亟啓戶視之。惟月光皎皎。蘆荻瑟瑟而已。此可改易昌谷詩曰。秋宵鬼唱牡丹亭。以狀其景也。

## 與顏脩來書

孫在豐

自泰明拜送絳帳南行。依戀之私。旌旆同馳。雖仰斗瞻雲。未足寫其勞積也。恭惟老夫子榮任以來。道履清勝。諸事多福。慰藉慰藉。在豐以散材而逢匠石。斧琢所加。欲使成器。在夫子聲名自遠出韓歐二公之上。小子何人。亦同李翱蘇軾之遇。其叨榮非分。眞異於尋常萬萬矣。寸草春暉。何由報答。惟是力行困學。期於無負宮牆。而基薄牆高。汲深綆短。常恐不克負荷。如何如何。在豐於夏季之八日進館。入則有受書問字之勞。出則有賃舂索米之苦。獨居顧影。神形俱瘁。兼之函丈遙天。指南無自。茫茫塵海。深以隕越爲憂。必得老夫子錫以槩誨。示之周行。或不致迷罔無從耳。伏冀俯念樗材。無忘葑菲。倘遇使鴻。時賜郵寄。天上嗣音。不啻親承風旨矣。秋高露白時。家君尙容晉謁龍門。頓謝生成大德。以申御李之懷。先於郵報中肅函稟候。臨啓不勝翹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 與胡杖仙書

孫研芝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也。德固不易修。功亦未可倖致。人之所得爲者。立言而已。聖賢之言。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亘古爲昭。秦以後諸子百家。時時間出。下至詩文詞賦。言不同名。傳則一。千載下誦其言。猶低回想。象於其人。海內積學之士。久久不遇。退而著書。多者等身。少亦以寸許。以余所見聞。不知凡幾矣。君天質淳厚。嗜學不倦。席其家業。不自增拓。終日手一編。泊如也。言貌粥粥。若無能而志趣與凡人殊。嘗築室焦處士旁。曠覽山川。摩挲彝鼎。經旬日乃反。於人少所許可。獨心折吾郵宋實甫舍人。寶應劉楚楨大令。蓋二君品端學邃。有足生其敬畏者。歲癸巳。余主其家。葺四書說苑補遺一卷。君增訂纍纍。余不敢掠美。署名簡端。君毅然卻之。是不欲以博雅傳也。居喪遵古禮。近今罕觀。余重訂二十四孝。附錄其事。君雜拉摧燒之。是不欲以獨行傳也。究心濂洛之蘊。著有三轉關集。藏稿篋中。不輕示人。是不欲以理學傳也。然則君子之不朽者。安在耶。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言好名之人。陳子龍云。三代以下。患在不好名。君爲人如此。名湮沒而不彰。豈不重可惜哉。或曰。君工制舉業。屢薦不售。志弗衰。殆將以科目名也。夫舉業之文。代聖賢立言。其體非不甚尊。而俗尙新奇。謬於義理。從之則弋獲。背之則珠遺。詭遇王良。一轉盼與草木同腐朽。何名之有。何傳之有。余之屬望於君。斷不若是。語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德足以及人。功足以震世。名之傳有大過人者。非余之所敢知也。君其亟圖之。獻歲通問。無取諛辭。伏維鑒入不備。

## 與姚廉訪論粵事書

孫鼎臣

五月十二日。徐毅甫自合肥以大集見教。因道閣下拳拳之意。閣下聲績暴著中外。奉命辦賊。以忠勇之志。閱達之才。坐而籌之。賊不足平。某空疏無足爲閣下知。然閣下有意之人。意將誘之使言。不敢不展布所懷。以塞盛意。竊以爲粵賊之橫。始誤於玩泄。繼誤於張皇。去年兩帥並命。不畫全局。操定算。遽議出師。半年來賊勢如故。悠悠之談。謂廣西徧地皆賊。非調兵十萬。不敷剿辦。夫賊衆大抵烏合。其驍悍善戰者不能多也。我能舉事合宜。簡練之兵。一可當百。兵不勝賊。由不明戰守之方耳。賊衆條分條合。我往來馳擊。顧此失彼。是賊逸而我勞。賊東西奔竄。官兵惟事尾追。地利先爲賊踞。追捕往往陷敵。武宣東鄉之圍。株守彌月。是賊主而我客。我號令不一。兵將不爲用。兵民不相能。賊合力併命。視死如歸。是賊堅而我瑕。彼習知山川道路。黨羽四散。我軍進止。彼無不知。我嚮導不明。偵探不精。不知賊中虛實。是賊熟而我生。師久無功。坐此故也。爲今之計。當力矯從前之失。合全局而通籌之。責兵以分地而戰。責兵以分地而守。武宣東鄉之團。併三帥之兵爲一路。識者早料其無成。自來行兵必爲犄角之勢。況賊勢散漫。諸將議論不一。非分地而戰。責成不專。今都統提鎮統兵大員以十數。宜視賊衆多寡。因山川形便。道里遠近。分軍數路。使之攻剿。功罪各不相假。則帶兵者之心志專。而才勇奮。所部之視聽一。而號令齊。一路之賊。以一路之兵剿之。他路追賊踵至。合兵夾擊。如是而戰。始有專責矣。賊所過擄掠。無地非糧。所至裹脅。無人非賊。不能塞源截流。無以制賊之命。議守莫如團練。今團練不能禦賊者何。州縣殘破。民無固志。一村議團。賊先攻此一村。團未立而賊已至。官兵不能救護。任賊蹂躪。故民畏賊而不敢團。其能團而足以自守者。又輒調之隨營征剿。於是民不得團練之益。而官亦迄不能收堅壁清野之功。宜擇賢守令。拊循曉諭。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強者禦敵。弱者供役。扼險要。謹瞭望。搜間諜。遠哨探。由一村及各村。由一縣及各縣。但責令各守本境。勿檄調隨營。遇有堡寨被賊。官仍分兵救應。民知有官兵之援。無赴調。



之勞。必能踴躍從事。如是而守有專責矣。然後使數鎮之兵。分部鵬剿。使賊進無所掠。退不能戰。此反勞爲逸。反客爲主。反瑕爲堅。反生爲熟之道也。自羣賊滋擾。城邑逃亡。田野荒廢。民不得耕作。一年於茲。飢不得食。何暇議團。宜視被兵之區。奏請酌口糧諭居民。乘時播種。不及春種者。補種晚稻雜糧。俟秋成。察看情形。口糧再行停止。且耕且守。儲饒裕則防禦益堅。特恐大吏以本年通省錢糧已邀豁免。不敢復以爲請。然朝廷軫民疾苦。粵西尤切宸廬。若能反覆指陳。爲民請命。必不靳此恩施。此時若不早籌。無食者盡爲賊誘。前賊未滅。後賊復起。權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知矣。湖南貴州與廣西毗連之處。山路叢雜。會匪潛匿久矣。伏而未發。聲息未嘗不與賊通。若廣西剿辦得手。廣東防堵嚴密。賊乘虛遁出。不於湖南。必於貴州。方今人情祇顧目前。調防員弁。徘徊境上。以爲距賊尙遠。賊未必至。兵勇不練。隘口不備。設遇衝突。必不能支。宜請旨嚴飭楚黔守臣。不許稍有疏懈。賊中脅從。旣衆。自當剿撫兼施。昨謝錫祥張國樑殺賊立功。已蒙恩宥。並予優賞。博白之役。黃錦泗等亦相率投誠。蒙以爲招撫機宜。倍難於攻剿。夫被擄之人。可撫。誤爲賊誘之人。可撫。臨戰逃歸之人。可撫。戰敗而窮蹙自投之人。可撫。然安插防範。皆非易事。戰守剿撫。相爲循環。不守必不能戰。不剿必不能撫。軍興一年。征調及數省。糜帑數百萬。雖有小捷。賊未大創。而帶兵者有介冑之勞。籌餉者憂度支之乏。誠恐持見不堅。假解散之名。行招撫之計。權宜罷兵。不爲遠圖。卽斷乎其不可也。九重南顧焦勞。文武諸臣。莫不亟思藏事。然此邦之亂。醞釀二十餘年。以積久始發之禍。而欲尅日平之。恐事勢有所不能。責之愈急。祇足債事。湘陰李公。惟不敢以此情上聞。故但求速戰。而不暇籌全局。今上相視師。竭全力以制一隅。勢成孤注。國事至重。觀聽非輕。明定規模。申嚴賞罰。非今日督師之望。而誰望哉。閣下手無重權。事不專制。然威名幹略。固督師所深信。而誠服者。必有嘉謀。左右其間。無待淺人覷縷。然區區之心。竊有不能自己者。敢布其辭。惟鑒裁焉。

# 上李鴻章書

孫文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駁駁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邀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爲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

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才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學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

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盡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不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磽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農物之生長。電力能速農物之成熟。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濬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糞沙以作玻璃。化土以爲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尙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以水力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蠶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縲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

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器機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美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

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相與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閭閻。闕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廬。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



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夫一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開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尙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唇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

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尙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之堯舜復生。禹臯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釁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之外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鷲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

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禨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閒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澆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礪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况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烟之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

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解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成之。况於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惟垂鑒。文謹稟。

## 答朝日新聞記者

孫文

茲承貴記者問。中國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調和兩國感情。予當竭誠以答。並以此告吾日本之故友。予向爲主張中日親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國官僚。而挫民黨。不禁痛之。夫中國民黨者。卽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日本本東方一弱國。幸得有維新之志士。始能發奮爲雄。變弱而爲強。吾黨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後塵。而改造中國。予之主張與日本親善者以此也。乃不圖日本武人。逞其帝國

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爲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針。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乃日本人之見解則曰。中國向受列強之侵略矣。而日本較之列強無以加也。而何以獨恨於日本尤深也。嗚呼。是何異以少弟而與強盜爲伍。以劫其長兄之家。而猶對之曰。兄不當恨乃弟過於恨強盜。以吾二人本同血氣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種同文之口調也。更有甚者。即日本對德宣戰。於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強宣言。以青島還我。乃於我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強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爲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故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利也。此事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爲何等之事乎。即粵語所謂賣豬仔也。何謂賣豬仔。即往時秘魯智利古巴等地墾荒乏人。外洋資本家。利中國人之勤勞而備值廉也。遂向中國招工。乃當時海禁未開。中國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祇得從澳門招工。每年由澳門出洋者。以十數萬計。此等工人。皆拐自內地。餌以甘言厚利。誘以發財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入於澳門之豬仔館。終身無從逃脫矣。而豬仔頭（拐賣工人者）則以高價售之洋人。轉運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終世辛勞。且備受種種痛苦。鞭撻殘殺。視爲尋常。是無異乳豬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賣之工人曰豬仔。曩者日本之勸中國參戰。而同時又攫取山東權利。是何異賣中國爲豬仔也。夫豬仔之地位固比家奴爲尤下也。家奴雖賤。儻服務勤勞。奉命惟謹。猶望得主人之憐顧。而溫飽無憂也。而豬仔則異是。是故當時澳門之爲豬仔頭者。無論如何貪利。斷不忍賣其家奴爲豬仔也。必拐誘休戚不相關之人。而賣爲豬仔也。以中國視之。則日本今日尚不忍使台灣高麗服他人之務。而已坐享其利也。是日本已處中國於台灣高麗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儻以此爲先例。此後世界凡有戰爭。日本必使中國參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豬仔待中國耳。尤有甚者。昔澳門之豬仔頭。亦不過賣人爲豬仔。而取其利於洋人而已。日

本今回之令中國參戰也。既以此獲南洋三羣島以爲酬償矣。乃猶以爲未足。而更取山東之權利。是既以中國爲豬仔矣。而猶向豬仔之本身。割取一瓣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尙有過些者乎。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卽在此等之行爲也。而日本人有爲己辯護者。則曰日本之取山東權利。乃以戰勝攻取而得者也。果爾則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國要求承繼山東權利於攻克青島之時。而乃鬼鬼祟祟於中國參加歐戰之日。始向列強密要爲酬償之具也。夫中國尙隸屬於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對中國擅行其決否之權。而且以行此權而得列強酬償矣。此非賣中國之行爲而何。夫此回歐戰。固分爲兩方面。旗幟甚爲鮮明者也。其一卽德奧土布乃以侵略爲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對侵略爲目的者。故英美之軍在歐洲戰場。戰勝攻取。由德國奪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於青島也。且其犧牲亦萬千倍於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地。地皆一一歸回原主也。日本爲加入反對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戰勝攻取而要求承繼山東德國之權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爲侵略。則當時不應加入協商國方面。而當加入德奧方面也。或又謂中國於參戰。並未立何等勞績。不得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爲反對德奧之侵略主義而戰。則百數十年爲德國侵略所得之領土。皆一一歸回原主也。彼波蘭捷克二族亦無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復矣。我中國之山東青島何獨不然。且丹麥猶是中立國也。於戰更無可言功。而德國六十年前所奪彼之領土。今亦歸還原主矣。是中國以參加戰團。而望得還青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是何怪中國人之恨日本而親歐美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爲。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舉國一致。以采遠交近攻之策。與爾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繼德國山東權利者。卽爲他年承繼德國敗亡之先兆而已。東鄰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種之誼。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變易日本之立國方

針。不向中國方面爲侵略。則東亞庶有豸乎。孫文。

### 勸告北方將士書

孫文

民國光復。十有七省。義旗雖舉。政體未立。凡對內對外諸問題。舉非有統一之機關。無以達革新之目的。此臨時政府所以不得不亟爲組織者也。文以薄德。謬承公選。効忠服務。義不容辭。用是不揣綿薄。暫就臨時總統之任。藉維秩序而圖進行。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鑒。凡我同胞。備聞此言。惟是和平雖有可望。戰局尙未終結。凡我籍隸北軍諸同胞。同是漢族。同爲軍人。舉足重輕。動關大局。竊以爲有不可不注意者。數事敢就鄙意。爲我諸同胞正告之。

此次戰事遷延。亦旣數月。塗炭之慘。延亘各地。以滿人竊位之私心。開漢族仇殺之慘禍。操戈同室。貽笑外人。我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古語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知民心之所趨。卽國體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復逾半。雖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亦詎能爲滿廷挽此既倒之狂瀾乎。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民國新成。時方多事。執干戈以衛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樹業之時。我諸同胞如不明燭幾先。卽時反正。他日者大功既定。効用無門。豈不可惜。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要之。義師之起。應天順人。掃專制之餘威。登國民於衽席。此功此責。乃文與諸同胞共之者也。如其洞觀大勢。消釋嫌疑。同舉義旗。言歸於好。行見南北無衝突之憂。國民蒙共和之福。國基一定。選賢任能。一秉至公。南北軍人同爲民國干城。決無歧視。我諸同胞當審斯義。早定方針。無再觀望。以貽後日之悔。敢佈腹心。唯圖利之。

### 報告陳炯明叛變致本黨同志書

孫文

## 同志公鑒。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曾致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以事變始末。及將來計畫。爲同志述之。

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嚴。不以誠待人。則早爲文與諸同志所燭及。顧以爲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爲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惴惴。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嗣是廣州處困。閩疆轉戰。久同艱苦。回粵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義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卽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爲此。此誠所譎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尙未完成。卽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爲根據地。羣策羣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於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爲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旣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旣欲保境。則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謂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尙給。則一切



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一省如此。已爲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爲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又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况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僞中央政府。又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爲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寔安。酖毒之不誣。文以爲自此以後。庶幾可期。復恢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軍早平。國難亦得以早定。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據粵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

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爲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衆。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爲阻我前進。一爲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臨行借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爲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接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爲流寇。則爲餓殍。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爲感。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爲陳炯明將護我獨行其志。故忽然舍去也。文雖不得陳炯明爲助。但使不爲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忽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復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

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奉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誓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進。

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博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及北伐諸軍已入江西。大庾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動。罪已無可道。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擾。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爲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爲請。文以粵軍總司令部已并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爲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屬。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葉舉等部。退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爲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遛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糈。從無歧視。猶以索餉爲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攝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徑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殆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

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衛至上海。料量此事。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之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爲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爲第二步。戡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此。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爲和爲戰。定能貫徹所期也。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於叛軍邏戈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礮燬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燬。所屬各機關咸被槍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爲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礮攻擊在省垣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礮後始還駐黃埔。俟北伐諸軍之旅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爲當日決定之計畫。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

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能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諸民軍。爲數雖少。尙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禦北伐諸軍之歸來。故諸軍必欲得此而甘心。

一欲終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使艦隊失陸地以爲依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部分將士。受其連動。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駛出戰線。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餘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礮壘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被彈洞穴。然以奮鬥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兵艦及民軍。往襲江門等處。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念也。

北伐諸軍。未聞變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勳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盡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已則將率兵以襲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以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決議。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留守贛南。以爲後方屏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決議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爲鄧仲元所手創。入贛之役。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聞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爲不瞑矣。許李朱黃諸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祐所部。亦來助戰。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惟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利便。且憑藉堅城。以爲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萃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相搏。北伐諸君餉彈不繼。兵額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勳沈鴻英之兵自後掩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衆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

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東。朱陳等部退至湘邊。是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旬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而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曾無一月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卽遠道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爲革命軍人之模楷。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盤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共死生之袍澤。廉恥道義掃地以盡矣。

文率諸艦。自黃埔進至白鵝潭後。賊以水雷狙擊。永豐艦不得逞。又欲以礮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依倚。無可進展。然以爲北伐諸軍果得進至省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能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君已由始與南雄分道退却。知陸路援絕。株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艦至港。轉乘商輪赴滬。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略已具。攝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事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爲究竟。其四。關於民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工兵計畫。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個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爲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犖犖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

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衆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衆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而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堂在高雷欽廉舉兵討賊。以爲響應。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贛同志軍隊。蓄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爲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我同志。遠但踴厲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爲期必不遠也。

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己以進之義。開與人爲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劘。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戰。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爲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爲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爲。無俟言也。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爲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爲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凶狠。凡敵人不忍爲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迹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跎。累及於己。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鷲。其膽則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恆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爲僅見耳。然疾風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餘不一一。此候公安。孫文謹啓。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 致蔣介石手札

孫文

(一) 民國十一年自上海書

### 第一通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如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則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爲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之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卽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而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爲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爲。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爲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爾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卽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爲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爲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爲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爲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爲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畫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復廣州。我計畫已達最

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數年來。在今日爲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十一月廿一日。

——第二通——

介石兄鑒。兩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滬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金聞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備籌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孫文八月三十日。

(二) 民國十三年廣州大本營書

——第一通——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術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爲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澈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爲籌備以出此種



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此復。

再明日果有罷市之事。則必當火速將黃埔所有械彈運韶。再圖辦法。如無罷市。則先運我貨前來。商械當必照所定條件。分交各戶可也。若兄煩於保管。可運至兵工廠。或河南行營暫存俱可。即候毅安。孫文。

第二通

介石兄鑒。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詳商今後各方進行辦法。而急聞兄已回鄉。不勝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津等處活動。寓內閒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種種爲荷。此候大安。孫文九月十二日。

第三通

介石兄鑒。函悉。今撮要答復如左。

- 一 我必要湘軍及朱培德部完全出發後。乃能回省。大約要十日左右。
- 一 大本營決定在韶。練兵地址。最好在馬壩。南華寺之間。此地水土衛生極佳。
- 一 槍枝之置處。當不能照第二議全交汝爲。因彼未曾照我所定之計畫施行也。（指奸商奸兵同時要對付言）

一 練兵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槍枝處分當以此事爲準。若用五千。則可以三千爲北伐之用。如完全皆爲練兵之用。則當不能移作他用。汝爲果要一式之槍。可着之先整頓其部隊。若能汰劣留良。得一萬則可給與一萬。得二萬亦可給與二萬。因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只要問我有人耳。必可源源接濟也。

其他之事。兄所見甚是。至於北伐出兵。此間自樊部出發而後。已使贛敵疲於奔命。昨日何雪竹部始能繼續出發。如此出兵。當然犯正兵家各個擊破之所忌。然樊鍾秀竟然冒此忌而出。未見敵有何能力擊破也。吾料湘軍與朱部一出。則贛南全部必爲我有也。此答孫文。

再留備東江之七九子彈。當要撥五拾萬爲湘軍出贛之用。此物一到。湘軍即發。幸勿延遲。至要至要。現在只欠朱部出發費耳。若此小款有着。則頭一起之北伐軍。可完全出發矣。又及文。

#### 第四通

介石兄鑒。今早收到專人帶來之信。忽忽作答。趕車寄回。尙有未盡之話。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時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遷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便可。又所練之隊。爲數幾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則所餘之三千槍。必要即日運韶。以利北伐。因趙成梁部在韶已練就徒手兵數千。彼要求加槍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發費。李國柱（湖南最熱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步槍一千。令他編入朱培德部內。如此則趙成梁一部。有槍四千。朱培德一部。有槍四千。湘軍有槍萬二千。此三部共槍二萬。（其他不計）向江西進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合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

兄之新軍。兩月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線。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三千槍能速運來否。切望即答。孫文。

#### 第五通

介石兄鑒。截緝那威商船私運軍械事。今晚着鄧彥華率同江固艦來長洲之後。更約英國兵船來黃埔協助。如遇有事。可協商共同一教行動可也。文白。八月九晚。

——第六通——

介石兄鑒。商人有願籌北伐費而討回槍械者。此事現交精衛交涉。如得完備結果。當要給回一大部與服從政府之商團。故欲沾其一部分爲練兵費一節。不可施行。此幫械如何發落。當俟精衛交涉後而定也。孫文  
十三年九月六日。

(三) 民國十三年督師韶州時書

——第一通——

介石兄鑒。前李縻將軍要取手機槍拾八枝。爲配甲車之用。務要照發。不可令學生帶來借用一時而又帶回去。此殊失李將軍之望。李君專長甲車戰術。一切須由其配備。乃能靈捷。且敵人已來窺翁源河頭。欲斷我省韶鐵路之交通。我日內往韶關。則此鐵路之防備。更爲急要。務望將手機槍同駁壳槍一齊交與盧振柳帶回。俾李將軍得以配備後方防衛。至要。切勿延誤。此致。孫文十三年九月八日。

——第二通——

介石兄鑒。請先發朱培德部步槍一千枝。子彈配足。其餘前令發給各部。一概從緩。以待精衛與商人交涉妥後另議。此致。並候近安。孫文十三年九月八日。

——第三通——

介石兄鑒。據汝爲兄言。如果將長短槍交回商團。當能得百萬以爲出發費。果爾。當可取消今日各令。除益

之之槍外。可悉數還之。如何。請與汝爲酌奪可也。孫文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四通——

介石兄鑒。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爲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卽冷汀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窺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爲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攔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盤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爲妙。而以此爲一試驗。若英國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後日。如不干涉。則我安心以策將來。若往他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孫文十三年十月三日。

——第五通——

介石兄鑒。貨物幾種。各種幾何。務期詳細報告爲荷。對於用貨之計畫。兄有成竹在胸否。鮑顧問意見如何。若皆無一定之用途。便可將貨運韶關。由我想法可也。另有漢民一信。請兄發意見。俾我參考爲荷。此候毅安。孫文十月七日。

——第六通——

介石兄鑒。如明日果有罷市反攻之事。則商團槍彈亦當與我貨一齊運韶。爲革命之用。蓋有械豈愁無人。運到。我自自有辦法也。酌之。孫文十月十日。

——第七通——

介石兄鑒。函電皆悉。今先答函。槍彈運韶決不瓜分各軍。乃用來練我衛隊之用。汝爲亦不能給以一枝。如有必要。只有將黃埔前時之槍給他。此八千一式之槍。一枝不可分散。到韶後甚多地方可以貯藏。我在此斷無人敢起心來搶也。至於運來時途上之保護。只有黃沙一段要小心。其他一路則甲車與數百人便足。可由學生任之。黃沙並小坪一帶。可用張民達之隊以保護之。其法着張假作出發韶關。集於車站黃沙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當。槍彈卽上車與學生同來便可。至於款項。現當將黃埔學校收束。俟到韶關再酌可也。答電如下。北伐必可成功。無款亦出。決不回顧廣州。望兄速捨長州來韶。因有某軍欲劫械。並欲殺兄。故暫宜避之。以待衛隊練成再講話。陳賊來攻。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相殘殺可也。亂無可平。只有速避耳。或更邀汝爲同帶其可用之部隊齊來尤好。望爲商之。如何速答。此復。卽候毅安。孫文十月十一日。

## 第八通

介石兄鑒。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爲骨幹。練兵場在韶關。故望兄照前令辦理。將武器速運來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請轉知鮑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畫。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爲荷。文十月十一日。

## 第九通

介石兄鑒。槍械運韶。既未辦到。盡交汝爲。而條件今又以環境變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兄究以何用爲最適宜。請詳細考慮。以告我爲望。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響。樊鍾秀所部數日前已破萬安。收降卒一團。聞敵因此已疲於奔命。大軍現尙無款出發。但二日後必令何雪竹隊再出。以繼樊之後塵。則敵必更恐慌矣。趙成梁要求若能得槍二千。則無款亦必出擊江西。江西敵甚無鬪志。亦無鬥力。大軍一出。必得江西全省。

便可補上海之失。張靜江有電催出師江西甚力。亦有寧棄廣東。亦當爲之。此可見各省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一出。必能成大功。可無疑義。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無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望兄萬勿河漢吾言。幸甚。孫文十月十六日。

——第十通——

介石兄鑒。機關槍之數。既無前預算之多。今又分配無餘。而朱益之出發。確急需此利器。請於學校內撥出壹枝。航空局與甲車隊兩處或撥兩枝。或壹枝。總共三枝。至少亦應給兩枝。以勵軍士出發之氣可也。並附相當數目之子彈。此致。卽候時祉。孫文十三年十月廿四日。

——第十一通——

介石兄鑒。槍械能否抽出三千枝來北伐。望兄爲我初實一打算。如其能之。我便可與趙成梁立嚴重之條件。不獨要他北伐。且同時要他交回韶關防地。爲大本營練兵之用。實爲兩利也。因槍械一物尙可向前途設法。不憂無繼也。若此時不把韶關廓清。則以後更難。如此則吾黨欲得一乾淨土。爲練軍及試行民治之地。亦不可得。故以三千槍（趙二千朱尙要一千）而易一南韶。連其利實大。請兄爲我酌奪。如於練兵計畫無礙。則連子彈（每枝配四百）一齊火速運韶。何時起運。先電告知。以便卽與趙朱辦交涉。孫文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第十二通——

介石兄鑒。運械來韶。如不能立辦到。則其次爲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爲我殺奸殺賊者。（此指官長與

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兄與汝爲細查其各部。何部有此決心。不爲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要兄與汝爲對彼衆要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部隊一萬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爲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負完全責任爲我一幹。便可將黃埔之械悉數給之。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如汝爲不能決斷。則無論如何艱難危險。仍將械運來詔關。以練我之衛隊。此事可與汝兄切實磋商。立即決斷施行爲要。商團之七九彈。則運來北伐之用可也。孫文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第十三通——

介石兄鑒。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兵士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爲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托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爲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一旅。有何不可。我想大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爲故習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爲何物。而以其師承爲一成不易也。因爲此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爲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會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指揮。我決不信也。此致軍官學校教員學生。同此不另。孫文。

# 與郭筠仙書

孫鼎臣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間一書。諒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蹂躪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閒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傑。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歿王事者。不患無紀述。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僅詔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蓋事之闕略。爲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瞑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翼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仗義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厲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爲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閎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爲著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間。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纔一二。其詳略真僞。又未可猝辨。雖欲爲之。孰從而爲之。徒使忠臣。薰士魂魄。遺憾千古耳。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封疆有事。而蹈義者之衆。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後之論者。所爲太息。而以爲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爲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仗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鎮。吳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之士。皆樂爲之志銘傳讚。推揚而褒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



其蒙難之烈。有倍於昔日。而如三鎮陳忠愍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爲之推揚褒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聞見。聞軍府有采編。凡殉難者之事蹟皆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儻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竭精畢慮。作爲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國家教澤之盛。忠臣蓋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稍裨焉。臨書不勝惓惓。

### 答汪大紳書

袁枚

嘗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問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尙。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駮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非。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旣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櫛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

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稊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柴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靑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後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年。人類盡滅。盈天地間。不過烏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類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捨姑所學而從汝。

## 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袁枚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采訪殷殷。枚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子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闕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意於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

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蠭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疎。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於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於愛憎。發於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於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日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明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歎。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誤。若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於左。伏候采擇。

### 答彭尺木進士書

袁枚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後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辭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

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間，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卽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如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不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蓋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甯靜寡慾，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沈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污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 與程義園書

袁枚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誤於理學，再誤於時文，再誤於考據。三者之中，吾以考據爲長。然以之瀾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

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據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據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據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據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據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據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尊咨。卽用筆平衍。於剪裁提挈。烹鍊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佞。偃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權簿稱。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 與朱草衣

袁枚

昨日紅杏一株。白頭三老。酌山家之瓦缶。作銅狄之摩娑。王暕所謂卿輩卽留連之一物。豈獨魚鳥而已。旨哉斯言。第飛蓬隨風。微子所歎。轉眼陳迹。少陵所悲。古人南皮之遊。曲水之宴。千年於茲。流風未泯者。豈非仗

文人之筆。使之傳留哉。先生詩中雄伯。宜賦短章。以榮斯舉。瓶罄而鉢韻初鳴。峯青而曲聲尚在。斯乃高人之雅懷。讎遊之逸軌也。所云洲事。殊是下情所願望。卽訊明顛末。俟蒼頭來淮。便可以彼易此。昔李衡樹柑橘於龍陽。今袁子植蘆花於江上。隔世效顰。尤堪齒冷。倘得落葉添薪。免仰首於古槐之下。則王猛資糧。直是君炊之。而君爨之。感何可言。女公子何日來園。當此柳花如雪。使平陽弱息。樊素姬人。想殺謝家風範。兩顛爲勞矣。如何姍姍其來遲耶。

### 答何獻葵明府

袁枚

去秋病中作別。牀上送行。客主情懷。兩未酣暢。臘底接手書。知新婦入廚。羹湯初作。喜古尊在署。相助爲理。以新硎之治化。兼舊雨之周旋。本朝循吏傳中。添幾頁相須矣。兄愛我深。愛隨園尤深。別後增柳谷三間。有背山臨流之勝。惜乎好友去而好春來也。比來素月流天。雜花生樹。追憶當年留宿。或提燈而采荷葉。或曳足而仰星河。呼茶命短腿之胡奴。燒韭煩龐眉之老姊。忽忽四五年。鴻爪雪泥。都爲陳迹。聞劉氏蒼頭。司關未久。旋卽化去。能無感慨係之。未知畫戟排衙之際。猶作空山一夢否。僕小不快意。爲沐陽買麥一案。核追千石有奇。事遠年湮。已盡亡其底冊。官卑累重。祇自奮其空拳。一段春愁。又在水流花謝之外。所以告之足下者。亦以烏紗局內。雖新舊分途。而酸鹹同味。不可不籌之於早也。所囑者。足下三台五馬。宦成之後。亟宜白首同歸。早踐結隣之約。羊求風義。張邴雲山。無使古人騰笑。

### 與程原衡

袁枚

接令弟魚門書。有子金難應之語。僕聞之瞿然。僕數年來。仗昆玉之轉輸。爲全家之生計。所以終養老親。辭官不赴者。道此長城可恃故耳。近聞令弟離務漸衰。高談性命。僕屢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規。不圖其鉛槧日富。而囊橐日空也。僕明知其江河日下。而不忍抽提程本者。僕四十無兒。澹然將老。管晏之法。期於沒身。苟藉良友之扶持。得具此生。饘粥足矣。豈若刀墨之民。權其子母。才得微贏。又亟亟焉挈東而之西哉。然渡船者。因潮期之不爽。而竟忘積水之留餘。人之情也。亦僕之過也。僕本窶人子耳。陋巷簞瓢。何嘗不慣。然自無而有。其勢順。自有而無。其勢逆。此中道理。明者諒之。令弟肫然如佛。非萬不得已。必不肯先期作復。接札後。憂之甚深。不願兩家拮据。及於吾身。親見之。聞其在銀山讀書。以銀易銀。未必遽能恢復。惟足下才大如海。望爲通盤籌算。外以安二十年相知之故人。內以安五千卷撐胸之賢弟。祈復數行。以慰懸懸。

與劉映榆侍講

袁枚

去秋接芳訊於病骨支離之際。借故人之玉麈。作元化之青粘。足使陳琳愈風。石虔已瘡也。近聞侍講領二分明月。作六一先生。江漢發聲。杞梓崇望。知文瀾之所含濡者遠矣。伏思文章之盛。在有力者振之。雖有其才。苟無其位。不敢言主持焉。歷覽史冊。建安之藻采。齊梁之華腴。元和之古淡。皆有青雲之士。創其始。揚其波。而天下靡然以從。本朝自漁洋東海而後。六七十。年振之者稍稍弱矣。明公負雋才。居高位。靜觀天下事。以爲旂常竹帛。別有千秋。是非齷生所敢知也。若思報國恩。惟有文章。則一二英絕領袖之士。當以一人不知爲憾。當以一人不得其所爲憾。其中文史元儒。又當廣其門戶而收羅之。范希文爲宋朝第一名臣。不過以汲引人材爲己任。未知明公其有意追蹤之否。嚴君冬友。當仲華拜衰之年。以文噪於世。想見我輩當日。長安跳蕩之概。

從古文心詩律。與年俱進。而成名每在三十以前。蓋由獨角雙抵。生而有異故也。聞公招之使往。殊愜鄙懷。

## 與金賢村明府

袁枚

二十人倫冠冕。蒙過訪於野田草露之間。仰挹私心。爲之忻慰。別後於竹溪同年處。吟風人之什。絕節高唱。如春空片雲。尤深佩服。惜行期孔迫。未及具白飯青芻。作竟日談。慚愧何似。書齋失去玉履。久與夏五郭公。付作傳疑。不料明公神機高朗。照及奴星。必使連城之壁。返趙而後已。他日秉軸鈞衡。物無遁義。可卽此而推開。匣捧觀。頗似餅師之妻。旣已決別於岐王。仍復團圍於破鏡。且喜且驚。曲踊三百。所云處置偷兒。薄與小懲。自是下情所願。過蒙芳訊。增我慚顏。但有餘語。爲公戲者。館人庾屢。公可無慚於孟軻。而肯認失牛。僕終有慚於卓茂。奈何。

## 與何獻葵明府

袁枚

菊有黃花之際。正相思命駕之時。蒙故人之情。委曲周摯。或極三更清話。僮僕黷呼。或聽一部宮商。金燈燦爛。至於小艇將開。而呼鷗又到。漏盡霜濃之際。握手依依。使我至今低徊不置也。訪春癡興。特牛相公之保護樊川。幾於微服野行。狎邪不顧。終無所獲命也。何如。然新花之采折。與舊雨之周旋。孰重孰輕。靜言思之。終不悔雉星之跋涉也。在蘇耽遲四十餘日。佳人信斷。殘臘將終。依舊抱空而返。未免掄才太刻。窮且益堅矣。幸爲小女擇得一堵。楚楚不凡。差強人意。本求西子。繼得東牀。想彼蒼亦與之齒者。去其角之意也。還山後重興土木。小有經營。日與都料匠。攘臂握算。日昃不遑。故奉贈詩與遊冒氏荒園之作。至今未能握管。才人覓句。蕩子



尋春。其間得與不得之故。想亦有數存耶。

### 寄山東周燮堂撫軍

袁枚

憶壬申歲。路過保陽。蒙明公舊雨情深。殷勤款接。助之以路費。飫之以盤飧。使遊子天涯。有賓至如歸之樂。其時值金匱甫同年。掌教書院。倚裳聯袂。入署同權。枚又攜北地之燕脂。謁南衙之金粉。住雖三日。情足千秋。至於酒痕燈光。猶往來於心而不能釋。是歲秋間。讀禮南返。僑寓白門。服闋後。遂告養親。幽棲岩壑。雲泥路隔。魚雁風稀。以致一介之書。久不徹於隸人之聽。遙知卿月當天。必不責閒雲之疎嬾也。閱邸報。知公巡撫山東。官爵愈尊。家鄉愈近。且與姚小坡蔡嵩霞兩觀察。朝夕共事。魯多君子。我豈故人。若非老母年高。幾幾乎有千里命駕之思焉。枚烟霞共養。垂二十年。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桑榆未晚。蒲柳先衰。未知戊午同科。合簪纓羅薛而計之。尙剩幾個晨星碩果。思之惓然。

### 與許青巖方伯

袁枚

明公心存匡濟。德備中和。履患難而清白愈彰。敦故舊而始終如一。枚閱歷宦途。所心折者。屈指如公。不數數觀。恭聞安徽布政官署。移在皖江。天子命公領職。枚考朝廷官職。凡創始之人。無不垂之簡編。傳爲盛事。如三公在外之始。於張溫也。轉運使之始。於裴耀卿也。總漕之始。於吳楨也。總河之始。於陳瑄也。豐功偉業。俱赫赫在人耳目。今明公爲皖江布政使之始。不特科房銀庫。事事維新。而且立美善之章程。使後人有所遵守。權從前之利弊。使善政有所開端。非公之才。不足以當此重任。非公之福。亦不能際此遭逢。南望皖雲。爲之欣喜。

接手書。知起居康健。深慰下情。蒙賜肉桂二兩。李義山詩云。補羸惟紫桂。枚知公之所補益於蒼生者。正是恢宏悠遠。而不謂枚之先受其賜也。遠貽藥石。見仁者之深情。片語不忘。仰故人之風義。可師可感。兩者兼之。南湖觀察太夫人行狀。是枚受其迫促。一夕而成。卽史黃門之急就章也。何足齒及。

### 再覆似村

袁枚

古人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人徙宅之愚。誰肯忘妻。乃足下始則作陰姬之請。舍曰欲之。繼則覆呂相之書。惡夫佞者。振振公子。原非帶下之醫。蛇蛇碩言。偏納瓜田之覆。雖重耳自然返璧。而顏回先已拾塵。佳人非朋友之輕裘。公然可共。枕衾豈五霸之仁義。久假思歸。老夫耄矣。誠宜讓畔而居。賜也賢乎。乃敢越疆而弔。昔蒼吾澆娶妻而美。讓之於兄。今謝幼輿張口而挑。劫之以病。以吾一日之長。何所不容。小子鳴鼓而攻。謂之不弟。在陳平美如冠玉。盜嫂何妨。奈六郎面似蓮花。自媒不暇。我笑慢藏誨盜。三女爲姦。君如小往大來。一夔已足。

### 與裘叔度少宰

袁枚

已卯秋闈。蒙公過訪。扶病作別。垂六七年。非不倦懷明德。而一函未通。來求書者。非可與之人。可與書者。非入山之客。譬彼壞木。疾用無枝。知公必不督過之也。前歲春間。聞公泊舟江口。枚得信遲。不獲趨侍。而公亦不馳一介以相招。豈欲贈以不可召之名哉。轉淺之乎。視故人矣。枚少登名場。風流自賞。見人間五六十翁。自道去之尚遠。如隔十重城郭。不意半百之年。忽焉已至。圍馬不乘。理宜差健。何以種種之髮。竟與當途勞碌者同。此頭顱。爲可歎也。客秋陶西圃同年。來道朝門。見裘程二公。居然黃髮老臣矣。枚謂三十年爲一世。理應爾也。

况十二科之進士乎。公門生故吏。充溢海內。然而當年之出。則共車。入則同席。侍安昌之門牆。鬪齊諧之幻語。者。彼何人斯。獨不一回首於五雲深處耶。以野客之常思春夢。卜君子之肯念遺簪。當亦不甚過差耳。比來山中述作。侈侈隆富。手編駢散文。及韻語雜著。無慮數十卷。高可隱人。有子不語一種。專紀新鬼。將來錄一副墨。寄呈閣下。依然燈下叢談。定當欣暢。拔貢生吳模。子夏之門人小子也。十二歲試明經。爲張童子。近復溺苦於學。家徒壁立。就月光讀書。竟能淹貫。可以對武平一之七穆三桓。張茂先之千門萬戶矣。倘有筆研事。可以呼叱而東西之。

### 與陳刺史虛齋

袁枚

別來半年。思如隔歲。想由矜寵之情重。頓使離別之情深耶。泗州彫敝之地。得執事領而治之。勤不知勞。廉不表異。吏畏如日。民愛如春。舉從前牧吏一掃而空之。將見名列御屏。四方之爲政者。必詢郭丹之行事。寫署黃堂。考侯霸之章程。編於令甲矣。記乙丑秋。在秦淮水次。兩人將古今循吏事。高睨而大談。今果然坐而言者。起而行焉。不勝欽挹之至。弟子王庭泰捧束帛。來參記室。僕告以相主作賓。事非容易。爲名賢握管。必須如班彪之佐竇融。少陵之佐嚴武。而後克稱此任。誠恐鰓生筆舌。未登大雅之堂。還望刺史陶冶而成全之。寬其所不逮。教其所不知。不視作前席之先生。而當作有造之小子。則庶乎其不虛糜月廩耳。

### 與書巢

袁枚

山左信來。知膺卓薦。喜心翻倒。距躍三百。唐人以縣令爲畜生道。語似過激。然束縛百里。正如羶猴騎土牛。

不能奮飛。得以計僭課最。通姓名於天子。將見賜次公以一丈之車。加卓茂以三公之服。鄙人與有榮焉。僕今歲黃楊厄閏。爲清積案。故代前令分償若干。又爲清查冊追繳若干。抱木魚符。來扣門者。震來虩虩。如虎如雷。自念入山二十年。猶裹絮綿行荆棘。掛礙不已。每當水竹蕭疎。一編相對。忽見硃封墨牒。施施從外來。頃刻胸中。紫棘斗許。非鬻產質抵。便須衣質長生庫。才得眠食晏然。靜言思之。想終是在官時。司筦庫者。料量不善。故也。前車屢覆。後軫方逾。今之從政者。尙慎旃哉。來書諄諄。以買妾見委。僕自庚辰後。往來吳會。思以蘭薰之新。妾娛桑榆之晚景。橫搜苦索。千方萬氣。可謂既竭吾才矣。乃或者將牢太過。而驚鴻已翔。或者急就成章。而悔之折骨。今雖充位之員。羣雌粥粥。而寸心許可者。卒無一人。自指雙眸。常呼負負。多疾之醫。屢敗之將。尙何勞足下北面而問之哉。平生入金門。登玉堂。爲文人。爲循吏。求則得之。惟娟娟此豸。不可求思。想坤靈扇牒。別有前緣。不可以氣力爭也。或僮嘶賤隸。而哲婦傾城。或慧業文人。而蟹行無偶。紛紛者天下皆是。奈之何哉。札中不取處子一語。殊得老子不爲天下先之戒。以爲非處子則不貞耶。不知豫讓遇智伯。便成烈士。文君嫁相如。便矢白頭。責報於人。先自問施之者何如耳。以爲非處子則不潔耶。不知八珍具而廚者先嘗。大廈成而匠人先坐。嫠也何害。洵知言哉。因妹夫持論。偶爾相同。故戲及之。我家荆樹三枝。萌芽將絕。香亭擲黃金於虛牝。費若邱山。而獨於花柳風情。宗祠大計。反置之度外。果香閨嚴妒。能先斫桃花以絕其念耶。抑亦芮伯萬之母。不容芮伯之有寵人耶。大妹周南之化。能行於東諸侯。而不能行於姑嫂母子之間。又何故耶。嗣後執訊而與之書。宜幾諫者幾諫之。宜緩頰者緩頰之。祖宗之靈。實式憑焉。每讀入蜀詩。如司馬仲達觀武侯營壘。輒歎天下奇才。不難其似杜而難其不似杜也。儀神奪貌。雖浦山布衣。尙不足以語此。而况其他乎。青出於藍。當仁不讓。擬跋數行。未肯輕下。故甯負諾責焉。陸甥詩刻成附上。中與胡姨夫唱和甚多。有才如此。而俾不永年。使人何

以爲懷。讀李賀小傳。知詩人老淚。必當沾洒行間。僕三十五年前。提攜保抱。得釀成此半寸可傳之作。轉覺撫孤之心。竊喜自負耳。

### 答袁清溪

袁枚

見示四書註解。皆有卓見。可傳無疑。解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以爲卽夫子之言。類及之以曉曾點。非點再問而夫子再答也。此恰是何晏舊註。非先生之創解。僕有數條。意不滿於朱子。而非古註所有者。敬質之於先生。父母惟其疾之憂。此其字指父母而言。非指人子也。人能常以父母之疾爲憂。則無疾時之保護。有疾時之侍奉。不言孝而孝可知。此卽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本旨也。若將其事指人子身上說。則轉變太多。而意義反晦。論語中兩稱何有於我哉。皆夫子自任之詞。非自謙之詞。夫子平日以學不厭。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避。蓋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之人耳。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一章。亦卽此意。若再作謙詞。推開講。則是聖人人生平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兄。喪事不勉。且爲酒困矣。雖下愚不至於此。而謂聖人甘心居之乎。抑爲此詐謙之言。以欺世乎。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者。君子以言過其行爲恥。卽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本旨也。非謂行之可過也。若以行爲可過。則與過猶不及之旨。又相拂戾。宋儒往往以賢人之小。測聖人之大。如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註敬主人之禮足矣。加非以其饌也。五字。然則迅雷風烈必變。何不云敬天之怒。非以其雷乎。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註闇闇和悅也足矣。加而諍二字。則上大夫所言盡善。又何諍之有。閔子侍側。亦闇闇如也。何以不加而諍二字乎。凡此類。都是替聖人避嫌護短。未遮頭。先蓋脚。節外生枝。不知聖人身分甚大。不勞代爲掩蓋。葉公以證父攘羊爲直。則答之以父子相隱。爲吾黨之直。豈不知父有義方之訓。子

有幾諫之文。而此時論直則不暇及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則直答以知禮。被司敗指責。則自引過。豈不知爲尊者諱。禮有明文。而此時受責。則不必辨也。使宋儒當之。必生無數支吾粉飾。子在川上一節。即智者樂水之意。不必添出時時省察。自強不息等語。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之本旨。亦不必添出莊蒞慈畜等語。豈聖人有所不知。而必代爲之用心設法乎。

陸王致良知之說。僕策秀才文中。力闢其非。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豈大聖人之良知。反不如陸王乎。故朱子註。致知格物。爲讀書明理。此義絲毫不誤。惜其補傳一章。畫蛇添足。反招出多少駁詰。如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是在何年何月。蓋已墜入佛氏打七參禪之邪徑。使當日不補此章。即以物有本末一節。與聽訟吾猶人也一章。爲致知格物之本傳。則省却許多枝節。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多學而識之。物格也。一以貫之。知致也。他如周易所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皆可引用以爲格物致知之解。何勞淺題深做。費許多氣力。而爲此補傳乎。鄙意大學中庸原屬戴記。未必皆曾子子思之言。宋儒揭而出之。與論語並列。亦屬可省。

### 寄福建撫軍楊西峯

袁枚

家奴從杭州歸。接手書。所以存慰之者甚厚。具見大君子故舊不遺之意。閱邸報知中丞移撫閩疆。此是公弱冠時。聽鼓角於東廂處也。今又南面而握牙璋矣。必有白髮軍民。猶認得當年玉貌者。前奉懷云。官從舊地遷才樂。人是相知喜更狂。不料兩聯。屢成詩讖。此種福慧。非嶽降嵩生。何能如是。惟望中丞分己之餘福。以福

軍民一切張施。因明以造於誠。借慧以行其善。則海宇蒼生。俱受賢人之賜矣。枚去春服闋。卽具牒本籍以老乞休。連歲秋收歉薄。阿品在廣。屢信相招。因之自忘其衰。欲爲天台雁蕩之游。度仙霞嶺。到閩中。先見中丞之名臣。再啖荔支之吾菓。先遊武夷之幽深。再遊羅浮之飄渺。庶幾極天下之大觀。然後息影蓬廬。以終餘年。未知暮景頽光。天肯玉成之否。且待到故鄉之後。自度精神。再定行止焉。

### 與奇麗川方伯

袁枚

前月路出皖江。自分小草閒雲。不敢遽投手版。乃蒙方伯聞其將到。先以名紙相迎。待其趨轅。更以華筵款接。殷勤拂拭。若有前緣。玉塵揮時。清言娓娓。露醇儲之本色。忘人爵之尊榮。此非古名臣內蘊淵深。義心清尙者。何能如是。昔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云。平生心願。於山見龍門。泰華之高。於人見歐陽公之偉。枚遊過黃海九華之後。又見名賢。其福與蘇公相似。拜辭之日。又蒙厚賜。重重有加。靡已。西洋鏡好。不愁張籍青盲。普洱茶清。足解相如消渴。捧竹器而思量清節。搖采扇而奉揚仁風。一路歸來。如有卿月光輝。滿船照耀。唐人詩云。惟有舊恩忘不得。半程猶自望城樓。其卽枚別後之心情歟。久擬修書作謝。緣執訊人稀。羈遲匝月。才泐數行。

### 與陸朗夫中丞

袁枚

昔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文正公經略西陲。而戀戀於圭峯水月。古名臣有經世之功者。往往有出世之心。非務其名也。良以道韻平淡。然後能知進知退。而罔以寵利居成功。中丞屏藩山左。聲施爛然。獨能咏循陔之詩。灑然引退。天子重其爲人。思其爲政。鋒車敦逼。中丞感非常之恩。應詔復起。此種風範。尤於世道人

心極有關係。此枚所以當垂暮之年。而必停舟修士。相見禮也。不意中丞願見之心。更甚於枚。道先人替題乞假歸娶詩時。在旁磨墨。年才十七。思之慨然。誦枚古文。琅琅滿口。忘尊官不忘疇昔。勤簿書兼勤文章。中丞真古之人哉。臨行親送登舟。縞紵兼金。大恩壓已。廉泉之水。一勺皆甘。枚不敢辭而不受。然自念侯生老矣。圖報無時。犯詩人胡顏之譏。空呼負負而已。賦五言一章。小抒情悃。還山覓一介之使。杳不可得。適有硯工姚姓者來楚。托其寄上。姚生攻石之工。渾古精雅。中丞或呼而進之。取家傳鬱林之石。一試其伎何如。

### 覆雲松觀察

袁枚

寄到手書。公然鄙人一序。冠羣言之首。欣幸無極。讀近作二册。凡所抒寫。皆枚意中語。未知何時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且妒且舞。因之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龐嚴。爲其類已故也。然君子和而不同。又承虛懷下詢。抑心所謂危。敢不以告耶。諸作是少陵晚年手筆。無可推敲。略有一二可疑者。都已墨之卷端。以便斟酌。大概僕與先生。天分有餘。往往不肯平庸。爭奇競巧。要惟持之以莊。連之以雅。則大巧若拙。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尊作自壽詩。家無半畝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一聯此種胸襟氣象。雖大聖賢何以加焉。不料末句。以年老成精作結。有如虞庭簫韶。鈞天廣樂之地。忽跳出沐猴一舞。怪鷗一鳴。趣則趣矣。類耶不類耶。他如宋阮秦阮天公腰背之類。皆斧鑿痕太重。有傷大雅。明知人老成精。典出淮南子。原非杜撰。而鄙意斷乎不可者。譬如盧醫用藥。必不因馬勃牛溲。載在本草之故。而遽與茯苓並用也。莊子曰。道在屎溺。此語何嘗不是至理。然使牽莊周而置之閭閻之間。道則道矣。其能不掩鼻而逃耶。

### 與佛裔上人

袁枚



三年小別。渺隔人天。一紙書來。忽聞警欬。上人以西方之禪伯。念白下之衰翁。想與鄙人香火因緣。不無瓜葛。鳩摩天性。最愛文章之故耶。命枚學白傅。以詩集交東林聖善兩寺。仗佛力作護持。使他年不寂滅。婆心善意。可感可欽。奈拙集卷帙繁重。一時少馱經之白馬。翻載而來。兼恐燙字不可以齋僧。醜詩未足以呈佛。以故敝帚自享。臨發遲疑。又不忍負上人雅意。先將外集二本。遊山詩六卷。先行寄上。餘俟明春還鄉掃墓時。再呈省覽。懇者枚撰隨園詩話十六卷。苦搜方外一門。已將吾鄉之明中讓山。及他省之寄塵亦葦。都已登載矣。龍華會上。豈可少支公一大法師哉。乞將平時佳句。命侍者錄數首來。

### 與汪順哉世妹

袁枚

今歲清和之月。小住西湖。蒙諸女士不棄衰頹。香車問字。釵光鬢翠。照耀書樓。如織女諸星。環聚於老人星側。忽見世妹驚鴻飛下。對客揮毫。以咏絮之才。寫簪花之格。補玉臺之新咏。獨擅風華。領金屋之羣仙。自成馨逸。非聞詩聞禮於秋御先生。如切如磋於弱藻母氏。其能爲樂之至於斯乎。且一時采伴。都是四代通家。有如武夷君下世。逢人可喚曾孫。無瓜李之嫌疑。有瑤池之聚會。載之雲仙雜錄。真話靈篇。誠千秋盛事也。老人因形形徂暑。不克久留。次日走別君家。又蒙小叔大郎。分班出見。留其茗飲。餽以珍羞。以女弟子之稱。易丈人行之號。昔漢之夏侯勝。傳經於長信宮中。本朝毛西河。授詩於昭華女子。至今士論榮之。以古較今。於斯爲盛。所惜者。僕七十之年。又加其五。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再到故鄉。未知何日。思之黯然。惟望郎君丹桂一枝。蟾宮早折。世妹花釵三樹。朵殿頌來。使僕逃聽風聲。距離三百。是則拳拳於懷。而當以瓣香默祝者也。帶歸詩稿。都已加墨。擇尤佳者。梓入詩話中。得鳳之一毛。麟之一角。已足增輝彤管矣。寄上畫扇一柄。湖樓卽事詩。求世妹和。

之轉致令繼母程夫人令妹諱舛者和之。卽交碧梧世妹處寄來。隨諸君輿之所到。不必拘原韻。亦不必拘十二首之數也。

## 與叔保恆書

袁世凱

姪世凱敬稟叔父大人侍下。九月二十一日。奉到賜示。諄諄告誡。相勗以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并專力於闡藝策論。腹笥既充。下屆秋闈傳戰。定卜奪得錦標矣。捧讀之餘。具見勉勵之殷。愛矜之切。溢於言表。使姪愧感交併。不知涕泗之何從。姪自少天分不足。素性頑鈍。不好讀書。稍長日與庸鄙者處。七竅盡被芳草封塞。旋經益友規誡。稍稍致力於文章詞賦間。期年得青一衿。姪不自知僥倖得此寸進。反視學問與功名。可獵取而得。無待鑽研攻苦者。纔能作得幾句時文。公爲蘇韓可學而至焉。纔能吟成幾什俚句。以爲李杜亦可學而至焉。于是廣結文社。按期課藝。欲思盡滌舊染之污。克成袁氏之佳子弟。詎知屢試秋闈不第。銳氣爲之一挫。操勞而成咯血症。銳氣又爲之一挫。居常每自竊嘆。蒼蒼者天。何限我以天賦。勸我以學問。若斯之酷耶。再圖以文章獵取功名。祇恐畫餅難以充飢耳。故自闈後返里。意志頹唐。經史子集。盡束之高閣。幾如祖龍劫後。隻字無復寓目。惟日與二三同里少年。馳馬試劍。以習武功。姪已逾終軍請纓之年。倍切定遠從戎之志。至于從青燈黃卷中。博取紫袍玉帶。則略識之無者。不敢再作此夢想矣。姪之苦衷。如是如是。願大人留意栽培爲幸。肅此謹請萬福金安。姪世凱謹稟。

## 與叔保恆書

袁世凱

姪世凱敬復叔父大人侍下。自十月初一日奉復一稟後。二十五日又接到賜示。謂姪既不願從。故紙堆中討生活。決然捨文事而講武功。擬效班超之投筆從戎。其志非不壯。惜乎遭逢不偶。當此邊疆肅靖。四海平安。英雄無用武之地。還當熟讀兵書。簡練揣摩。一旦機會適至。便可聞鷄而起矣。藹然長者之言。誠屬確論。惟姪庸愚成性。既不能上馬殺賊。又不能下馬作露布。徒自臨淵羨魚。空存妄想耳。况近世天演競爭。戰事競尚。鐵血主義。計謀無所施。勇力不足恃。吾國舊有之孫武兵法。太公戰略等書。幾成明日黃花。讀之僅能知古而不知今。無補實用。兼之吾國陸軍。猶守舊制。海軍雖尙新法。稍勝於舊有之水師炮艇。而與英美等海軍相較。瞠乎其後矣。而各國虎視眈眈。野心未戢。一旦夷氛不靖。竟以兵戎相見。勝敗未可逆料也。姪由是主張不觀吾國兵書。專閱日本暨德意志之戰略。惜乎譯本不多。未窺全豹。更慨紙上談兵。無從實地練習。久擬赴德入陸軍學校肄業。無如自嗣父作古後。家計艱難。一家之溫飽。尙屬不易。安有多金作遊學經費。此願已成畫餅矣。頃奉生慈命。使姪來京請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爲幸。束裝在卽。先此稟聞。伏維亮察。姪世凱謹稟。

### 與兄世敦世廉書

袁世凱

昨接二哥手示。勉弟枝棲得所。并云居停既爲中興名將。當善事之。將來造就必多。誠然誠然。茲居停已奉明諭。派爲駐韓欽差大臣。統兵駐紮高麗。定於後日起馬。蒙居停摺保。余爲營務處總辦。并保陞以道員用。隨營襄辦軍務。業已奉旨核准。弟于今日始已換道員頂戴矣。此行弟頗滿意。好比隋唐時之虬髯公。一見李世民之龍形虎步。知中原必屬李氏。遂往扶餘國。果得建功立業。在海外封王。弟限於資格。中原難期大用。抵高麗。能握兵權。必當爲該國平靖東學黨之亂。既建功業。不愁韓王李熙之不我用。弟之始願如此。祇恐又成畫

餅。何則。緣兵士半屬老弱。操法又太舊。一旦遇警。何以爲戰。戰亦必然棄甲而遁。言之殊覺寒心。居停雖屬名將。無如年過知命。非復髮捻時之勇氣。標下又半屬舊部。事事姑息養奸。難期振作。弟抵韓後。第一以整軍經武爲入手。整頓營規。革除賭博。改換操法。裁汰老弱。軍容必爲之一振。庶幾上國天兵。不爲小邦所輕視。其次削平朝鮮內亂。執大院君而囚之。李熙庸主耳。無能爲奪其政權。歸我掌握。猶反手也。至是弟之私願償矣。狂妄之言。望勿見哂爲幸。

## 與張佩綸書

袁世凱

憶自津門揖別。倏忽已裘葛迭更矣。稽生慵懶。致稽箋候。罪甚罪甚。弟自隨居。停駐兵朝鮮。因見軍容不振。日以教練新法爲己任。幸居信任。將士尙堪用命。本月初二日。韓宮忽起內亂。韓王遣使討救。居停命弟率三百人爲先鋒。馳往漢城。正值大院君率亂黨攻擊韓宮。橫屍遍地。流血成渠。忽見上國天兵如飛。將軍從天而下。遂四散奔竄。弟問道直詣韓宮。見大院君與一班羽黨。將韓王閔妃捆縛。逼讓政權。弟出其不意。先擒大院君。餘黨返身圖遁。亦被兵士一一就擒。繼將韓王閔妃釋縛。留兵在宮保護。亂事遂告結束。弟卽收隊押解大院君至濟物浦大營。繳令居停。因大院君乃屬國之王父。未便擅專論罪。特派趙營長押解來津。請爵帥示下。總之大院君實爲禍首。亂黨皆借其名。以資號召。所以大院君一日不離本土。朝鮮永無太平之望。縱不能置之重典。亦當囿之圜圜。弟恐爵帥未悉個中逆謀。一時被大院君供詞所蒙蔽。歸咎世凱。不當擅執屬國王父。希圖邀功倖賞。所以瀝情上達清聽。并懇將此中真相。轉稟爵帥。庶使屬國亂臣不得逍遙法外。再爲釀禍之厲階。幸甚幸甚。

## 與于夫人書

袁世凱

匝月未接家報。未識慈親康否。小兒頑健否。係念殊深。嗣後於每月終。務發一家信來韓。將一月中堂上之起居。及閤家大小之動靜。均須詳細記載。使余身居異域。常常得悉家中近况。庶免內顧之憂。現在家事既由爾主持。馭下宜恩威並用。蓋男女雇傭。都屬無智識之小人。待之過寬。則日漸肆無忌憚。督之過猛。猶恐急則生變。奉姑宜親任其勞。飲食從豐。擇其喜食者。親手烹調而進之。親心常悅矣。保育小兒。甯使帶飢寒。勿令常飽煖。則起經頓食之症自絕。此雖育兒老法。却是小兒防病之唯一善法。大兒已屆學齡。大哥家中如仍延請教讀。就近附讀。最爲合宜。散學後。不宜取放任主義。聽其嬉戲。當施以家庭教育。擇有益兒童之故事。與之講解。或講有興味之童話。使彼久聞不厭。既可啓發其智識。又可收束其野心。再者。嗣母今屆五十九歲。理當爲之奉觴上壽。誕辰在卽。宜商承大伯。早爲佈置。一切費用。由余一人獨任。茲特匯歸規銀三百兩。可向省城朝鮮銀行兌取。屈期若嫌不敷。由爾暫行墊付。向余清算取償。余深沐嗣母之恩。涓埃未報。惟有敬祝遐齡。至余功名成就後。板輿迎養。方克盡事親之職。區區之敬聊表不忘慈恩之意耳。

## 與張佩綸書

袁世凱

前月專差費呈韓國古物八色。並非連城寶物。不過取其吾國歷來罕見耳。得蒙哂納。榮幸榮幸。弟此次隨居停襄辦軍務。尙稱順手。親友輩來函。都謂欣逢知遇。居停必然日益信任矣。孰知有大謬不然者。夫辦事認真。則怨讟生事。權太重。則嫉者衆。聲譽過隆。則毀言起。原爲古今不易之定理。弟初入居停門下。無權無譽。不

招嫉亦不招毀。自隨節駐韓。全權在握。虛聲日重。于是嫉妬者設計離間。毀謗者妄造黑白。謂余僭越主權。將攘爲己有。居停不加深察。竟信離間讒言。待弟不復如前之信任矣。弟處嫌疑之地。遷陞無望。似非所宜。久仰爵帥以甄拔人才爲己任。弟雖屬驚駘。吾公却爲當世之伯樂。苟得借重一顧。必得聲價十倍。同列於驥驅之羣矣。弟亟思內調。遇有機會。還祈勿吝口角。春風在帥座前。噓植一言。則愛屋及烏。必然錄用也。肅此敬頌陞祺。諸維朗照不宣。

## 與兄世勳書

袁世凱

頃接賜書。知生慈于本月初旬忽患傷寒。勢極沈重。幸經趙醫士診治。現已勿藥告痊矣。誦悉之下。恨不能插翅飛歸。一視生慈病後形容。消瘦幾許。無如此願難償耳。弟浮沈宦海。數年于茲。而官運之通塞。殊非人力所能主持者。如弟此次隨節居韓。竭盡心力。整頓軍務。平靖韓國內亂。方期居停信任益力。那知被讒言所間。謂予有奪權之心。因此反加冷淡。弟知韓地不可久留。遂函托張公佩綸。另謀內調。而今弟反堂堂皇皇。奉旨實授爲總理三韓交涉事宜之職。居停奉旨率兵歸國。援粵。此中原委。出自佩綸之力。蓋因廣東沿海郡縣。邇時盡被法蘭西侵佔。雖已起用劉永福抵禦。兵力尙嫌單薄。朝旨令李爵帥調集名將。率兵開赴前敵助戰。爵帥奉諭後。與佩綸談及中興宿將。大半凋謝。所存者又皆身任重鎮。未可擅離。一時竟無相當人才。佩綸卽云能勝此任者。惟有吳長慶。髮捻時素以善戰著稱。外交本非所長。此次駐節三韓。得能措置得宜者。皆賴袁某整頓之力也。今若以袁某總理三韓事宜。吳君率兵援粵。因材器使。兩人各得其用。必收善果也。爵帥深聽其言。始行具摺奏明。今居停已離韓三日矣。臨行神色悻悻然。頗不滿意於弟。以爲必係弟暗施運動所致。實則

弟何嘗有此意。不果巧遇機會。佩綸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遂在爵帥前進言。使弟竟受攘奪主權之罪。百隊難辭。吾過矣。惟有敬祝粵亂早平。使居停勿親臨鋒鏑。庶幾稍寬吾過。否則無顏與居停相見矣。弟生平常抱甯使世間人負我。我總不負世間人之志。不料今竟辜負一手提拔我之恩主。噫。造物弄人。亦太酷矣。

### 與徐菊人書

袁世凱

弟廁身政界。屈指十稔。進退無常。毫無建樹。不意此次際遇非常。得蒙榮李兩中堂之特保。忝掌北洋練兵之權。真幸事也。勿論將來能久握軍符與否。而此際得收數十武備學生爲門下。并得武衛右軍全體之歸心。已屬難得之機會。况北洋係創練新軍之模範。苟能不辱君命。成績可觀。則門下軍官。必得層累而上。將來各省添練新軍。必由此班人爲教練。弟亦與有榮焉。老哥困居翰院。將屆十年。雖則得過試差。門牆桃李。遍植九州。而欲望循序陞職。限於前輩之當先。缺少人多。擢陞之期。遙遙無望。不如改絃更張。屈就武職。別圖異路。功名較爲迅速也。弟之練兵處。月餉約十萬左右。需人佐理。擬奏調老哥爲練兵處提調。兼任餉糈事宜。雖屬大材小用。而建功列保。却較在翰院中容易十倍也。未識老哥以爲然否。倘蒙俯允。卽乞示復。以便商承榮相會銜具摺奏調。臨穎不勝佇盼之至。

### 與阮斗瞻書

袁世凱

老哥枉爲名翰林。具此昂藏七尺身。竟不能保全一弱女子。使喜翠久處勾欄。百計千方。欲脫火坑而不得。老哥既抱季昌之癖。一聞獅吼。卽戰戰兢兢。拜倒石榴裙下。不敢擡頭。則不當再沾泥惹絮。與喜翠訂嚙臂盟。

許以五千金迎歸桃葉。藏之金屋。使喜翠除牌子待嫁。各債主紛來索逋。令人望眼欲穿。而老哥忽然深居簡出。絕足不履其地。殆被牀頭人軟禁耶。儘可推設練兵處公事紛繁。不能多日曠職。尊闔夫人必然准予釋放。抑沾染風流病耶。胡妨明白告我。還是缺乏十斛明珠。難見美人玉面。故此杜門不出耶。若果爲最後問題。請速駕來前。儘有商量餘地。弟與老哥交稱莫逆。區區五千金。不妨向弟處暫挪。所難堪者。喜翠嬌小玲瓏。手無縛雞力。尊闔夫人身肥力大。老哥尙且畏之如虎。則喜翠猶如雞肋。更不足以當大拳矣。弟籌思再四。忽得一法。劉文案元慶之公館。房屋甚大。祇有一正室。老哥可賃其家。作金屋。但喜翠出嫁。須云嫁作劉氏小星。事實則爲老哥之愛寵。元慶與君同事有年。必可通融辦理。則尊闔夫人雖派人暗探。亦難得悉箇中真相也。弟素多情。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故不憚煩難。甘爲老哥玉成其事。吾知老哥讀竟此書。必然眉飛色舞。狂奔而來。若被尊夫人瞥見。則全功盡棄矣。故閱後宜卽付之丙丁。以杜洩漏春光。是爲至要。

## 示大兒書

袁世凱

字諭大兒。閱爾十二月十日所發家稟。知爾母忽發牙痛。諸藥罔效。諒係常用火爐。致牙部受熱。偶至戶外。又被寒風所襲。以致鬱火被寒氣所包。遂使治寒則發熱痛。治熱則發寒痛。前年余在津署。曾患此症。旋用薄荷二錢。入磁壺中以沸水泡之。帶熱耐痛飲之。飲盡牙痛立止。見信後如未告愈。卽依此法治之。薄荷主發散。服之有利無弊。儘可放胆試服。其效如神。爾自知弱於悟性。強於讀性。擬聘德人教授英德兩國語言文字。當今外交需才。練習英德文。誠屬當務之急。惟爾之中文。尙未能粹。亦宜從師兼習。蓋中國人當以中文爲根柢。引用繁夥。若文理不通。難登大雅之堂。非比碧眼兒。隨時隨地。可用蟹行文字裁答也。今日仕途中。所目爲人



才者。必須學貫中西。才通今古。方足爲當世所器重。若僅通西國語言文字。祇能作洋行買辦。與洋關寫字。何足道哉。爾自知悟性不佳。厭習中文。殊不知火到功深。自能豁然貫通。祇須多讀多作。則握筆時。自有巧思至筆下。彷彿有神助者。爾其勉諸。毋忘庭訓。中學通順後。當資送爾赴德留學。以成爾志也。

## 覆孫中山電

袁世凱

惠電敬悉。仰蒙吾公主持大力。使弟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并囑赴甯就職。勿違清帝之委任。如慮北方騷擾。可舉賢自代等情。弟德薄能鮮。曷克當此大任。而吾公誠意相推。業已辭職相待。使弟却之不恭。不得不勉副尊意。夫弟本視南北爲一家。南行本極願意。無如北方軍隊。意見紛歧。遜清皇族。根株牢固。兼之外交團盡在北京。而奉天、黑龍江、外蒙等。又均有不穩消息。至於薦賢自代。北方實無其選。南方人才雖多。猶恐楚才晉用。號令不行。至於清帝委任。乃退位詔書中之門面語。弟既由尊處十七省代表選舉。又得北方各軍將領。及全蒙代表來電推舉。原與清帝不涉。况專制業已推翻。委任已不成問題。所難解決者。一時不能離北南行耳。依弟愚見。還請吾公取消辭職。維持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妥籌接收。弟雖告退。仍可暗地幫忙也。質之高明。以爲然否。臨電盼切。祈速電覆。以安大局。

## 與弟世彤書

袁世凱

愚兄此次出山。迫於至友之敦勸。不得已而爲之。絕未抱有野心。不料英雄造時勢。黃興、孫文等揭竿起義。革命功成。而余賴有北方諸將領之協助。竟得安享其成。得十七省代表選舉爲民主國臨時大總統。此所謂

時勢造英雄。使余得推翻專制。改建共和。已於三月十日在北方宣誓就任。誓語另紙附錄。余作此破天荒臨時民主國元首。苟無臨時約法。幾使余無從措手。現已循約法任命唐紹儀爲內閣總理。南京內閣官制。祇分九部。連次長只有十八人。而今南北兩方。有資格之偉人。何至三四十人。雖已改充十部。尙有半數向隅。所擬十部總長。乃外交陸徵祥。內務趙秉鈞。財政熊希齡。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司法王寵惠。教育蔡元培。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交通梁如浩。其間黨派。各有不同。要皆因才器使。故參議院投票結果。僅一梁如浩未能通過。暫由唐總理兼署。南京方面。孫中山已辭職。有舉辦全國鐵路之意。黃興任爲南京留守。黎元洪任爲湖北都督。兼領參謀總長。各省總督巡撫。一律改爲都督。草創建設。尙覺粗安。總統府設在三海。本爲前朝帝王行幸之所。規模宏敞。殿閣雲連。已派員招工修葺。一俟工竣。當迎眷屬來京。吾弟雖視富貴如浮雲。但共和政體。非比專制。胡妨來京一游。不願入政界。而議院爲立法機關。人品高尚。儘可徐圖位置。再不然總統府中。在需人佐理。不識吾弟願爲吾指臂之助否。

### 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梁 機

阿叔躡躡名場。幾三十年。幸際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爲當路喜怒所中。年方知命。退託山林。浮雲翳蔽。不仰紅日光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邇者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淹貫之士。以昭文治。潤鴻猷。海內夙負博雅。沈滯未達之者。舊早歲慧辨健文通藝之英銳。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不莪冠振策。欣然自慶。其遭逢而聖朝所爲殊科優擢。一試卽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派注百氏。絕遠章句之墨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啓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

岸畔。故由其藝。遂以通知古今而近於道。卽以助流政教。雖沈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其所長。要其人皆未易才也。汝猥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爲朝士所推。致書忤忤。勸之就試。意良厚。願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違於道。阿叔弱歲遊筮下。與時賢豪角逐游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術。而道心頗重於所慕。固有一率履不敢越者。以是爲學之本也。頃聞明詔。未嘗不爲天下之績學者慶。又未嘗不爲己之處地與勢惜也。蓋欲阿叔之就此選。其不可乃有三焉。夫工文求舉科名時事也。希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簪。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旣倚仰可自安矣。則益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強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爲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能。能免高人鄙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己未開是科。亦并及失職之臣。當時但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天子親主之。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試於督撫矣。此在朝廷恩意闊徧。必俾之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爲避就。阿叔忝竊侍從。在詞科。屢經御試。曾邀殊恩。受救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尙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吮唔。塗鴉於戟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慚之博學鴻詞爲也。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爲其道乎。爲其藝乎。藝亦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爲道。而聖意則有微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不致格於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實。卽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敬君之誠。蔑帛蒲輪。古來徵隱遜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遯之跡。爲慕道之人。猶懷鉛挾槧。角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遯乎。此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君子。道洪德滋。而學淹貫。雖竊居不得志。而期於出而有爲。致吾君吾民於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願也。曷嘗以學之淹

貫爲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友教士大夫爲樂哉。然往往事會所際。長慮卻顧。卒於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則不固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臞。果於忘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達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矯激以自異。固於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於道無敢苟而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詡喋喋。外道以自高也耶。汝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愚言質之。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心之同然者道也。況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來書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於前。嗟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前期。然神通於思。苟卽愚之三不可而擴之。是亦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特布區區。期在遠大。北望遙懷不盡。

## 答某君問日本禁止教科書

梁啓超

內地影響。隔膜情形。乃至如此。實我輩所不及料也。此事之起已數月。本報因其與我國無甚關係。故不論次之。今烏得不略述一二。此事日本報紙無日不登。所謂教科書收賄問題是也。日本各學校所用教科書本須由文部省鑒定。去年因有某處女學教科書。內中一二條迹涉誨淫者。爲某報所訐。於是議論蠱起。咸咎文部省之失檢。漸查出有收賄證據。各報攻之愈力。詆各省書肆以販賣教科書爲業者。率有所請託於文部省之檢定官。此盡人所久知者也。又不徒請託於文部省而已。彼出一書欲其銷行也。則賄囑各處之視學官。各校之校長教師。使用其本。而因以獲大利。盜教科書「汗牛充棟」。率皆大同小異。用此用彼。一惟視學官校長教師之所欲。故書賈以此爭捷足焉。此亦日本社會腐敗之一端也。初時政府猶欲隱忍。後因各報攻擊。不

遺餘力。迫於輿論。不得已而澈底究辦。至今此案未結。逮問者已千數百人。皆書賈與視學官校長教師之類也。而高等地方官。亦有多人。此事大快人心。各報何不平之有。近且專以此爲攻擊政府之口實。謂文部大臣不能辭其咎。將來或因此案而現政府爲之動搖。引罪退職。以謝輿論。亦未可定。此等事。正可爲日本民權發達之明證。而申報及內地人所揣擬。何其相反也。

## 復劉古愚山長書

梁啓超

二三月間。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摺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惟於啓超獎飾過當。非所敢受。徒會慚愧。啓超鄉曲陋氓。於一切學問。懵無所習。行年十七。始獲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門。略聞古今治法。及中外變故。而學問既淺。閱歷尤寡。自撫歎然。烏敢語天下事。雖然。嘗聞之南海之言矣。學者所以經世也。學焉而不憂天下。無寧勿學。又曰。天下之事至鉅也。至賾也。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振救之。雖大賢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廢。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雖有綿質陋學。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則未嘗不可以有補於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極知無當。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而已。乃者強學議起。海內志士。頗跂息輻集。謂庶有瘳。旣而言者所沮。綿繆未定。遽以輟散。今殫精竭慮。一載有餘。思復舊業。合大羣。拯大禍。終未克逮。固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世變之莫究也。啓超自交李孟符。得諗先生之言論行事。以謂苟盡天下之書院。得十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也。人才者。國之所興立也。而師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於講學。講學之道。莫要於得師。書中謂今日顯禍。固在東南。隱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嚮嘗竊竊過計。謂吾西北腹地諸省。風氣閼隔。人才乏絕。恐不足以自立。今獲聞先生之餘

論則矍然起。釋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東南諸省。蓋不救矣。沿海膏腴。羣虎競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不及五載。悉爲臺灣。割棄倉卒。呼號莫聞。雖有堅銳。祇增盜糧。雖有智勇。束手坐斃。然則居東南而譚富強。其猶過屠大嚼。雖少快意。終不得肉。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羣跡尙罕。地利未闢。涎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萬一上京有變。則六飛行在。猶將賴之。故秦地若立。東連晉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國一旅之興。必在是矣。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股不易。織造致恐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欲糾大衆立公司。以興地利。無論何事。想皆不易就。權宜之計。莫如興小農。勸小工。如蘿蔔之糖。葡萄之酒。畜牛製乳。牧羊織毯之類。費本不鉅。盡人可行。及其既盛。獲利亦可無量。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銷到美國者。值八千萬美元。然則機器固爲富國第一義。然必謂舍機器之外。而卽無術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纖極瑣。如草帽邊者。猶且爲出口貨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擇西人喜用之物。與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樣。擇數類而廣製之。雖手造遲鈍。不猶愈於已乎。勿謂其小。苟用者廣。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國有以飼雞爲業。而數年之間。至百萬者矣。故小農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於是。則此間續譯此類之書。留以次寄上。以備採擇。其舊譯格致彙編。西藝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與地相適者而仿行之。亦興利中應有之義也。若地物旣漸闢。則轉運一事。實爲通津之大道。河輪馬路二者。苟能舉其一。以達於近江。其所補益。實爲無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爲主義。近歲各省學堂之設。所在皆有。其爲法也。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似得其本也。雖然。欲講學者。莫急於擇師。今之學方言者。以西人爲師乎。則貧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卽或能之。而西人之旅華者。大率傳教之士。不學無術。亦烏足以爲人師也。卽或能之。而言語不通。情意不達。烏在其能傳授。

也。以華人爲師乎。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如斯而已。於西人之政事學問。非有所知也。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粗識華文者而已。欲講中學。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雖五尺之童。猶知其不行也。然則欲講西學。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寧非惑歟。徒使學者沾染洋習。捐棄大道。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東家效西子之顰。」故步盡喪。益形生醜。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殆類是矣。故啓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其爲學也。以公理公法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縹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用其所學。學其所用。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變法之始。卽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強也。中國開學堂數十年。同文方言之館。所在有之。而其爲學也。不出於繙譯通事。是以弱也。啓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尙書易兩湖書院。專課政學。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今秦中興學。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運丁絕續。左衽交迫。淪胥靡日。必使薄海內外。知孔子爲制法之聖。信六經爲經世之書。信受通習。庶幾有救。先生以耆德碩學。悲憫天人。一言提倡。士氣振變。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新學僞經考。四上書記。各呈上數本。此皆先生嚆矢之書。自餘諸學。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數種奉獻。亦略見一二耳。同門諸子。頗有所撰述。專以經學諸子學言經

世者。秋間或可刻成數種。當以就正。拙撰西學書目表。淺陋已極。既承相愛。亦以奉塵。尙乞教之。南海先生頃游各省。所至講學。欲以開風氣。覺後賢。以救天下。去冬遊桂林。開聖學會。祀孔子。譯西書。桂士咸集。殆將大振。秋間將遊湖湘。入巴蜀。來年二三月間。或取道秦晉。以如京師。彼時啓超或能從遊。當可暢聆教益。今之中國。既如累卵。而東南沿海各省。益復朝不保夕。雖自竭其股肱之力。誠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滄海」。倏忽已淪。故竊用憤懣。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以共搢之。尊省振興之事。幸時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誠。力扶危局。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所懷千萬苦未盡吐。容俟續陳。

### 上粵督李傅相書

梁啓超

合肥相國年伯大人閣下。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并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並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感心。以爲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城外。以沒世耶。啓超自願愚陋。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雖然。公之所以待啓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啓超者。不可謂不深。每一念及。無以爲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啓超者。在是。啓超所欲遠以報公者。亦卽在是。故敢竭盡其愚。惟垂採焉。竊以今日國勢之危蹙。朝局之糜爛。雖五尺童子。猶識隱憂。明如我公。豈其聞之若斯者。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然啓超竊觀公之所以自處。一若於地球之大勢。舉國之民情。尙有未了了者。請爲公姑述其一二。自甲午以來。割臺灣。割遼東。訂中俄密約。助西



伯利亞鐵路之速成。割廣西甌脫之土司。割膠州。割旅順大連。割威海。割九龍。割廣州灣。與俄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法國定兩廣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若此者。皆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事件。與舉國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凡此皆不能盡指爲公之罪。亦未必盡出於公之意。而要之自經此諸役以後。中國已非復中國人之中國。則萬目所共見。而百口所不能辯也。譬我有宅於此。甲乙丙數隊大盜入其堂。與點驗其財物。曰某室之物。甲所有也。某院之物。乙所有也。某堂之物。丙所有也。又從而毀其垣。又從而踰其戶。若是。則此宅尙得謂我之有乎。彼之不卽持去者。特需時耳。所需者何。則所謂投骨於地。羣犬必爭。兩虎相鬪。必有一斃。秦西諸國。數十年來。汲汲於增修軍備。日日以彼此兵力。互相比較。使常足相敵而不肯少讓。而以近時鎗砲之進步。交戰一刹那間。可以流血漂杵。故各相懼而莫敢爲天下先也。中國所以得延殘喘於此五年間者。皆以此故。然而有虎狼之俄。拊我背而扼我吭。及西伯利鐵路之旣成。必無從向走無常而乞餘命。不待智者。固已知之。然使僅如此。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後也。然地球大勢之所逼。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以叢爾之杜蘭斯哇。乃使持盈保泰。不輕用兵之英國。忽焉張旗鼓以向之。不寧惟是。英人一敗再敗。而至於彈獅子搏兔之全力。傾舉國之兵。不足而悉索之於屬地。借助之於友邦。不寧惟是。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而德人助之。以利害之關係也。而法人助之。於是飛天之火星。遂不得不超撒哈拉沙漠渡地中海。而撩亂於歐洲。啓超竊疑此書達於公之目之時。英德法哀的美敦書之電報。亦隨而至。未可定矣。因德法而及俄。因英而及美。日此又人人所同見者也。果爾。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將盈地球中。皆硝煙彈雨。嗚呼。實千五百兆人人股慄之時代哉。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不知有天地間事。此等局勢。非所聞也。卽或聞之。亦以爲鄉鄰有鬪。於己無關。或且

謂強敵相殘。是我之福。殊不知今日之問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今日之戰場。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而所謂飛天火星者。曾不轉瞬間。已紛紛已集於我屋梁。我櫺戶而莫能救也。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慮相爭而憚用兵耳。今兵氣一動。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而欲免其難。譬之猶放羣羊於藪澤。而望已發威之虎。憐而活之也。以啓超論之。中國之存亡死活。即在歐洲列強酣戰之時。列強兵事始末之日。即中國生命定奪之日。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以我公之洞識時務。幕府多才。試一審思討論。當亦謂其無以易也。外禍之逼。既已如此。當其境者。宜如何戰兢惕勵。上下一心。國民一體。合全國之人才。修一國之整備。乃今也。內顧朝局則何如。皇上在位二十餘年。薄海愛戴。變法三月。百度維新。掃千年之積弊。爲萬國所欽誦。曾有何罪。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國家多難。賴有長君。廢此英明絕世之聖主。而舉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儀。以爲傀儡。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今雖未敢易位。但言立儲。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啓超筆下所欲言。未必非公心中所欲言。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卽果云立儲矣。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言及太子二字。儲武金鑑一書。舉朝內外。袞袞諸公。豈未嘗一寓目耶。而所謂大阿哥溥儀者。從何而來。祖宗之法不可變。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不知大阿哥溥儀之僞諭。爲守祖宗之法乎。爲變祖宗之法乎。從古亡國。皆有成例。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而刻意摹倣之。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詩曰。「鳴鴉鳴鴉。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啓超誠不解持此事之人。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祖宗。有何冤業。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有何仇讎。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而忍於下無類之毒也。彼輩以百千朝億之怨毒。集於康南海之一身。與其黨人。夫以二十餘年仁慈智勇之皇上。且若是矣。康南海何有焉。其黨人更有焉。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不足。則又賄託萬國。欲借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勝之不武。不勝則不止爲笑矣。啓超以爲不殺南海。則天下

僅一南海耳。殺一南海。吾恐天下之南海。將千百出而未有已。雖欲殺之。又可盡乎。卽如啓超固不才也。曾不足以及勞彼輩全力之顧盼。然竊自忖度。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譚復生之言曰。「魂當爲厲。以助殺賊。」所謂魂者何物哉。卽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今且勿論此事。竊聞自去歲以來。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聖安。及歸政之事。聯名以萬數千計。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爲義民乎。爲莠民乎。夫此商民者。餬口四方。子身萬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係。旣已絕少。雖南冠之未改。已漢臘之幾忘。乃其於今上。不知何故。愛之慕之。如赤子之戀慈母。此豈非直道在人。而天性同具者耶。聞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實爲勸諭此事。果爾。則公持節所及。欲作何語。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公之所受於彼輩者。豈不曰兩宮和好。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啓超請公捫心自思。皇上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請公拭目一視。立儲之僞。上諭爲何語。而兩宮和好之言。顧忍出諸口耶。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天下之人。豈皆師曠哉。大丈夫有死而已。斷不能向衆人前作昧本心之言。啓超竊料公半世英雄。未必有靦面目。而作此巫媪媒婆之醜態也。若所謂聽人煽惑者何人哉。則必以康南海及啓超爲罪魁矣。夫一年以來。南海在加拿大。啓超在日本。足跡未嘗一至他地。公所知也。而美屬數十埠。南洋數十埠。乃至澳洲暹羅散布全球。風馬牛不相及。雖欲煽惑。曷從而煽惑之。彼輩必曰。我等以信函文字爲煽惑之具也。啓超若辨信函文字之有無。雖累千言。彼等固不之信。藉曰果有之矣。而彼輩不嘗日日有僞上諭。處處有告示。以與吾輩相抵制乎。而何以政府之上諭。官吏之告示。曾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函。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彼輩若一念此。可以瞿然自省矣。又頃者聞海外各埠。相率立保皇會。而所至公使領事。出示禁之曰。是康有爲輩所立也。曰爾小民皆有家屬。宜自念之。勿聽煽動也。啓超從報紙中。略見其告示之一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夫皇上豈康南海一人之皇上哉。康

南海之愛戴皇上。固也。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不使更有一人愛戴皇上也。彼輩日日有欲死皇上之心。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盡同於彼之所欲。是何異螻蟻嗜糞。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圍鬪也。夫保國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當賜級。而立弑皇會者必當封侯矣。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彼輩則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海外商民立保國會。則彼輩亦將曰。保皇上不保太后。深文羅織。何患無辭。夫使大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則保中國卽所以保大清。使太后而果與皇上一心也。則保皇上卽所以保太后。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別太后於皇上。吾不知其何解也。己先自分別。而欲人之不分別之。曾亦思「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嗚呼。啓超觀彼輩視然食皇上之祿。服皇上之官。而敢於明目張膽悖倫逆理。出告示以禁保皇。而歎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不止剛毅一人也。至於小民各有家屬。各自愛之。夫何待言。小民惟知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故愛戴皇上。其保皇之心。卽從其保家屬之心而發生。非有二物也。夫九龍廣州灣。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今者祠堂被燬矣。墳墓被掘矣。鄉村被炸矣。財產被奪矣。妻子被淫矣。苛政之猛。猛於虎矣。人命之賤。賤於蟻矣。家也何在。屬也何在。長官如愛我家屬也。則宜爲我保之。彼已割者不可追矣。其與割爲鄰者。亦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後必有「噬臍無及」之憂。不知爲民父母者。何以待之。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卽爲今日禁民設會之人。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無怪乎民之皇惑。而嘖有煩言也。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古訓有之。「罪人不孥。」今日地球萬國。苟非三等野蠻不入人類之政府。從未有一人得罪牽及他人者。卽使果有罪矣。其於家屬。尙不能有一毫之關涉。若民人之忠愛皇上。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則按之大清律例。果犯何罪乎。雖

以問諸出告示之人。當亦無以應也。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以爲人心之易欺。而官威之足恃云耳。不知商民久歷外洋。其受他族凌辱。蓄怨積憤也。已極。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強。速蘇困阨之心。如滿爐熱火。勃勃不可壓制。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無不由民間愛國之士。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萬口一聲。萬目一的。萬衆一心。萬心一力。夫豈區區無理取鬧之官威所能恐嚇。以啓超所聞。海外五百萬人。其瀝血誠以傾心於皇上者。十而七八。若欲問其家屬也。以家八口計之。亦當有二三千萬人。閩粵兩省之人。當逮問者。過半矣。不知彼輩何以處之。方今外患然眉。伏莽滿地。雖設盡方法。固結民心。猶懼不濟。而猶復從而騷擾之。逼迫之。驅而納之於冤霜憤泉之間。古語不云乎。一怨毒之於人甚矣。一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必有百折不同之心。置利害禍福於度外。雖質太公。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雖脅徐母。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而爲官吏者。猶復搏而躍之。激而行之。此伍子胥所以撻平王之墓也。嗚呼。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雖然。啓超竊嘗爲我公計矣。公雖然爲西后所眷。然廢皇上。非公之意也。而榮剛諸逆賊。又忌公之望。而與公不相容者也。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啓超亦諒公之苦心。而不爲怪。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一可殺可生。不當爲人作荊卿。一公試一自思。卽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荊卿。於公何利焉。公位極人臣。名滿天下。今行年且七十餘矣。皤皤老翁。復何所求。今以末路晚節。乃更欲屈身於逆賊。所擁立九歲乳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僞朝。且從而爲之效死力。竊計公他日之位置。不幸則爲李斯之轅轅。爲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王祥之作晉太傅。而於公究何利焉。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一公試受生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一啓超竊願公三復此言。而思所以自處也。抑啓超所欲言。猶有進於此者。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公試一讀西史。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爲民權之世界乎。彼美與法。不待言。

矣。若英、若德、若奧、若意、若日本，皆以民權而強者也。惟伸民權，故君主之位，益以尊榮。是以有國者而欲固其位，則莫如伸民權。有官者而欲保其祿，則莫如伸民權。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國權一失，而國民之身家性命，隨之而亡。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而中國憂時之君子，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誠有鑒於今日天下之大勢，而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倡民權之人，其心地最純潔，而必無一毫利己之私心存乎其間。其所求者，惟在伸權。權一伸，而「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爲君相者，如遇民之爭權也，其所以善待之者，惟有一法，曰：因而伸之而已。英國與日本是也。今者英皇、日本皇之安富尊榮，世男莫與京也。而冥頑不靈者，從而壓制之。夫民權之爲物，豈可壓制者耶？不觀於水乎？愈壅之則其決也愈甚。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利尼黨，法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場，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彼美國與法國，苟非壓制之已極，而至於萬無可伸，何至經八年之血戰，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而變爲民主政體乎？合英日與美法前事觀之，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爲民上者宜何擇焉？凡此所言，皆近百年來之事實，而世界得失之林，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號稱識洋務，宜能知之。若猶不信，請以啓超之所舉者，質諸幕府之西人，當必謂其非誕言也。今地球大勢之所逼，使我中國民權之機，不得不動。「月暈知風，礎潤知雨」，數年來之消息，有識者皆知之矣。此後其機之動，日烈一日，有盛無衰，有進無退。此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而今日執國權者，猶瞽於大勢，闇於利害，欲壓而激之，不知愈壓之，則其爆發也愈烈，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而復從而燬之也。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欲逆時勢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見摧碑。如仰天自唾，徒污其面。民權者，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爲灰塵。」

天下人猶將掩鼻。」張氏模稜賤儒。不足道矣。至於我公。則豈宜聞之。公若尙不悟。而欲以壓制爲得計。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口且然。而况於防其心。防其氣者耶。公辦之愈力。則愈益。「爲叢毆爵。爲毆淵魚。」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恐公之玉體。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啓超之爲此言。固非以危詞聳聽者。蓋此理此勢。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知公之必不我信。雖然。因公之相愛。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若啓超者。則萬里亡人。瀕於九死。毫無勢力。固不待言。中原之事。豈敢過問。凡所云云。固非欲恐嚇我公以求自免。何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寬也。若公之所囑。使其望精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已感之。而亦有不能解者。何也。蓋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或有用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若啓超自爲計。既爲四萬萬人之一人。卽中國絕我。我固不忍絕中國。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曰有。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權之公理。順地球之大勢。以導我四萬萬同胞。使進於文明。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卽啓超所以報效國家。亦卽啓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抑又有附陳者。公今度之督粵。朝旨所在。雖非逋臣所敢言。然粵中承前督廢削頹弛之極。而公繼之。「赫赫具瞻。」粵民之所以責望於公者。不一而足。公之所知也。竊讀報紙。見幕府所徵集者。類皆聲名藉籍。千夫所指之人。此輩平昔之輿論。公未必不有所聞。或者使貪使詐。別有權衡。雖然。僉人勿用。昔賢所誡。聞諸道路。頗不免有一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憂。啓超竊爲公計。公之不理於衆口也。亦已久矣。啓超望公自今一雪之。不願公之從而附益之也。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此區區者。更何足曉曉乎。姑一言之。待公抉擇而已。啓超以負罪亡人。本當引嫌自遠。但以公旣殷勤垂愛。不可無以爲報。「可與言而不言。」非所以待公也。而此書所言。又知其必不爲公累。故除郵寄鈞覽之外。更布之於各報館。幸勿

爲怪。熱血在腔。隨筆空湧。恐貴人事忙。不能看爲長文字。故略陳一二。不盡所言。

## 上鄂督張制軍書

梁啓超

南皮尙書閣下。嗚呼。往事已矣。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從前之交誼。既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啓超。抑啓超亦絕閣下也。雖然。交雖絕。然尙有不能盡絕者存。則以中國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皇上者。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皇。坐是之故。啓超與閣下私情雖絕。而公義未絕。故今者於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之際。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進於閣下。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願請始讀終篇而一自省焉。去臘二十四日之偽詔。閣下曾見之否耶。此詔之爲廢立。天下人皆知之。皆痛之。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卽西人東人亦莫不皆知之。皆痛之。閣下旣依附逆謀。必有飾詞以處此。曰。是建嗣也。非廢立也。云爾。夫此事之始末底蘊。彰明較著。人人共見。本不待辯而明者也。雖然。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與閣下論大義。窗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以巧爲彌縫。今請仍「咬文嚼字」爲閣下一言。光緒五年閏三月。廷旨以吳可讀死練一疏交議。有一摺洋洋千餘言。陳說吳氏所未及。慮有三事。非閣下之手筆耶。啓超猶記其第一事。謂「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爲一。將類建儲。我朝列聖以立儒爲大戒。高宗九降綸音。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知建儲之有背祖訓矣。又知預定嗣子之卽爲建儲矣。若今次溥儀之立。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二事。謂「前代儲貳。讒構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跡。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云云。然則當時閣下之意。欲早定嗣子。易生嫌疑矣。夫以皇上親生之子。有承繼之形跡。



猶易生嫌。而况於橫自外來之溥儀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其第三事。謂「天位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爲宗社計也。此時早定。豈不太驟。」云云。是當時閣下之意。以爲皇上雖生有皇子。但使皇上一日生存。則一日不必定繼統。若定之。則太驟也。夫皇上卽生有皇子。而早定之。尙且謂爲太驟。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獨非太驟耶。何閣下昔日慮之。而今日不及慮也。閣下摺中又有云。「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事實。則儼成一建儲之局。」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去臘僞詔未數語云。「謹當抑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嗣。」云云。閣下最精訓詁之學。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有何分別。以此爲彌縫掩飾。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今豈其遂忘之。閣下摺中又有云。「在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啓超每讀此數語。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善於陳詞。乃去臘僞詔。詭名於預於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藉口於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而閣下顧噤若寒蟬。未聞一伸前說。何其無記性歟。抑無血性也。凡以上所錄。皆閣下摺中原文。夫有一字增減。啓超竊以爲卽以此摺上之於今日。雖不能收格心之效。仍不失爲正名之言。何意前後歷二十年。閣下位已尊矣。名已高矣。遂乃一口兩舌。食言而肥。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今日可慮之事。視前此加十百倍。而忽然安之。又從而暗助之。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正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次之變。實爲廢立而非建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卽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而閣下之口必不服。故卽如閣下之意。謂不過建儲而已。而閣下之不諫建儲。其罪已不容於死。嗚呼。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

欺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李子堅與胡廣趙戒一書。願閣下日三復之也。吾啓超此次移書之意。又非故爲「嬉笑怒罵」。以快洩其積憤云爾。今日中國之命脈。繫於皇上。而皇上之生命。懸於北庭諸逆之手。諸逆之與皇上。不兩立也久矣。前年之變。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一年。去臘之變。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而皇上之命得延至於今日。願皇上一日不去。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勢成騎虎。豈肯罷休。今者峴帥已去任矣。蓮珊已被逮矣。逆賊心目中。已無疆臣。已無輿論。自謂橫行天下。誰敢奈何。禪讓之詔。不出於期年。鼎湖之痛。卽在於眉睫。閣下如自外覆載。甘心從賊。屈膝於孺嬰之下。乞憐於操莽之朝。夫復何言。若猶有一綫之天良。眷念神州。顧戀舊主。上畏旱天之視聽。下思良史之褒貶。則「羊亡補牢」。今猶可及。日暮途遠。更不容遲。若能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側之惡。奉太后。願養耄年。輔皇上。復行新政。策之上者也。如是則閣下之威名。當輝於五洲。互於萬古。卽不爾。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近之。效法劉制軍岑廉訪。經太守之愚忠。以一紙之封事。謝天下之責望。身旣膺兼圻之威。言卽有九鼎之重。亦可以寒賊胆於萬一。拯君難於須臾。策之次者也。雖然。啓超雖言之。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知閣下之必不能行。而猶不自已於言。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何也。亦曰。全軀而已。保位而已。然以啓超計之。閣下靦然。渙然。茶然。爲妾婦之容。以媚逆賊。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遂果得乎。彼逆賊者。遂能撫閣下如螟蛉。象閣下如犬馬乎。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側聞去臘。今春曾兩次電召。閣下而又中止。此何爲乎。臺官交章彈劾。特派欽差查辦。此何爲乎。怒擲報效之七千兩。嚴旨申飭。詞意俱厲。電報瑣費。斷斷然與閣下計較。此何爲乎。閣下奴顏婢膝。以向諸逆。諸逆豈能推心置腹。以待閣下。况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閣下之肘腋。聞諸道路。頗有謂閣下實授意假託。將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閣下隱寓深意。尤有不可聽聞之語。啓超固信閣

下之必無是事。無是心也。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倫。豈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雖然。彼諸逆之視閣下。實儼如一敵國。閣下今日之地位。如以獵人而向羆虎膜拜。其幸能免乎。其終不能免乎。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欲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瘤。卒至進退失據。身敗名裂。後世諡爲至愚。千載指爲奸佞。翻雲覆雨。究何益乎。居恆讀史。至胡廣。孔光。馮道故事。孰不憐而笑之。嗚呼。其無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啓超萬里投荒。一生九死。頭顱聲價。過於項羽。俯仰千古。亦足自豪。鉏麇滿地。日日可死。雖然。但使一日立於天地之間。則一日不能忘中國。忘皇上。西風殘照。漢家之陵闕已非。石爛海枯。精衛之冤誠難改。蹈跡東海。昔昔猶夢長安。移文北山。字字不容假借。不辭瘖口。更瀆清塵。孔子曰。「可不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知罪矣。

### 與劉光漢書卯癸

章太炎

昨得手札。並大著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憂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敍錄。以駁申受之議。辭繁不假具述。至以中壘以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問。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卽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傍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

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無魯學。異夫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字蓋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摛釋古義。斷在斯文。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多求異。侍中兼之。亦中已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待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客唯阿。兩可。至夫古義無微。而新說未繫者。無妨于疏中特下已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宇之述易。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矣。舊疏攷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懇懇也。大著駁太誓答問。條理明選。足令龔生銜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下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卽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土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未審尊旨然否。大著小學發微。以文字之彙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會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爲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匕鬯」。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此皆往

事可驗者矣。尊著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亼。夷字亦作亼。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眞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兀彳同字。而彳字特訓仁人。則彳亦卽夷字。下體詰誦。象夷俗踳踳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然比况。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部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卽家君。君卽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尙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卽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眞豁然確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 與王鶴鳴書

章太炎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祕藏。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八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王侯。名不耀顯。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諫當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卽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一儒以道得民。一鄭君曰。一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一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卽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薄。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

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撻撫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尙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尙。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亂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尙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邱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綫。言先黃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篇。一子豪猾。一子齊民。此爲後癒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尙辭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謹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藪曼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爲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自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怨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龜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卽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爲衆。苟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世如是矣。足下云學校雖劣。猶癒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

日衰。凡朝廷所闡置。足以干錄。學之則皮傅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昉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榦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篋。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窶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也。章炳麟白。

## 與孫仲容書

章太炎

仲容先生左右。得書並周禮正義一裘。謹振董再拜以受。發書在去歲八月。至五月朏始達。自昔未侍先生杖履。既遭黨錮。修謁無緣。並賜書亦濡滯半歲。喜益悲矣。承以古文三條見示。精鑿瑰琦。足補漢師之闕。皋本作𧈧。二十年未覩本字。歟。自先生發之。麟始知說文吳字。訓大白澤。非淺人妄改。乃古文借吳爲𧈧。叔重誤切吳爲本字耳。皋澤二字。本多根殺。說文言吳。古文以爲澤字。本草廣雅。澤蘭兼得虎蘭之名。疑本亦作皋。借皋爲𧈧也。舊學放失。怪說昌披。近有欲以萬國新語。改漢士文字者。麟方作駁議一篇。以世人多謂漢字難知。故復新定紐文韻文。令蒙學略知反語。已屬虞君轉呈。其有慳謬。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後。近復附以新知。隱括就墨。爲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十篇。俟再印行。便當就正。前書闕失尙多。先生有所誨正。幸卽見示。名原七篇。何時出版。渴望賜閱。若昏夜之待明星。海內奇碩。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一靈光巋然。一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爲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願存精神。加餐食。長

爲鄉土表儀。幸甚幸甚。麟以寡昧款啓之身。荐更變患。學殖荒蕪。無可自慰。內省素心。雖能堅守舊交。不惑時論。期以故訓聲均。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雖並世目爲頑固。所不辭矣。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後。有疑滯。復當以書請益也。

## 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章太炎

長素足下。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謂中國祇可立憲。不能革命。援引今古。灑灑萬言。嗚呼長素。何樂而爲是耶。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羣獸之聽。冀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爲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爲是妄言。在已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謹案長素大旨。不論種族異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雖然。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於是依違遷就以成其說。援引匈奴列傳。以爲上系淳維。出自禹後。夫滿洲種族。是曰東胡。西方謂之通古斯種。固與匈奴殊類。雖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夫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智果自別爲輔氏。管氏變族爲陰家。名號不同。譜牒自異。况於戕虐祖國。職爲寇讎。而猶傳以「兄弟急難」之義。示以周親襟坳之恩。巨繆極戾。莫此爲甚。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藉言天然。則禘祫海藻。享祧蠖蟪。六洲之氓。五色之種。誰非出於一本。而何必爲是聒聒者耶。長素又曰。氏羌鮮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略越閩廣。今皆與中夏相雜。恐無從檢閱姓譜。而攘除之不



知駱越閩廣。皆歸化漢人。而非陵制漢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嘗宰制中華。逮乎隋唐統一。漢族自主。則亦著土傳籍。同爲編氓。未嘗自別一族。以與漢人相抗。是則同於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別。歐美近制。亦許歸化。此皆以己族爲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今彼滿洲者。其爲歸化漢人乎。其爲陵制漢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髮纓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逸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崇飾觀聽。斯乃不得已而爲之。而卽以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若言同種。則非使滿人爲漢種。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卽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而可溷殺滿漢。以同薰藉於一器哉。時方據亂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長素二說。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復援引春秋。謂其始外吳楚。終則等視。不悟荆揚二域。禹貢旣列於九州。國土種類。素非異實。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遠方隔閩。淪爲要荒。而文化語言。無大殊絕。世本譜繫。猶在史官。一日自通於上國。則自復其故名。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至謂衣服辮髮。漢人已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不安。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將強迫以成之耶。將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國。被髮文身。墨子入楚。錦衣吹笙。非樂而爲此也。強迫旣久。習與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聞洪楊之世。人皆蓄髮。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師。摧陷洪氏。復從髻雍。是時朋儕相對。但覺纖首銳顛。形狀噩異。然則蓄髮之久。則以蓄髮爲安。辮髮之久。則以辮髮爲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若魍魎。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不問其是非然否。而惟問其所安。則所謂祖宗成法。不可輕變者。長素亦何以駁之乎。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而反譏有齒者爲犬類。長素之說。得無近於是耶。種種繆戾。由其高官厚祿之性素已養成。由是引犬羊爲同種。奉猊尾爲鴻寶。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爲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并其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其言曰。揚州十日。

之事。與白起坑趙。項羽坑秦無異。豈不曰秦趙之裔。未有報白項之裔者。則滿洲亦當同例也。豈知秦趙白項。本非殊種。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麾。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滿洲者。固人人欲盡滿種而屠戮之。其非爲豫會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趙之仇白項。不過仇其一人。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圖籍。操政柄者。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爲輿臺。宗支荒忽。莫可究詰。雖欲報復。烏從而報復之。至於滿洲。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則枕戈刺刃之事。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報復。猶復飾爲瘡。甘與同壤。受其豢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長素又曰。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於俄。印度之屬於英。南洋之屬於荷。呂宋之屬於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以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李翁孫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爲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卽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若夫政治不善。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立一條鞭法。納丁於地。永復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他日移變吾四萬萬人。必有政權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叢爾彈丸。未參內政。且福康安一破臺灣。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爵不過通侯。位不過虛名之內閣。曾氏在日。猶必諂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領。較其輕重。計其利害。豈可同日而道。近世軍機首領。必在宗藩。夫人君無爲。而百度自治。爲首領者。亦以衆員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孫之有事。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人也。階位雖高。猶之閹宦僕豎。而賜爵儀同者。彼固仰承風旨云爾。曷能獨行其意哉。

一條鞭法。名爲永不加賦。而耗羨平餘。納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無哭聲。而舟車工匠。遇事未嘗獲免。彼旣以南米供給駐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玄懽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湯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觀唐甄之潛書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則可知矣。莊生有云。「狙公賦芋。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朝四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况於廷杖離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整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赅貫木以挫辱之。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力主立憲。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欲言立憲。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舉其詔旨有云。「一夫失職。自以爲罪。」者。而謂亟亟欲開議院。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視天位如敝屣。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旣駁之矣。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濤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爲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閒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鐘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龔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殞。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非直墮壞。長素所謂拿破命第三。新爲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晏伏兵。擒議員百數。及知名士千數。盡置於獄者。又將見諸今日。何也。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

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妥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御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睽近之地。羣相謹譏。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傑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勝是也。共驩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傑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長素徒以詔旨美談。視爲實事。以此誑耀天下。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謂魏晉以後。詔勅皆責成羣下。藻飾既工。事無不可。故觀其政命。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爲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於一皇。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使東三省尙在。而滿洲大長得以兼統漢人。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滿洲故土。旣攘奪於俄人。失地當誅。并不認爲滿洲君主。而何雙立君主之有。夫載此失地之天囚。以爲漢族之元首。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猶貴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際。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難。中道變棄。

乃反戈倒攻者。誠如是。則載活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况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雖然。如右所言。大抵關於種類。而於情僞得失。未暇論也。則將復陳斯旨。爲吾漢族籌之可乎。長素以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旛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闕普通武之請立憲。天下盡笑其愚。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長素雖與載活久處。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猶桎一體而他體。不知其痛也。載活亟言立憲。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爲酒。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獨視其志願。亦視其才略何如。長素之皇帝。聖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榮祿能造謠詠以聳人心。各督撫累經嚴旨。皆觀望而不辦。甚至章京受戮。已亦幽廢於瀛臺也。君人者。善惡自專。其威大矣。雖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讒嫉。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蹄覆之。今載活何以不能也。幽廢之時。猶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脫幽居之軛。尙不能轉移俄頃。以一身逃竄於南方。與太后分地而處。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則仁柔寡斷之主。漢獻唐昭之儔耳。太史公曰。一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無實權。不得以成敗論之。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何者。有實權而不能用。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與天下共憂。督撫之不能制。而欲其使萬姓守法。

庸有幾乎事。既無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驗。已衆著於天下矣。長素則爲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嗚呼。王莽漸臺之語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今之載活。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必若圖錄有徵。符命可信。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緯書尙繁。中庸一篇。固爲贊聖之頌。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嘗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天命者。滿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載者。載活爲滿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則建夷之運。終於光緒。奴兒哈赤之祚。盡於二百八十八年。語雖無稽。其彰明較著。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要之撥亂反正。不見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今以革命比之立憲。革命猶易。立憲猶難。何者。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爲多。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雖然。載活一人之才略。則天下信其最細矣。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坡侖者。吾所不敢必者。雖華盛頓拿坡侖之徵時。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坡侖者。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絕特之材。非中國今日所能有。堯舜固中國人矣。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種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極點。如華盛頓拿坡侖者乎。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于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命。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爲反唇相稽。校較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

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尙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勦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爲梟雄。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爲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徵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勦除官吏爲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爲其所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己爲主體。而西人爲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卽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卽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長素以爲今之言革命者。或託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爲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欲爲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爲多數。而不從爲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當。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值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覩精色。哀哀漢種。繫此利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天閱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爲奴隸。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

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爲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於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爲英人蠶食。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然使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耶。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爲蒙古所有。與爲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爲蒙古時代。後者爲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并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况絲延至於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絕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爲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於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現於印度。而不現於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者。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勢無可遁者也。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概然所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已爲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鄰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於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於腥氈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著蔡而知乎。若夫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是則然矣。



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認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而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藝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待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德之。若曰爲之馳驅効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其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擁護一姓。而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強。爲難能可貴矣。次卽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賤謙益之心。以爲忠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覆。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執志不屈。而仰藥割刃以死者。不可勝計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贊其保護。盡順天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武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遂。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鋤。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擘。以掃除其故家汗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夫以種族異同。明白如此。情僞得失。彰較如彼。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寧智不足。識不逮耶。吾觀長素

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偈義於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腹瞞於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於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爲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尙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腹瞞於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於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活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藉。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覬覦矣。長素固云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抑吾有爲長素憂者。曷日革命之議。譁傳於人間。至今未艾。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尙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尙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尙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爲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真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若長素能躍然祇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於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尙一轉移。不失爲素王玄聖。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於星霧。長素之書。尊臧於石室。長素之述。葆覆於金塔。長素之器。配崇於銅柱。抑亦可以尉薦矣。藉曰死權之念。過於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稿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爲天下笑者。何如哉。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曰。

## 與人論國學書

章太炎

上略。自餘稍有條法者。則多攘竊他人而沒其名。亦公理所謂三姦者也。及其自扞膺臆。糾葛不馴。虛張類例。以奮筆施評於先正。皇甫持正有言「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今之言國粹者。多類是矣。竊謂漁仲通志。實齋通義。其誤學者不少。昔嘗勸人瀏覽。惟明真僞。識條理者可爾。若讀書博雜。素無統紀。則二書適爲增病之階。漁仲所長。獨在校讎圖譜氏族數事。其他皆無可采。六書尤謬。實齋欲護其短。則云創條發例。未嘗與小學專家絜長短。若爾。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辭曲證爲耶。實齋雖少謬語。然其用祇在方志。內篇易教。以佛書本於義文。誕妄實甚。至謂象通六藝。取證尤庸。無異決科之策。且於文人作傳。則斥辨職之言。準是爲例。范曄作後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編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僭竊。王章上擬麟筆。獨於太玄潛虛。謂其非分。適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謂子長非作謗書。將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語亦諦審。至謂微文譏謗。爲賊亂之居心。寧知史本天職。君過則書。不爲訕上。又述朱元晦語。以爲離騷。不甚怨君。是則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遂臣失職。類能爲之。何當與日月爭光。而古今人表。列於仁人。孟荀之伍哉。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斯爲至言。實齋之論。徒教人以諂耳。其餘陋者。自撰文德。以爲新奇。不悟論衡。已有斯語。論衡佚文篇。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文氣出於魏文典論。而徒推本韓蘇。何其厚矣。古人也。至以莊子爲子夏門人。蓋襲唐人率爾之辭。未嘗訂實錄。莊生稱田子方。遂謂子方是莊子師。斯則讓王亦舉曾原。而則陽無鬼庚桑諸子。名在篇目。將一一皆是莊師矣。以藝文志平原君七篇。謂是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益。

質疑。因以名篇居首。不曉平原。固非趙勝。執文本注。謂是朱建。建與酈生。陸賈。婁敬叔。孫通。同傳。陸婁之書。亦在儒家。漢書明白。猶作狐疑。以此匡謬。其亦自謬云爾。昔人云。一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一學者。憙鄭章二家言。至杜祐。劉知幾。則鮮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樸質無華。劉亦精審。不作擴語。學之既非驟了。以資談助。則不如鄭章之恢宏。故其棄錄如此。由斯以談。亦見學人苟簡。專務竊剽矣。故其鋪陳流別。洋洋盈耳。實未明其條系。甄其得失也。陵虛畫局。有若蛛絲。較軫既多。中窾無實。言國粹者。固若爾率易耶。且牙僧持衡。猶知器物真僞。工甄良楛。今者鈔集雜書。采輯異論。虛實諦妄。一切無辨章者。此雖博若淵溟。亦奚以爲。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又見友人某教於杭州。以博觀濶覽導人。其徒有高第者。類能雜引短書。而倜然無所歸宿。以此二事。則知學無繩尺。鮮不昧亂。徒知派別。又不足與於深造自得者。世徒以是爲國粹。其與帖括房行。相去幾何。近所述左氏義。大致已了。尙未編次。敍錄一卷。昔已付國粹館印行。今次得劉子政左氏說一卷。新方言亦著錄訖。自謂精密。然皆履蹈繩墨。說義既了。不爲壯論浮詞。以自蕪穢。百年以前。學者惟患瑣碎。今則不然。正患曼衍。不患微言之義之不明也。

## 寄答陳恭甫同年書

許宗彥

立春日。奉到手教。惠讀大著五經異義疏證。何其閎深而博達也。其有功前儒。嘉惠來學。豈俟宗彥贅頌哉。頗怪祭酒司農。皆名重當時。而司農箋注之學。垂千載。如此書及鄭志。乃至湮滅不傳。待後人綴拾。抑又何耶。來教諄諄。勵其駑鈍。自非相愛之至。安肯爲此言。區區鄙懷。敢不悉陳之左右。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

彥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說。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爲之。至文章關乎時代。一代有一代之體裁。漢魏不能爲周秦。唐宋不能爲漢魏。此天地自然之運。或乃好高務異。輕近而慕遠。及觀其所爲。筆力尙遠不逮。有明作者。宗彥又竊以爲非。夫人之爲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尙。非善學者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方今篤志篤籍。埋首故紙者。海內不過數十人。其人好尙不同。各就其性之所近。不必一轍也。宗彥竊自惟生平。思過於學。而學又屢變。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久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說。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其去夏殷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而已。歎文獻不足。無以徵其言。至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若夫道之精者。章於天地。明於日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而聖人有所不能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以復仁義禮智之性而已。後儒稍稍得其緒餘。以淑身淑世者。不可勝數。宗彥竊有志於此。或有所會。便不虛度此生。然習非日久。嗜好龐雜。終無所成就。君子於其所不能行者。弗之言。今乃靦然陳諸知己之前。不勝慚汗。望閣下揜護之。勿語他人。以增其狂謬之咎。幸甚幸甚。

### 致朱亮生觀察書

許景澄

亮生三兄同年大人閣下。客歲仲冬。奉誦手書。欣稔一切。弟於去夏五月。在津致函。託桐師轉寄。今八月來

函未提及。豈猶未達耶。自去春尊簡致贈後。曾得一書。而未能確記何時。數千里之隔。通問已難。況在重溟。益增契闊之感。去臘有意大利之役。春正稍暇。正擬裁候。適二月初。拙荆病沒於使館。心志傷感。諸事廢積。緣是稽報。至以爲歉。弟去夏六月。甫欲渡洋。奉命會辦詳細條約。留滬匝月。法事決裂。復奉命往江甯助理防務。迨抵甯數日。復得總署電。令卽出洋。始於七月十八日附英船而西。九月二日。抵意大利之維尼斯海口。改由火車。一晝兩夜。而達德意志之柏林都城。李丹厓前使。承辦鐵艦二號。因製成稍遲。法釁猝作。阻於開駛。頗滋物議。旋得旨令勘驗工料。卽行接管。遂於遞交國書後。馳赴德之溪耳海口。歷登兩艦驗視。弟於製造茫無所知。臨渴探求。甚費躊躇。然兩艦甲厚礮巨。訂製頗爲妥善。不得以遲而沒其實也。仲季冬間。赴意奧兩國通問。意都爲羅馬。本教王所駐之城。法人留兵守護。布法之役。意主乘機入據。教王僅擁居一宮。此外號令。非其所出。教權大絀。然奉天主教諸國教王。仍有公使駐紮。仍列首班。教中徒衆。所以崇信教王者。自若羅馬一城。有三百餘所禮拜堂。其教王宮內一堂。則規制閎麗。極天下鉅觀也。奧都爲維也納。數十年前爲日耳曼盟主。聲勢最盛。近則布路斯爭爲合衆之長。奧主但并王馬加。雖稱大國。稍稍衰矣。德主年八十餘。政事一委畢司馬克所爲。畢之權勢。非惟主持德意志列邦。兼能傾動各國。英法俄皆不願與之齟齬。近年專在亞非利加澳大利亞占取屬地。現又謀擴高務。創立德公司船赴華。將與英爭利。其圖謀自強。尙惟日汲汲耳。中國與德交涉無多。故使務頗簡。惟前任兼辦閩廠學生肄業。及採購軍械。益以兩艦停泊事宜。頭緒甚繁。幸所兼義和奧三國事亦清簡。否則應接不暇矣。法議復合。一皆赫德密與總署接洽。并北洋亦不與聞。二月諒山之捷。巴黎震動。茹斐禮爲議院譁攻去位。諸部皆罷。擾擾旬日始定。而和局適於此時訂成。可謂差強人意。由此觀之。我之兵力。但能與彼相持。卽勝少敗多。在彼運兵運餉。已極費力。卽不能得志於我。尊諭謂仍王寅故轍。則惟馬江之

役爲然。後此臺北粵滇。實已粗能措拄。耕奴織婢。宿將與書生。豈得同日語耶。偕行同人。味笙外。有丁卯同年。台州王君子裳詠霓。餘五六人。或爲總署繙譯學生。或爲他人說項。均係生人。助理簿書而已。弟去夏得一女。似續仍虛。此次出洋。偕婦及長女隨行。不意二月二日。婦以半產猝逝。于役僻遠。遭此不幸。殊難爲情。從前西遊者。每豔述外國風物華麗。弟來此半歲。覺其宮室器用。園圃之美。一覽無餘。令人不戀。彼嘖嘖者。真俗見也。近來申報滬報。蒐敍中外事實。雖不足據。亦足以助聞見。執事若購致覽之。視友朋通函述事。詳富多矣。寄示書院條教。指陳遠大。爲文亦有雄直沛充之致。讀之如聞新聲。晉中河事若何。能便詳示否。相隔雖遙。然由天津文報處寄遞。必達無悞。時惠德音。甚爲延企。草率布復。再容續詳。敬請台安。不備。

### 致陳雪漁廣文書

許景澄

雪漁孀伯大人左右。辱去年十一月七日告。發函伸紙。甚慰翹結。塵累相屬。自秋徂冬。缺然無所陳敍。雖心路咫尺。而山川絲邈。思何可支。方今青達升震。朗景淑鮮。想冲明在襟。行止多福。帝京風物。蔚其曜新。迴念冢林。轉用眷慨。近以郡館岑寂。更復移徙。借廡下之寄。仍青甃之舊。每至良書獨擁。篝火夜熒。懷戀反側。於茲彌軫。二月初吉。擬遣僕南還。奉堂上以次航海入都。吳會浮雲。用慰瞻望。居大不易。未遑遠謀。恩科業無其舉。績學之士。政可藉此寬閒。實事求是。且於人才大局。誠多所便。否則登進日繁。位置日隘。失焉者窮途自傷。得焉者石田徒闕。亦何益矣。大婚諏期。聞係春月。宣册秋九。舉行中外。給用至累千萬。西北軍事。漸可底定。子方之官。可期鳴琴而治。達甫姊丈。以近布爲下帷。鞠錄餘暇。兼資明練。比所挾張。想益巨麗。蛾眉時樣。固尙規撫。當以先民矩程。扶質立幹。壹於色取。遷地鮮良。近禾中後起。相務剽竊。溝澮之盈。其涸立待。毋亦下走作之俑耶。

晉卿負米飢驅。平居徵逐。渺焉謝迹。行善自愛。豈直學問之益而已。掌上珠墮。未免有情。風月婆婆。勉奮神氣。書繪有復。不盡宣備。敬請崇安。

## 與趙南湖

許葭村

久不見碧梧翠竹之姿。每於月白風清。輒深神往。且以足下久不入直爲疑。近得阮昔侯札。知駕遊山左。種蓮楚邱者。已非一日。青萍結綠。到處爭售。所固然也。令弟才華意氣。滿謂嵇山獨鶴。足以振采雞羣。何期牙琴一摧。藁草已宿。令人感慨係之。弟初客遼西。旋遊津淀。今春復有平舒之役。年年壓線。依舊幫傭。良由村女蛾眉。難爲時賞耳。

## 復王禮園

許葭村

草草尊壘。正慚簡略。乃辱致書言謝。益厚吾顏矣。聞足下三宿而後出晝。金縷紅牙流連不置。何故春光一綫。竟不漏洩人間耶。尊照命題極雅。分明一樣凌寒骨。人比梅花韻更多。附滿庭芳一闋。幸爲拍正。朱提已收。但何亟亟乃爾。

## 與王九峯

許葭村

嵇生懶慢。魚素久睽。而夢雨離雲。未嘗不依依在抱也。雪窗無事。近履何如。便希一音寄慰。弟八年旅食。雞肋虛糜。秋間母病子殤。正作南歸之計。適得家報。因知慈竹平安。遂爾中止。惟念一枝秀苗。幻若曇花。他日言



旋。牽衣誰問。未免心爲之酸耳。

## 覆上汪尙書書

梅曾亮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聞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大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圖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悲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惡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

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 上方尙書書

梅曾亮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懷懷。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工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恐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 答朱丹木書

梅曾亮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

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不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 答吳子序書

梅曾亮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澁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

情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 與魏水叔書

彭士望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卽取閱。屬與士鈔之。更味晝反覆玩釋。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在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已。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詈。猶恐疲癯聾瞶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葛覃。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雷霆。凝爲怪電。動盪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和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譎。流爲稗官諧史。敵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琬琰易羊皮。終必爲明者所唾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卒死橫折。惟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爲徐王之失。卽朝宗諸小傳。亦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卽深自矜負。正其巧於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遞出。及其既過。彼我判

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誠。貫徹中際。其行文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彊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此士望與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 上嚴瀨亭副憲書

彭師度

某譚劣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襪線之才。待用於門下。承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懽。慰勞之切。意勤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途。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是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色沮氣慙。掃門爲慝。遂至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借不絕口。雖身在疏逖。又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爲盛事也。客況淪落。自傷不遇。無由屢望清塵。一吐肝臆。茲者失意成疴。渴思還里。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爲國之柄。敢竭其愚。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撫綏倍急。故欲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老。罣誤之遺紳。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縫掖。一無拔擢。豈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於夾袋中。而某則願有請者。

與其保現任爲超遷之階。寧若赦註誤爲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寧若收寒俊儲薪槁之用。況已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黼黻承平。不能經營禍難。惟草茅之士。掩抑困頓。其受苦既深。而老才益鍊。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勵。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疵。不堪蹉跌。又必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國家令嚴法重。知略有不當者。輒議罷斥。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翟璜之賞。不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卽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短長之人。適足爲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爲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負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敍。公孫起客館。海內士沛艾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醇謹。韓轅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畏奇拔。樂詭隨而惡質直。所由來矣。先生人倫璣鏡。能無破拘攣之見。申崇竑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分毫之逋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沈困里閭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遜。孝廉如計東董俞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此機會。陳其冤而舉之乎。如某者。跡弛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逢謠詠。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素。陳其區區。幸不鄙芻蕘。一加裁察。

## 答羅臺山書

彭紹升

書中論文與道源流分合之故詳矣。雖然。其於本末先後之辨。抑猶有未盡也。昔者聖人之於道也。既熟復於躬而自得之。懼後此之欲至於道者。替而迷其方。因卽其自得之實。宣之爲言。其言遠近幽顯。不可爲典要。而一本於人心之不同。然主於覺世牖民。範之於道而已。此文之所由立也。孔子旣沒。微言漸湮。羣弟子各私所見。離異其宗。子輿氏有憂之。述大學一篇。條目甚具。而其要莫先於知本。子思氏紹明之。溯大原於天命。著體道實功於戒懼慎獨。其末申言入德之方。稱引衣錦尙裝之詩。惓惓於闡然之別。其故可思矣。孟氏繼作。折衷羣聖。其言求放心。言先立乎其大者。其卽知本之謂也。孟氏沒。其傳滋益熄。漢唐諸儒。沿流溯原。各資所得。著書以自鳴。及究諸儒生平所守。與所著書。能不詭於聖人者。董氏而止耳。王仲淹氏亦止耳。自司馬遷揚雄以下諸子。其所著書。於道卽不盡無所見。要未嘗深明乎本末先後之故。實措於躬行。故於道時有所虧。明蔽雜半。徒使後之學者。眩其瑰麗。汨道而豔文。亟亟焉以空文爲急務。非不知本之過與。宋興。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晦翁。子靜諸先生。作實始抽聖緒。修明道教。其所資厚薄。與其得力淺深。固不能無小異。要其本末先後之辨。未嘗不同。而未流之弊。猶且騁虛談。溺誦道。二百有餘年。而陽明先生作。乃獨苦心畢力。擴清氛霧。揭致良知爲宗。一時之士。憬然覺寤。各思反求諸心。刊除枝葉。披尋其根柢。東廓念庵。景逸念臺諸先生。遞踵厥迹。精思密踐。矩矱益嚴。誠灼見乎道之不可須臾離。語默動靜。一息不存。卽遠道遠而曠其官。故超然拓無欲以爲基。而與無聲無臭會其極。以近紹周程遺規。上續孔孟以來之正脈。梟人心之所同然。以復返天命於穆之本。又豈語言文字所得而承當也哉。足下欲以馬揚諸子系斯文正統。則濂溪明道諸先生。將爲附庸與。抑

漫無差別。謂並軌而齊驅也。至若上下千百年間。躬忠信之質。履蹈繩軌。至行激發者。不可勝數。其爲三綱五常所系賴。顧不大哉。今僅僅以其詞之工者系於統。其德行修整文采不章者。將不得與馬揚諸子並。又非所以爲教也。且使後世之志乎道者。將由馬揚諸子之文。上追孔氏與。抑將由濂溪明道諸先生遺書。反求諸心而自得之。以衍孔氏之傳與。覺世牖民。其專任又奚屬與。當不待煩言而決矣。紹升於馬揚諸子之文。誠心好之。顧其夙昔所志。與生平用力之地。則有在彼不在此者。惟足下更有以教之。

## 與郭意城書

彭玉麐

意城仁兄大人閣下。遠睽塵論。倏又年餘。自去夏一函通候之後。奔波逐浪。不欲以塵雜撓高人清聽。候東故疏。知我者當不以此罪我也。而江天雲樹。梁月簾風。無在不神馳左右。遐想朱霞天半。逸致高超。撫序釐延。無容鄙人贅頌起居矣。弟於去秋九月歸里。只以清靜福薄。養疴未能。俗務紛投。愈多煩惱。入冬發血一次。豚兒扶疾出京。誤於醫藥。到家已成瘵。歲又云暮。百感交集。入春以來。賤恙心忡氣逆。舊創咯血。次第舉發。而兒病危矣。醫筌藥灶。是我生涯。悶獄愁城。從此鑽入。祇以命蹇德薄。遂使遭家不造。豚兒不孝。於二月廿七長辭膝下而去。弱媳幾以身殉。小孫尚在孩提。內無成童。外無次丁。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明知數定。何必喪明。伯道之悲。亦屬無濟。惟舍弟亦無嗣。年亦六十。拙性素不耐瑣碎。白米紅鹽。於寒士時卽未經理。今不獨男婚女嫁。累及老朽。而日用細故。亦須安頓。清釐。回首六十餘年。困苦艱難。一旦付之流水。人非太上。安得無情。茫茫心緒。如野蠶布絲。不能不惡劣也。其奈之何。以一乞退告病殘軀。奉命巡江。實以受恩深重。不敢辜負。勉盡臣職。圖報萬一。際此南蝗北旱。伏莽思逞。粵之全州。湘之平江。業經蠢動。時世維艱。長江防務。尤爲緊要。詎敢以私



廢公自深罪咎。只好將私家事。置之草草。料理亡兒喪葬畢。於前月二十八。束裝出巡東下。老病頽唐。精神疲憊。不堪言狀。湘中冬春連雨數月。陰霾不開。秧種盡爛。惟期五六月不逢魃災。歲熟爲幸。否則人心不古。其如多事何。恕翁侍郎。想已視學出棚。裁老觀察。意趣想如舊。累欲修候兩公起居。無如鄙衷多茅塞。興味蕭索。與其通問。搦管發牢騷。勞故人裁答慰勞。究不若望風懷想。寤寐思之。亦不失古人神交遺意爲佳耳。黼翁到浙。與會亦復不淺。我兄多一山水游友。剪燭西窗。錦囊佳句。想兩家皆壓折驢背。載滿烏篷矣。諸公皆天上人。謫作陸地仙。使我沈淪幻海者。梗斷蓬飄於驚濤駭浪中。搔首不能登公彼岸。憂心惕惕。我懷如何。茲以阻風荆江。公暇手此瑣瀆。肅請道安。秋末冬初。當抵虎林。晤教暢剖離悰。

### 致族弟述治學之方法

彭玉麟

悉近從質庵師讀。慧眼可賀。質庵爲人樸訥。學問經濟。比關閩濂洛。弟當聽兄囑咐。明師之益。三復白圭。三絕韋編庶可已。若徒一刺贅見。用以標榜門第。兄所深惡痛恨者也。來書喜作排纂文字。佶屈聱牙。得昌黎之形似。而尙有人間煙火氣。予近讀何子貞文。酷愛其拘很似半山。有傲兀不羣之慨。亦足覘其爲人矣。弟之一枝筆。非無倔彊不馴之氣。猶當戒其浮躁。宜多讀史遷文字。而力摹之。則病處可醫矣。承詢讀經祕訣。無他。兄但知攻苦能耐耳。堂上有訓。囑勿兼營並鶩。兄常奉爲圭臬。一字未悟。深思之一句未通。明辨之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偶有不洽於心。能窮年累月而爲之。務使一經通後。再讀他經。初生厭倦。近覺醇然。弟能彷彿我所爲。當有所妙悟耳。

### 致弟勸勿專事科場之文以自誤

彭玉麟

帖括爲進身之階。吾深恥之。第以承堂上歡。求祿所以養親也。竟優爲之。今吾得之矣。當求爲人之學。決不願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小題之中。弟素英俊能紹叔之箕裘。文氣近乃清爽異常。詩亦穩妥。但詞句中間有平沓不超脫。爲文家所忌者。宜痛改之。云讀史遷文。日有心得。可賀。可賀。蓋史遷敘事。縱橫闢闔。奔放崢嶸。各極其妙。願弟勿以一知半解。沾沾然自喜。當領悟文中奧旨。務使神與體會。則他日下筆。氣勢充暢。才情橫溢。有如火如茶之概。成就可期。切不可安於庸鄙。排剔敷衍。專求媚世炫俗。視顏於弔渡映帶之間。以考卷誤終身如兄也哉。蟄蛟前亦泥余改小考文。兄實快快。總之吾所望於族中子弟。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以自慰。文章不朽。傳之名山者多矣。闡墨試帖。趨時之技藝。必固求之。抑末矣。

## 致弟述學詩法

彭玉麟

聞弟酷愛吟詠。詩才清逸。筆與元遺山近似。但不可亂繙各家集。汨沒性靈。須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兄學詩。五古則規摩文選。七古則祖述昌黎。五七律喜讀杜作。兼求蘇黃。自不敢謂功夫深。門徑捷。要亦求吾之所嗜。隨性之所近耳。對於選本。萬不敢讀。以其不專。看之。反無把握耳。所寄近作。邇來以事極繁冗。祇批十之二三。然弟之旨趣。已爲兄窺測。願再勉於闡然尙綱之意。少年人大忌牢騷也。

## 致蛟弟論學書之法

彭玉麟

近閱來書。字體蒼勁。似柳州。可見致力已深。但兄謂弟之筆意。蒼勁處太覺瘦削。宜將顏真卿書郭家廟參入。魄力雄渾。似較沈著。樸實近鬻書自活。臨池撥墨。求者踵接。其所書直撫雲麾碑項背。超卓可喜。離弟家甚

近。盡訪之作師作友。都有裨益。兄近日託渠揮灑一幅。懸之中堂。朋從多激賞之。謂渠筆意孤高。百世後必與龍鵝爭譽也。吾家舊拓廟碑。圭角峭厲。存東廂笥中。此數十幅。爲我贈渠二頁。以喻欽敬耳。

### 諭子勸學文

彭玉麟

文章一道。能謙退虛懷者。而後能猛進。得實益。切忌自滿。以後作文。須求簡當。讀書工夫。不可拋荒片刻也。

### 致弟論修學方法

彭玉麟

余前遇曾帥。嘗語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吾弟之病。病在掘井太多。而皆不及泉。此後勿求博雜。當求專壹。况讀書之道。只有兩件事。一爲進德。一爲修業。進德以誠正修齊爲歸宿。修業以謀生自衛爲正鵠。農人竭耕耘之勤。雖歲荒必有所穫。商賈盡運輸之謀。雖積滯必有所通。士果能勉其所學。何患不食祿於朝。教授於鄉哉。所患者。但冀豐年。而不知稼穡之苦。但冀居奇。而不知貿遷之理。是與士之尸位素餐而無實學者。何以異。是以學戒旁鶩。學戒虛僞。吾弟知之。務必打起精神。專攻一經。專治一學。隨時隨地。以藝多不養身自勉。以曾帥掘井太多爲炯戒。則事無不成矣。

### 致弟論義理之學與考据之學

彭玉麟

弟以醉心考据之學。對於前函。有所責難。我恨不生雙翅。飛回家鄉。與吾弟當面愷切勸導一番。夫考据之學。未嘗不可炫世駭俗。自命淹博。無奈不切實用。何。西漢迄今。儒生各趨一途。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互相詆毀。

吾則專主義理。以爲學問在乎修齊。修齊在乎經史。經史之習學。但當研究義理。專一而不紛。所謂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雖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竊願意焉。嘗讀韓集。則目之所見。惟韓集耳。之所聞。惟韓文。諸子百家。汗牛充棟。而無所欲。非韓之外。無文章。乃守約而求其專耳。一集已讀完。然而再讀他集。行之數年。乃惜處世立身之道。而歎趙普以半部論語輔趙宋。非無因也。乃弟計不出此。文喜點染。章取堆砌。艷粧華服。非不美。庸脂俗粉。益形其醜耳。卽淵博宏深。亦不過爲雕龍。爲繡虎。非廊廟之器。非棟樑之材也。是猶農稼穡樸野而尙質。紈袴膏粱都麗而尙文。一爲民福。而一爲國蠹也。弟其熟思之。

### 稟叔述不敢苟取

彭玉麟

從來帶兵之官。輒多尅扣軍糧。私肥囊囊。近世何嘗免得。姪深愧不能禁人之不取。但求我身勿犯。部下雖皆聽命。一軍歡洽。奈僚屬中似不少內疚者。輒以意風示之。謂仰答聖恩。俯蓄士勇。要本良心做事。軍中有時因官俸艱窘者。焦思苦慮。形槁神瘠。輒怒焉憂之。僭以私祿贍彼家中。若向民間籌餉。當大亂後瘡痍未平。怎能說得出口。以重苦百姓。有絲毫妄取。便增極大罪過。近來不寄家用。卽爲此故。

### 諭玉孫論貧賤不足羞在立言立行

彭玉麟

呂坤語。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是以立言立行之外。尙須立德立功。人有一技之長。以自養。不求人以取辱。便是大丈夫。依賴成性。仰人鼻息。最可恥。童子鴻不肯因人而炊。便可敬。寥寥此數語。在汝信中見之。使我歡喜。稚年已悟道。他日必能光吾門楣。今特寄汝白銀十兩。作買書佐讀之需。

昌黎文集全部。每日須看二十頁。勿間斷。近來世道人心大變。深似貨殖傳所云。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噲菽飲水。那得不亂。但是經此浩劫之後。貧者行素而易活。富者暴落而難生。嗷嗷之態。更覺可憐。汝必有所警惕矣。

### 致弟述進德修業之可貴

彭玉麟

劉姪書來。以未入學爲憂。余心竊不以爲然。吾人只有進德修業是分內事。科名兩字乃是身外事。分內事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進德至何等地步。便算我之地步。修業至何等光景。便算我之光景。至於科名。由命中注定。絲毫不能自主。便算得了科名。德可以不進業可以不修。否抑科名兩字。是進德修業之止境耶。若定要拘拘於科名。則所修學業。非爲自己學。乃爲科名學。吾未見其成。今姪年輕。遲早之數。則可談。終身無望。卽不可說。若以此次小試不售。遽發牢騷。罵主考。罵學院。卽自認是才學好。有了限止。便無進益。若以此次小試不售。遽生憂悶。則竊嘆其所志者小。而所憂者不大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乃憂不能繼。內聖外王之業。乃憂不能盡。修齊平治之心。德不進。業不修。則足憂之。貪不廉。懦不立。則足憂之。賢否不明。仁惠不施。悲天命而憫人窮。此皆天下之隱憂。我宜獨先其憂者也。若夫微名之得失。世俗之榮辱。君子固未暇及此也。請弟將此意轉諭之。

### 致弟告以盡力國事

彭玉麟

茲請質庵至九江。有戎幕機密相託。兄以賊寇未下。夙夜兢惕。臨事畏懼敬慎。方寸間不肯些微放鬆。以此

身已許國。吾身便爲國所有。若有疎虞。何以謝皇恩。小倉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讀此增吾士氣百倍。

### 諭子示剛柔之道

彭玉麟

強凌弱。衆暴寡。勢利之天下。豈自今日始。惟有堅毅卓立之精神。足敵之。從古躋帝王卿相之尊者。有是精神。爲聖賢豪傑者。有是精神。臨難不畏。逢敵不懼。故能不亢不卑。而成大事業。余性素剛強。每喜與京都名公鉅卿之作。威作福者。尋仇亦未嘗無卓立堅毅之精神。不畏強禦。務使慾心斂跡而後已。近來入世稍深。覺天地間剛柔不可偏廢。太剛則易折。太柔則易靡。剛非暴戾恣睢之謂也。強矯可已。柔非卑弱懦下之謂也。謙退可已。創家業則剛。樂守成則柔。與名公鉅卿論國事則剛。與兄弟父子論享受則柔。若名已立而功已成。廣置田園。大興土木。勞工而疲財。乃自滿之象。非謙退之道也。其業易墮。其名易裂。非吾所樂聞也。

### 諭釗姪論交友

彭玉麟

前以習靜居敬相勗。乃余之經驗談也。近聞爲論學事與仲麀定庵發生齟齬事。甚致如庸俗子攘臂而爭之情狀。無乃不文。交友一道。至今日趨膚泛。君子之淡如水者。以其能戒不飴。魚肉爭逐。臨難而賣友者。尤無恥之徒也。彼等心胸。祇知己多是處。而友朋多不是處。於是今日管鮑。明日秦越。仲麀定庵以才傲人。閭閻間每多譏論之。其順氣不肯服人之態。余亦素稔。但汝不當自貶其人格。亦與之同趨叫囂齟齬之境。處處能懷柔。便能服遠。不是甘居于懦。却是涵養冲淡之功也。能涵養則虛懷而有容。能冲淡則靜止而明物。雖有邪魔

而不惑。雖有便佞而不迷。雖有詭譎而不陷。雖有齷悍而不畏。與人無爭。於己則學銳進。格物致知以明辨。于秋毫。處處覺得自己不是。而求人之是。處處覺得自己胸襟有不廣。而力求其廣。以誠信待人。以恆敬爲則。無謂之爭執可以免。汝亦能修其舊時之睚眦。而互礪進德修業之域也歟。

### 致弟述無私

彭玉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爲官去得一私字。便是好官宰。

### 致弟戒勿引用私人

彭玉麟

一旦握政柄。請託之函牘盈數尺。最足可嘆可憐事。用之。則引私人。結朋黨。無補於國事。徒糜國庫。且有藉勢橫行鄉間。擅作威福。害及官聲。此事余所切戒。是以余之戎幕。不容有一親故。恐其違法。而有私情屈逆吾心。不能正法。

### 致弟論官之必須愛民

彭玉麟

余自治兵。未虐使軍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可自信之。蓋養兵爲民。能衛民者。詎忍虐使之。設官亦爲民。其不愛民者。何以食祿報君恩。且慰黎民之感戴也耶。

### 寄友人書

曾燦

西泠邂逅。殊出意料。但恨未傾筐倒屣。猷聆塵談耳。還山卽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枕呻吟。參苓藥餌。爲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謝却。以先生爲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爲誼所不容辭。故倚枕搆思。日內方得脫稿。卽欲賫送。因向有重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使鴻。專緘附候。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維。或遣人到蘇來領。或俟大駕親臨。一聽尊指。大抵專函禮幣。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窘異常。竟爲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爲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大有力者拯而出之也。學在昆仲。刻下卽有眞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踪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遠耳。諸容面頌不旣。尊稿爲友人攫去。致七律一體。竟未登板。望速郵一册見寄。立竢立竢。

## 上萬年伯書

曾燦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於郡縣。所以獗發者。由於郡縣。今日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於郡縣。某請得言之。貪吏奸胥。漁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貪富畏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於郡縣者也。庸才泄政。惟耽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吏。無敢於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馭鮮素。民皆非兵。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間有才略自負。思立功名於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於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以畏上司之心。轉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事倉卒。束手莫支。此所謂獗發於郡縣者也。蓋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因事搆亂而已。浸假破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



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百人者無能爲也。郡之安安於泰山矣。郡守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千人者無能爲也。省會京師之安。安於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爲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贛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於私鬪。餉非不足。而沒於官胥。悍寇叵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於今。殲發者將起於後。使有賢有力者於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焚獨之民。平日逼於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洊作。出爾反爾。既不能鋤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往往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用人之道。其難數端。以名望用。則僞倖者進。以言語用。則浮夸者進。以親暱用。則疎遠者不得進。以資格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援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得在祿位。有功能而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聞者。綜核名實。試可而後用。無或虛譽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接以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以執事。干城腹心。基布郡縣。畫以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彼之應我。如臂指應心。各訓其兵。各措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內顧之憂。而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者。是已。

### 復賀耦庚中丞書

曾國藩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贖。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

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律。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斂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己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旣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嗜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

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鋸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館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

途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著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買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嫺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觀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譚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

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語之聱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槩。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进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 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搏之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遊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攜約論禱祭書。贈攜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負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鼎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朏逾半年。轄境救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熟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勦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 復陳右銘太守書

曾國藩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諉耳。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書。首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衰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銜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砥礪。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開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 復胡潤之書

曾國藩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充心橋氣。隱慙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間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併紓桑梓兵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二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關弱寬縱。又令鼠之鋒起。開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則。倘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有厚幸。

## 與徐玉山太守

曾國藩

吾鄉瘡痍之後。惟芟除土匪。爲第一要務。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拾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



之百姓。少得安活。卽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已將此意。詳告各州縣牧令。又以書函致各處紳耆矣。更祈老公祖嚴飭所屬。申明鄙意。但求無案不破。無犯不禁。一切大小處分。皆可寬免。貴屬將有著名會匪教匪。驟難施手者。尙祈密函示我。記法勦辦。果其剷除醜類。萬家安眠。則造福於我桑梓之邦。實無涯矣。

### 致溫甫六弟告治史學詩學及學書之法

曾國藩

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顧。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

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

### 致弟勸爲學須虛心

曾國藩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才。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卽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世名士者。鄙科名如糞土。或好作詩古文。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見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

### 致弟勸季弟讀書宜有恆

曾國藩

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

### 致沅弟告濟人之道

曾國藩

周濟受害紳民。非汎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災。栖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十金。以周其急。先祖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報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沾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譏。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

### 致澄弟勸守八好六惱

曾國藩

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 致弟勸立志猛進

曾國藩

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

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自我自我。何與於我哉。

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余所深恨者也。

### 致澄沅季三弟述近年之胸懷

曾國藩

我日記中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癱疾已愈十分之八九。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往年心中愧悔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家。度量太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

### 致澄弟勸儉

曾國藩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

### 致沅弟勸畏天知命

曾國藩

事事落人後著。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處總須守定畏天知命四字。

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 致沅弟勸看破物情

曾國藩

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 致沅弟勸勿無端鬱惱

曾國藩

韞齋先生謂京中言及弟者。賢愚皆俯首無異辭。弟若無端而鬱惱。是與無罪而攻伐。同一失也。余近事極順。弟可放心。願兄弟誦棠棣小宛二詩。以自保耳。

### 致澄沅兩弟勸自寬慰

曾國藩

建非常之功勳。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於抑鬱牢騷。然蓋世之事業。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來。只堪付之一笑。

### 致沅弟述己之忍耐並勸弟

曾國藩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愜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 致沅弟勸勿自是宜向平實處用功

曾國藩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壹意孤行。是已非人爲囑。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力。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 致沅弟述帶勇及戰爭之道

曾國藩

帶勇本係難事。弟但當約旨卑思。無好大。無欲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理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

常講常辨也。

### 致沅季兩弟論法律之不可廢

曾國藩

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普不重懲。卽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青。卽無以服徽人。亦無以服普之心。

### 致沅弟論用兵之道

曾國藩

用兵以審勢爲第一要義。以弟軍目下論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氣。下窺秣陵關。是爲得勢。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是爲失勢。至進兵金陵之早遲。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機已靈活。勢已酣足。早進可也。否則不知遲進。與其頓兵城下。由他處有變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爲一擊必中之計。兄不遙制也。

### 致沅季兩弟論成功名之不易

曾國藩

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

###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曾紀澤

二月八日。接誦臘八日手書。具審兩肅蕪櫛。已塵青覽。日本垂涎臺灣。果從琉球入手。公之言中。天下之不幸也。曾冀廊廟之上。及早籌之。無令彼族狡計。遂得盡逞。所謂亡羊補牢。尙不爲遲。吾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糟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挫壯健之軀。以成羸尪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讀書酸子。亦當事者憚於締構。怯於肩任。有以釀之。紀澤自履歐洲。目覩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豔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微。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歎焉耳。連旬心緒尤惡。緣正月二十三日。得譯署電報。謂崇地山所訂約章。中外臣工。並謂窒礙難行。派紀澤使俄。再行商議。夫全權大臣。與一國帝王面訂之件。忽欲翻異。施之至弱極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順從。況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者乎。刻下函牘未至。不知其詳。不審所任之事。是否猶可措手。紀澤所懼者。入其境而見輕。直無術以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總署有總署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左帥有左帥意見。俄人有俄人意見。紀澤縱有畫策。於無可著棋之局。覓一玃路。其奈意見紛歧。道旁築室。助我者鮮。而促毀者多。蓋不蹈地山覆轍不止也。地山因太怯弱。又牽於私家之事。回華太急。近於專擅。與言路以口實。然全權大臣。處事一有不當。卽重謫醜詆。無所不至。嗣後使臣在外者。更何能開口議事。此亦言事者祇觀一面。不顧後難之過也。紀澤有兩事。與時賢所論相反者。或論重懲使臣。所以明告俄人。以使者之所訂。非華人之本意。則改之較易。愚見則以爲懲使愈重。則辱俄愈甚。改約愈難。將有求而故激怒之。所求其能獲耶。或論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愚見則以爲俄之內亂。緣地瘠民貧。無業之民衆多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征戰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左相以前事得手。遂欲輕爲戎首。蓋亦一隅之見。未嘗統籌全局耳。總之毀約亦非譯署本意。特爲言路所迫。而紀澤適承其累耳。



##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曾紀澤

捧讀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卽是普天下辦洋務之圭臬。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承藉餘蔭。渥被皇仁。初登仕版。卽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責。來書以引爲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之馬。而下問焉。愈覺皇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管蠡之見。頗書一二。錄稿奉上。不審有當尊意否。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回紇。若尙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挈大耳。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獠獠裸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則雖僻在萬里外之國。亦不能徑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詘。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卽許。不可許者終始不移。庶交涉之際。稍有把握。夫彼此風俗旣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悉必合。然在位者。若肯細詢彼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各省難辦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撤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安分守禮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卽洋官亦往往昌言於

衆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僞。去詐用誠。難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召侮而  
來。訕者。思之喟然。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印刷。奉一冊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  
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曾紀澤

敬再啓者。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  
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  
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即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  
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霸東方。我若爲彼  
所逼。邊如其願。豈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  
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況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曾紀澤

頃接惠函。就諗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煙臺一役。議結演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  
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祇增慙慙。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  
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闢之。崇論宏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  
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

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所爭鬪。聖人者起。於是有耨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卽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尙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亦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不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旣爲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關。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卽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書一二。

##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曾紀澤

闊別相思。時縈寤轂。前聞寵膺特召。馳企正深。頃接客歲冬月惠書。就諗養望東山。起居篤祜。曷任抃頌。承示東人啓釁。患在癬疥。西人窺伺。患在腹心。所籌制勝持久之方。碩畫鴻模。洞悉時勢。至以爲佩。刻下日本業已行成。收師而退。雖受我中國撫恤之費。而得不償失。自悔失計。當不復萌故智。尊意以中國帆船之力。不逮輪船遠甚。宜令商賈軍民。自造輪船。駛往外洋貿易。一有緩急。可倚爲用。洵係當今急務。惟輪船一號。需費總在十萬兩內外。商民獨造則力有不支。合辦則勢難歸一。加以中國工匠。未嫻製造之法。以故商民自造輪船。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耒耜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耒耜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耒耜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強。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刪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聘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鋼於俗學者。故略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詞書

黃宗羲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初庵先生。且於經筵御前面奏。其後初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爲科舉。思欲以章句揚於當時。委棄方輻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蹇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烏得有奇聞異見。下逮於農瑣哉。是空疎不學。未有甚於某者也。今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爲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卽其罪矣。謂之宏儒。慎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卽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卽以前代博學宏詞科而論。以真德秀處之。尙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尙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見成玉海。某尙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鉤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

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覲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琴侍帚。穿屨而行雪中。百方以博鉅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訥菴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訥菴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訥庵哉。夫訥菴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黼黻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爲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餽之細民也。孤負訥庵。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爲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訥庵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黃宗羲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昧者。則亦有故。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斷治本。纏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爲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嘆老嗟卑。而高張絕絃。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爲細響。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

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護。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彈孤懷不能述也。某巖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藐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圈豕。自安賤貧。時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鄰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飾弔賀。根孤伎薄。發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鉅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枯槁之容。現其百一。豈不虞有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鉅卿以爲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楊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祇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衆工環立。問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啓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黃宗羲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志之善者。楊升菴之四川。趙浚谷之平涼爲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察者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



井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荆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菴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甯必其無五者之累乎。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爲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爲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少。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闌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爲鄉里小兒所咨嗟。豔慕者。其姓氏已爲狐貉噉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爲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粧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證明實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爲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爲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勸骸將順。不特爲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 上陳時事書

張履祥

古者天下治則公卿大夫得以無事。亂則庶人宜以有言。夫至庶人言之。其事已有不及爲。甚至不敢言而卒不行。故往往致亂。若前史所載。使人追咎先事之不舉。而因太息世之無言者。甚可憫也。當今流寇未殲。近遠驚懼。震鄰之戒。豈容緩於今日。乃得言者。既不爲憂。學者又徒以記誦干利達。不慮當世之務。卽或志經世者。又多不遇。類皆知而不言。然則誰請當事者。以備萬一不可知之變哉。敢越分言。大凡聞變而議者。不過曰十家牌。曰鄉兵。斯二事。今時以爲奇策。官府所爲急務也。夫名爲稽察。實則騷詐。有損無益。莫如十家牌。愚以爲鄉兵之說。亦不異是。蓋古者井田不廢。兵民未分。故農可以戰。後世惟屯政爲不失井田之意。故鄉兵可用也。井田不能行於今。則鄉兵不可行於今明矣。觀去歲自春以來。上司移文不一。州縣嚴行已久。終無一人爲兵。則何以故。民各自愛。勢不行也。勿論兵不可得。卽盡民而兵。徒激亂耳。何益戰守。不爲制利。而反速禍。萬一變生意外。何恃而不恐。一則民之不可恃也。夫忠義廉恥。彼誦聖言列儒者。或不能必一二於千百。以不聞教之民。處窮極之日。不爲亂首善己。欲倚無恐。不亦難乎。一則兵之不可恃也。執籍稽名。按時給食。人人兵也。然老弱去半。其壯又不知兵。甚有終身不執戈者。太平坐而靡食。有急羣去爲盜。患之方深。追責其衛。況土平風柔。寇來不能守險。寇退不能遮擊。地又不可恃也。庫藏空虛。倉廩無蓄。平時尙不免借支預征。若果有寇來。奈何。當此時議征。則居民離散。旣勢有所不能。若欲養兵勞士。已無經歲之給。糧又不可恃也。一無可恃。而徒倖寇不至。則大患矣。夫棟宇固而後風雨不入。方藥具而後疾病無憂。民棟宇也。兵方藥也。謂無風雨而傾棟宇。疾病形而不求方藥。愚者曉其非。且外患末有不自內憂起者。今之內憂。可謂篤矣。比者季冬之月。地震雷出。又聞山鳴。種種形兆。明非吉徵。以意測之。非疾疫則水旱。如此則民益困。盜賊益多。民困而盜多。則雖無外患。不可支矣。况風雨漂搖。必於腐棟圯宇也。猶不早計。而征科日急。虎胥日橫。又以鄉兵迫其思亂之心。何異疾

病已深。而猶終日酒色耶。是揖之入而授之戈耳。愚謂莫若罷鄉兵之虛名。行練習之實事。自州縣以及藩郡。自衛所以及都營。莫不行之必期可用。庶乎無事如虎豹之在山林。既不至於虛食。有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方不失之倉皇。則國家得守土之臣。百姓慶生我之后。功在社稷。澤流無窮。夫漢不無東海之憂。而宋能爲橫山之舉。是在當事者有以備之。往以一籌陳之縣。令兼錄焉。自知狂愚。無足瀆聽。若略罪而詳其可否。亦上世不廢傳言之一徵也。

### 與曹射侯書

張履祥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甯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己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阜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尙有。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諸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遙。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竭。穀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殘涸故爾。夫自禹貢揚州之域。震澤底定而後。所以備江南蓄洩之宜者。利在萬世。豈今茲而獨不然。三吳近水之區。靡不仰賴。豈此鄉獨不可。蓋宋元之世。水利亟興。舊志可按也。我生以前。遠者失於傳聞。隆萬而降。亦曾有水利之臣。能修厥職。內朝卿士留心其事。及鄉之先生。亦嘗勤思父母之邦。旱乾水溢。何以爲備者乎。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尙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尙有役衆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尙有糜金錢數百千萬。而

績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爲之。他卽無論。卽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蕪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爲耳。地方豈有常哉。況乎崇桐海甯之間。煙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而外餘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開曠之所。乃用衆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羣作。不及一兩月。處處深通矣。此功旣成。滂則速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竭。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夫水之與旱。天運常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薄鷲。盜賊不息。民間望其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辜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愈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揭。忍疲勞於井里乎。卽君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炊。竭蹶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覩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寧繼之。蓋崇桐者。海寧之水之牖戶也。崇桐涸。則海寧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績。而海寧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旱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脈絡。土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繭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

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況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收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愛詳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卽後日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愁。籲天無術。泣淚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測瀕海方六十里之區。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莩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二三百萬。雖古盛時諸侯之錫履。約略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坐使荒萊日至。流移轉多。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日旣不早爲之所。今茲民生之困。倍於前時。歲之災稔。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寘念耶。謹緣課授餘暇。略述鄙懷。私以質之左右。萬一揆之事理。有可采擇。則先生德音。遠邇胥誦。正向者所稱鄉邦之望之人也。誠與邑里同志。悉其利病。昌言於衆。固知不特傾耳殆莫不傾心矣。興百年之利澤。賑數十萬之窮民。斯亦霖雨斯人之素志。足慰其一斑已。左右儻不哂其狂瞽乎。義有未安。伏惟反覆開誨。不盡縷縷。

### 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

張履祥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

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流。誘之卽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泄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釋。此由於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釋。不以不釋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很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顯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旣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旣已用其輕薄。強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每事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獠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猶願忌未敢導之使升。卽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敗。弗堪滋已。

## 上本縣兵事書

張履祥

聞之自古無長治之世也。而亦無不可救之亂。惟平時不預爲計。則臨患有所不可救。是以不恃有不亂之世。恃吾有以應之。使不能動而爲吾憂。古善治天下者。天下長治而不亂。卽亂亦不至於不可救者。誠備之以預也。今世太平日久。軍政廢弛。生民不知戰鬪之事。天下可謂治矣。然近歲盜賊多起。妖言流聞。以致上下憂疑。遠邇驚振。則所宜預計以爲之備者。人人知兵爲急矣。夫今惟無卒然之患也。設患卒至。如他處故事。試思

今之食於官。若民壯弓兵哨兵。有一能執戈者乎。即執戈有一能禦敵者乎。勿論此也。即營之兵衛之卒。有一可用者乎。用之有可恃以守。可恃以戰者乎。此無智愚皆知其不能也。夫舊兵既已無用。而新兵又未有聞。吾不知當事者。何以猶晏然也。將謂寇必不至。此而可高枕乎。抑謂可不需兵。而別有奇策以衛城社保民生乎。將謂他州衛所有任其責。而將兵來援乎。抑謂十家牌民壯弓哨之類。已足落寇膽魄乎。此無智愚又知其不可也。然而上司不過虛行故事。州縣不過遵示移文。相委相苟。以俸其不至。徒令名爲兵者。播其流聞。以邀廩給。亦甚可嘆已。其最無謂者。鄉兵也。夫古者寓兵於農。雖實力田。不離講武。故耕爲良農。戰爲精兵。今之民無論不習干戈。無以制勝。且人各有心。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棄而爲兵。若官必執而充之。將見不事耕鋤。乘釁而起者。天下皆是也。夫今財殫民窮。而又征科迫之。吏胥擾之。往往思亂而未發者。無大難之端也。近者第聞其說。道路盡言以爲必反。果強行之。其勢未受兵之利。先受民之害。此時而欲已亂。恐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力矣。方深外憂。而更有內變。最大患也。爲今之計。不過一曰汰。一曰募。一曰練。此三事者。惟當盡去虛文。行之長久。州縣之民壯弓哨。營衛之兵。大半老弱廢疾。而不任事。即壯者不爲販負。則爲饑。而不審戰。凡若此者。宜嚴汰之。不得寬食。惟技力實出人者。存之備使。既不以濫食費糧。便可以餘糧養新兵。雖未必一以當千。庶不至百不當一。所謂汰者此已。夫材力過人者。世未嘗絕也。忠義欲立功之士。亦時有也。遇之無恩。教之無道。賞罰之不當。此豪傑與愚民均不樂就也。反是三敝。而又重之以利。明告斯民。以非復向時募兵之故事。願應募者。隆貌厚給以安之。免其丁役。仍勿令無用倖食之夫。得以冒充。其志智遠者。遇有加等。雖甚無行如盜賊有罪之人。不妨略迹收之。則所得者。必善且衆。夫鄉民之鬪。富人一呼而四集。有不顧其死者。何也。服其義而走於利也。此募兵之道也。若練兵則重於二事。蓋汰而不習。猶冗食也。募而不訓。猶無兵也。有其職者。不得以旗

鼓進退之末。虛設報稱。當實試其舉重行遠之力。試其弓馬步擊之技。設形勢之難以觀其攻守。臨不測之地。以視其用奇。試其氣。試其膽。試其心。職有專任。有總攝。下者密。上者疏。密者以日。疏者以朔。望以月。以季。能者益糧。否者減食。賞有最重。有輕。必明不以私。罰亦如之。且時上其能蹟於撫憲。如古得名將於卒伍之例。其所司之稱職與否。視其兵。以是真實果毅行之。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弛。如此則兵可精。至於學校則益復射圃。蓋弧矢之利。不獨男子之志。亦先王用以威天下者。自昔三代盛時。士多文武之材。然其學必始於射。以觀德行。以飾禮樂。近世士大夫多左武事。其初學弟子。惟務爲虛浮無當之文。以倖富貴。是以臨事倉皇。至於禍敗。今宜鄭重其事。使時試於射。且廣以行軍用師之道。天下無事。陶以禮樂詩書。天下有事。入則儒臣。出則大將。上以爲國家之用。小亦可以守州里。此亦預計之一策也。若夫行常平之法。息訟禁奢。以爲民豐財。勤鄉約。重鄉飲。明禮節。以示民知義。修其根本。以爲長治之計。又不當晏然而忘患也。況乎我地無名山。無巨水。風俗優柔。太平則稱樂土。變作較浙諸郡。尤爲難守。論者徒謂寇來進退無所據。且見往時。烏夷寇不能陷。以爲可恃。夫前有海。後有太湖洞庭。安在其無進退也。烏夷外患。如人身皮膚之疾。非可概論。設不爲之計。一日禍作。行於無人之地。將奚以應之。至當事者。又不過懼動而好安。以爲苟未必卽至。吾可以委後人。因之外託於無糧。而姑行虛事。不知天下之禍。常伏於未必然之中。倘或後人復委後人。天下事其誰濟耶。夫安不忘危。聖人之心。思患而防。君子之事。且民困俗偷。時事又多。如賈生所云。抱火厝積薪之下之勢也。應之之具。誠不可不備以預矣。詳見淺言迂。惟深宥非分之罪。擇而察焉。

## 與陸稼書先生書

張雲章



今日人心世道。只是蕩無廉恥之限。未論濂洛一派。卽求如宋真仁時王元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輩。史稱其以直言讜論倡於朝。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者。吾不知二三十年中。及見此風否也。有心世道者。自當引爲深憂。先生抱數百年以來之絕學。淹滯彈丸小邑。天若欲使斯人有知處。以臺省之地。出入論思。雖不敢謂中庸之道。遽得施行。其於激濁揚清。必先有厚望矣。雲章問學不足。志氣猶不沒於凡近。去年入闈。有司命題。皆曲意爲主。上東巡及游獵勸駕。胸中勃勃。不覺欲投筆硯而出。顧念爲此。則嫌於好奇立名。隱忍成篇。文無忌諱。亦遂越格。早見斥名。一二同事。有探知其意者。大爲錯愕。因默默不敢發聲。竊伏自念。事雖過激。亦自知恥。一念發出。何至取笑世人。至目爲狂惑也。以此亦欲潛深伏隲。與流輩不相聞。俟吾學有成。徐出問世。倘時不可爲。但得此生與有聞於斯道。卽終身窮餓。亦甘之如飴矣。先生以爲何如。幸示一言以開昏塞。

寄宋文玉書

張次仲

吾友陳幾亭云。井田均田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蓋西北土曠久荒。東南支流縱橫。地皆沃壤。而相傳爲世業者多也。土曠則川遂溝洫之制可施。支流水多。則地勢偏陂曲折。難得而井矣。井之自君上爲王田以給人。可限之以定數。若沃壤世業。祖父傳之子孫。一旦限而奪之。是亂東南也。自漢以來。漕天下之粟。輸之京師。習爲固然。江北荒蕪。其困悴在民。而朝廷不知。故鮮有念及於墾闢者。以唐文皇之有爲。而房杜不能佐之。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而歎又不長祚。此生民之不幸也。夫惟分裂之朝。墾闢宜易。蓋據南者得沃土。據北者多草萊。南穀不北。北土君臣必憬然思徹田之舉矣。然牛晉以降。分南北朝者百五十年。唐之末季。裂爲十國。而北土榛莽如故者何也。羌戎皆食馬牛。不恃菽粟。五季立國。不久相嬗如傳舍。豈遑及此。故一統所

難在願治之君。有其君矣。或患無臣。分裂所難在世。祚之不長。若一統而得聖帝。斯民之大幸也。分裂而得長祚。戰伐必多。田野必治。當世之民不幸。而繼起帝王之民之幸也。斯時有定業。而有定法。使南北不至有大富大貧。則煙火萬里。此戶可封。刑罰措而禮樂興。商周之治。雖百世可也。兄長居江淮之桂。嗟搏北。其有意於此否。

## 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

張士元

去年九月。友人自金陵歸。持到手書。即日詢知尊體安善。冬春來。伏惟動止萬福。書中過蒙獎進。且喜且慚。展讀所賜文集。心目開滌。見所未見。淡而旨。懼而豐。信乎古之文。非今之文也。來諭謂歸熙甫能於北宋諸賢外。自開徑路。故數百年獨推之。此卽熙甫所謂自得者也。古今爲文章者。雖遞相師法。要其所得。必有出於師法之外。其始也。常取道於一家。以正其趨。其繼也。必推類於諸家。以盡其變。久之則渾然融化矣。士元質鈍才朽。從事於此三十餘年。而無所成。自頃讀史記漢書稍熟。而取昌黎集詳讀之。乃於其間時有得焉。蓋退之所取者至博。而其大要則有二端。議論宗孟子。敘事法馬遷。皆遺其貌而直取其神。他書出入漁獵。無不就範。此退之之所自得也。宋以來文家。大率學韓。歐陽永叔曾子固。尤學韓之善者。本朝方靈皋先生。持論甚嚴。於左馬之外。獨取韓子。雖班固亦多駁議。觀其推究利病。洵近世之知言者也。然謂退之以下。諸家論爲文。皆不列班固。見爲不足取法。則未敢言也。退之言古作者。舉司馬遷劉向揚雄。輒及相如。而其爲文。則不用相如之格。顧常采取班氏。兼用其體。豈相如果能勝孟堅耶。退之意。蓋以孟堅書半用子長。其辭亦子長之亞。言子長足以該之。故不及孟堅。而以相如詞賦之雄。類舉之。未嘗以此定優劣也。且當時文士游於退之。爲退之所善。

者。莫如李習之。習之之文章。皆準退之。而與皇甫湜論文。嘗儕班固於左馬之列。美其敘事高簡。豈退之不屑道班氏。而習之顧自有得於孟堅耶。將以亟文退之之論。而爲此言也。自退之後。善敘事者。惟永叔熙甫。然亦僅可與孟堅匹耳。豈能過之乎。又況不及永叔熙甫者乎。審是。則學文者固未可輕議孟堅矣。抑又思之。文之難。非知之難。爲之實難。爲之者必有諸其中。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不養古人之所養。而徒學古人之文。庸有當乎。然則知其不可強致。而務養之。以俟其自得。知者之事也。士元邇日所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得再賜書聞之。幸甚。

### 答施北研書

張士元

惠書詳覽詞意。實深感愧。僕自二十五歲居憂。暫輟舉子業。觀前賢遺書。始有志於古文辭。取所藏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大家之文。時時讀之。盡去六朝纖麗之辭。不觀。恍然若見屬辭之體要也。其後往來鄉邑。久旅京師。士友間少有言古文者。私自習之。迨屏迹溪山。則更肆力於史漢。歲常不廢。近者讀左氏內外傳。戰國策。益有味。而後信此道下傳馬班韓歐陽。以至歸熙甫。爲一家親屬也。自桐城望溪先生出世。始知文之正宗。然望溪立格甚嚴。駁議孟堅。未免太過。其論漢書文字固有機。至駁及霍光傳則過矣。今孟堅書具在。望溪書亦具在。其敘事之文。果能與孟堅相上下乎。抑有過於孟堅者乎。其間得失。當必有辨。而世之爲文者。乃遂輕去孟堅。則又望溪所不許也。孟堅實未易到。縱有一二痕瘡。亦不害全體之完美。所以韓歐亦未嘗瑕疵班馬也。舍班而專宗馬。何所不可。然嘗反覆折中。竊謂真知馬。必不敢薄班。何也。其文之神理脈絡。意度波瀾。固有相會通者也。有天地來。朝野上下人物事故。無地不有。無時不有。其中功德財行氣節。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必不可

聽其泯沒無傳。卽賢奸曲直是非。亦賴文士存之筆端。而後此理不晦於天下。然士之心能辨別。筆能通達者。寡矣。其書事狀物。能得遷固之義。意者益寡矣。然則磊磊軒天地之人。將終泯沒乎。賢奸曲直是非。其混淆而莫辨乎。僕於此有感焉。竊欲舉所見聞述而論之。而才力淺薄。又山野中少聞寡見。無以發其論撰之意。但於讀書考古。應接賓客之時。留心訪問。有所得。輒錄在紙上。不求其文求其實。不取其簡取其詳。又從而參酌人言。多方備證。至清暇適意時。遂刪潤成文。蓋孜孜於是者幾四十年。而卒無所發明。亦有事當載。而於分不得載。則闕之也。今先生謂拙文於馬班史學。實能得其神髓。可上接二千餘年文派。何敢當也。所言施孺人。係貴族子婦行。僕自少知其高節。故爲作傳。其子履旋。則同里前輩也。履旋久館於外。資以養母。亦未虧於子道。搢人終時。履旋在山左困甚。其事有難言者。僕傳孺人。自當事孺人事而止。不必論及其子。子有功德可述。則書之以爲母重。否則不具書。此文章之體當然。非有所薄於履旋也。校字煩瀆不安之至。率爾布覆不盡。

## 上朱石君夫子書

張星象

四月某日。附名門下張星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伏自鹿轡一出。由翰林爲糧道。攝守福州。歷藩臬。再入翰林。知鄉舉。今復典學政。爲士流所歸仰。蓋是時天下之耳目。皆因之以警動。而吾閩其尤厚。被風教之先者也。唐自韓愈掌國子。而六朝之淫靡除。宋自歐陽典翰林。而五代之萎靡振。日月出而曖昧覩。雨露降而品物遂。移風易俗。自閣下之推而行之也。士則孰敢自後。顧其流失旣久。源絕以遠。矯性違情。出之無本。又安在今所爲之非復故所安者耶。董生云。譬如琴瑟之變。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政教之失。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論甚美。今時亦何以易之。文章自古有一定之道。其末好惡利欲變之。而遂壞也。漢孝桓龍

門之選品是已。金馬石渠之風。殆不若是。此豈非好爲之靡而利以淫之耶。相如大人賦。本以諫武帝好仙之失。而帝反因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子虛爲遊觀之侈而作也。乃諷之增修乎宮室輿馬。何則。爲之而不知其道。趣之而畔而莫之以救也。是以韓子有豪傑不出制科之論。而蔡邕七事極條詞賦不足以取人。安石萬言亦云章句不堪以造士。三子者皆明於時。達於事。而有見於其本之云也。伏惟閣下負砥柱之望。任迴瀾之功。鑪錘造化。聲聞斗山。教之所被。草偃波馳。響之應聲。所不待言。然而名同寶異。辨者蓋寡。周人謂玉爲璞。鄭人以鼠爲璞。持璞之價以市於天下。周人取玉。鄭人取鼠。此聲之未一者也。荆璧和氏之寶也。礪石之似玉者也。持玉之價以市於天下。荆璧待售。礪石要買。此色之未一者也。夫璞重玉貴。聲色之示。聞者惑焉。故仲舒之論。則教之本也。宋熙甯某年。歐陽公知貢舉。力闢當時詭僻之習。使天下文章。一以清真雅正爲歸。而劉子好奇。由是緇矣。其後劉遵自易故。而是年公復典前事。乃擢第一。蓋公之於劉無私。而天下之靡然從公者。以此蓋能者策之使返。而其他不遺餘力矣。此更化之善者也。閣下學貫天人。志冒古今。文起百代。道隆一時。誠至物動。其效大彰。草菅小生。豈敢復有疑議。區區猶欲持而致之。明以示之。使聽無所惑。聰無所蔽。欣然勃然。鼓舞不怠者。蓋燕君市駿骨。死馬不能効千里。而冀北絕險。無留良焉。何則。好爲之召也。某嘗學古人之學矣。願有志而恐無成。而飢寒勞苦之事。日騷其心。然固不敢不力矣。而親戚鄰里之怪迂之者。顧益窮其行。嘗竊悲古人不可見。今既有之。如閣下者。又不可以私有求望。而大賢不出世。千百歲之間。倘有焉。士不幸而始託所者非。則其志遂遠。故如閣下者。又不可再有所失。此所爲拳拳不能已也。閣下身爲風會之所歸。其無不可忍於一夫者公也。某急風會之所由歸。而自以一夫爲必不可忍者。亦公也。既非要幸。進不以其道。星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 與龔海峯書

張星象

星象頓首。先生閣下。承服風問。仰高希驥。而幽蹇冥昧。末由自達。乃者正月日。邑子甘氏來。謹因導介而質所爲文左右。且陳其略。竊以學者地之所爲。道者生之所達。自高言不止於衆心也。而愚學俗遠源絕。無從見聞。閭巷修行立名。附青雲之士。惡能深造不怠哉。蓋童子不遊聖門。不過互鄉之僻。陳良不從北學。不過楚產之畸。且夫極其所終。則有無似焉已耳。莊子云。以二缶鐘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已。非虛言也。是以聖人作而萬物覩。魯有君子而子賤成名。春秋有仲尼而顏淵樂賤。子思聞譽至則喜。何則。下流多謗議。人心誹下而達上。則子思之所處然也。夫自聖賢懼不能立。况中材而處末俗。其何能無藉而興焉。司馬遷生世家。而從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超蕩渺絕。言際今。按其書語。多引董生。董生漢之大儒也。則學問有自矣。班固父子講義不出戶庭。而陳宗尹敏爲其友善。賈誼諸公讓美其豪縱。得自物色少年。而隆聲譽。故風氣爲西京獨上也。唐之古學自韓愈。宋之文章自歐陽修。理解則本伊川兄弟。南渡以後。子朱子集其大成。遂至於明而多儒士。自朱子也。蓋古來文學相傳。大體如斯矣。生偏隅卑陋鄙僻。所學非其所處也。所生非所循也。勞心孤詣。迄無成業。里人少見多怪。非笑洶湧而集。飢寒勞苦。又復交通之。則雖有所立。不足自固。况出之無其本乎。夫昌黎至剛毅也。閔已云云。猶驚水草。然其所自成。蓋亦已難矣。馬融博學多才。至讀漢書。乃請授曹大家。漢書近世文史。融且猶恐不通。而况詩書易禮樂春秋。若百氏之書。遠者數百千歲。近者數百歲。生乎今日。困於窮鄉。目不覩金匱。耳不聞法言。欲以一家之智。窮道德仁義禮之用。分散數術。彌布萬端。何以能會通無礙。條貫冰釋也。揚子雲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豈非然哉。若乃世室大邦之觀聽。則又其志氣之所資以廣者也。先生有

韓愈之望。而無其難。馳馬融之聲。而廣其授。今方賓館諸公。生徒雲集。大匠之門。息跡補劓。而鄉閭新學危苦。裹踵自託。執鞭有願。立雪無資。含恨飲涕。我勞伊何。伏惟辱取而教誨之。幸甚幸甚。

### 與顧海霞書

張海珊

邇於諸史未能全覽。然頗略得其要領。胸臆宿積。得知己一傾倒。快甚。顧拙於語言。口格格不達。故敢以書畢其說。今夫君子之所以異夫人者。心術而已。至其運用之方。操縱之術。則聖賢豪傑之所爲。下視姦雄巨猾。其道常無以異。蓋天下之大。古今之變。莫不有勢。而當其勢之未成。又莫不有機。機動而無以應之。則遂積而爲勢。至勢成則雖極天下之大。大智大勇。將適爲勢用。而不能以用勢。故聖賢豪傑。必爭於勢之未成。而力扼之。勢不變者也。機至變者也。顧聖賢豪傑之視機也。至變而實不變。而其視勢也。至不變而實可變。夫何勢之不變。而可變。機之至變。而不變也。曰。自吾制之而已矣。制勢在機。制機在吾。是故吾可以變機。機可以變勢。然而機之來。如兔起。如鶻落。如鬼神之不可端倪。是故必應之以速。而持之以久。三代之世。不得而知之矣。以伯者論。晉文之入國也。晉之勢稍替矣。乃一年而納王。又二年而圍曹。伐衛。遂與楚戰於城濮。君臣之間。反覆計議。若深恐不得以一戰者。楚莊問晉靈之不君。蓋無歲不用兵中夏。後遂入陳。入鄭。戰於郟。而楚遂以霸。秦穆之伯西戎也。比歲三伐晉。卒之取王官及郊地。封殺尸還。此三君者。皆不必有可乘之勢。而爲之敵者。又皆與我共天下之勢之人。是故必犯天下之險。不顧勞民黷武。以力圖其所難。而秦穆者。機旣失。勢旣去。顧猶持之以忍力。爭之以必得。則天下之勢。吾與人猶各得其半。且夫天下之事。先乎其易。則無易非難。而先乎其難。則難者亦易。然欲圖乎其難。非神速不足以得其間。非堅忍不足以持其變。此聖賢豪傑之不階尺土。而因以坐制。

天下者也。漢高祖之於項羽也。屢戰而屢敗。願不以稍挫。既已之圖漢中矣。以韓信之計。卽決策東嚮。既已割鴻溝。分天下解兵而歸國矣。以留侯陳平計。卽還兵追羽。無他。勢不可止。而機不可失也。光武昆陽之戰。諸將皆惶怖。卒以數千人破百萬之衆。唐太宗之克宋金剛。一日夜行二百餘里。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其圍王世充於洛陽也。將士皆疲敝思歸。竇建德將三十萬衆救之。而太宗顧喜。以爲旬日間二主可就縛。是故先主不取荊州。而漢室遂以偏安。諸葛不用魏延之策。而祁山卒以無功。夫二人者。皆躬豪傑之才。然而機偶一不審。勢偶一失。卽終其世無成效。然則運用之方。操縱之術。姦雄巨猾之所必爭。卽聖賢豪傑。亦詎能有以易之哉。是故齊桓之作內政。寄軍令。隱忍不卽發者。以時不能遽有伯。而機未可乘也。趙充國之持重。以殊方遐域。勢在人不在己也。韓范之於西夏。不卽戰者。以大臨小。所謂勝之不武。弗勝爲笑也。是皆不可以概論。然而謂聖賢豪傑之所爲。與姦雄巨猾無以異。則又不然。弟固曰。君子之所以異夫人者。心術也。至誠以結天下之心。先聲以聳天下之耳。固而存之。以示其不可搖。神而明之。響然而下。截然而止。以明其不可測。此無他。我之所以乘乎天下者。機與勢。而我之所以舉天下者。氣也。氣與心術相爲用。苟非氣。則我亦曷能致是心於天下哉。弟默觀往籍。深察事理。竊見聖賢豪傑用世之方。姦雄巨猾竊用之。而爲儒者之所不敢道。是出以此。未知是否。幸我兄有以折正之。餘不宣。

## 答顧海霞書

張海珊

接讀手書。愜然者久之。深悔根柢不純。客氣未除。而出言太易也。然既得兄之善辨。折衷之。則僕之言。正如大黃附子。經雷公之炮製。其毒既除。則其爲功於痺痿緩散之疾。頗亦不少。安得與兄將天下事。一一論之。



如腹中應聲蟲。看是何方何藥所制也乎。夫聖賢豪傑雄盜巨猾之所爲。如冰炭之不可同語。如鳳凰鷹鷂之必不能同類。此何待於辭費。而先儒之說聖人也。於夏商革命之際。每有過於迴護之語。如所云天命一日未去。則猶一日是君臣。僕蓋嘗思聖人之心。而熟察當日情事。未嘗不深致疑。而歎其難言也。夏自后相徙居商邱。而湯之所起南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商邱縣東南四十里之境。復都西亳。則在今河南偃師縣境。初征自葛。則卽今歸德甯陵縣境。是湯卽用兵於王圻內也。文王自受命專征伐。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成。二年伐邗。三年伐密。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而史於虞芮質成之後。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又明年伐崇。至戡黎之役。史記卽指耆國。而金仁山斷以爲武王。黎卽今潞州黎城。去商都朝歌三百餘里。是亦用兵於王圻內也。周卽受命爲牧伯。顧累年征伐。且觀兵於王疆。詎聖人不顧形跡。不避嫌疑。爾爾邪。亭林謂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般人恐。然則形勢之說。雖聖人有不能不講邪。僕誠不敢以此疑聖人。心事。然其間恐自有說。不必如世儒之事事迴護也。太公之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於難得而易失。夫聖賢之所謂時者。卽謂天人之合應。詎如漢魏以下。乘時觀變。坐制天下之事。然其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郡國之黨紂惡者必多。觀後日三監流言。多方蠢動者。且半天下。則使武於此時。遲回不進。山東之師。且有變動而起者。恐未得以天與人歸之空理應之也。事則乘時度勢之道。雖聖人亦有不能不講者耶。朱子之言曰。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又曰。聖人斷不肯半上落下。如夫子發憤使忘食。樂便忘憂。僕秉性優柔。隨人潦倒。二十已後。始稍稍思自立。熟觀諸先儒之言。求聖賢之心。而得其用力之方。每一事至。立與剖決。卽立與酬應。每一念起。痛與辨晰。卽痛與掃陳。第苦氣質褻。雖有所見。而不能自實其言。然以是知應。

之速。持之久。豪傑事功由此。聖賢學問亦由此。其關鍵似未嘗有二也。僕前書意亦本此。顧言之不慎。既與聖賢豪傑比而同之。且以姦雄巨猾亦比而同之。僕言誠過矣。茲之所以終申其見。而非敢以文前言之過。君子立言。不爲一時。幸我兄不憚嚴繩而切究之。餘不盡。

## 與張鱸江書

張海珊

朋友間傳述。頗以先生此行幾得復失。羣用惋歎。竊謂不然。夫先生所師承者震川。震川七上公車不第。當時張文隱知公甚。兩主試事。卒不得公。及其得也。乃卒以郡倅終。然則震川之遇猶不遇也。知震川之遇。不足爲震川重。則先生今日之不遇。亦無足爲先生惜。且文隱亦豈真知震川者哉。以宰相之尊。至不能薦一文士。徒循習於糊名易書之中。咨嗟歎惜。若以爲無可如何。今使董生賈生王仲淹韓退之之徒。生於其間。將終以糊名易書之故。抑置之乎。抑別有道以處之乎。苟以爲國家之法如是。則宰相者立法者也。法足以蔽賢則法蔽。法蔽而無以善其後。則將焉用彼相乎。而況薦舉之事。明固嘗行之矣。苟有薦舉之力而不薦舉。則爲文隱之負震川。苟其不足以當薦舉。則爲震川之負文隱。二者固必有一焉。夫如此足輕重乎士。而非科舉得失之謂也。是故士必有所以自重之道。而國家之於士。亦必有所以重之道。知所以自重。則士之道義貴。而始有以裨於國家。知所以相重。則國家之爵祿尊。而始有以勸乎士。然而國家之所以重之。苟未至。則士之所以自重者。愈不可忽。古之仕者。曰行道也。救民也。外此則爲貧而仕者。亦有之。然不過抱關耳。擊柝耳。今所求者。非抱關擊柝者也。然而今之士。往往以爲貧而仕。望其上。而上之人。亦卽以爲貧而仕。臆其下。而於是天下之士。勢積輕。勢積輕。則天下之事。遂不能一聽士之爲。而行道救民之說。始無所行於後世。今使先生一舉得第。入

則部郎。出則州郡。能降心抑首爲之乎。抑直行己意而不顧乎。我知先生之窮。必有甚於今日者。而先生今日之不遇。真不足爲先生惜也。然則先生之所自重者。誠有在矣。世衰道微。士盡沈溺。料舉糶祿之中。仁義陵遲。而廉恥道缺。於斯時也。而思所以力持而默挽之。則其道每不在上而在下。震川不云乎。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和者十人。將必有聲氣之同者。於此時也。非先生其孰爲之倡哉。先生得無意乎。抑海珊嘗有所議於震川。震川制舉藝說四子書至明且粹。而其見於古文。時未滿於宋儒。而妄以爲自信不惑者。則震川猶未知自重之道。故其於科舉之得失。未能忘懷。此皆不足爲先生進也。辱承眷厚。輒自忘其狂僭。言雖無伏。而意則摯焉。非先生之前。則亦不敢以斯言聞也。

### 致劉孟瞻書

張穆

孟瞻先生執事。穆定於下月三日。偕茗香同舟北上。茲將拙著延昌地形志前八卷。呈誨。並求賜敍。鄙著此書。因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讀水經注者。偶一援及。輒成歧誤。且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剋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以貢諛東魏。張貢諛高齊之本。自來志家無此荒謬。故爲博采旁稽。稍還元魏舊觀。於司州恆朔十二鎮三事。蓋殫三年之力。然後得其梗概焉。竹汀詹事。謂地形志當斷自太和。穆乃斷自延昌者。案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後之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又通鑑。梁天監十年。下云。是時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寢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案梁天監十年。爲魏宣武永平四年。次年遂改元延昌。故訂志以斷自延昌爲允。今本收志。譌字不可勝校。穆以酈注爲經。各地家言爲緯。訂

其譌脫已得十之七八。此書爲讀水經註者通其郵。故凡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惜詞費。然不敢意存左袒。如言太倉翟泉。則伽藍記是而水經注非。故卽奉羊以訂酈也。戴氏校水經注。妄改最多。如收志石沃縣有后父城。卽深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爲左。此不可不訂正也。若西北陂塘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並考其興廢。及現今情形。冀後來者取法焉。又穆著此書。凡古書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故有總圖。有各州郡圖。以載於每卷之首。謹陳著書大旨如此。伏望裁其違謬。而賜之敘。幸甚感甚。穆再拜。

## 與陸存齋書

張度

存齋學長兄先生閣下。道咸之際。迄今二十載。彼時於人海藏中。拜識閣下。締交爲最早矣。其間歲月世事紛紜。乘時成名。固多賢俊。負志不遇。亦云命爾。雖萬事之不齊。亦同歸於大幻。未必衣冠優孟。終勝土木形骸也。噫。亦可以悟已。數年以來。都門伏處。只以祖基所在。捐棄爲難。戀戀名區。又豈僕之本意乎。今夏承蒙不棄。賈我尺書。泉石襟懷。詩書色澤。臨風披誦。溽暑全消。叢刻之頒。墨拓之贈。致殷賞鑒。兩者兼精。宋本槧抄。上媿庫箸。古蹟冊軸。遠溯晉賢。竹垞翁八萬卷書樓。退有媿色。又何論其它邪。物處窮而必返。文極敝而必更。近日士夫。漸知復古。病多客氣。誤在好名。使度側隸其間。茲多媿懼。閣下至以收藏爲詢。正不足當大雅之一哂。又何能逐物而指數乎。惟是寄心之處。久在許書說文索隱一目。二十年來。尙未就緒。阻於病者一。阻於貧者一。雖有成卷。恨未能呈。亦不過藉自消遣。必欲馳逐藝林。知爲妄矣。昨者香濤已爲詳校。彥士慨許刻刊。非敢堅辭。自知媿耳。近得蜀石經三冊。在黃松石梁。葑林陳慶鏞收藏之外。旣是宋拓。又關經典。洵奇寶也。差可附聞。

乘此永晝。已盡錄竣。校勘正未。知何日。安得如閣下之高風雅志。博學清才。朝夕過從。一爲商榷也。吳雲薊樹。企望維殷。臨穎神馳。敢祈遠誨。時惟炎熇。諸希珍攝不宣。

### 致陸存齋書

張度

存齋教長兄先生閣下。相別二十餘年。亟思把晤。今春歸里。得挹芝芬。知先生之清矯猶昔。悠悠之口。鉅足信哉。登清閣之閣。遊鷗波之園。商周彝鼎。唐宋圖書。得使故人盤桓其間。而先生復虛懷採納。不以度之品評爲狂妄。處今之世。獲古之交。碌碌風塵。海內得有幾人。送別登舟。不辭厚贖。度頗以修絜自守。亦以先生之知己。不敢爲矯情之過舉也。扁舟月夜。一往深情。桃潭千尺。正不足譽此思懷矣。二月初海輪北上。十日至都。半歲之遊。時局頓異。所謂金鏡雲蒙。妍媸莫辨。士多儉薄之風。民無蓋藏之蓄。羽林之弱。帑項之窮。計臣之欺。錢法之懷。有一於此。正氣不充。況外侮之日深乎。今而知先生之高蹈。見解爲不可及。度非不欲席卷歸鄉。薄資所累。銷售無人。斷不能學雲林生之子身短棹。寄食江湖也。奈何奈何。專此鳴謝。遙申素悃。今歲春寒特甚。諸希珍攝不宣。

### 致陸存齋書

張曜

存齋仁兄大人閣下。耳碩望者有年矣。心儀宛結。翰素稽違。前以戎馬倥傯。備邊萬里。迨至東郊移撫。河海紛籌。治狀無聞。不遑夙夜。江雲南望。鄉訊多疎。翹企光塵。祇深馳嚮。每於均甫觀察書中。得承履福。並辱注問。感荷弗勝。閣下裕經世之才。樂遂初之服。蕩英一握。舟楫旋迴。有著作之等身。喜林泉之適志。諸郎肯構。偉業

藏書。荷天語之榮褒。知德門之鼎盛。望風馳仰。曷任欽遲。前承惠十萬卷書樓叢書。中多古本。世所罕觀。良擴見聞。拜嘉感篆。山東近年黃河爲患。荒殄乘之。曜之疏庸。適忝疆任。籌工籌賑。備極焦勞。今又疏治海口。規畫全河。大役煩興。益增勞劇。閣下宏謨夙蘊。偉抱澄清。倘可出其緒餘。用資津逮。匡襄是賴。禱幸奚涯。專肅並謝。敬請台安。

## 與黎純齋書

張裕釗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據。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號稱爲專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摯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茫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相出於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莫能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雋。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蓀。螂蛆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歷算。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

字之業者。無亦所嗜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垢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 復查翼甫書

張裕釗

翼甫足下。積年睽隔。思子爲勞。鄙人以宿昔性嬾作書。每奉惠函。輒久稽裁答。昔歲足下遴擢憂感。竟亦未及聞知。弔唁並闕。深歎於心。秋間君來我去。如相避然。爲之惆悵無極。足下謂豈其中有數存者邪。諒哉。讀來書款款深深。使人再三諷誦而不能已。又先後承惠諸珍冊。良深感謝。承示大著春秋地理異同釋。粗讀一過。已覺甚精核。體例亦善。足徵好學深思。非世俗之所能及。頃以事當返里門。忽忽不得暇。俟明春來至金陵。容更細加紬繹。惟鄙人於地理之學。鄉日不過略涉其藩。恐未能爲足下剖哲幽蹟。決定然疑。或爲作一序。略道足下纂述之旨。儻尙能爲役乎。足下勤學不倦。爲今世所罕觀。惟學問之道。義理尙已。其次若考據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爲用。然必以其一者爲主。而專精焉。更取其一以爲輔。斯乃爲善學者。不然。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年。行歧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於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其他偏指末學。可一舉而掃除之也。且卽專精考證。亦宜務其正大而深博者。本朝

經學號稱極盛。然其能闡述六經之宏旨。洞明古今之要最。勒成一書。卓然自存於天壤者。僅乃十餘家已耳。自乾嘉以來。家纂一編。人立一說。枝辭碎義。汗牛充棟者。不可勝數。迄今未幾時。其書已若存而若亡。更歷數百年。誠有如歐陽氏所云。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者。竭耳目心思之方。積數十年之勤。所爲者。乃終歸散亡。磨滅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知道者必無惑乎此。裕釗衰老日甚。鬚髮十九白矣。幸差能食。精神尙不大憊耳。小兒驚鈍。爾時且專攻舉子業。其餘皆懵不曉。來書獎借之已甚。非所以厲之也。尊外舅近晤見不。希爲道意。并詢賓日昆弟近好。久不相見。道阻且長。爲之惘然。且雖足下與渠等。想亦不能長合併也。復詢近佳。惟亮察不宣。裕釗白。

## 與張煦堂大令書

張裕釗

前數月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噤氣。僚侪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窳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闔域制限。於是乃蠲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復之。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耶。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安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瞶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耶。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園之



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忽忽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 與鍾子勤書

張裕鈞

子勤尊兄先生足下。裕鈞近從蔣部曹所。側聞先生之懿。私心甚慕。鄉日又於部曹所。獲睹手書。乃承垂問。及於不肖。且感且愧。用敢奉書於左右。而一陳其所欲言。蓋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爲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纖小之習。然或專從事於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蒙又非之。夫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鈞常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然學者常以其所能相角。而遺其所不能者。以開其隙。而招之攻。是以學術異趨。紛然而未已。夫以其然。其必有窮貫乎本末精粗之數。而無所不能至者出焉。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一切之爭可息也。烏乎。非有絕人之資。勤篤之力。其孰能與於此。雖然。必樹是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而一其趨。於是學者得有所歸。隨其才力之所至。雖淺深大小不齊。而於道皆有所明。夫然後學術一而成材衆矣。豈不瘡於水火相盪。更出迭勝。而以黨仇攻伐爲事者哉。伏惟足下才高而識邃。智崇而業廣。自許鄭賈孔。下逮國朝顧閻江戴段王之說。既無所不窺矣。又將一折衷於宋儒。以求當乎周公孔子之意。由是而推

之。則裕釗之所稱者。足下豈有意乎。抑將啓此一途以待後之作者乎。相去千餘里。不得面奉誨言。惟幸辱教焉。裕釗頓首。

### 答李佛笙太守書

張裕釗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釗豈敢任此。顧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卽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曩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茫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耶。或乃棄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者騁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旣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搏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耶。是吾益也。用竊自憙也。不然耶。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 與左仲甫書

張惠言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車。水而資舟。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翻。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

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 與陳孟楷秀才書

舒位

承贈詩送行。並勞走別。心根於性。情見乎詞。感甚感甚。今之後生。不患才多。而患其學術之疎。然大雅未衰。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足下當不妄自菲薄也。前詢北直水利。適僕爾時氣逆神渙。不能終竟其說。乃僕係北人。昔嘗留意於此。三十年來。從無與僕議及之者。今足下一旦下問。心輒怦然。蓋燕雲十六州。僕少年車馬三四往還。知其無處不可與水利。特當事者畏難苟安。不爲慮始。而北方之民。恐惰相半。有田不耕。有籽不織。坐俟三冬之雪。仲春之雨。五穀勃然。相慶收穫。設使天屯其膏。非澇卽旱。男女嗟歎。併命飢寒。弱者溝壑。壯者四方。其弊若彼。而其患若此。則惟水利之弗講也。夫古之王者。多在西北。黍稷桑麻。未嘗不備。則信乎其得水利也。今雖井田既廢。屯田可行。屯田興而水利出焉。僕又知燕雲十六州之地。無處不可屯田者也。夫事之遠且大者。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手一足之烈。今誠能儲其說以待之。後必因其利而用之者。足下年富力強。好學不倦。何不乘此三餘。取諸史之行屯田者。一一摘出。參之以經傳中溝澮之法。證之以郡國利病書所論。窮年累月。著爲一編。勝於議保甲。志武備矣。又酈氏水經注於西北獨詳。近東潛趙氏所刊水經注。極稱精博。其各史郡國地理等志。亦宜互證。至三國十六國。洪稚存太史有疆域志補一書。頗爲賅洽。可以依據者也。明史河渠志。亦應考索。以時代相去未久遠。河道亦大同小異。而北方之水。以河爲主。由屯田而及治河。由治河而及海運。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故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屯田之法。寓農於兵。此儒者之立言。非處士之橫議也。泊舟丹陽北郭。夜雨浪浪。不能成寐。燒燭書此。以理前說。於抵真州日。封寄足下。冀補聰明之萬一。

## 致雙親報告督學書

張之洞

雙親大人膝下。謹稟者。十三日吏部舉行督學攷試。翰林院中人投攷者。計舉全體八分之五。首題節用而愛人。次題慎思之明辨之。又詩一首。兒幸讀書尙勤。未舛題旨。昨日榜發。簡命督學河南。現定下月初二日啓程。抵任。督學爲朝廷遴選人才之官。兒雖賴大人督教。獵取微名。得至於斯。然自知才學經驗。兩俱疎淺。未知抵任後能否勝任。故榜發而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媳婦在京不甚慣。且極思念大人。兒意本月底囑彼回家。京中與南皮相去不過數百里。飲食起居。風俗習慣。無大差異。媳婦尙覺有離鄉之苦。使再攜赴河南者。益不舒服。况兒此去後。須二年後得以請假。大人在家。不免寂寞。媳婦回來後。或可稍盡服勞奉養之職。使兒亦得稍稍放心。阿榮在京。有如木偶。蓋在鄉雖甚活潑。究未出門。一旦來首善之都。言語殊習俗異。故處處有所懼。一事不能做也。今擬卽遣彼伴送媳婦及小兒回家。慈意以爲如何。季英世丈。現以奧援有人。得旨簡甘肅布政司。下月卽將抵任。房屋亦卽退租。好在兒出月初亦須離京。故此事可不生困難。否則又周折矣。兒及媳婦等。均託庇平安。小兒已能自己吃飯。不煩他人餵養。彼甚思念大人。蓋在家時。大人鍾愛之甚。來京後驟失庇蔭。故至今雖已數月。仍念念不已也。大人玉體。想極康健。實甚系念。大母舅昨有信來。知孝先表弟下月完姻。惜兒遊宦他鄉。不獲親自登堂一賀。甚爲歉然。大人當必前往。代爲照拂一切也。專此稟告。跪請金安。男之洞百拜。六月十九日。

## 致雙親報告喪偶書

張之洞

雙親大人膝下。謹稟者。前肅一稟。諒已收到。兒本定下月初三日啓程。初一日送媳婦回里。不料媳婦違於昨夜因小兒事。與兒爭執。兒一時憤怒。竟失足將媳婦踢倒。急行扶起。已人事不知。忽鼻中血流如注。迨延醫診治。已屬無及。於今晨丑時殞命。兒不肖。不能遵從大人訓教。心粗氣盛。以致肇此意外之禍。現已買棺安殮。一切如禮。爲特火速稟告。並請轉告子祥內兄。但子祥聞其妹爲兒踢死。必興問罪之師。此事又須累及大人。不孝之罪。擢髮難數。兒讀書二十餘年。已娶妻生子。尙如此無禮無義。處處累及大人。實深惶懼。因思出而仕宦後。所治者小則一邑。大則一省。債事之處。當較治一家者爲更多。治一家尙如此。治一邑一省。又將若何。大人來諭。每以兒年少氣盛。誠兒須心和氣平。處事忍耐。諄諄訓諭。無一信不提及。乃兒竟不能仰體慈意。肇此釁隙。子祥內兄卽或看大人面上。不予深究。而兒心中自問。亦實歉仄萬分。又思媳婦來家五載。毫無過失。兒出門一載。彼在家上事翁姑。下撫嬰孩。絕無絲毫怨言。雖婦職應然。然比較的尙不失爲賢婦。乃兒遽以一時之憤。一言之舛。竟將媳婦踢死。上無以對大人。下亦無以慰死者。恐惶無已。恐懼益深。今棺柩置宅不便。暫寄南皮會館中。下月初一日。卽遣阿榮扶送回里卜葬。小兒現已另雇傭婦看顧。屆時與棺柩一同旋里。此後一切。當益煩大人照拂也。匆匆飛稟。餘再函詳。專此跪請金安。男之洞百拜。六月二十五日。

### 覆雙親拒絕定婚書

張之洞

雙親大人膝下。謹稟者。刻接諭言。敬悉大人又將爲兒定婚高氏。此是大人慈愛不肖子之厚意。但兒竊有未安者。前媳婦歸兒五載。並無過失。兒出門以後。又爲兒侍奉大人。雖未必盡賢盡孝。先意承旨。然尙不致內外有間言。此雖大人盛德慈祥。海涵包容。然媳婦之不致忤逆。尙可見一斑。來京以後。因片語之違和。竟被兒

肆性踴斃。橫死非命。愧對亡人。今甫逾一載。麟兒尙未滿服。而兒又定婚高氏。此雖與例無禁。於理無傷。而於情則似乎難言。故媳婦初喪後。兒卽自矢。麟兒未滿服前。決不定婚。今果背此。未免有負死者。此雖出自大人厚意。卽死者有知。亦必以堂上無人侍奉。麟兒無人照拂。不得不權宜定婚。然在兒則何以爲情。父母在堂。爲子者不得自尊。以婚姻大事。更不敢妄自呶呶。所以出此者。情有所不獲已。故恣意直陳。不知忌諱。還乞大人之原之也。但堂上春秋高矣。兒既在外。又無兄弟。服勞奉養。在在需人。而麟兒又須煩大人操心挈領。如不配婚。實無以慰大人之心。然卽配婚。兒回家之期。亦須俟假滿以後。計時尙有兩載餘。正在麟兒滿服之後。此時始再定婚。似尙未遲。不必急急。使死者有知。亦得瞑目。此則兒之私見。尙乞大人鑒原者也。兒後年八月任滿。照例任滿須回京朝覲一次。約計歸家之期。當在後年重陽以後。距媳婦逝世。亦恰計三年有餘。此時麟兒正已服闋。兒再承大人之命。配婚他宅。則生者逝者。均得其所。不過此一年半中。諸事重煩大人照拂。則心殊慊然耳。然此亦不得已之事。卽今日勉爲定下。至續娶之期。亦當在年半以後。兒又萬不能中途折回。上下旣無以兩全。似不若實踐前約之爲愈。大人明達萬里。似亦不以兒之言爲兒女私情。而斥爲無理也。大人邇日玉體如何。甚爲懸系。兒近日在汝州。身體甚佳。精神亦旺。請勿系念。專此稟覆。無任悚惶。荒唐悖謬。還乞寬恕。跪請金安。男之洞百拜。四月十七日。

### 致兒子訓誡用功書

張之洞

吾兒知悉。汝出門去國。已半月餘矣。爲父未嘗一日忘汝。父母愛子。無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離汝。然必令汝出門者。蓋欲汝用功上進。爲後日國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方今國是擾攘。外寇紛來。邊境屢失。腹地亦

危振興之道。第一卽在治國。治國之道不一。而練兵實爲首端。汝自幼卽好弄。在書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卽跳擲嬉笑。無所不爲。今幸科舉早廢。否則汝亦終以一秀才老其身。決不能折桂探杏。爲金馬玉堂中人物也。故學校肇開。卽送汝入校。當時諸前輩猶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決非科甲中人。故排萬難以送汝入校。果也除體操外。絕無寸進。余少年登科。自負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憤愧欲死。然世事多艱。習武亦佳。因送汝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肄業。不與汝之性情相違。汝今旣入此。應努力上進。盡得其奧。勿憚勞。勿恃貴。勇猛剛毅。務必養成一軍人資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國家正在用武之秋。汝縱思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知。誌之。誌之。勿忘勿忘。抑余又有誠汝者。汝隨余在兩湖。固總督大人之貴介子也。無人不恭待汝。今則去國萬里矣。汝平日所挾以傲人者。將不復可挾。萬一不幸肇禍。反足貽堂上以憂。汝此後當自視爲貧民。爲賤卒。苦身戮力。以從事於所學。不特得學問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練身心。卽後日得余之庇。畢業而後。得一官一職。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滿天下。然猶兢兢也。常自恐懼。不敢放恣。汝隨余久。當必親炙之。勿自以爲貴介子弟。而漫不經心。此則非余之所望於爾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狹邪賭博等行爲。卽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費精神。拋荒學業。萬一被人發覺。甚或爲日本官吏拘捕。則余之面目。將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則何如。更宜力除。至囑至囑。余身體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盡心求學。勿妄外騫。汝苟竿頭日上。余亦心廣體胖矣。父濤示。五月十九日。

## 與王石谷

惲格

去足下不覺五日。五日在田舍。執卷據案輒思睡。一無所爲。閒拈豪搆思。擬成文。究無一字。嘆悶而已。兄不



到水庭。鎮日閉門拒俗客。所經營絹素。當更得奇宕險怪之想。然南田不在。卽得意有誰能稱快叫絕者。卽有之。想吾兄亦何屑聽其妄爲評論。使蒼蠅聲之入耳也。自兄來此。弟素狂不怯人。今乃不能著一筆。問持筆。輒念石谷。念石谷百遍。稍稍得一兩筆。得一兩筆後。輒又慮吾石谷他時或見之也。復爲躊躇久之。弟與兄庶幾稱肺腑矣。而忍視我坐顛倒想中。過五十小劫耶。曹生洞庭秋帆小卷設色。必已甚麗。曹生去時。正遇洞庭秋風。足下尺幅。乃欲與造化爭麗耶。弟畫歸棹圖。因詩未成。尙在案頭也。董思翁畫一幅送玩。曹卷未送。肯付一賞不。

### 上陳笠軌按察書

惲敬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僂僂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旆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

盜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無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歎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尤。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關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生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竿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土。爲大清之士。木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

有詆謫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卽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惓敬

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

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於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猖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唐宋。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說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

之情。如是而已。舉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皆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 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費蘭墀

謹啓閣下。竊惟近世士大夫之風。其在官者。以晉接紳士爲嫌。其在家者。以絕口不言公事爲高。僕嘗得而論之。名公卿負瑰異之姿。懷匡濟之略。其智可以無所不知。其才可以無所不辦。然風土各異。利弊不同。非寄耳目於邦之人。博求而熟講之。則不足以周知其隱。隨而處之。曲盡其宜。紳士之在家者。苟不役志於田宅子孫之計。而思上爲國家稍效其畎畝之忠。下爲父母之邦謀萬一之補。則必擇賢有司而盡其心以告之。然後其志得行。夫身處局外。而謀人之事。雖不見信。未大害也。操得爲之權。一舉動爲士庶之所環集而旁睨。聽言之路稍寬。則必有投閒抵隙。假公以售其私。其弊至於不可言。是以在上位者。尤慎之。然僕竊以爲無傷也。視乎其人而已矣。因其人以察其言。則有聽言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人之賢不肖。未可概論也。士旣已輕爵祿。而懷鄉井。處無求之地。其自愛其言。而不輕於進。固亦猶夫在上位者之矜慎持重。而不輕於聽也。然且有時懇勸切至。喋喋而已。若近於躁人之爲者。何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未遇其人。雖周親密友。姑默爾以息。苟遇其人。雖要津當路。有形迹之嫌。無平生之雅。毅然自抒其所見。而不以爲疑。若僕今日之於閣下。可謂遇其人矣。閣下奉命蒞官。茲土爲公相所倚任。入參謀畫。出布風猷。可謂操得爲之權。僕晉謁之次。恃同岑之誼。稍一傾吐。其胸中所欲言。而閣下不以爲迂。而厭薄之。非惟不厭薄之而已。窺閣下之意。若深有味乎其言。惟恐聞之不盡。而怒然深自憂其處得爲之地。而或猶有所不得爲。噫。若閣下者。則眞所謂其人矣。僕是以不敢終

默而願卒獻其愚焉。僕惟吏治多端。然其關係江左右億萬赤子之身家。而爲閣下之所宜盡心者。漕務而已。江南之賦額。與百姓之生計。皆與他省異。他省之賦輕。民不專以治田爲業。賦輕故多取之而易以給。民不專以治田爲業。故緇於此者贏於彼。而生計不病。江南則不然。每田一畝。賦之重者至一斗八九升不等。視西北諸省恆以十倍計。貧民佃田而耕之。不能耕。則棄田而轉佃於人。無論爲農與不爲農。其生計皆出於田。賦十倍於他省。則額內之供已困。額外之應愈艱。生計皆出於田。則一事病而百爲胥受其緇。故謂百姓宜竭力以供正賦可也。謂百姓必傾蓋罄瓶壘以飽墨吏之欲壑不可也。謂漕運艱難。百姓宜酌量津貼以濟公需。猶可也。謂假幫費爲名。侵其半而以其餘濟公。而欲百姓之令必從。取必應不可也。且百姓亦既令之而從。取之而應矣。而今歲一令。明歲又一令。前之所取。今以爲少。今之所取。後以爲少。民迫於必從。必應之勢。而所以令之取之者。未有窮。則其病豈獨在百姓耶。有仁人焉。於此。苟能以我江南賦額偏重之故。與民力空虛。輸將拮据之情狀。力言於上。明勝國重賦之由。則知非必不可更之法。中列聖遞減之令。則知本有可施之仁。籲請再三。不避譴咎。冀以感動聖主哀矜之誠。贊成國家寬大之政。或得勅下有司。視原額量爲議減。則江南之民。食輕賦之福。永永無窮。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則我吳民世世子孫。所爲家俎豆而戶戶祝者矣。苟未能也。則所以治之之法。其道有三。請爲閣下言之。最善莫如官發帑金以給幫費。酌中定數。戒運丁不得索費。州縣除正供外。粒米浮收者罪之。其次節省通倉之費。以減幫費。既不能官爲發帑。欲省幫費。必先節通倉之費。如此則幫費可減。而州縣無所藉口。策之次者也。此二者。皆待奏請而行。又其次則通倉之費。雖不能節。而幫費不可不減。浮收不可不禁。倉費既不能節。則幫費之難減。浮收之難禁。勢也。然減之必力。禁之必嚴。州縣有公然以浮收言於上者。譴責之。浮收過重。經部民訐告者。按治得實。則劾論如律。時訪察其漕書之尤桀黠者。

置於法。以儆其餘。爲上官雖明知其弊之萬不能絕。而必力爲禁遏。使不至於大潰其防。爲州縣者。雖相率爲額外之征。猶惴惴然有違法干禁之懼。而不敢視爲當然。肆行而無所忌。或曰。如此則州縣之浮收。無上官以主持之。不欲浮收。而幫費無所給。欲浮收而民不應。則州縣不可爲。而刁生劣監告訐之風日長。勢不至悞漕不止。竊以爲未然。今見州縣而諭之曰。爾第善爲之。有愛民之心。有濟公之才。有約束胥吏之法。則我必汝諒。否則我罪汝矣。見糧戶之上控者而諭之曰。州縣浮收。誠干例禁。然調劑幫費大難。今據汝呈嚴覈之。苟州縣有肥己心。法無赦。否則爾等當踴躍急公。毋生事也。如此則兩得其平矣。告訐之呈過多。則以時批發。而緩其提訊。徐而察之。擇其尤者提訊一案。務在得情而執法。罪在州縣。則法加於州縣。罪不在州縣。則法加於糧戶。而酌其重輕。係的戶。飭量加津貼免責。迹涉咆哮者責之。包戶重懲無貸。大略視州縣津貼之多寡。以聽糧戶之訟。州縣之所以愚惑上官者。不曰辦漕賠累。卽曰糧戶把持。誠如是亦安見有把持而賠累者哉。然賠累之患。誠亦有之。其故不在糧戶而在吏胥。役侵吏蝕。而無法以駕馭之。稽察之。勢必至於虧空。故辦漕之先。其糧重之州縣。必先擇其官之尤昏懦者。而酌量更易之。蓋浮收易。不浮收亦易。酌劑於二者之間。輕之又輕。僅求給幫費而止。則其事最難。於此而欲上不誤運。下不病民。內馭其胥吏。而外以抗連弁旂丁。則非才吏不爲功。誠得一二才吏。收數輕而辦理妥善。必表異於衆。特加獎勵。此欲禁浮收之過重。不可無賞罰以激勸之也。夫既不能如前二策。爲正本清源之舉。則所以隨事而救正之者。不過如此。此策之又次。公相之所得專行於其下。而所望於閣下爲之講求而贊助者也。其最不可者。或明示章程。以示限制。故添設名目。以貼幫費。是與於浮收之甚者也。明立章程者。同一浮收。昔以爲私。今以爲公。昔畸重畸輕。今有重無輕。則其於民亦既病矣。而貪吏之心無止。以不浮令。猶或踰之。以浮令。後將若何。此不可者一也。添立名目。是昔之爲賦者一。今之爲賦

者二。積漸既久。正額之浮收如故。而所添之名。已不可復革。且并其所添者。而亦有浮收矣。此不可者二也。往歲有八折之請。格而未行。去年蘇松諸郡。請於漕帥。欲明定幫費數目。大爲漕帥所訶而止。或以爲此說似可行。然僕竊以爲請定幫費者。隱爲浮收立案。欲俟幫費有盡一之數。然後徐申其折扣收漕之說。漕帥不許。真可謂深知治體者。蓋幫費取給於官帑。則其數可定。取給於漕餘。則其數不可定。但當力從裁減而已。猶吏求便其私。何所不至。勢將多方以熒上官之聽。不可不察也。大抵額內之供。自然畫一。額外之求。斷不能畫一。因其不一。而必欲一之。是改額也。是加賦也。加賦利在國。折扣利在官。如之何而可也。至於漕務之外。則懲訟棍以息刁風。崇儉樸以厚生計。禁民俗之游冶。正士習之浮囂。其大較也。竊謂可以大造吾江南之民者。莫如公相。開陳利弊。指畫可否。以贊成公相之美。莫如閣下。僕是以敢冒昧言之。而智識短淺。加以倉促之間。不及飜縷。更望以此意廣加延訪。擇其切於民事。而不爲時論所牽者。斟酌施行之。其爲利益當更什倍於僕之所言也。旌節再臨。擬更趨謁。以申前指。會室人得疾幾危。料理藥鑪。晝夜迄不得一刻寧。遂乖初願。旣而思之。此事關係絕鉅。豈其以家室憂虞之故。不爲此邦之人。一請命於賢有司乎。雖以閣下之明。江南之士之衆。僕不言。閣下必能知之。而無待於言。卽有待於言矣。江南之士。亦必有言之詳。且核遠過於僕者。然以僕蘊結之久。遇其人之難。幸得仁明如閣下。則所謂忠告善道。竭愚者之一得。以自附於土壤細流之列者。將於是乎在。故甯犯不謀其政之戒。而不可使我於良友有不盡之誠。甯使鄙人蒙不識事務之譏。不可使賢者有千里距人之跡。是以卒布於左右。千萬垂察。無任屏營。

## 與友人書

楊繩武



某頓首頓首。謹寓書於某君某君執事。某自聞先慈之訃。匍匐南歸。嗣遭先君之變。大故頻仍。鶯鶯鮮民。不復與人世相關。兩年於茲矣。而執事輩遭遇休明之運。俱以文章學問。自結主知。相繼持使節。出宰文衡。天下之士。望風企慕。祛固陋之習。奮經術之用。下爲氣類之楷模。上酬明良之知遇。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某雖視息陳人。逃聽之下。亦當額手破涕。爲執事志喜。爲斯文稱幸。仰企何似。然而朋友之交。道貴責善。義在忠告。茲有一事。不能以竟默者。惟執事察之。某聞之古人。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君子不以夷險易節。不以盛衰易心。故師友之誼。與君親並重。而榮枯患難之際。尤人品厚薄之所由分。而衆論觀望之所叢集也。竊聞澄觀師以衰老乞身。杜門掃軌。不見一客。大臣引退之義。自當如此。而執事輩奉命以後。出都以前。竟未一登其門。投刺告別。未審何故。夫此一造門一舉趾之勞。於禮似爲末節。在澄觀本不借此爲榮。亦未必因此介意。然而執事榮枯之見。厚薄之分。流露於此。君子觀人於其所忽。正不可不辨也。執事向舉進士。俱出澄觀之門。知己之感。國士之遇。不可謂薄。東閣談論。後堂絲竹。亦嘗親預其盛。往來之迹。不可謂疏。今澄觀初解相印。而執事遂搖手相戒。裹足不前。又彼此效尤。先後一轍。誠所未喻也。或謂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古人所譏。此義各有取。非是之謂也。謂夫奔走權勢之門。如季長之失足。梁冀。子厚之諂附。叔文。誠不免爲士論所嗤點。澄觀執事之座主也。執事受知以文章。誼在夙昔。澄觀公清廉慎。世所共知。又當避賢能相之日。執事何嫌何忌。而援此以自解乎。如謂澄觀近日勢涉危疑。恐有波及。故先自引避。尤大非也。漢京兆楊政。師事代郡范升。升爲出婦所訟繫獄。政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叩頭請命。詔赦楊生師。政由是顯名。司徒歐陽歙坐汝南賊罪下獄。當死。諸生平原禮震詣河內自繫。上書求代。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訟固之枉。河內趙承等。亦要斧質。詣闕通訴。由是赦固。又太尉楊震忤樊豐耿寶等。死夕陽亭下。停喪道側。震門

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卒改葬震。李固既被難。門生王成匿其少子燮。燮姓名爲酒家傭。而身自賣卜於市。冀誅卒還鄉里。此皆當患難之交。生死之際。禍不旋踵。而篤於師友之誼。慷慨激發。植節矢義。況師門無恙。不過角巾東第之日乎。今澄觀雖罷相位。溫旨留備顧問。本朝綱目疏闊。優異大臣。恩禮備至。與東京事勢懸殊。使王成虞放禮震諸賢。生今之世。執義終始。豈顧問哉。君子不責人以所難。藉令澄觀今日亦有楊震李固之禍。范升歐陽之獄。屬吏門生。勢同瓜蔓。而必執古文奇節以相繩。謂當伏闕訟寃。亡命赴義。誠知其過當。今事不至此。而妄自菲薄。曲爲顧慮。昧名義之防。蹈儉陂之習。徒使漢世獨行之儒。去人日遠。而後生輕薄之士。藉爲口實。此某之所大懼也。天下惟市道交。朝滿夕虛。挾所求而來。失所求而去。故魏其失勢。賓客故人稍稍引去。灌夫爲之發憤。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其門。及廢。可設雀羅。公因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富一貴。乃見交態。嗚呼。盡之矣。然此特勢利之尤。市井之行。士君子之所羞稱。執事皆讀書負衆望。高自標置。平日忿世俗之澆漓。慨人情之反覆。輒掀髯抵掌。思欲一砥其末流。而一旦利害之念戰於中。炎涼之見紛於外。不能自克。遂至於此。蹈翟公之所指斥。蒙灌夫之所詬罵。豈不惜哉。某與執事輩。叨附同譜之誼。辱生平不我鄙夷。相與砥厲名行。迂拙抗直之性。亦素所見明。故不避忌諱。爲執事一進其藥石。以竊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倘執事別有所以自處之道。爲某之見所未及。亦望悉以教我。幸甚幸甚。

### 上曾協揆乞師公啓

馮桂芬

天福吳民。陸沈一日。焚燒夷戮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金兀朮之禍。爲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兀朮自南而北。五晝夜卽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鱗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先帝

聖明。嗟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猷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經瀆清聽。近諗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衍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箠之惻怛。凡茲皮膚傳受之說。執事心知而飢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爲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黃士橋。馬安濶。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荃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其始弋鳧鶩爲業。繼爲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官不能捕。軍輿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次渠費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規賊各船來往。颺忽。屢爲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大軍一至。必可爲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爲用。而羈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相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內間。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爲質。春間李大舉來犯。先期而漏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爲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才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

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北路一而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杭州兩郡。爲賊所注意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巋然。百城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蕞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爲近地游民。懼懦而不能前驅。或爲大營潰勇。曠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爲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卽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間無聞。不礙其爲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既下。賊且徜徉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江西。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颯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乘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問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趣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卽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兵南攻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爲北路之軍。一面檄寶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爲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

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爲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遊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瑱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幸趙伯超力拒之。乃退奔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忠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殲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與晉掎之是也。敬陳芻說。願執事采擇焉。至師行以糧食爲先。執事拔營有日。卽飛札吳方伯預爲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已臚陳大略。籲之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觀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齎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 與戚某書

程同文

同文頓首。昨以爾姊病狀相聞。其時中心惴惴。已懼疾不可爲。然猶冀天之憐之。或不至萬無解免耳。嗚呼。而今已矣。七月之晦未旦。遂爾長逝。前二日已不能言。未暝一時許。猶索筆作字。能辨識。已手寒及臂矣。心中了了其能言之口。所欲言者具言之。言畢舌轉側。遂暝。所言皆可悲痛。自以出門後不得侍父母疾。視斂視藏。謂生女無益。嗚咽隕絕。又南泉老人畫竹小冊。嚮所藏皮。每欲作山水花卉附於後。合裝一冊。已裁紙十頁。寬長如故冊。值乳疽已大。不能伏案。將俟創愈乃作之。竟不能如所志。深自恨也。此冊及王煙客王煙谷王石谷畫扇各一。以爲皆老人手澤。病中手自包襲。屬他日以歸於弟。又凡來京師後。老人所與書。收置一匣。無一字遺者。此則以授余。若其所與余言者。惟勸余早歸。得自息。毋天天年。仕宦成名。齒已晚。庶幾或有著述。以聞於

後耳。姊生平吾弟所知。而卽此奄奄垂盡之頃。其至性卓識。有士人之所不及者。况以求之尋常閨閣之中哉。嗚呼。而今已矣。數年來。姊見余早衰。憂形於色。每謂余他日我與子歸老浙西。扁舟往來溪山間。子詩千首。我畫千幅。得此亦足矣。嗟乎。姊方慮余之不壽。豈知其身化去如此之速。余齒危髭白。自顧於世復有幾時。然則不獨事功之已遲暮。卽歸而料理故紙。冀託此區區於百年之後。亦恐無及矣。此姊之所以臨沒而眷眷爲余言之者乎。姊之逝也。距此蓋旬有四日矣。與吾弟書。每執筆輒悲痛不自已。三作三輟。然烏可使吾弟久不聞。乃復忍痛作此。墮涕滿紙。知弟閱之。必北望摧慟也。遺言以麟洪聲兄弟姊妹及曹氏妹所出甥男女。不能歸而見之。各賜與小小物件。有南去便續當寄。哽塞不盡欲言。惟察入不宣。

### 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萬世隆

王之失極。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兕以角敗。象以齒焚。昔訓昭灼。而今無驗矣。今之仕宦。德涼者財豐。金多者位赫。故士相習以貪。而俗以奢相尚。聘婦羔羊。輒千金。而嫁女以數萬金。爲過儉。輿馬衣裘。身耗萬人一歲之食。飲食讌會。費中人之產。三者日有舉也。是皆欲不取之於民。將安取哉。自以能漁獵民財。謂爲有才識時務。不知其使國家積失人心。將生意外之虞。謂之大逆不道之臣可也。愚聞古之品清行修者。尙有畏人知。畏人不知之殊。今也或是之亡矣。苟有小廉曲謹之人。伏處下位。而翹然自命曰賢。日欲張其姓名於擔竿之上。以矯世而羞俗。卽表之爲至德絕行。斯亦足以不愧矣。士之以不節斃者。伐性之斧斤。戕身之鳩毒。蓋有二也。然若輩暴殄天物。毀棄天民。卽盈原鬻壑。抑何足恤。仁人在上。尙以教道不明。禮制未修。雖恐人自刑。無異於上率而殺之。況乎其倡而導之。潰隄而放之。又奚辭於大鑿矣乎。黃金白璧。損金甌之器也。蓮炬香燭。

焚玉燭之煤也。田連阡陌。盛封疆之算也。居擬王侯。燬宮廟之築也。居上位而不懲。掌邦憲而不飭。何異縱鷹隼於雉兔之場。假斧斤於盜賊之手。以奪兆姓之所天。縱懸魚拔葵。不食禽獸之肉。既不幸居其位矣。欲自免於盜魁獵縱。其可得乎。吾兄幼治春秋。深於孔子變俗之旨。若力能矯。當不惜軀命以矯正之。不能即致位而退。無爲以深雪潔白之躬。枉受時俗之塗炭。恐萬世而後。雖有親愛吾兄。欲曲諒其蹤跡者。亦不能挽江漢以相濯矣。自古出處之道皆然。非弟今日獨爲吾足下商也。然非與足下道誼相漸之久。抑烏敢發此狂論乎。弟不在位而謀之。與兄在位而不謀。厥愆等耳。

### 答門師

萬壽祺

謹啓。廣陵拜別之後。日月易邁。倏忽八年。雖未得時候座下。然師門近祉。每得詳聞於北來親友。臨風懷想。夙夜維縻。恭惟我夫子道體隆茂。太和日臻。世兄德業進修。才名丕振。祺雖頑愚。時自勉厲。以報訓方。捧讀賜書。百拜加額。仰知夫子家業艱澀。深爲憂慮。祺自甲乙兩年。移家吳郡。運命不辰。數爲兵寇所掠。數世之蓄。一旦都盡。瀕死者不下十餘次。幸恃鴻庇。得偷殘生。與眷屬伶仃北還。揭借艱難。薄產房舍。皆已焚燬。餘者官據爲公廨。田園久荒。稍熟可售者。皆賣以救飢。所存確。牛力兩窮。水荒交踞。追呼之聲。不絕於耳。復加之寇警日聞。不得已暫寄淮浦。覓食故交。以爲權宜苟且之計。命窮業廢。竟無一善狀。可爲夫子道者。去夏重病風溼成痺。至今手足拘攣。將爲人世棄物。每欲南來上候萬福。內憂交謫。外憂病軀。輾轉圖維。輒復中止。反承垂問。惶悚百端。勉力搜索枯囊。兼之爲貸親友。敬具六金。附使呈上。仰祈鑒愍。不加鄙遺。來諭之數。不能上遵。蓋赤貧之後。不善生殖。舊業全廢。無從點金。冷暖世情。求貸無所。非復向年從容久矣。黃如千病故於雲間。家口兩

被盜劫。貧已刺骨。後人艱窘。僅免流離。李晴老躬耕教子。家居無恙。數年之間。親友彫零。故鄉荒廢。念之每至淚下。此皆夫子所願聞者。謹以上慰。嗣後再圖。

## 與明史可法書

睿親王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僂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承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徼權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



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江。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 與顏修來書

葉方藹

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懼一時草率。無以副仁孝之意也。既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爲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徇時俗爲去取爾。藹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硜硜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徇時俗。則幸自反而無愧焉。然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讀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爲咨嗟涕洟。稱道誦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踴躍恐後者哉。竊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河間之破。實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畿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爲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尙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鄙見。摭實書之。謹錄藹一通寄上。至於讖盧淺闇。詞不稱意。有負所委。忸怩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宣。藹再頓首。

## 與左君書

劉大櫓

大櫓在兒童時。卽知有足下之賢。潔清自持。與世俗殊。向卽欲擔囊往從之游。而事故羈牽。不獲如志。近者於皖城一得相見。足下不以其無他過人。遂有願交之念。出於懇懇之誠心。夫以足下之汲汲於古人立志行身。幾皆可以無愧。而大櫓方坐於闇昧之中。思一追尋足下之光華。不可得。足下不自知。乃一見卽以古之人相許。亦見其相望之深。相期之厚。則大櫓雖不肖。而其於世俗之不相知。雖累千百輩。其不足爲辱。而足爲榮也。審矣。又何恨乎。大櫓非知文者。足下願出其平生所著述。俾相商訂。此無異投金玉於拙工。不破碎毀壞之不止。雖然。大櫓之從事於此。不可謂不久。方其盡心力而求之。軒皇以來聖經賢傳。以及百氏諸家之辭章。爲日星川嶽牛鬼蜮蛇種種形神。世既有其書。無不求而得之。而不知其解者蓋寡。則其於足下之文。希風掠影。苟有所測。敢不盡心。夫文字末技也。其於吾人。乃所謂餘事。然見世人頗不知有此可歎也。司馬子長韓退之。所爲文具在。世亦皆蒙謂之好。然使藏去。司馬遷韓愈名氏。令今人見之。鮮不資以爲笑。豈復能深加賞歎哉。謹撰序文以往。聊用發舒其懷念之情。須相見。乃能盡意。悵望不宣。

## 與吳閣學書

劉大櫓

大櫓再拜。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伏惟明公卓犖天授之資。抉摘今古。探其奧窔。發爲文章。珠璣玉璫。瀾乎長雌之鳴。鐘鏘之響。而位勢近於台輔。德澤加於兆庶。閩海荒徼。聞公之名。無不束手歛衽。瞻顧而不敢前。大櫓方孩穉。卽知慕望。竊願裹糧負笈。徒跣相從。而自顧卑賤。巨公貴人無可通之路。又僻處江鄉數千里。

外。欲翹首跂足。望見君子之光儀。既不可得。向風奉尺素之書。號呼請託於門。則懼不見納。是以杜門自守。遙望堂階。茫如梯天。蹙蹙不敢遽進。近者客舍蕭條之際。忽聞從騎馳入曰。明公且至。夫生平愛慕願望之人。十年不見。而猝然羈旅相值。喜出意外。安能默默不以自明。然猶以尊卑關絕。草茅之夫。拜跪趨承。自慚鄙陋。惟恐獲戾於左右。而自取不敏之誅。明公不嗤笑以爲狂惑。而憫其窮屈。施之賞歎。慨然以樂育天下之材。自任懇款周詳。意思高厚。實非大樞之初念所敢企及。語云。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明公於大樞。非有平昔過從之素。一旦囊其文。大其聲。疾呼於儔人會聚之中。以吹埃咳唾。矢口之力。拔擢閭閻。孤處之儒生。出之泥塗之污。而措之几席之上。其爲全活之恩。長養之德。不知將何以報之。且夫負異懷奇之士。非無絲粟之能。可采取者。莫不攘臂慷慨。咸思自致於青雲。而大樞居閑處約。困不自聊。日月無窮。歲復一歲。欲往京師。應舉求官。念無扳聯之親。投契之舊。朝夕薪芻食物之資。無所取給。誠恐一日失所。飢寒并迫。遑遑焉無可告訴。今則翻然矣。勃然矣。荷明公以爲知己。既有推引之力。又有哀憐之意。竊用私心自喜。以爲獲所依歸。夫負販之輩。苟急所圖。奮身以往。猶不可退。况當路而施仁。有明公者以爲之主也哉。

再與吳閣學書

劉大樞

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樞再拜。謹奉書內閣學士吳公閣下。向上書後。待命凡四月有餘。不見還示。乃復敢畢其說。伏惟明公鑒其愚。大樞聞之。人有失足九仞之井者。烏獲持長綆千尋。方欲拔而起之。而井中之號呼不止。何者。幸生之期愈近。援救之心愈迫也。大樞不肖。樸駘粗鄙。才能無可採。而名聲不聞於里巷。爲世俗之所共棄久矣。明公不知其愚。卒然於道途之間。羈旅之際。一見而以爲可取。歸於中朝。執縉紳大夫之踞而告之。

曰桐城劉生者。今之昌黎也。自東漢文壇曠數百年。以至於唐。唐興百有餘年。而韓愈氏出而振之。至今未有倫比。以大櫬之不肖。一旦而得以肩隨其際。明公之知大櫬者至矣。其所以待大櫬者厚矣。而大櫬復有所云。則九仞號呼之說也。自古布衣以大臣之薦聞蒙顯擢者。史傳中不乏其人。况今天子新卽位。勤於政理。求賢如有所不及。明公方荷眷注之隆。立便殿。朝夕與天子相吁。愈四方之士爭得明公之一言以爲重。明公不言也。明公而有言。九仞之墜。宜無不起者。夫明公之於大櫬。固不惜一施手之勞也。設使以大櫬之見知於明公。而大櫬之溺卒不可拯。則命也。雖有知大櫬者千百人。非所敢望矣。抑又聞之。韓愈氏四舉於禮部而不遇。皇皇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乃卒至宰相之門。上書自請。大櫬之窮何足道。然獨悲夫古之爲韓愈氏者之窮至此也。

## 上太守方茶山先生書

劉 勰

竊聞上下之勢分易隔。文章之氣誼易通。蓋文章者。性情之事。苟以誠通之。其致也。可以格天地。感神明。貫金石。動蟲魚。鳥獸。而況於人乎。況居其位而樹之風聲者乎。登高而呼。其勢甚疾。而應者亦愈速。故文翁治蜀。而禮教以興。范甯治交。而人文蔚起。苟稍稍有志於斯道者。有不以希聲附響。翕然景從者乎。維閣下白下儲精。黃山毓秀。以名科第。馳聲於郎署之間者十餘年。向在京邑。固已翹企斗山矣。一旦來守茲土。不數月而口碑載道。嘖嘖稱清慎勤者徧郡邑。而且他務未遑。汲汲以振起斯文爲首務。旣已封題各邑。彙卷而棄取之矣。又集諸生扃門親試之。凡所取錄。及素所訓示。皆以蘊釀書卷爲兢兢。而又以所刻藏稿。布之多士。以爲矜式。某嘗取而讀之矣。湛然經籍之光。灑乎史漢之氣。雖古作者何以過此。以此歎閣下之學。何其博也。閣下之才。

何其大也。而閣下之作育人材。又何其誠也。其所感發而興起者。豈其微哉。潯陽爲古吳楚交會之區。山川之勝。甲於他郡。自漢晉以來。名宦先賢。及往來寄寓。如宋子庠。陶士行。庾元規。陶靖節。狄文忠。李少室。白香山。李青蓮。周濂溪。岳忠武。李忠文。諸君子。忠孝廉節。理學文章。後先相望。雖越千百年之久。其風流餘韻。猶有存者。而又加賢太守之振興鼓舞。以作其氣。其在譽髦之士。希丐一盼。以爲拜獻先資。其爭自濯磨固也。而豈但此哉。某竊有願焉。某自束髮受書。至愚極陋。質不及中人。然自制藝而外。詩古文詞。駢儷諸體。性頗近之。故自總角。受知於金海住先生。厥後歲科試。皆不以爲不可教而棄之。而翁覃溪。趙鹿泉。兩先生。尤蒙剪拂。然自爲諸生。潦倒者二十餘年。壬子鄉試。始見收於吳白華王乙齋兩先生之門。今困公車者又十餘年。豈數之奇與。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斯言足以發矣。憶乙卯以後。客都門者六七年。於覃溪先生學詩。於鹿泉先生學文。於白華先生學之。而又務博聞而強記。而又館於今中堂紀大宗伯之家者數年。以時數親其緒論。雖至愚極陋。不足以窺諸先生萬一。然每有所作。皆得以有所就正。又況久客都門。所交天下士。頗多。風朝雨夕。促膝連牀。偶有所得。輒抵掌上下。激昂千古。至於酒闌燈灺。而猶不已焉。此數載以來。所取益者爲不少矣。及壬戌南旋。鄉里之間。淺見寡聞。誰可與語。卽議論偶及。又或格於一日之長。而彼此俱不得各暢其懷。嗚乎。此道蓋難言矣。夫處暗室之中。其慕光也若渴。決積滯之水。其赴海也必疾。困離羣。賦索居。倘有二三同志之士。雖百舍重趼。猶將載酒從之。希得一質以開其愚蒙。況乎積之以淵博。召之以至誠。而又樹之以風聲。近在耳目之前者乎。則黻之所感發。急欲就正以開其愚蒙者。舍閣下其誰與歸。抑黻又聞之。昔韓昌黎三上宰相書。白居易呈詩於顧著作。李太白上書於韓荊州。類皆以其所爲上之當事。說者以爲干進之私。未免唐人陋習。若閣下之於黻。非有衡文之任也。非有銓選之責也。分有尊卑。直父兄之於子弟也。學有先後。直先生之於弟子也。挾

求質之隱。無分外之求。則與之可拒之亦可也。抑又何嫌。此又區區之意。所斟酌而後敢出此者也。數月以來。神志迫切。本擬執經隅坐。卽聆訓誨。奈俗冗羈身。未能卽如所願。茲特將近日所爲各體若干首。恭繕呈上。乞垂覽焉。伏祈賜以丹鉛。指其紕繆。使至愚極陋。有所裨益。則幸甚幸甚。

###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劉開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閒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勳業之彪炳。聲聞之熏爍。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卽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卽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綿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邃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閒。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尙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卽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盡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海。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盡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之。蓋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

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於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卽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仿其辭。遂可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談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鏗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濃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可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未矣。此專爲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於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

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既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必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學者。必實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泳涵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益之以公羊穀梁之精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開滌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旣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旣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爲文。則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殫精竭思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



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慚。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敵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芻蕘之見。皆先生所知。不揣固陋。瀆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惟先生可聞斯言。惟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簡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

## 致劉伯山書

劉恭冕

伯山宗兄足下。久未通函。思念無已。冕少小失學。自從家大人至文安任所。始銳志讀書。竊思段懋堂先生擬以史記漢書說文諸書與五經並列學宮。惜當時之讀書者。咸囿於所習。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嘗推其意而論之。以爲今之列學宮者。當有二十一經。不當僅列十三經。大戴禮中多記孔子曾子之語。其精言粹義。多與

表記大學相出入。故漢志隋志咸以大戴記與小戴記並列。今人祇知習小戴記。而讀大戴記者。千不得一。此當補列爲經者一也。荀子亦傳孔門之學。徧治羣經。西漢之學。皆荀子一脈之傳。其功不在孟子下。後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並棄其書。不使與孟子並列。此當補列爲經者二也。太史公作史記。備列古今興廢之迹。以論其得失。而八書尤足與禮經相輔。蓋史公本治易書之學。儼然西漢之經生。班氏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斥之。非通論也。此當補列爲經者三也。孟堅漢書。乃斷代作史者之祖。後世史家咸稟其法。故後世皆以馬班並稱。此當補列爲經者四也。溫公通鑑。備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論治之書也。其所論斷。悉取法於春秋。足以善善惡惡。儆戒百世。此當補列爲經者五也。楚詞爲詞章之祖。然諷一勸百。怨而不怒。史公稱離騷一篇。兼有小雅國風之旨。可謂知言。此當補列爲經者六也。說文解字。集小學之大成。古今以來。欲通經學。悉以小學入手。而此書實經學之津梁。故近代治經之儒。咸先從事於此書。此當補列爲經者七也。九章算法。亦爲西周舊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書數二端。列於六藝。而此書實爲算法之祖。此當補列爲經者八也。以此八書。與十三經相合。共成二十一經。倘能家絃戶誦。則人人皆可爲通儒矣。家大人近治論語。已編至雍也。冕治毛詩。亦擬小有撰述。附呈龍山碑一紙。係家大人令元氏時所獲者。乞加考證。不勝盼禱。

## 復高雨農書

劉儀

雨農先生足下。月望芸臯。觀察遞到手教。並大箸傳文二篇。伏惟先生以碩德耆望。主持八閩風教。意欲盡人而偕之至道。故雖以儀之無似。亦且惓惓焉獎借之。勸誘之。引而進之。當世作君之林。又以儀之故。更求有以不朽其先祖。爲之立傳於通志名宦。又綜其始末。別爲大傳。存諸集中。先生之用心至矣。儀將何以任此。然

既辱愛如此。則私心之感且幸。宜何如也。儀來閩始識芸臬。因芸臬得知扶雅。以及先生。而石甫則已前去閩矣。竊見諸先生學識論議。各有自得之處。儀則自顧枵然。中無實際。方爲之媿且懼。今先生乃復云云。豈千慮固不能無一失邪。抑先生特矜其不足。而不覺成此過論邪。而儀碌碌奔走塵俗。其將何以實斯言於天下邪。儀嘗自恨交遊落落。識人甚少。不能盡見當世賢豪長者。以開耳目。擴心臆。其不足與論一代之人材明甚。然就今所見。如吾鄉李中者師。博究羣籍。淹涵衆有。於文家經術。冰澈鑑鑒。王君瑤舟深通心性。於諸經且有成書。其詩若文。悉高簡有法。吳君仲倫理解精闢。尤工文章。其於古也。取道於韓。衡貫旁驅。以放於司馬。優柔恬澹。幾於自然。如三君子之積學富文。殆上躋之古賢。而無媿。儀幸皆得而師之友之。正恐所不得而師而友者。尙多也。一郡猶爾。推之天下。正恐所不得而見之聞之者。更不可勝數也。然惟此三君子者。其與石甫扶雅。不必盡合。亦不必盡不合。設使與石甫扶雅與先生相對一室。各罄所得。當必有相視而笑。相見恨晚者。而惜乎或吳或越。或閩。各以事繫。而不得一集聚也。因是思古君子。抱其所學。欲共白之當世。無人焉以發之。必尙有抑塞而不盡其意之處。此後之讀其書者。悠然以思。喟然以歎。往往不能無留餘憾於不言之裏也。自惟何人。於吾鄉得申者。諸先生。又得芸臬扶雅於越。比至閩。復得先生焉。卽其議論探其學識。而竊資之以自淑。心有所型。無虞迷眩。縱學山者。必不至於山。而其爲慶幸。已無言喻矣。是故儀固不足以承先生之言。而欲求所自力者。則必宜自此始也。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其儀今日之謂矣。敢敬爲先生誦之。傳文高古。無倫。欽向何極。惟敘世次。有與儀家乘不合者。謹條具別紙。尙求更正。又扶雅見示古近作四首。亦妄爲加注。並望諒之。教之。石甫處未能致書。便中更希先導。歲暮事冗。言不盡意。卽日春事鼎新。惟萬萬順時。爲道自厚。不宣。

# 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 蓉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籩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鑿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麤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旣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尙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軌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歎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

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戡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此已哉。貪夫之徇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殞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刃。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則抑無以繁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亦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趙希璜

李靖爲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倨見國士。越公改容謝之。足下銜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教匪。日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茲莅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爲誰。技勇之夫爲誰。想足下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十有一載。日擊時艱。心神慘怛。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卽慎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領。夫守令親民。下情易於上達。今賊曰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旣更甚於賊。是制賊無需

乎兵。則不知仍寓兵於農。慎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獻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卽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卽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載之矣。今以少制衆。所恃者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烏合之衆。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石運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曰糧儲宜預畫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隨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間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 擬言風俗書

管同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尙忠。其敝爲野。般人尙敬。其敝爲鬼。周人尙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爽者。我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從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

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我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慄。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敝。國家之於明。則鑑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尚。衆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斃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惟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孳孳者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賊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逮光武尊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

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舉耳。近者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贖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其有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 與崇海秋大令書

鄧瑤



僕南楚之鄙人也。德行不足以服一鄉。文采不足以庇一身。自取棄絕於海內賢豪長者。足下乃一見傾心。以爲稍異於衆。辱而交之。久之。情好益篤。且欲結爲兄弟之好。如世俗之訂爲蘭譜者。言之數四。僕未之答。請爲白其區區之私焉。僕年十歲時。讀昌黎文。至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數語。誦未終篇。嘗掩卷太息。以爲世固有若是之人哉。甯老死不願相見也。及年十三。出應童子試。所識者郡縣之士耳。十八試舉人於長沙。所識者九郡四直隸州之士。聞見所及。其中結爲交遊。如昌黎之所云者。所在而有。及二十五歲。遊京師。京師人海也。賢士大夫之以文章道德援引後進。培養人材。爲士人之所亟欲求見者。未嘗無其人。然而如昌黎之所云者。其人又豈乏乎哉。瑤竊恥之。故自出應童子試。以至於今年將四十矣。游歷所至。同輩之謬見親愛者。嘗溺於世俗之見。約訂盟好。僕輒婉謝之。然未嘗一日忘其人。嗚呼。世之所謂密交好友者。豈果有金石之堅。膠漆之固邪。大抵通仕籍者。視其人之官高於我。又有氣力能推挽我。則從而師事之。雖年齒相去遠甚。俯首稱弟子。不少愧。若其人與我同僚。而聲氣通顯。可恃爲夤緣之助。則從而兄弟之。互書姓名籍貫。與其祖父兄弟及妻子名氏於簡。交易藏弔。是謂蘭譜。釘盟後。兩家妻妾子女。遂可迭相往來。視爲通家。其窮而在下者。亦各有兄弟之交。用誇結納。當其締交伊始。泄之以神明。申之以盟誓。真若死生禍福。可以以之。而詩所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信不誣矣。曾幾何時。向之結爲兄弟者。今忽視若塗人。或成仇敵。人未嘗不咎其隙末凶終。吾以爲始之不慎。勢所必然。足下閱歷多矣。甯見結爲兄弟者。果可恃乎。故僕堅持初見。不敢輕效世俗之所爲。雖遇足下。至誠懇切。數申前意。亦終不敢破戒以從。蓋道德之交。貴以誠信相終始。固不在乎稱謂之密。儀文之厚也。且人必先於兄弟之倫。自問已盡。無少缺陷。然後可言交友。若兄弟而塗人之。反能就塗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肯信之乎。孔子大聖。尙云事兄未能。僕於至親骨肉間。負疚實多。友朋之際。豈能

自信。必如兄弟之親邪。足下亦何所取於僕也。且足下所約同盟之某君。其人有高才而少篤實。伏波所云。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所與友。歸必告諸父母及吾叔父。今先君雖見背。而老母與叔父訓誡綦嚴。交游不敢不慎。誠不敢蹈馬氏畫虎之誚。區區之意。惟足下諒之。雖然。足下文章之美。風義之篤。與眷待不肖之厚。則已銘諸心版。且將傳示子孫。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詩也。請爲足下誦焉。

## 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啓

壽富

嗚呼。天下大勢岌岌哉。外人知之。中國不盡知。四方或多知之。我八旗則知者三四。不知者六七也。我八旗世祿世官。休戚與共。苟非婚姻。卽是骨肉。乃記全盛之隆規。忽當前之大勢。然眉不知急。剝膚不知痛。酣然以嬉。渙然以處。危哉痛乎。其坐以待斃也。僕家貧力微。學識淺陋。竊觀天下紛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勵。不惟負咎君父。將必啓侮四方。消息甚微。所關極大。每願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謀富強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奮其力。厚培本根。力開盤錯。終日嘷嘷。逢人強聒。取笑於自守之士。見病於持重之儒。不敢灰心。惟自隱痛。念我八旗之大。人才至多。世受國恩。天良未泯。苟知時局危急。必不忍坐而旁觀。用敢不避譏彈。略陳大勢。願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閔君父當局之苦。哀身謂之莫保。念子孫之流離。雪涕奮興。起謀王室。氣運不難強挽。安危可望轉圜。若驚爲病狂。笑其說夢。一旦禍至。死無以對祖父。生無以保妻孥。蒙恥捐生。相胥及溺。然後始歎填海之苦衷。諒憂天之先見。豈不晚哉。豈不痛哉。

大地之上。諸國林立。我中國居亞西亞四分之一。地之如亞西亞者。尙有五洲。西人比較諸國強弱。中國人

居第一。地居第三。兵船商輪殿居人後。願我兄弟勿恃廣土。侈然以自大也。

中國戎禍。始於道光。一敗於英。再敗於英法。三敗於法。四敗於日本。失緬甸越南琉球高麗屬國凡四。割香港臺灣澎湖北徼屬地凡四。無役不敗。無敗不失地。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弱之國。兵力不足恃也。

自和約以來。入口洋稅。歲有增加。無窮漏卮。屆六十年。賠兵費者凡四。我貨財之輸於外者。何可勝計。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貧之國。生機將日促也。

同治時德宰相畢士麻克。嘗建分中國之議。諸國因中國地大民衆。莫敢先發。自我敗於日本。此說復起。近日諸國議論。半是此事。願我兄弟知外人日日謀我。我中國將有瓜分之機也。

中國北枕俄。南接英法屬地。皆以兼併爲國者也。東鄰日本。遠交近攻。思食我以自肥者也。不入於此。則入於彼。願我兄弟知介居強大。中國有必分之勢也。

中國貧弱。無論何國。覆之有餘。所以相持而莫先者。以英俄之強弱未定也。強弱未定。以土耳其未滅也。土勢岌岌。危在旦夕。土亡將及我矣。願我兄弟思分陰可惜。爲時甚迫。無苟安以自誤也。

今日百物騰貴。由加稅也。俸餉減成。由庫乏也。稅重民貧。賊盜將起。富者貧。貧者死。推其源皆由於日本之賠款也。國家貧弱。人人受其禍。願我兄弟無身受其害。而猶以此爲國家之事也。

俄之滅波蘭也。殺人數百萬。英之滅印度也。殺人亦數百萬。奪其財。據其土。奴其男。淫其女。日本之於臺灣也。亦然。願我兄弟。知人人家將被此害。而早圖自救也。

土國之弱也。由於國人偷惰苟安。波蘭之滅也。由於國人自私自利。印度之亡也。由於人心參差不齊。德之興也。人人有自強之心。美之興也。人人無自利之心。人人自強國始強。人不自利乃有利。願我兄弟人人懷自

強之心。無自利以自害也。

中國存。詩書乃可進身。本朝興。八旗乃爲貴族。國家安。富家乃保貨財。願我兄弟。思家國之相關。先謀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也。

天心向順。緬甸高麗琉球越南亡矣。天不佐暴。英俄法日興矣。則亦強者存。弱者亡耳。德小國。人人自奮而崛起。日本弱國。懼亡圖存而忽強。意亡國。百折不回而中興。人定安在。不可勝天。願我兄弟。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氣運以自廢也。

子也才。父母無凍餒。臣也良。君后無危亡。我中國士果用命。何至求和。人果向學。何至才乏。今日之禍。舉國釀之。君父受之。願我兄弟。思君臣之義。無卸責於君。而自矜局外之智也。

得資賜。銅匠也。思強其國。德意志之霸圖興焉。哥倫波。舟師也。思周大地。泰西之商務成焉。匹夫有志。國家賴之。愚者苟安。懦者觀望。無志者委責於人。無恥者享成於人。願我兄弟之貧賤者。先自勵也。

法之亂。世家大族。餬口於四方。波之亡。世家大族。放流於荒徼。自我敗於日本。外國日日講兼併。自我割臺灣。外省處處求自強。民權起。大族之禍烈。戎禍深。大族之禍更烈。願我兄弟之富貴者。先自危也。

章句破碎。大義乖。於是乎士鮮明理。華藻塗飾。真意少。於是乎士鮮實用。經有大義。五倫五常。史有大義。治亂興亡。文有實用。明理紀事。願我兄弟之爲學者。先求其大而歸諸有用也。

地不一國。國不一人。人各有心。心各有智。不察列國大勢。不知其邦強弱。不察列國論議。不知其意美惡。不察列國學術。不知其技巧拙。是謂聾瞽。聾瞽者侮之媒也。願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也。

## 致高嘯桐書

壽富

嘯桐吾兄大人左右。季秋自弼余送到手教。所以教不佞者甚至。苟非相愛至深者。其孰肯以是爲言耶。然諱味來教。一若不佞之誠。高古絕俗。不肯降以從時者。此則石遺之過言。而吾兄之過聽也。富之生也廿五年矣。幼而多病。一月在學者。率不過廿日。坐是六經至今不能成誦。壬午家君罷官。始思爲進取計。然質下學晚。每一執筆。輒不知作何語。去歲觀場。僥倖一第。至今猶不自解。來教謂其唾棄而不爲。而抑知其實欲爲而不能耶。古文一道。夙所不習。然生平持論。亦頗與時賢異趣。竊謂文生於言。言生於意。意有喜怒哀樂之不同。故言之溫厲緩促殊焉。言有溫厲緩促之不同。故文之繁簡華朴殊焉。善言者達意。善文者達言。文之能事。至此止矣。而其優劣不在是也。意有善有惡。故有衛道經世之文。有亂道惑世之文。其爲文也。足以衛道。足以經世。意之所在。筆又足以達之。使後人思之可解也。誦之可悅也。彬彬乎文之上者也。其次意之所在。筆不足以達之也。思之勞心也。誦之棘口也。然其本意。或可以闡先聖之微言。或可以救當時之弊政。雖不見稱於文人學士。而名臣大儒多取資焉。抑其次也。若夫小言破道。獲罪於先聖。與夫信意馳騁。而毫無實用者。其詞雖工。則淫聲亂色之倫也。三代學者不言爲文。偶有以辭令稱者。則謂其有禮也。今之爲文者。動援左史。左史之文意在紀事。亦不以能文自居。漢之以文章稱者。有鄒枚司馬。然三子皆以詞賦擅長。則是以文爲學者。原出於詞賦家法。後人乃以被之奏疏議論。不亦異乎。兩漢以來。文章復古者。韓柳李孫歐蘇曾王號爲大家。然諸君子承六朝駢儷之餘。能刊落浮彩。獨抒其意。厥功誠偉。若其干請權貴之書。泛泛酬贈之序。以縱橫其氣爲波瀾。以錯綜其詞爲變化。與風雲月露之辭。同爲無用。準之上古。皆可不作之文也。本朝學術遠邁往古。先哲小心不敢輕非古人。故多爲是說所囿。望溪至謂古文失傳經數百年。有志爲之而力未果。微渺其詞。幾如性道之不易窺測。不亦疑惑後學之甚乎。富少不學。於先輩著作。皆未窺其萬一。然私心如是。則亦終身不得望其門。

牆者也。近年思欲暫棄末藝。且理經史。少窺先聖是非大義。與古今治理得失之所在。能僥倖人仕。則講求本朝治法。得爲俗吏。小心奔走。能不貽父師交友之羞。於願足矣。若其終身不遇。則將取先儒不屑講求。未能整齊之小藝。與當時利弊之所在。而千慮一得者。筆之一冊。以求不虛糜此生菽粟而已。然年來家勢日落。親老多病。又連遭骨肉之戚。惕惕焉猶恐此志之虛抱焉。則信乎人之成立有命也。若吾兄之所以教之者。不由相知之深。相望之切。未易得是誠篤之言。此固富撫心泥首感激而不忘者也。又敢以至交厚意。而以庸劣薄之也哉。冬寒伏維自重。不宣。富頓首。

### 致高嘯桐書

壽富

嘯桐老哥大人左右。久疎通問。抱歉殊深。伏維入春起居萬福。時事日迫。且憤且懼。二三知己。人各一方。不能同聲一哭。殊爲恨。左右天資沈毅。處事明敏。而屢躋春官。劄口書記。用人如此。中書可謂有人乎。強鄰狎侮。幾不齒中國於人類。練兵未成軍。而習氣已壞。籌餉未濟事。而民生已困。講西學者。未通一藝。先思叛教。講中學者。墨守八比。卽以爲衛道。紛紛嘖嘖。將成黨禍。推其故。只是好逸畏難。嫉才護短。自私自利之心多。尊君親上之心少。聖教之廢興。人種之存滅。岌岌殆哉。竊以爲今日大勢。非天下人心翻然改圖。通力合作。萬難濟事。欲其改圖。莫要於先使知懼。欲其知懼。莫要於周知外事。看似迂緩。實爲要著。不然門戶相持。議論徒費。終日講富強。以爲非者。必百般撓亂。而以爲是者。亦不能坐言起行。未定一尊。而外患已至。其爲大患。不亦哀乎。史關部以爲捨練兵籌餉無人材。壽富亦以爲捨開風氣無政事。何今之士大夫。不思禦侮之義。先去理會門戶之異同。總由名譽富貴之說。深中乎人心。君臣大義。不伸於天下。一旦覆舟。吳越同溺。歸之天命。天豈受過。壽

富苟安食息。如待死囚。一腔血淚。無處揮灑。幼年不自菲薄。每思有所樹立。以酬知己。自經喪亂。悲憤日侵。涵養盡喪。方寸已弛。殆難復爲世用。惟祝賢才日進。濟此艱鉅。使得噉飯讀書。了此半世。設不幸。亦止能修髮長衣。哭見祖宗。以謝朋好耳。已矣嘯桐。江湖修遯。通書不易。左右君父。正賴賢哲。勿灰壯志。是在人爲。臨風嗚咽。不知所云。伏維自重。不一。世小弟壽富頓首。

### 與顏脩來書

臧眉錫

都門侍教以來。脩已三匝月矣。過荷雲誼諄諄。有逾同懷。鏤刻五內。曷其有旣。顛候青鎖黃扉。以慰鄙懷。然屈指亦指日間矣。弟狼狽出都。因覓費之艱。稽遲至於閏五月到任。一入魯境。滿目荆榛。百無一熟。人民寥寥。絕無市集。然固窮之教。分所宜受。猶幸者僻耳簡耳。僻則無兵馬之苦。簡則少供應之累。豈料初三到任。卽有皖兵移駐之文。百孔千瘡。左支右吾。至於從前雜差之弊。凋殘之病。筆不能道。以千百僅存之子遺。半爲差徭所驅逐。有鬼無人。有土無屋。竟不成邑。言之於邑。聞之駭絕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鄭俠之圖。豈足繪其一二耶。李管精明幹才。不必言矣。亦因困苦之狀。日日告退。弟勉留之。亦五日京兆耳。適有便羽。先此附候。入秋尙容差人走叩。馮夫子一札。千祈面致。并道弟地獄之苦狀。生我成我。或援而救之乎。他若掣肘之事。貽累之事。巧婦無米之炊。功令苛求之類。尤不敢述之左右者。回想丁未連鑣之日。今春聚首之時。其可得乎。惠子知我。幸起之枯鮒爲禱。諸同人處。不及遍啓。千祈叱名。鱗鴻不遠。荒函之罪。統祈慈宥。臨穎主臣。晚弟眉錫頓首。

### 上某學士書

潘 耒

某聞善爲治者。不務爲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爲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已治平矣。百官之職。掌不爲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爲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爲不嚴。然而網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不凋弊。天災地變。猶不能無垂戒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國家爲事也。爲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問也。爲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註誤。官方之清濁。非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徇。有一大議。則上下揣合。如上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爲經費。裁減工料爲節用。如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卓異。內廷外闈。莫非委蛇將順之人。早作夜思。無非彌縫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視仕宦如經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讜論爲忌諱。罔上行私爲得計。積習相沿。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摘譴訶。諭以洗心滌慮。經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爲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體。官府一心。真知天變足畏。民善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而相與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爲統攝。若保母之乳嬰兒。啼笑痛癢。無所不關。如農夫之治禾稼。螟蟲蠹賊。無所不去。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隱。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於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釐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卽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於人情。則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爲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爲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



才智專用之於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於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爲身家者爲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爲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爲皇上陳其綱領。辦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正本澄源之論。而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 與弟文韶書

盧文韶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尙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雖幼志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開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茫無端緒。且慚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處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自走四方。辛勤節蓄。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立於學。精於歌詩。所友皆當世知名之士。盡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帖一大篋。朱墨重迭。

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與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樂邵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甯有常哉。况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栗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間則日暍。又歸家飯。乞糕鋪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綬債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抄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况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梁而齒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况並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凋恤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吾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並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者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祝其先。甯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時不忍於違棄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憫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宜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事。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 與從子掌絲書

盧文弨

所疏不知出處及疑議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甯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

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耶。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漸。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龐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功。不在是也。蓋已經翦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貫通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吾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以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 上張大中丞書

藍鼎元

伏自去冬拜別函丈。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肅束問候。疏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召鼎元卽赴三山。三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巡捕官傳諭。待鼎元正急。鼎元何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絕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勝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未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召。固宜聞命卽行。疾走七八百里。猶恐其後也。

然而事有所疑難。欲陳於長者之前。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執事肯加寬恕。略賜觀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鼎元幼喪父。賴祖父及寡母黽勉提攜。以至今日。大父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况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爲產業。堂上有耄耋之親。郭外無升斗之田。筆耕舌耨。尙不足以供菽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饜殮細事。貽老祖之憂哉。且所憂者。尙不止此。鼎元有弟已長。而未成人。有妹愆期。而未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立。况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既多。未歸於土。淒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漣然下也。夫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孜孜汲汲。筆耕舌耨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親。無一毫願外之意也。少時狂妄。素爲文詞。自日侍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弟妹而不能爲之所。自逃其身於七八百里之外。以博美衣豐食。即使學問宏博。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乎此等人耶。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鼎元今日所以躊躇再四。欲行不能。明知違命而不敢顧。正深體執事之心者也。不然。鼎元蓬茅下士耳。以大儒開府之尊。忘分而教誨之。豈不爲榮。又有萬卷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爲快。客歲追隨。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胸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者。今且勉強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卽疾趨赴省。恭承至教。固所願耳。平生恥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答。曩侍執事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蓋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也。今承不棄。徵召再三。若復默默無言。則恐執事不知其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伏惟俯垂鑒諒焉。

#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礪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旣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驚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是時先生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飭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實。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墮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旣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遠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驚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

册。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 與于司馬書

魯一同

一昨奉詣。執事適閱勇於安鎮局。不獲一見。翼日見存。又相左也。時勢孔急。非可坐論制敵。故不敢數數煩。然私心有所欲效。愚款。覬或裨補智勇萬一。謹徹於左右。逆賊東擾。省垣困迫。清淮民庶。無故驚擾。自相煽惑。一夕數變。非人情好亂。患生於所不見。而動於所猝也。譬如羣居密室。乍聞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髮星眸。森列左右。非徒民不見賊也。乃至兵不見兵。平日訓練。輕如戲劇。符檄一下。面色灰死。未望塵而肝膽迸散。豈有所謂行列部伍。坐作進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師律。賊行數千里。皆出空虛之地。其爲潰散。非爲不幸。旬日以來。消息百端。日益危偪。然而鎮江之師不西。瓜儀之勇不南。皖帥變易。擁符離之兵而不進。坐視金陵之危。勇懦一轍。環而相顧。欲僥倖於狂寇之未必至。豈可得耶。清河蕞爾。河垣寄重。地小而衝。民多而散。前無可枕之險。退不能據河以爲固。聞聲聽息。荷擔而立。明府吳君以寬勇之姿。久獲士民之譽。重撫此土。下車之日。驩聲雷動。人情固少戢矣。又得當時諸君子提挈而翼導之。籌餉日益集。練勇日益習。以此坐鎮。必無他變。僕替儒也。逍遙其間。喜託身之得所。然意少有未愜者。竊謂當事之籌畫善矣。所可議者。國容多而軍容少。夫院道府縣相承。貴賤有體。容服有章。請謁有度。文禮繁重。傳呼而後進。拱揖而退。此國容也。將帥偏裨。卒伍相統。期時而集。金鼓爲節。坐止有方。分合有部。裁減小禮。嚴靜耳目。此軍容也。國容主於詳雅。軍容貴於簡質。虛文足以費日。盛禮足以隔情。應請大帥。自今以後。皆至總局公見。上下不隔。耳目交通。其三五八十之期。悉免。司總局者。日一至。三道間日至。大帥三日至。以此爲率。惟縣令至無時。或疏或數。惟其事而已。此之謂省事。

以惜日。夫容觀所以變視聽。肅心志。應請自今以後。大官乘馬出入。不得緩服肩輿。佐武統領改用戎裝。結束嚴勁。與士爲伍。章服旣改。耳目易觀。此之謂變容以作氣。局委十數。總統各勇。十羊九牧。部分不明。應請以若干人爲一隊。每隊領以佐武官。簡閱之日。分隊領赴。編諸冊籍。無事相與講說恩義。撫摩疾痛。使隊各自親其主。此之謂分部以明分。簡閱之日。大帥蒞止。必有賞罰。勇與兵異。賞優以禮貌。罪止於聲色。昔路文貞練勇二萬。大閱三日。手觴賞賚。士皆感泣。此清河往事也。情義旣聯。勒以兵法。賞加財帛。罪及鞭貫。漸以增重。十日五日。犒賚羊酒。勇士固多徇寵。一殮之德。報以七尺。此之謂推心以收威。練勇各於寺觀棲息。非可常此卽安。應請築立壕塹。製備鍋帳。分番駐守。漸與之習。營數百人。官爲統領。同止共作。亦以番代。使平居無事。常有嚴敵之意。此之謂變節以防猝。本邑十八坊。煙火三萬戶。請家自爲守。分爲三等。各簡壯丁。制造器械。報名縣籍。已與吳明府言之矣。縣諭一出。地方之人。欣然願樂。此非能用之戰也。所以陰爲部勒。呼吸靈便。每當簡閱兵勇。調取數坊。晷刻畢集。排立左右。觀習陳勢。閱畢。閒錯編入。率以周巡。整齊行次。少識旗隊攻戰之意。久益親狎。所以重固根本。鈐制梟傑。此之謂練民以歸兵。總此數端。皆以軍容改易常調。逸者漸而趨勞。脆者漸而趨堅。紛者漸而趨一。恩勢固結。膽氣自倍。然其大要又有進焉。聖人曰。好謀而成。董子曰。設誠而致行之。一不知諸君子。練此勇也。將以備非常而報國家邪。將姑爲聲勢。以鎮一時之人心已邪。將知其必至而全力以待之邪。抑僥倖於不必然。而聊與之試邪。以浦垣之重。諸君子之仁武。苟堅意必行。無所回惑。則當思四郊多壘。枕戈待旦。減徹服御。與士卒同甘苦。傾身養士。不以名位自異。破除意見。以收奇傑之才。召詢父老。以聯上下之脈。夫江介之士。去妻子家室。上霧下濕。蓐食不飽。部臣節將。親冒矢石之地。而數百里外。寄金寄孥。人自擇便。餘艘交於川瀆。鞅轡絀於衢路。豈惡忠義而不與軍壘之士共主哉。一鳥飛。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一夫跋足。千



人掉臂矣。夫去者有與倡。而守者無與徒。雖斬刑之法弗能禁。而盧文祇取侮矣。人者在上所以率之。伏維諸君子自堅而已。草土衰劣。不能荷戈。仰慚天日。惟貢其區區。裁察幸甚。

### 復戴孝廉書

魯一同

前復一函。知尙未徹左右。四月十三日。由李君遣送手書。並大刻及稿本。讀賢嫂以下死難事略。惕惕欲涕。天未厭亂。乃使弱息成名。足下遭遇慘變。流離道途。此真有知所共悲痛。惟願重自割遣。韜景匿迹。以待一時。幸甚幸甚。桐城再陷。牧庵以屢勝之兵。一蹶不救。方進兵之前三日。有書見告。心常耿耿。道路阻絕。傳疑百端。足下身在行間。所見既真。又無所庸其憎愛。當有確論。書以示我。足下初意。就曾侍郎。不果。而就袁都憲。今侍郎駐兵何所。都憲被議入都。足下一身將安之乎。海內持重兵擁節鉞者。不下六七公。其才氣志量。果足以當大難之衝。固疆圉於磐石。拯斯民於水火者。不過二三人。又皆更事未久。獨特其志氣。以馳驅於倉猝受命之際。根基未立。籌略未定。兵分而無統。勇驕而難馭。餉缺而不給。於是乘機蹈會。僥倖一勝。則可矣。遂欲掃盪羣氛。肅清萬里。蓋事之不可幾者。此江帥之所以死。而曾侍郎之所以遭迴而不得進也。今賊欲掠漢黃。躡武昌。旁趨廣饒。死守廬皖。九江之師。不能進。尺寸以擣江左。綜覽天下之大計。決非歲月所能定。比如一人之身。癰疽流注。先當壯其元氣。使心膂支體之間。血氣融固。瘡痂不生。然後可以聚一身之力。以攻其毒。昔王逸少諫深源北伐。謂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祇此數言。深明大略。所謂識時之俊傑。活國之良方。而英拔之士。乃欲取成於一戰。僕未之前聞也。今天下不被賊之省。尙有八九。被賊而未劇者。尙有二三。竊謂深謀老算之士。當先注意於此。須近賊之邊。各自有守。重守令之權。勤耕織之務。復一城則一城守。得一險則一險固。夫曾帥擁數

萬之精卒。乘新勝之全勢。蔽江東下。而豫章不能翼其南。皖桐不能犄其北。是謂孤軍單進。勝則旬月可以成功。敗則進退失據。此智者之所共知。而曾無一人籌萬全以善其後。可爲長太息也。來書謂江帥赴皖時。侍郎以僕與足下薦諸幕府。資商大計。惜哉不見此公一拊掌也。足下若決計北行者。試以此言誦諸當路。天下非孤注。功業難幸成。非智深勇沈之士。不足與共事。亦不可與共言。古之報國復仇者。不期早發。期於有成。惟願忍而固之。以待事機之至。若屢試不中。則鋒銳消亡。盛壯之氣。慘痛之情。不可復追。惟足下忍之而已。

##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毒。殆非明識所宜言也。又謂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毫毛補益。仁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罪。廣積聚。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七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強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以頗矣。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如日御天。歷年既久。必有差忒。動煩握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周公不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才智加友。友必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豈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耶。將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實。而曰故事故事。此漢

唐中主飾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忠。益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大體。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漸差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列聖相繼。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浸廣。文法浸繁。準之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習故常。庸人樂且無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軀畏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畏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禮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目駭心怖。常欲極論以拯足下之惑。而足下先施後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秦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騶憤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聖人御宇。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諛詞。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昌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詫爲詭誕。採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鬪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甚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貴平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壁書家史。真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迴絕。今舍當時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斷爛之詞。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擲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

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遣。大才氣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已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所爲浩歎。又前贈詩。誠欽淡泊之風。高素尙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貧賤爲羞耶。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柢。誠不願畸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質。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恕而賜覆。幸甚。不宣。

## 與左逸民第二書

魯一同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漸確實。多可採者。雖然。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又曰。法後王。何也。爲其論卑而易行。昔蓋寬饒剛直好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寓書相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乖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能烏喇探珠之軍。止吉林采參之貢。革三姓徵貂之官。辭葉羌搜玉之使。卻波斯珊瑚之琛。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清心寡欲。以風天下。陳議高偉。糾時甚切。抑足下徒觀前世之失。未睹今日之弊。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萬曆之世。豈不識時務。明政體。豪傑儒士哉。惜乎獻閣主之規於有道之世。繩墨雖切。肯綮未得。譬奏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國家列聖相承。世德繼美。皇上御極以來。

躬行節儉。爲天下先。開諸近臣。皇上御澣濯之衣。卻珍奇之味。後宮無盛寵。外戚鮮恩私。匪殞有節。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旣晡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謂兢兢業業矣。且今吉林三姓葉爾羌之屬。昔稱絕遠。悉隸版圖。物貢其方。何有費帑勞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必操其權。節其出入。而救其敝。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下地丁雜稅。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緩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脫田賦之外。悉取裁革。軍國事體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僂俛卒歲。此真經生之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之稅民。有田有口。周官九賦。漢有口率。唐稱兩稅。所以警游手恤南畝也。今天下之丁。皆並於田。法取簡捷。農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議去雜稅。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煮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關息耗。足下以銀貴爲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議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之艱。由靡費之衆。靡費之衆。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效於野。斲樸爲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八口數月之食也。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鑛。何由而致哉。足下謂僕節省工帑。爲言利聚斂。僕誠不肖。不至爲桑宏羊裴延齡。而足下必欲庇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聽奴僕之逋竊。而疏食飲水以求無貧。不可得也。足下但識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省減。不知當其有事。千萬不悛。當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帑。漏卮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胥吏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職多也。今捐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

十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度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邊。中葉以後。浸以徧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牽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給。又安得親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撫爲心膂。司道爲耳目。州縣爲手足。胥吏爲袖履。心膂不太多乎。耳目不太多乎。袖履不太多乎。吾則以爲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胥吏犬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十犬。故吏胥宜減。夫牽一指於兩臂。尙不能御犬。况爲臂又縱犬而齧。指益困矣。足下切齒州縣之弊。由今之道。雖足下爲之焦心苦思。傾產破家。亦不給。又安得去弊。誠牽制之思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論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貪。論治術則樂牽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求情實。由君子言之。欲國不貧。先覈浮冒。欲吏不擾。先一事權。浮冒覈則出入有經矣。事權一則臂指相使矣。足下幸留心當世。熟思其宜。無徒高言匡拂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 救荒投當事書

蔣汾功

伏以荒政。國之大事也。某愚生未任民社之責。詎足以知當世之務。竊觀今日所行。多與古人異者。敢率其管窺。以具論當世之得失。惟仁人君子擇處其中。幸甚。蓋今之法有三而已。一曰禁糴。其法曰。凡境內之民粟。無與外邑。違者罰。愚竊非之。天地生財。共相流轉。境內之粟有盡。而外邑之來者無窮。境內旣不往。則外邑亦不來。是自蹙其生路也。一曰平糶。凡境內之粟。酌其價每石若干。多者罰。愚又非之。諺曰。價高來遠客。言四方

聞者衆也。聞者畢來。物將自賤。今務抑其價。則聞風必無來者矣。直相視於境內之民。彼富民非盡無良也。人情莫不先己而後人。彼亦豈能常自保。惟堅閉不出而已。一曰勸分。二者令既不行。縱行無益。於是量其家計。科某戶若干。違者呵之。曰爲富不仁。愚又非之。彼誠不仁耶。長民者自治之。無庸假手於勸分也。富民亦有二。其不肖者。或因以爲利。若賢者未始不願施。而恩自上出。則其心不服。且富室貧之母。而游惰者先王所禁也。旣用勸分。則游民愈得志。而富人反若有陰事爲其所持。推其心。直欲使偕貧而後已。此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今貧民旣已生心。而富民又偃蹇不服。其勢相持。務必有攘臂揭竿以禦人於鄉曲者。長奸誨盜。非細故也。竊以謂今日之患。惟在無誠心任事之人。平時積貯。旣與吏胥相侵漁。一遇天災。拱手無策。又見富民少而貧民至多。富民常自愛。而貧民一無顧忌。洵洵勢難驟回。聊以嫁禍而苟免吾責耳。豈真有愛於貧民也哉。且執事近日屠禁甚厲。果如所禁。亦足干天地之和。何者。禁屠則必私鬻。聞之私鬻者。必閉其口而屠。則豕之死愈酷矣。或不幸爲吏胥所獲。則攘其肉。而屠者予杖。夫傷人不問馬。聖有明徵。今以殺畜之故而傷人。無乃與此異乎。狗彘食人食。則檢之。未聞食狗彘而罪之也。某幼讀孟子。嘗疑梁惠自詡以盡心。及思其移民粟於兩河。而民晏然聽命。當時必具有經畫。特所行皆補苴末流而失其本。孟子猶且非之。今欲求如梁惠之盡心。何可得也。竊嘗妄論經濟。不本於性情。天下必無善治。誠心任事者。其性情存焉爾。性情所存。雖損己以益人。猶將爲之。奈何乎。損人以自便其身。嫁禍以要譽於民乎。爲今日計。必先稽積貯。積貯不可恃也。則貸粟於富民。多寡聽民所自出。官給以約。令於秋徵時。按數捐其所輸。輸稅必有費。以白易糙。異日準其兌費之數。則彼固已獲息矣。且大署其名曰某戶某月日貸米若干。次第書之。以爲衆勸。以爲民德。則富者不亡厚實。而兼獲美名人。孰不爲也。然而設簿置胥。則出納期會間。吏卽緣之以蠹民。故夫誠心任事。雖非一耳目手足所能辦。要必時

銳於心。弗假吏胥以權而可。或謂若此。則便於富民。而大不便於執事。是不然。爲政而思自便其身。茲民所以無所託命也。古之宰天下者。有言曰。天下匈匈。某當受難。宰郡邑者何獨異焉。且執事於民則父母。而富民猶戚族鄉黨也。子有疾苦顛連。坐視不一引手救。而諉諸戚族鄉黨。自謂得計。可乎。或謂執事乘權而布。今苦乃爾。後殆難爲繼。是益不然。夫權者勢力所存也。順民欲而導之。則甚易而有功。拂民欲而強之。則相激以致敗。至其可繼與否。在人所自處耳。計執事一歲秋徵之羨。不下萬餘。韓文公所謂費閣下一朝之饗而足者。以今計之。未及費執事半歲之羨。已辦此綽有餘裕矣。且上官聞之。必多執事之治行。寧轉有督過於執事。執事省上官之奉。以益貧民。當亦上官所心許。縱其以此獲戾。當亦執事心所安也。今使長民者。義形於內。奮不顧身。至誠惻怛。以紓其艱。則富民之願施者。將不令而自行。薄味省愆。痛自刻責。以答天譴。則屠沽吏胥之作奸者。亦將不禁而自止。匹夫爲善於家。鄉之民猶有聞風畏慕者。況仁人君子居高而倡者乎。若夫救災之道。則有宋名賢成法具在。做而行之。斟酌變化。非難也。然不得其人。猶之無與耳。其他利弊纖悉。有未能更僕數者。康熙四十八年五月日邑人蔣汾功謹具聞。

## 與吳侍郎書

錢寶甫

聞閣下未到京。卽拜少司馬之命。旋卽命爲倉場侍郎。恩至渥也。遇至隆也。諒閣下必有所以仰酬高厚者。顧念倉場爲天庾重地。積貯在焉。庾祿出焉。日久弊滋。始也旗丁受其累。而卒也百姓蒙其害。敢爲閣下陳之。夫漕務之不清久矣。屢奉明詔。而終不能掃除。而更張者何也。嘗見十餘年前。州縣辦漕。必肥其家。卽吏胥亦無不驟至數萬金。今則不然。上官不索州縣漕規。而州縣常不足。州縣必藉吏胥舞弊。而吏胥不樂爲。其故由



於漕之浮收不能欺上官。每取所浮以補通省之虧空。而州縣之入囊少。亦不能欺旗丁。每視所浮以索兌漕之費用。而吏胥之詭計窮。近時兌費頗增。各省皆然。卽以江浙言之。一縣以萬計。一省約須二三十萬。旗丁之日用。不過十分之二三。乃自押運幫官。以及巡漕總漕倉場各衙門官吏。在在皆有使用。而倉場爲尤甚。使倉場吏胥之欲飽。則泥沙皆好米也。吏胥之欲不飽。則好米皆泥沙也。其權之重如此。且夫州縣不能違拘旗丁。但願速兌。而費有所不惜者。督撫司道不能深知也。旗丁不敢違拘倉場。惟恐不收。而費有所不惜者。倉場總督不能深知也。旗丁不得需索州縣。而州縣之浮收有名。州縣不得不浮收百姓。而旗丁之需索有名。其勢相因。其弊相仍。有必然者。夫江浙爲膏腴之地。財賦甲天下。然而數十年來。十室九空。不遇凶荒斯可耳。若連年歉收。將正賦之不足。而尙可浮收乎。不可浮收。而有不得不浮收之勢。縱不至激而爲亂。而百姓之生不日以蹙乎。設欲浮收而不能。旗丁兌費不敷。因而誤漕。其害更烏可言。然則欲州縣不浮收百姓。必先使旗丁不需索州縣。欲旗丁不需索州縣。必先使倉場不需索旗丁。或曰。倉場以下官吏。不下數萬人。苟盡去其弊。將何以爲生。寶甫以爲旗丁需索州縣。必有一二狡猾者。包攬一幫之費。而其餘則拱手聽命。倉場吏胥之需索旗丁。其技亦若是。閣下第察其爲首者懲之。毋苛求。毋過急。但期於事有濟。於百姓有益。是不必盡去其弊。而弊已無不去。若以姑息處之。則此數萬人者。藉此存活矣。而有漕地方。民之困於浮收者。奚止億萬人。以億萬人之性命身家。而與數萬人相較。多寡輕重之間。非身當其任者。所宜詳辨者哉。僻處鄉里。知其大略。不能悉其細微。閣下爲朝廷重臣。所任甚鉅。而寶甫於閣下。受知最深。姑一舒其狂瞽之見。試訪於衆。而以寶甫之言爲是者。則取而參酌行之。否則亦等諸無稽之談。存而不論焉可耳。

與友人論師書

錢大昕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於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有求於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於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蘧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慙。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 與友人論文書

錢大昕

前晤我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

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癯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俳諷。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子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論也。

## 與吳梅村

錢牧齋

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褥綉。富有日新。有事采劄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飲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敍引。非爲樸學諛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頌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

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幸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鍼砭。投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敝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正。惟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拙。亦所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板。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飢渴。是所顛望也。煙老有嗜痂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拳帷虞山。想當枉駕。可圖接席。江右豔曲。盈湘溢縹。西崑香奩。塞破此世界矣。老先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馳企。

## 再與吳梅村書

錢牧齋

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爲作蘇門高士歌者也。此老爲高陽文忠公高弟。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爲四科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北方矯修之士。掌教容城。彬彬有鄒魯風。令君下車。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微有推敲之語。蓋以書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鰥寡。培養元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本道老公祖憐才察吏。加意噓借。庶可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台。早爲鼓舞。俾得展布四體。安心拊循。以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爲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啄世事。公書則涉於套數。專啓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本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底。先及九里。此中兆民。戴德無量矣。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先生於鍾元有松茂柏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也。情事惓惓。伏惟卽日留意。顛望德音。憑楮馳企。

### 致盧澹巖

錢牧齋

不肖屏跡蓬茅。齋居禮佛。高枕承平。仰荷如天之貺。惟晨夕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頃蒙翰教。謹於尊府君志中。添入合葬一段。以文禮冗長。但撮略序次。不能如梅村志文之詳贍也。知老公祖具眼。能裁鑿耳。腆貺鄭重。不敢重違台意。敢再拜登受。金風戒涼。黃花漸發。當泛扁舟。敬謝鈴閣。祇聆揮塵餘論。不盡馳企。

### 與周工部

錢牧齋

去秋避跡窮鄉。有失倒屣。門下不以爲罪。念及草木之年。殷勤稱壽。何記存之厚也。却灰以後。飯心空門。禪燈一盞。貝葉數行。不讀世間書。不作世間文。不見世間人。不談世間事。一身如寄。萬念灰冷。門下猶以老謀壯事。漫相期許。意則美矣。未可以稱知己也。道間趨行。未致報章。特遣奴子馳謝。玉純亦久不相聞矣。近讀內典。深知一切怨親。皆是因緣業報。人世刀塗血路。種種可畏。以佛眼視之。正復了不異人也。聊以此言相廣。知己爲一笑耳。

### 再與周工部

錢牧齋

老公祖台下以碩德台望。榮膺特簡。再蒞江南。德音仁聲。宣布遠邇。咸謂一佛出世。治某在吳門。深荷教愛。屏居江村。未能奉叩鈴閣。祇聆慈誨。惟有清夜爇香。於長明燈下。遙祝萬壽而已。歲籥洊更。馳想日積。謹裁咫尺之書。遣一介恭候起居。伏惟鑒涵。臨楮不盡馳企。

## 簡祝如穹

錢牧齋

前舍姪游婺。特附數行奉候。計此時正達高齋。而手書及丹藥遠至。知故人念我。不啻千里神交也。承賜藥九兩。卽是九轉神丹。卽當如法服食。頃有術者。言日下得刀圭秘藥。延年却老。知其言不誣矣。仲綱兄才品卓犖。一見知爲國士。匆匆北上。不及久淹。行色倉卒。慢去殊爲抱歉。來教示以初夏見訪。敬當掃門奉候。但如仲綱兄言。此時仁兄正附天垣郵傳。入對大廷。鋒車戒途。甯有餘晷。暇日討芝問桂。與野老結世外緣耶。信筆奉覆。餘俟面悉。

##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鄭板橋

雖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卓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輿臺卓隸來也。一日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持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慙。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

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真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鄭板橋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爲經身尊道。隆爲天下後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蠶其性。燒經滅聖。欲剜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時歐陽永叔讀書祕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藏祕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尙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歎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楊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此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炬耳。六經

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渾淪磅礴。闊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法火是也。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 寄墨弟自焦山發

鄭板橋

梅雨連朝。經旬始霽。滿山瀑布激衝。一派江潮怒漲。水勢頓高數尺。竊歎者。番風伯雨師。亦太惡作劇矣。山坳茅舍。江干草篷。傾圮者不計其數。今晨主客師語我云。金陵聖廟宮牆。亦被風雨摧倒數丈。噫。聖廟工程何等堅固。自建築至今。已閱數千年。經歷之暴風急雨。不勝以僂指計。而至今宮牆間。苔痕尺許厚。不類有傾倒重砌象。何獨不耐今屆之風雨而傾頽乎。無他。蓋因金陵城中。龔隄秀才滿坑滿谷。現任教諭。亦屬胸中絕無點墨者。斯文掃地。辱沒聖門。孔子豈容若輩列門牆。故特毀牆以示驅逐之意。殆其然乎。則子亦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鄭板橋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擧取荇菜。蘊頭蔣角。蕒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麟小叔。祖今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



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千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徼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隣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鄭板橋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地。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廡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鍾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尙在。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通。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鄭板橋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夏殷之際。僅有三年。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強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瘡。薰眼破脅。奔竄死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傳記。故不傳于世耳。世儒不知。謂春秋爲極亂之世。復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渾渾噩噩。蕩蕩平平。殊甚可笑也。以太王之賢聖。所狄所侵。必至棄國與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則夏殷之季世。其搶攘淆亂。爲何如。尙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于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定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于左傳。而無所考。卽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諸姬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經傳。以爲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尙是十之一千之百也。嗟乎。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困守于山椒海麓之間。繙閱遺編。發爲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豎儒爲之。必自伯禽起首。乃爲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路上。從隱公說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冊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隱公并不可考。便從桓莊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刪書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兒童之見無異。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率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所謂史闕文耳。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爲世家第一。伯夷爲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以黃帝爲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

可爾。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鄭板橋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啜碎米餅。糲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

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紉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爲勤儉。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鄭板橋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連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卽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旣略敘其人。而洗兵馬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家大計。是尙得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

曰鴛鴦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卽燕集。非喜晤卽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居。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如從事於此。可以經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誇。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昔。告來今。樂府舊題。儘有做不盡處。盍爲之。哥哥字。

### 答李齋生書

謝振定

振定頓首。問齋生大兄同年近安。秋杪得手函。捧誦十數過。不能去手。知吾足下之所以相期。與振定之所。以自處。議殊而理一。非知我之深。愛我之篤。不能爲此諄切詳至之言也。振定少時。誤以程子玩物喪志之說。於史學甚疏。邇來悔聞道之淺。繙釋諸史。切而求之。頗有會心。竊以古人建功樹名。皆其平生之學問經濟。足以涵蓋於一切。而偶然適逢其會。舉而措之。故能乘時利用。自致於不朽。而固有幸有不幸焉。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淮陰不得國士之目。武侯不遇三顧之知。與餓李農夫。相距不咫尺耳。留侯鄴侯。投之所向。而自然符契。不可謂非天也。而賈生治安之策。宣公奏議之陳。賈讓言治河。江統論徙戎。皆不得施之於用。是豈其闕於識哉。亦其時則然也。且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者。如管甯郭泰孫登陶潛之流是也。彼其初心。非徒自適其適。而無意於人世者。出處之故。蓋難言之。昔孔子周流。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其自許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傳食諸侯。不以爲泰。而其語人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聖賢之抱負。可包乎今古。而不能與天地。

爭治亂之權。浮海居夷。其不得已之苦心。爲何如耶。況夫矯矯自好之士。自揣其致主安民之術。萬不逮孔孟氏。而顧虛與委蛇。與人俛仰。徒喪其守。而無濟於物。徒貽後之識者誚讓之資。吾知其必有所擇矣。於是遯世不悔。令天下後世。知爲士之重。不可以位廢。不可以勢奪。而世之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者。猶可惕然而知所警愧也。然東漢士高節義。而遂生清流之禍。北宋道分洛蜀。而致釀黨錮之機。至於東林幾復。遙制朝權。君子自爲務異。而小人從而媒孽之。爲一網打盡之計。其害乃及於國家。尤不可以不慎也。然則一龍一蛇之道。莫如用悔。和光同塵。知白守雌。非夫人之本心然也。今力不能如卜式之助邊。復不能如士稚之擊楫。亦惟順時履正。聊以卒歲而已。若夫昏夜乞憐。以僥倖於苟進。捫心自問。或不至此。足下亦或諒之耳。因來書切至。故略申其所見如此。希教而正之爲幸。兒子學業未至。勉強逐隊觀光。點額而退。令其自愧耳。其與尊世兄誠不可以道里計也。茲因劉厚田漕使之便。率函佈候。願珍重不宣。

## 與錢澤甫書

謝應芝

曩歲泉州惠書。縱論爲學流弊。而以朋友箴規之義。謙退求益。久未報命。幸勿以爲罪。以足下天資之明。凡古今治亂興衰得失。學術醇疵。無不洞見本末。可謂有爲學之質。皮置載籍。自經史百家先儒語錄。下及醫藥之書。無不備。可謂有爲學之具。北游燕齊。南歷閩粵。觀泰山之高。洪河滄海之大。可謂有爲學之助。兼斯三者。足下之爲學。宜其有異於常人。此芝所爲足下深幸者也。然覽昔豪傑慷慨之士。鬱抑不得志。往往猖狂縱恣。如劉伯倫阮嗣宗之徒。方沈溺於麴蘖。不惜身與世爲陸沈。則以此而推。苟凡可以酣嬉淋漓而不厭者。必不惟酒之適。而無不可適其適也。嗟乎澤甫。審如是耶。吾爲澤甫悲矣。古人雖博奕賤伎。爲之猶賢乎已。足下詎

遂終身沉溺。而一無所爲耶。詎以之爲賢。以博奕耶。芝與足下交最久。承朋友箴規之言。聊塞數千里馳書求益之盛意。顧念生平迂謬。叢過不知凡幾。雖有一得。如瞽者之能聽。聾者之能視。亦何足多乎。鏡能照人。而不能自照。幸足下有以教之。

### 再與李研齋書

謝良琦

研齋足下。鄉者與足下。各爲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乃扶翊道教之一事。矧立義頗中正。卽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欲以此立聲名。至倡爲禍福利害之說。以相訾詈。嗟乎。我輩誠鄙鈍。若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僕自守雖堅。尙未暇與辯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竊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邁。少時讀聖賢書。多見義理。毅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建。譬臨大節。侃侃不變色。撓志。不幸遭世艱虞。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跼蹐。於至掃除一切。姑游於方之外。希以銷磨其意氣。若是者。僕謂之解脫。其一。役役於紛華。顧戀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爲。平時間道德仁義之言。亦悅於耳。不當於心。覲面目隨世俛仰。晚節獨處私念。所爲多不合於道。慮人非鬼責。愚者終身持齋誦經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學。驕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溺。二者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救。解脫者。初實無意。當徐審其所趨。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旣已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說一。彼之所以衡吾說者。其說三。君之言曰。二氏者。亂道者也。吾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堯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之。此吾之一說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今或善者不賞。而惡者不必罰。

而吾之禍福恆不爽。此彼之一說也。又曰。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又一說也。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元黃水火之爭。其弊足以召亂。吾之徒數千。守其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又一說也。吾之一說。因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我或不能免焉。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嘗語足下曰。此在吾修其身以勝之而已。吾身誠修。吾說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說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賞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賞罰於下。則是賞罰未嘗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淆亂焉。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虞舜不教人以孝。而天下皆樂爲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爲忠臣。其實可願也。自據其實。卽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敏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令行。則彼之一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哉。此不獨二氏譏之。苟有志於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能無得失。有得失。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此勢之所必至者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讓美。豈以聖人之道。而凌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薄而不爲。苟薄而不爲。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溺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此猶不覺悟。則下愚不移矣。今有人於此。其初無意於佛與老也。旣入其教。則不得不行其道。故禹入裸國。則解裳。順俗也。僕則以爲不然。夫我始之脫乎彼而入乎此者。非謂此之愈於彼也。其事不可得已也。不可得已。而後脫乎彼入乎此。則其所謂我者仍在也。請卽以裸國喻國之衆。以裸爲俗。則其事必非止於解裳而已也。必有其淫邪奇異之行。有二人焉。一則不得已而解裳。一則不獨解裳。併爲其淫邪奇異之行。此亦不待智者而決其賢愚矣。故僕謂今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陷溺者已不足道。其



解脫者。猶當徐審其所趨。久而後定也。前晤時匆匆起行。足下所與王公書。止讀一過。謹悉其大略。又聞王公雖佞佛。乃是解脫之流。趨向未定。慮足下攻之太急。或反堅其志。成己之過。又慮王公遂惑於異議者。禍福利害之說。自同於陷溺。故悉其胸中所見。再與足下商訂。足下倘另有獨見。遇使人併王公書俱付來。幸甚。此後再有以立聲名爲言者。亦不妨直承。蓋扶翊道教。我輩之事。不當居其實而辭其名也。某再拜。

### 復唐子實書

龍啓瑞

子實四兄足下。圍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暨賢昆仲捍衛之勞。中有不待書而始悉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爲之。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如吾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曾泐數行奉達。倉卒中詞不逮意。復承足下惠書。反復辨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敬佩。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專爲民衛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臨事誠忠義激之。雖頗收爲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衆。以身率先。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實皆吾輩等夷。或其齒有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嗾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可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孰有助吾聲勢者。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爲。力亦不能爲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者。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恃區區之團練爲。否則獨不畏此刁滑譎諂。倖功避事之徒。有以議

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每欲吾罰不公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爲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爲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嗟嗟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即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遷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爲於鄉黨之間耶。雖有不得志。不當以枉道論。此非好爲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爲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責望。顧此間亦籌之熟矣。苟欲從實。則如尊諭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朝廷竭天下之餉。以供轉運。贍兵勇之不遑。又安所有餘。以贍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朝廷養畜之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瘠苦慳嗇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製器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此。則所謂明訓練。習坐作。備糗糧。築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卽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間亦瀏覽一再。非有所遺忘。而置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爲未盡。然篇末已言之矣。今所定有加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甚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闕。則令不行。人不信。且又蹈虛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爲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爲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采錄分爲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爲然耶否耶。蓋耶猶有未盡耶。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爲貴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每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如今日之所爲。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其無效。何如不爲。知其難爲。何以不去。曰勢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所以此相屬者。未嘗不汗發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吾皆俛首斂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

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軍枕戈被甲之士。抑鬱不揚。某在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聞所失。幾若邱山。此巧於自謀者不肯爲。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家國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土寇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卽逆賊不來。而可慮者甚衆。及今整飭。足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足下如以爲然。願勉之毋忽。

### 答張芾卿書

龍啓瑞

夏間承賜手書。未及作答。比蒙再書存問。甚愧甚感。藉悉侍奉萬福。秋試又被屈抑。殊爲悶悶。然某爲吾子計。自有其遠者大者。又安見他人之得。而吾子之爲失乎。比來閒居何以自適。斷能游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嘗論吾輩所以俛焉日有孜孜者。非惟誼當如是。亦借是以卻聲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目前不能遂迎養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歉然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閱經籍。稍有領悟。惜不得良友一印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索付剞劂。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

### 致馮展雲侍讀書

龍啓瑞

前奉手書。諸務壅集。向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見愛之誠。有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回於中而不能自己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甚。竊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間。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

終日儻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惰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爲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常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教人。尙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祕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 上梅伯言先生書

龍啓瑞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間。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未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野。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辱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填胸肺間。因自戒執筆。恐發摠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興居安善。金陵異族逼處。聞數十里外村落。尙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注尙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

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真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山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鬪。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遂巡不去。賊聚黨瞬至巨萬。團練弱。且曠官兵之莫爲助。遂羣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卽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爲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入爲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爲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薦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違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爲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觀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

仲其說。以爲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親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廟堂。初意極爲慎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始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特蒼生之福命爲之。滌笙到此。則更爲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哀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入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資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 致會滌笙侍郎書

龍啓瑞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蒙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卽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卽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清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卽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驅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憂。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嘗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顛倒是非有無。直以爲旁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廁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主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略。而韓彭英布爲比肩之人。諳韜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饜其所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於貪利之人。而不能施於禮義廉恥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得行。而況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闔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於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已才得伸。己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義而處。踐跡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之易欺者。莫易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恆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往往己欲圖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下愚之才。備驕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胥靡。而專意於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於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此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 答計甫草書

魏禧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禱爲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禱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



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謹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禱所尤賞者。又在復讎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禱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答南豐李作謀書

魏禱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峯天峯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才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

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薪盡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髻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成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曰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紛拏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恍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千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焯焯然若火之始盛。旣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燿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

固不足論已。

### 答楊友石書

魏禧

戊申六月日禧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簡酬答。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弟辛壬間曾作斯文鈔寄左右。意謂非先生不足當。然今又更十五年。乃益信。嗚呼。人不極之嚴威之甚。歲月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貧益甚。無一尺之土以自食。所爲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或采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修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臺。游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歲寒。見者訝其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趣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名者。甘死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崛起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之間。及其既久。禁網少疎。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賢明之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而試松柏。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家日貧。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惴然恆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前。以當所南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日。試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虛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爲塞兩間。彌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爲不止於是。故其心嘗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聞此言者乎。弟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惟先生之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文獻。弟何足與於

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鈔僅十數紙。不得盡。使知己覽之。得如見肥瘦耳。家兄義死傳。及論死義書。不及鈔。舍弟雜稿。略在蔡生所。并取覽教之。

###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魏禧

夜挑燈讀大集。歎西陵才藪。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於太傅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瀾翻。陸冰修沈甸華皆深然其說。禱獨以爲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尚幼沖。初無大過。而卽位巡邊。本遵祖制。非遊畋戲豫。又非逞強黷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卽不能師目夷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遊。而爲盜所獲。弟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折其獄。則以爲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據帝位。亦已爲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顧援父傳子之義爲解。以明太傅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已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卽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景帝以藩王承乏。雖天下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錮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妄貪鄙。於斯爲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髮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於中。不能自己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爲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諍而折者同。若必從爲之說。以不諫爲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嘿。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

曲護君子。固不失爲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旣已爲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僉壬。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爲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爲君子。而反爲小人者。甚大也。禱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爲同。尤不可苟爲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爲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鉤深索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爲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禱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罪且教之。幸甚。

### 答施愚山侍讀書

魏禱

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徵於服官家食之日。禱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敍論。累牘連篇。覆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禱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闕。光燄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士稍涉韓蘇。未有不能是者。願強出議論以爲波瀾。綴拾文藻以爲光燄。且夫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於精。則波瀾不窮。火足於神。故光燄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於天下。在於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禱敍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於文。而知理之要。練於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

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練識如鍊金。金百鍊。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蕪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於弱。至清而不流於薄也。禱頻年客外。賈文以爲耕耘。求取粹應之文。動多遠心。主人利於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忖。其不逮己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學。禱生平疏於治經。儒先之書。一瀏覽未嘗專意討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於聲色。口於味。四肢於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僞儒。每恥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於大君子矣。何日維舟敬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撕。得聞所爲上焉者。則死且不朽。狂言無緒。暢率胸臆。奉答知己。伏惟執事寬其罪。且還教之。

## 與季弟書

魏禱

辛卯月日。客零二句。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稱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若畏友。凡細故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時事患難險阻。都所不辟。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己者。拂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遂

因而不屑一世。凌鑠儕輩。長此不懲。矜己傲物。馴致大弊。夫疎則敗事。褊則鄰於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於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 寄兄弟書

魏禧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兀兀。兀世傲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臂。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蠶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軀崎。禱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福无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筇輿絕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墮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菴老壯僧兩個。多空室宏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千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五里先後无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備奴燈。上放頭便睡。禱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遂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禱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子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旣席不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禱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騰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措捨事故。剪辭綴調。用日所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時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禱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吾兄弟年迫五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禱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近爲蕭小翮敍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禱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慰勸。特其風氣。托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傲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鬚。醒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捋。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皙。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旣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渠輩恆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設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話。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中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纒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



禧白。並示兒輩及勾庭門人。

### 寄兒子世侃書

魏禧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以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尙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驅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不太異。古人於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况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汝資性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於正。親師取友。進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於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餒。族里婚友於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能於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旦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

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

## 答張一衡書

魏禮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悖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時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芟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漓。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覲而失之也。方筭與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左傳經世語。敬聞命矣。賤兄弟集苦繁多。艱於摹印。而先叔兄集版。乃遺百六十餘片於金陵。故先以拙集數帙奉教。主臣。

## 與方希原書

戴震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埋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未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視其非藝歟。夫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視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懸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 復會滌生論文書

戴熙

滌生足下。領到評李君墓表。并論文書一紙。足下評詞。甚是感激無地。評文細事。直友難得。某所心感激者。在此不在彼也。論文書謂某無意見。故不存世俗周旋故態。然則足下之直言。亦某之虛衷有以致。某於足下。不可謂非知己。而未乃云某之妄。愈以彰公之賢。既不周旋矣。而復作周旋。何失言。言固宜爾。然不足爲某道也。昌黎云。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又云譽之則以爲憂。毀之則以爲喜。其造詣與其所遇之人。皆與我輩異。始有此語。然某猶謂昌黎於文至矣。至其所以待其文者。猶未至。大塊文章。還之大塊。特假我輩之手而發之。筆其是。削其非。是非筆削。而豈有欣戚於其間哉。某不知昌黎所喜所憂何爲也。李君表先生既摘其疵矣。今一遵先生竄易之。其力所不及者。猶仍之。敢求先生直筆改削完善。非敢瀆也。此文與他雜文。可存棄者異。務求其不能焉。必求完善。付諸其人而後已。故不能無將伯之呼耳。自分年將半百。求道已晚。若不誠誠懇懇。求一知道者而問焉。則斯道將終不聞矣。可不懼哉。區區之心。所以陳於直友。要與李君無與也。

## 答李武曾書

鍾淵映

武曾足下。今春足下過我。值僕委頓牀第間。氣息惛然。門者以病之亟也。弗爲通。足下不棄。貽書見誨。所以慎疾者具備。何足下愛僕者深。而急之不啻己若也。獨謂僕之病。由言語不節。與窮覽書史所致。則足下所聞者似矣。而非其本也。僕自幼羸弱。藥石與俱。終歲之間。病常六七。雖復無恙。以逮於壯。而支體侵削。腰僅逾握。僕之得於天者。嗇矣。及未病前數月。飲食如故也。動履如故也。然每至夜分。則輾轉反側。申旦不寐。心竊憂甚。

舉以問醫。漫云無害。而不知僕之病其中者久矣。世有和扁。必當察見形色之表。僕既不遇其人。故未久而病。病而旋愈。旋發。不卽治也。嗟乎。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淡仕進之志。足下所知也。惟中有不可解者。塊然獨處。伊鬱隨之。遇一二同志。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賢否得失之數。彌日不倦。否則流覽載籍。以爲千百年古人之精神。皆萃於此。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斯固性使然哉。被病以來。醫戒曰。不急謝若客。屏若書。病且不治。僕謹守其約。杜門不出。三年以內。委人事。謹起居。卽交好如足下者。歲不過一二見。僕又素不喜雜。遇異己者。往往噤不出一語。人以爲訥。旣病矣。不獲從吾徒談笑爲樂。而顧對臧獲僕妾。較米鹽瑣屑。刺刺不休。足下謂有是乎。夫古人抱病著書。僕不幸有古人之疾。而無古人之才。居恆每自奮曰。人之所以壽者。非獨其形存而已。固有道焉。苟置其心於無用。而年躋髦耄。亦何異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不揣愚陋。思有以表見於世。而復念古人之書。其卓然不可磨滅者。類以神志爲主。僕病且久。觀書不盈帙。輒眊眊然。其神志半已消耗矣。卽不自己。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而且有沈痼之疾。若天假之年。幸而稍愈。僕終將奮力斯道。以無負所志。今日而亟亟焉。固無益也。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雖然。僕非與足下辨也。懼以不慎疾之故。爲知己憂。故敢白其所以。惟足下裁察。

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薛福成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幾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強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略。秩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

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上馨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偕到。或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於此時。風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碇。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涓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旣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啓釁之罪。檄召李是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一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策之善者也。若李是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是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及親族。彼懼於兵威。不敢不出。出則選精卒衛送兵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是應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驅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是應束身歸罪。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探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閩城官民。示以爲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卽

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內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強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劫奪之慮。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既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置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福成所鯁鯁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馨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國都。或剪除亂黨。而并廢其王。或與李是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是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剪除亂黨。而并廢其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吞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中國兵船修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論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送是應於東京也。日本必張大其辭。誇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削平內難。必待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諼。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著爲先著。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尙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溫語撫綏倭人。許以平亂之後。諸事可代爲清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則百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

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豫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謹上。

## 上閩尙書書

薛福成

年伯大人鈞座。秋間接奉賜書。憂世之心。溢於言表。伏維起居曼福。儀型百寮。抃祝無量。承示戶部歲費支絀。勢實岌岌。竊嘗深惟其故。固由外患漸逼。種種費用。日益浩繁。而漏卮之最大者。則在於養兵。漢唐以前。臨事調發。無事歸農。尙少養兵之費。故其時國計常裕。自府兵廢。而兵農始分。數十百萬之衆。坐而待食。故宋明以後。國用恆絀。甚至括財加賦。而事益不可爲。本朝經制之兵。旗綠各營歲餉。用銀約二十萬兩。幾去歲入之半。然綠營之不可用。乾隆以來。聖訓蓋屢及之。厥後楚淮諸軍。剿滅內寇。皆以勇營著績。近雖節次裁汰。留防之勇。尙需歲餉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加倍矣。邇者西洋種族。紛至沓來。恃其船堅礮利。日肆侵侮。中國欲圖自強。於是不得不修礮臺。購火器。不得不設船政。與機器局。不得不練水師。造鐵甲船。不得不遣使分駐各國。以結外援。而調敵情。綜計歲費。亦不下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勇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又加倍矣。夫漢唐以前。所無之費。宋明以來。有其一。而已足以自困。宋明以來。所有一倍之費。今則化爲三。而尙未知底止。此固管蕭所不能謀。陶猗所不能支者也。且今之釐金洋稅。合計歲入三千萬兩以外。實爲昔年所無。幸稍補苴闕乏。然無事時。所出仍浮於所入。有事更無論矣。誠以此時適遭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東西洋各國。方日務製器通商開礦。其嗜財如性命。用財如泥沙。及至用兵。雖糜餉數千萬億。而不惜。中國綢繆武備。斷不能如各國之耗費。然爲事機所迫。竟有欲罷不能之勢。今於三大宗之中。如去綠營。則數百年之舊制。



似難驟改。如去勇營。則所留實多百戰之餘。今皆分扼要隘。彈壓土寇。撤之則更虞單弱。各省所稱無可裁減。似非盡虛辭搪覆也。至於扞禦外侮。則築礮臺。練水師。治火器。最爲當務之急。所費尤難減省。然則今之時勢。誠如鈞諭所云。萬分無計者矣。顧福成於窮極思變之時。審度事理。必不得已。或者裁減綠營乎。昔胡文忠公有言。凡染官場與綠營習氣者。文武兩塗。萬無可用。只宜屏棄。蓋以二百餘年之流弊。積重難返。雖欲整理而無由也。夫勇營固不能無窳弱之弊。然或易一將。而壁壘更新。或募一旅。而旌旗變色。非若綠營之不能振作。綠營既決然無用。則是空養游惰六十萬人。坐耗歲餉二千萬兩。將何以堪。爲今之計。惟有淘汰綠營。而於勇營及海防諸務。亦仍精心綜覈。綜覈之法。祇可視督撫爲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撫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照行可也。督撫有如英西林文質夫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痛駁可也。至各省綠營。近來發餉有八九成者。有六七成者。雖尙未能盡裁。若再普減兵額一成。每歲可省餉三百萬兩。普減三成。每歲可省餉四百數十萬兩。以十年計之。則四千餘萬矣。得此一項撙節。尙可稍紓財力。若謂經制之兵。減之恐冒不韙。則前哲所論。與時勢所趨。確有明證。專賴有大識大力。卓然不惑於流俗者。起而變通之。庶以匡維全局。今又適值鈞座兼掌兵部。此固難得之機也。或又謂綠營過單。則護餉解犯捕盜諸差。恐難應手。不知僅減二三成。於諸差尙可無誤。且有勇營駐紮之處。不妨責令分任其勞。其汰之之法。但令各省於營兵之老死者。緣事革退者。勿復募補。則兩三年內。必可減去三成矣。營兵既減。營中將弁舊額。亦須酌裁。以昭覈實。或稍撥補勇營與海防諸營之缺。至於添練輪船水師之處。其原設艇船水師。亦少實用。可漸裁也。夫沿海各省。原設水師。承平時久。多廢弛。或專恃洋煙妓博各種規費。以餬口。或船已朽爛無存。將弁尙按期支領修船造船經費。視爲本署入款。此等有名無實之費。似宜設法查驗。大加裁減。務稍撥補輪船水師之餉。他若長江內河各舢板水師。爲扼

守江河汊港之用。曩歲肅清江而深得其力。此則當仍舊貫者也。因鈞諭殷殷垂商。輒敢發其狂瞽之論。未知可備采擇否。冬深驟寒。惟爲道爲民珍重不宣。十一月二十七日。福成謹上。

###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薛福成

宮太傅伯中堂鈞座。敝送旌麾。瞬逾一月。伏維禮祺康泰。永卜佳成。大事已終。渥膺眷倚。曷任企慕。昨聞越南事急。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竊思法越構釁。法使寶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必不肯以全力圖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福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廟堂旣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略最廣。呼應最靈。姑借此一行以牽制法庭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旣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遽就範。則曠日持久。驟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係至鉅。似宜爲朝廷切實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略如左。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韬略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軍。相機援越。其智略氣概。必可聳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

務無損。萬一有警。不妨臨事補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卽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之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箝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至驟出於戰也。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實不在戰。然動一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戰艦。進泊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崴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實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實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仍當課之實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實有戰事者。或數十年不一觀。然使其不用而不爲。則其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賞犒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一兵輪船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尙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尙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雲飛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洲測海威靖馭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江之元凱超武兩

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偶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勢。則可與萬人之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鐵甲船。本有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稽延。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以成。厥後水軍入處。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啓釁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略。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架點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願敵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爲。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接壤相接。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爲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爲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爲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啓釁之事。斷可無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

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也。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足間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沮。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卽從此黷式之議亦益緝。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戌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冒霜露。所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旣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至二十年後。亦當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侔。難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翦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卽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之。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知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啟動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歷聘英德。隱動法人顧憚之心。卽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以上數端。皆就時勢所宜。稍抒臆說。至

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電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妥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客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難。於此而欲求萬全。轉至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持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恭敬禮祺。伏惟崇鑒。四月初十日。福成謹上。

### 答友人論禁洋烟書

薛福成

福成白。辱惠書。以謂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既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諒焉。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煙可吸也。卽早煙一物。至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烟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怒然憂世道之變。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未獲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蠱。生事之端。將有不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實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妨。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且自古蠱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改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加以煙燄薰灼。日夜銷鑠。此身則其身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鳩毒於中國。殺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不之禁。上不之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

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虛趾之顛。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遽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人。夫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人。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卮之不可不塞也。然塞之之功。不必先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煙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卽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卽來者亦寡矣。且今之人嗜洋煙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大吏舉屬官之嗜煙者。劾令致仕。每屆大計。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閭里中有嗜煙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以不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煩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擬契致者哉。蓋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 與姪書

顏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甯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獨賑二雛。學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女。競爲善事。鐘磬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今漸成圍。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蹴踘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儆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翻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闕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願寧老既同。



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 與閻阜甯

韓夢周

又作山中客矣。拙者伎倆。但解蹉伏。直屬可鄙。但心中無事。夢魂常清。此則少有佳趣耳。位者非已所得。專時者難得而易失。一日居官。則竭一日之心。要術無多。但於足下所謂誠者。勉之又勉耳。愛百姓如赤子。防胥吏如鬼蜮。無要譽於流俗。無假意於左右。勿取人以言色。必求其實。勿任情爲喜怒。必得其當。外揆之人。內返之心。可對君上。可質鬼神。則表裏洞達。而誠之德充矣。又勤敏之中。當寓節宜之意。急要務。略細微。戒冗語。省閒氣。勞而不疲。乃可任劇。不然。叢迫無節。必至煩惱。煩惱不已。遂成躁率。既有傷於性情。必有害於公事。特忙中不察耳。大抵事變無常。以誠爲主宰。以從容爲節度。以安定無統攝。其中高下輕重。隨時可以權衡矣。執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於流。氣勇者必拗。心雜者多爲人所乘。旣欲自立。而不知取法古人。徒求勝庸流。此則五十步百步之說。非賢者所願居也。

###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

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孔子也。而其同者。則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恆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 與友人論門人書

顧炎武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

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與。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資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尙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殼率。若狗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求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答徐甥公肅書

顧炎武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倦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旣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鄴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

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孽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強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饜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羣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 規友人納妾書

顧炎武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斷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挽之診脈。云尙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卽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

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况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卽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 與王山史書

顧炎武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 與三姪書

顧炎武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饕餮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崑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畢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 與戴耘野

顧炎武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闕。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闕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開已脫稿。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 與李中孚書

顧炎武

先生已知齷齪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 答秦侍郎書

顧會

曾再拜。得閣下所示。近日世道風俗。日趨於下。邑中無賴子弟。稍不如志。謗議沸騰。而告訐之風。日以滋長。

非獨閣下憂之。雖以曾之愚陋無識。亦以爲非旦夕之事。蓋人心之所向。必因乎風俗之所趨。而爲之。吾吳中素以侈靡相尚。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率多買田宅。遺子孫。爲不可動之計。其子弟習於聞見。而固守其意。中人以下之質。與之言廉恥之節。則慕其名而難爲。與之言苟得之事。則就其利而易動。而其尤甚者。漸至貪鄙詐戾。見利而不顧其害。有事則恃父兄之力。以持其令長。挾令長之勢。以暴其鄉黨。此近年之敝。而閣下之所未見也。閣下以清明讜直之風。聞於朝廷。而達於草野。其進退出處之間。求之古人。庶幾無愧。以之居鄉。可以善俗。誠世道一變之會。然嘗聞人言。閣下但以子然獨立。不能和處鄉里。用相駭惑。是以近者方欲舉廢墜。修文獻。復哲士賢人舊址。於莽榛荆棘之餘。所爲宜無不順乎人情。而皆欲合謀以撓其事。莫肯信而從之。惟前之以權勢自恣者。稍稍斂戢。而無以獲其利。夫君子之處世。有剛介之操。不肯詭隨。其易爲人所不悅。而嚴憚如是。若猛虎暫處於巖谷。而一時百獸爲之震恐。採樵者爲之匿跡。然其心之鬱鬱。而不得以逞其志者。未能已也。夫使人外憚而心不服。則欲禁人而不得止。責之急則反而求我之所爲。雖以平昔尊重之勢臨之。以一言進人。則衆以爲賢。以一言斥人。則衆以爲不肖。而朝夕竊觀閣下之舉動。以求其覺者多也。指其一端之可議。以爲未盡出於公與明。使其言無足據。以爲輕重。而後得肆其所爲。而無忌於斯時。而欲閣下之道行。必閣下之道勝。豈可不審其情。不度其勢。而善持之。而遽以返數十年靡靡已壞之風俗哉。嘗觀古之君子。不務逆人之情。而優游漸漬。如雨暘寒暑。運行其中。而風俗人心爲之潛易。蓋錫邑於吾吳。諸俗爲易變。自宋儒楊中立在邑。十有八年。而喻樗尤袤之徒。皆親受其傳。迨後東林諸賢。實有以繼維閩之絕學。爲四方之所慕仰。未及二百年。此以知餘澤之未盡熄。而人心之未盡泯也。加以我數朝培養深厚。必有洗淬濯磨。希風前哲者。而閣下學識深醇。文章尤絕出於當世。固邑中所願親近。而薰炙者。宜擇中一二賢者。先正其所趨。以爲之倡。

凡後進未學。未甚汨沒。有嚮慕而爲者。當引而進之。而接之以和易。使入於其中。日聞其言。以激發其志氣。必信而易從。雖有貪鄙詐戾。如向之爲者。將疾之以爲異類。如是而閣下之道行。風俗變。而人材出。不惟可振積世弛廢之習。而漸可以冀復東林之舊觀。不勝幸甚。愚昧之見。惟所裁擇。會再拜。

## 復彭允初書

羅有高

前日得讀手書。愛我之誠。謙冲之德。溢於豪楮。欣竦並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以求友爲志。雖家時拜別老親。忍淚惘惘。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量局隘。過崙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賞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來諭云。學者貴求其在我。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確然至當。昌圍衆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揉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粲著陳修能之舉。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敢岐於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指而失歸。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蘊廬。其義與道偈背馳。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也。駁淺澁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老



病。異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貌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既粗。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而世下。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事者。依其事以攷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攷諸其文。將闡汶而靡崑。醇疵白黑。迷瞖冥莫。泉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賢不述文。遂以文於道有軒輊。都非實事。顏淵冉伯牛先孔子卒。孟子記三年治任之文。無伸弓閔之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羣陰拱伏。大致安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述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譁好辯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並厥烈於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崛起。黜襍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之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指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謗。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下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熟習。聖緒微茫。粗萌於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於自敍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旨。非躬清淳之稟。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己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來論以謂漢唐諸君子。概無與於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以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

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敍列未發隱旨。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躓。原遠未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熟。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眞竺之志。博采慎思。實效於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開。沛然而無疑。盎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矇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章往察來。綿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楊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殺衍。率陳腐熟爛。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朕兆於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於寥廓。而愚者聒世譁不休。泥藪澤之見。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慄。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

## 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羅澤南

別後思念殊深。接來諭。滌帥到豫章。官紳備極懇勤。應付軍餉。深以爲慰。水師陷入內湖。我師之不幸也。一

線生機。卽自此動。向使彭蠡賊船不爲盡焚。逆帆得以往來其間。北路之賊。又復紛竄武漢潯陽一軍。進退維谷。嗣兮福所伏。焉知非天欲磨勵此軍。抑其躁進之心。養其久疲之力。爲將來大舉地步邪。承屬勁率弁勇。振厲士氣。以闢好議論者之口。竊意我軍自岳州而下。轉戰千里。所向克捷。一渡潯江。諸軍皆鈍。意者人事有未盡。天命有不祐與。君子行事。求盡其在己者而已。賊勢猖獗。中原鼎沸。生民困苦。莫可名狀。身在事者。正宜深自引咎。枕戈嘗膽。日以抒生靈之禍爲念。謀之其臧。事雖不濟。此心自可以無疚。謀之不臧。卽僥倖成功。浪得流俗之美譽。終不能無愧於其心。一時之譏刺何定。千秋之公論自存。悠悠之口。又何必違筭之而遽闢之也哉。至於剿賊之策。澤南前致書滌帥。議陸師則江南一軍。江北一軍。水師則湖口一營。江西一營。相與分擊夾攻。滌帥以爲然。第爲此舉。非三四月所能猝辦。當今之時。不患無勇。患無餉。不患無餉。患無辦事之人。有其人。天下之財源雖涸。未始不可以徐圖。而勇則易集者也。鄙意滌帥宜先於陸路中。擇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資。可以獨當一面者二人。付以事權。一令其帶久戰之師。二三千人歸湖南。更招四五千人之益。自岳州渡江而下。漢陽以搗漢口。湖南所練之水師。與爲聯絡。歸其節制。漢口破。卽由蘄黃下安慶。以攻北岸。湖南四川陝西餉項。任其支撥。以專責任。不濟。則治其罪。一令其帶現在潯陽四五百人。更招二三千人之益。暫駐潯陽。日事操演。牽制賊之大股。不得盡竄楚境。且以固江西之門戶。待彭蠡水師一出湖口。相與并力以攻潯城。潯城下。卽渡湖口。出彭澤。擊蕪湖。以定南岸。南北兩軍。各自爲戰。待其可合而後合之。如是在南者不憂北岸之無人。在北者不憂南岸之空虛。彼此相資。前後相應。區區小醜。不難殄滅。計不出此。徒於一路求勝。終不能濟。往事可以鑒矣。辦天下之大事者。不可畏難。畏難則苟且而不進。不可欲速。欲速則急遽而無序。統籌全局。奮迅以圖之。從容以應之。事雖難。未有不可以辦就者。賊在城上。語官軍曰。汝祇有此一路耳。若有兩路。吾亦不打。

江山矣。此言實爲中肯。爲今之計。固無有出此之右者也。芻蕘之言。未知有可採否。久居滬陽。鬱鬱不自得。練勇之暇。卽覽周易。於進退消長之理。頗有所得。古人於憂患時作之。吾人於憂患時讀之。愈親切而有味也。因本義以卦變之說。釋彖傳上下往來字義。似非作易本指。妄以管見附於其末。未知足備一說否。寄呈一編。祈吾弟與滌帥鑒定之。不宣。

### 答人求墓銘書

龔鵬祥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飾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悄戚而應之。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同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